

## 风雪夜归人

高贵和尊荣埋在尘埃里，  
真理却终有一天可以显出的；  
这不过是一个极平凡极平凡的故事，  
但这语句却是一天天重复着说的。

——安徒生

## 人物

李蓉生

王新贵——即窗内的男子

马大婶

陈祥

魏莲生——即倒在雪里的病人

小丑

苏弘基

徐辅成

章小姐

俞小姐

玉春

兰儿

马二傻子

乞儿甲

乞儿乙

小兰——即窗内的丫环

## 地点

序幕——雪后的黄昏，“阔人”的后花园

第一幕——大戏园子的后台，春天晚上

第二幕——次晚，花园里的小楼

第三幕——第四天早晨，“戏子”的家

尾声——二十年后，花园里的小楼，黄昏到夜晚

## 序 幕

看戏的人常要知道每一个戏演的是什么时代，什么地方的故事。

我这个戏是在什么时代呢？

是永无止境的人生中的一个段落。

那时代也许可以算是刚刚过去了，也许还没有完全过去，然而那时所发生的故事却也许不免在将来重演，因为时代纵易，江山纵改，人性却是常常不移的。那地方——

我不想固定那是什么地方，怕因之使这故事受了限制。

像社会上的人宴客一样，总要“假座”某处，我也得把这故事“假座”在一个地方演出；但是却不愿说出那地方的名字。

那地方是具有光荣和罪恶的复杂性质的一个名城；因此它是惹人留恋的，也会令人厌倦的。亲爱的观众将会渐渐认识它。

那故事说些什么呢？

当剧场的灯熄了，大幕拉开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了大雪后的一片银装世界。

是在一个“富人家”的后花园里，那些昔日春光里葳蕤皎洁过的花树都枯萎了。

花树之间，露出一座小楼的后墙。

房屋是很好的建筑，四边有朱红漆就的栏杆；所以虽是后墙，也有很宽的廊沿。高高在上有一排窗户，窗门紧闭着，里面还遮着一层看来厚厚的，软软的，深紫颜色的绒窗帘。

从低垂着的枝丫空隙间，可以看过去很远，尽头处是一带不见边际的围墙，有几处墙皮剥落了，当中又新添了一个大缺口，是被刚过去的一阵大风雪压倒的。黄昏时候，暮色四合，雪虽然住了，却没有全晴，天色是低压的，灰暗的，忧愁的，好像只要轻轻一触便会又有雪花落下来。

除了廊沿以下，地上铺着厚厚的雪，枝干上积着厚厚的雪，一片白；反而显着只有天是黑的。然而无论是黑的天，白的地，阴沉的走廊，琼玉般的枝丫，都落在无限苍茫的暮色里。

雪后的黄昏，园子里荒凉，冷寂；时时有一小团一小团的雪块从枝丫上悄然落下。虽然听不到雪落在地上的声音，却教人觉得宇宙并没有死去，黄昏还在呼吸。像是一颗石子投入静水的池塘一般的突然，围墙外面忽然传来了人声——是两个孩子的清脆的带点战抖的声音，敲破了黄昏的寂静。

他两个一递一声地喊：

——年年多喜庆，

——岁岁广招财！

——招财童子门前过，

——增福财神进宝来。

——一送千年宝，

——二送万年财。

——三送三星来拱照，

——四送四季大发财。

——五送五子登科早，

——六送大老爷位列三台。

——七送天上七巧会，

——八送八仙过海来。

最后两人合着喊：

——好话不用多，十个儿子九登科。

——好话真灵验，十个儿子九个中状元。

片刻静默之后，两人又一齐喊：“善心的老爷太太……有剩菜剩饭赏一碗吃吧！”

声音过后，庭园里依旧阒然。朦胧中，看见墙缺处爬进一个人——

乞儿甲（停在墙缺处，仍在喊）善心的老爷太太……（四下张望，看清了园里没有人）

〔乞儿甲就从墙缺处跳了下来，又回身向外面。〕

乞儿甲（向外面轻轻喊）进来，进来！没有人。（见外面没有动静）真的没有人。

乞儿乙（在墙缺处露出半截身子）不，（迟疑地）不……

乞儿甲（有点发急）进来呀！

乞儿乙（摇摇头）我有点儿……害怕。

乞儿甲瞧你吓得这份儿德行……怕什么！

乞儿乙（仍在迟疑）我不……

乞儿甲（瞪着眼）你真气死我！

〔乞儿甲突然重跃上墙缺处，很快地攥了乞儿乙的手，拉住他一同跳进园子来。〕

〔于是这两个孩子就都在园子里了。〕

〔如同一切的乞儿一样，这两个可怜的孩子不知从何处而来，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父母，没有亲人，更不知道什么叫作“家”。或者也可以说天地就是他们的父母，一切街头的流浪者，包括野狗野猫在内，都是他们的亲人。他们的“家”就是大自然。然而大自然常常是无情的，譬如现在，是酷寒的隆冬，仅仅这寒冷已经害苦了这些孩子们，何况又刮着刺骨的北风，下着无边的大雪。〕

〔除了寒冷之外，他们还在熬受着另一重磨难，他们又是饥饿的。〕

〔似有神灵默佑，孩子们就在这样饥寒交迫的环境中成长——自然有中途夭折的，但似乎也没有人知道。从来久历航行的水手，就习惯了风暴的袭击；所以越是流浪的孩子，越多抵抗自然压迫的质素。时常缠绕在常人们身边的那些疾病的魔鬼，与他们竟是绝缘的。〕

〔有时也会有一种偶然的机缘，使他们一向单独的个体得到遇合；就像这儿的两个孩子，他们的命运凑巧相同，更凑巧他们到了一起，于是就很自然地携了手，艰苦同尝，患难与共，变成了坎坷的人生途上的一对伴侣。〕

〔至于他们会不会长大成人？长大成人之后他们做些什么事？他们的前途，他们生命的结束，自然也没人理会。〕

〔这两个孩子都有十四五岁年纪了，暮色里看不清面貌；只见缕缕的头发盘在头上，垂在额前。破棉絮同麻布口袋连成的衣裳……其实这不算衣裳，在身上拖一片，挂一片，像是准备随时离开这小小的身体飞走。套在脚上的“乱点鸳鸯谱”本不是一家的两双破鞋，也是同样的可怜。〕

〔他们俩各持一根竹竿子，就是人们所说的“打狗棍”，因为富人们的看家狗是专门咬贫苦无告的穷人的；而“打狗棍”决非如它的名称那样积极

地去“打狗”，它的作用只是消极地防御狗的攻击而已。这些贫苦的流浪者知道得很清楚，若是富人的狗被他们打坏了时，他们会得到什么报偿。此外乞儿乙另一只手里还捧着一个粗饭碗，是他们两人合用的；这就是他俩的全部财产，除此之外，真个两袖清风，别无长物。

乞儿乙（冻得瑟瑟地抖）你……（斜着眼睛）你看那窗子。

乞儿甲（吓了一跳）哪儿？哪儿？

乞儿乙（用拿着饭碗的手一指）那个窗子！里头住得有人的。

乞儿甲（抱怨地）看你吓我这一跳……你没看见？黑忽忽的，那儿有人？

乞儿乙不，往常我走过这儿，总看见这屋子里亮着灯，有人在里头住的。

乞儿甲今儿不是没有灯吗？

乞儿乙有时候看不见亮，那是他们把……把……（叫不出那名称）窗户上的那块布给挡上了。

乞儿甲是呀！窗子关得那么紧，又捣得那么严，这么大的雪，人家不会出来的，只要我们说话声音轻轻的就碍事。

乞儿乙（低声）我冷。

乞儿甲我还不是冷？（拉住他）来，我们到那边儿去。

〔他们两人就踏碎琼瑶，一直走到廊沿底下。乞儿乙（如登仙境，把棍同饭碗放在地上，满足地）好呀！

乞儿甲（自负得像一个英雄）你瞧着，待会儿我管保你得说“更好”。（说着他从胸前的破“衣裳”里掏出许多碎布烂纸在廊沿上堆了一小堆）你也别闲着，把那匣儿洋火拿出来，点着了它。

乞儿乙（从怀里拿出一匣火柴，点起火来）这一会儿就会点完的。

乞儿甲（神秘地一笑）别急呀！

〔乞儿甲走下台阶，用手里的棍子，弯腰在地上拨弄，从雪里面捡出许多枯枝枯叶来。

〔这样往返搬运了两三次之后，廊沿上便烧起了很旺的一堆火，火旁边还蓄积着一堆干柴。

〔两个孩子很舒适地坐在地上烤火，随时把干柴添进去。火光照着他们的脸，红红地发亮。

乞儿甲（得意地）这回你该服了我吧？

乞儿乙倒是怪舒服。（东张西望）可是我说我们做得是有点儿过火，万一人家瞧见了……

乞儿甲（有点生气）我说过了，这么大冷天儿……你这小子，就是这么胆儿小，死心眼儿，没出息。

乞儿乙（委委屈屈地）……不是我没出息……

乞儿甲人家真瞧见了，难道还把我们怎么样？

乞儿乙（眼睛看着火）你就是爱这么逞能，去年这时候，我比你的胆子还大。

乞儿甲（讥笑他）这我倒看不出来，可是什么时候胆子就变小了呢？

乞儿乙（低声）这儿我来过……

乞儿甲（一惊）这儿？你来过？

乞儿乙嗯，今年春天……（回忆）春天跟现在可不一样啊，绿的是树，红的是花，我打这园子外头走过，看见那海棠花儿，梨花儿，杏花儿，一咕噜一咕噜，都伸到墙外头来了，我想着，“进去瞧瞧才好呢。”那海棠花儿

就好像说：“进来吧，进来吧，里头才好玩儿呀。”

乞儿甲（笑了）你那是作梦。

乞儿乙（不理睬）我想着，想着，往前走，你猜怎么着！（手指着那边）那扇小门儿正开着半边儿，我就溜进来了。

乞儿甲（妒忌地嘲笑他）海棠花儿跟你说了些什么呢？

乞儿乙（不觉神往）那才真好呐！花儿呀，树呀，草呀，把我的眼都弄花了，鸟儿在树上叫，蝴蝶儿在花儿上飞。（看看天）天是蓝的，不像现在这么冷。

乞儿甲（羡慕地）你一个人怎么玩儿？

乞儿乙（用手指着阶下）我就在那儿，不像现在这样儿尽是雪，原先这儿是一片草地，绿油油地，我就躺在这草地上，翻跟头，打滚儿，一阵风一刮，海棠花瓣儿落了我一身。

乞儿甲后来呢？

乞儿乙后来我就睡着了。风吹在脸上，香的，热乎乎的，我还作了一个梦。

乞儿甲（高兴地）准是他们说过的，风流梦，是不是？

乞儿乙你笑我，我就不说了。

乞儿甲（央告不迭）不，不，你说。

乞儿乙我睡得迷迷糊糊的，看见海棠花儿变成了一个人，打树上下来了。

乞儿甲（拍手）准是个女的。

乞儿乙（有点儿害臊）挺好看挺好看的一个小媳妇儿。

乞儿甲（大笑）我猜得不错，是不是？你小子怎么办呢？

乞儿乙她下了树就不动了，站在树底下冲着我笑，又跟我招手儿……

乞儿甲那是叫你过去呢。你过去没有？

乞儿乙我不敢，我有点儿害怕。

乞儿甲你这糊涂虫！

乞儿乙后来我看她怪和气的，我就爬起来要……

乞儿甲（嘻嘻地笑）这小子，一肚子坏。

〔乞儿乙住口不说。〕

乞儿甲怎么啦？你这是卖关子呀！后来你怎么啦？

乞儿乙（低下头去拨火）怎么啦。（没好气地）后来我就醒了。

乞儿甲（大失所望）咳……

乞儿乙（恐怖地）这就说到本题了，（东张西望）我就觉着背上狠狠地叫人踹了一脚。我一睁眼，眼前站着一个人，好凶的样子，他骂我，打我；说我不该进来，说我是贼，足足骂了个够，打了个够，随后又叫人把我送到巡警阁子去圈了两天。往后我一走过这儿！……我就禁不住害怕。

乞儿甲（指着）脸上这块黑疤，就是那回的伤？

乞儿乙（默默地点头）……

乞儿甲（俏皮地）这是海棠花儿的小媳妇存心害你，她把你骗进来，逗得你心里痒痒，到了儿又叫人打了你一顿，又给你轰出去了。

〔天已经渐渐黑下来了。〕

乞儿甲（按着肚子）我好饿呀……

〔乞儿乙独自沉思。〕

乞儿甲（自言自语）对了，今儿晚上睡觉，脑袋冲下，屁股底下垫点儿

草；一倒挂，肚子就不空了。（伸一个懒腰，顺势仰卧地上，安适地）这地方又避风，又有火，管他妈的肚子饿不饿，今儿晚上睡个好舒服觉噢。

乞儿乙（一直在沉思）这回事是有鬼，想起来我就害怕。现在我心里就直发毛……

乞儿甲（四顾阒然，忽地坐起来）你别吓人。

乞儿乙（眼张得乌溜溜地）你看，（靠近乞儿甲）你看这些树……

乞儿甲（有点儿发慌）树？树怎么？

乞儿乙（抱住了乞儿甲）是不是我眼花了？（指着看那墙缺处）你见？

乞儿甲（毛骨悚然）哎哟我的妈！老树成精了！

〔墙缺处果然有了人。〕

〔天色黑暗，那人影影绰绰地伸着两只手，迟缓地向前摸索前进，摇摇欲倒。〕

〔孩子们吓呆了，火光照着他们俩紧紧靠着，照着两张苍白色的脸，凝视的恐惧的眼睛一动也不动。〕

那人（说了话，断断续续地）小兄弟……过来……（扶住一棵树，站住了）扶扶我……搀我一把……

乞儿甲什么？搀你？

乞儿乙（把身后的竹竿子抄在手里）你，你是……那人（空洞的声音）……走路的……病人……

乞儿乙（对乞儿甲）是人。（把竹竿子放下了）

那人我冻死了……让我烤烤火……

乞儿甲（望着乞儿乙）去搀他。（爬起来）咱俩去。

那人（喘着气）小兄弟……行行好……快点儿……

乞儿甲（把乞儿乙也拉了起来）来了，来了。

那人（突然用手抱住了头，呻吟着）咳……哟（“咕咚”倒在雪里）

〔两个孩子互相惊望，然后便飞跑下阶。〕

〔在雪地里用力扶起了那病人，一步步挨上阶来。〕

〔把那人扶到火旁坐好，上身靠在墙上。〕

〔乞儿乙把火拨得更旺了些。〕

〔火光便照见了那人，是个老人。〕

〔可怜的老人，正被贫病和饥寒交迫着，瘦弱得脱了形。〕

〔天知道：他并不老啊！是人世的艰辛摧折了他的健康，使他的身体衰老得超过了他的年纪。〕

〔他有一头稀疏松软的美发，如今是花白的了，因为肮脏同没有修理，所以是四散分披地更增加了他的狼狈。〕

〔他又有一张修长的面庞，一个削直的鼻子，一张弧线的嘴，一副柔软合度的耳朵，那一双眼睛更是大的，深的，远的，含情的。〕

〔就凭这一副秀丽的五官，谁不相信这会是个风尘中的潦倒之人；然而的确是人海中无限的风波逼他走上了落魄的穷途。双颊深陷了进去，面色惨白，找不出一丝儿红润，呼吸困难，鼻孔一扇一扇的；嘴也在张合不定；眼光散漫无神，朦胧着，像在作梦。〕

〔他穿一件深褐色的绸棉袍，旧了，破了，失去了光彩，如同他那张不祥的面孔一样，日薄崦嵫，音容惨淡，失意，坎坷，忧愁，萃于一身。〕

〔然而他另有与一般不幸的人所特异的一点，就是在他的眉宇之间显露

着一层安静的气息，慈蔼，和平，具有圣者风度。

乞儿甲（轻喊）老头儿，老头儿！你醒醒。

乞儿乙老头儿，你怎么啦？

那人（轻轻啣了一声，睁开了眼睛）火！（声音里充满了惊奇和喜爱）火！（把两只手尽力向火伸过去）

乞儿乙他是冻坏了，（向那人）是火呀，烤烤火，身子一暖和，病就好了。

那人是，是，谢谢你！我暖和多了，我心里暖和多了。

〔乞儿甲乙重新在火旁坐好。〕

乞儿甲（笑了起来）刚才你真吓着了我们了。

乞儿乙我们正在害怕呢，你来得正好。

那人（费力地）是碍...天黑了，又冷.....这地方又荒凉.....（猛省）荒凉！（像在寻找什么）荒凉？（有如发狂）啊？这是什么地方！

乞儿乙（一把抓牢了乞儿甲，急得要哭）他又吓人！又吓人.....

那人（平静下来）对不篆...（喘息着）我心里发慌，我.....我不愿意.....我不该到这儿来。

乞儿甲（迷惘地）他说什么？

那人我不该到这儿来.....可是我又到这儿来干什么？我.....

乞儿甲你是专为到这儿来的？

乞儿乙（怯生生地）那你为什么不去叫门？（手指着）那边那两扇大红门。

乞儿甲你是来找人的？我给你叫门去。

那人（抬起头来）找人？

乞儿甲是啊，找人。

那人（抬头）不找人，我找，我要找.....

乞儿乙不找人，还找什么？

那人（断断续续地）我，找.....我要找我的影子.....我要找我的脚影子.....

〔孩子们大惊，一时说不出话来。〕

那人（笑了，笑得惨惨地）我要找.....找我从前留在这儿的脚影子.....还是这地方.....还是这房子.....还是这树.....还是这人.....（大地沉寂，像是一个幽灵独语）一点儿点儿老了.....一点儿点儿小了.....（向孩子们）小兄弟，我.....我回来了.....（充满了爱）真是好孩子.....我一会儿就走.....就走.....（一阵剧烈的喘气阻住了他的话）

乞儿乙你别说了。

乞儿甲你靠靠，歇会儿.....

那人我就要歇着了，辛苦了一辈子.....也该歇着了.....（四顾，抬头向天）咳呀.....好大的城.....好多人.....好难过的年月.....好热闹的世界.....可是这一场大雪把什么都盖住了.....雪下得不够.....还得下.....还得下.....

乞儿甲（觉得可笑）老头儿，下不得了，再下我们更要冻死了。

乞儿乙不冻死也得饿死。

那人（气势渐衰）我好.....好福气.....我身边还有两个好孩子.....（目光瞪视）还有火.....（双臂高举）火.....好暖.....好热的火.....火.....（那

举起的一支胳膊，袖子里有一圈亮晶晶的闪光。）

那人扶我起来。

〔乞儿甲乙茫然起立，扶起了那人，再扶他走下了台阶。

那人（看看天色）又要起风了……又要下雪了……

〔他就离开了两个孩子的搀扶，独自移向前去。

〔他顺手扶住了一棵枯树。

〔他静静地站了许久，眼睛徐徐地向前面和两旁凝视。

〔两个孩子亦呆立在阶沿上。

〔那人嘴唇忽噤住，双目亦闭，嘴角上浮出一丝微笑；扶住树的那支手臂逐渐下垂，身体软瘫下去，倒在雪地里；头便靠在树根上。

〔树上摇下了一阵雪。

〔园中，静如死。

乞儿乙（轻轻地）他睡着了。

乞儿甲（满面严肃之色）不，死了。

乞儿乙（一惊）死了？

乞儿甲（摇手）别嚷！你看他死得多好，多舒服。

〔乞儿甲说得不错，他死得真是好，真是舒服，安适，甜静，那永远的一丝微笑正是圣洁的光辉。

乞儿乙（有点心慌）走吧？这儿不是好地方，趁着天还没有全黑，我们得另找地方过夜去。

乞儿甲（点点头）是埃

乞儿乙（巴不得这一句）那就快走。（他身入廊下，把两根竹竿和饭碗拿在手里，又走过来）

乞儿甲（止住他）慢点儿！我们得发一笔财再走。

乞儿乙（大吃一惊）你说什么？你要打死人的主意？

乞儿甲（点点头）唔。

乞儿乙他穷得这样子，身上不会有钱的。你难道要剥他的衣裳。别太缺德呀。

乞儿甲（成竹在胸）不。

乞儿乙随你怎么说，我不干这缺德事。

乞儿甲告诉你，他手胳膊上有一支金镯子。

乞儿乙你怎么知道？

乞儿甲我看见的。（说着，他走下阶去，提起了死人的一只手臂）

〔死人的衣袖下褪，果然显出一支黄澄澄的金镯子，乞儿甲又将它放下。

乞儿乙你怎么知道这东西值钱？

乞儿甲你这傻瓜！金子不值钱，什么值钱？你少说傻话，这我都知道。

乞儿乙死人身上的东西，我不忍心……

乞儿甲（尖利地）那末你肚子横是吃饱了，你身上穿的横是暖和得很了。

乞儿乙（低下头去，惨然流泪）我……

乞儿甲哭什么？你听我说说这道理：他人是死了，金镯子带不到阴司去，明天人家看见他，这镯子就不定归了谁。我们在这儿又冻又饿，碰见了值钱的，没有主儿的东西，我们凭什么不拿？再说，你知道这镯子他是打哪儿怎么弄来的？

乞儿乙（低声）拿吧，拿了快走。

乞儿甲（俯身从死人手臂上取了那支镢子喃喃地）老头儿，我这兄弟觉着对不起你，其实我想没什么对不起你的，金子银子应该拿来大伙儿用的，带在身上可是委屈了它。我们小哥儿俩快要冻死了，饿死了。我们得干这缺德事，有钱，让我们穷人都沾点儿光。我们忘不了你的好处。

乞儿乙（央求地）别胡说了，走吧。

乞儿甲（笑嘻嘻地）走。（接过了自己的竹竿子）我饿得快走不动了，肚皮跟背心都贴上了。镢子换了钱，先吃它一顿好的。

〔二人相将欲行。

〔正在这时，高高在上的那排窗户有了响动，先是紧闭的窗帘忽然拉开了一幅，透出了一道强烈的电灯光，直照到园子里来。

乞儿乙（大惊）不好了！有人！

乞儿甲（往旁边一闪）过来！（一把将乞儿乙抓住）

〔两人躲在一棵大树后面。

〔隐约可见窗内有人。

〔随后窗户大开。

〔一个十六七岁穿着翠绿绸棉袄，扎扮得很标致的小丫环的上半身立在窗前。像是仙女下凡，教人眼睛一亮。

小丫环（看见将熄的火堆，满面惊疑之色）火！谁烧的火？

乞儿甲（低声，指指点点）那就是海棠花儿的小媳妇儿？

乞儿乙（吓坏了，只作了一个手式，叫他不要响）……

小丫环（惊叫）海棠树底下躺着一个人！（返身向内）

〔窗前又显出另一个男子，身穿灰布棉袍，黑布马褂，五十来岁，一脸怒容，他挤开了那女孩子。

男子（怒喝）谁放这些野人进来！

乞儿乙（失声喊出）那就是打过我的人！

〔孩子们不敢再留，转身便跑，翻过墙缺处，投入外面无边的黑暗世界去了。

男子（大叫）树下头的人死了！还有两个人跑了！墙也倒了！看园子的人呢？滚到那儿去了！混帐东西！混帐……

〔起风。

〔天上雪花，像鹅毛似地又飘了下来。

〔幕下。

## 第一幕

时间往回数到二十年的样子。

那病人临死时说的“好大的城”就是这个大城。

正是太平年月，四海无事，士大夫之流日酣戏于笙歌之间；锦城丝管，舞乐升平，“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流风所被，那地方便成了罗绮飘香，文物鼎盛之区。

那时最使人迷恋忘返的就是城南一带的戏园子。歌台舞榭上虽只是演出些泡影昙花和蜃楼海市；然而骚人墨客，妖女狡童却把它当作了抒怀寄情之场。于是舞台上的一些傀儡人物就变成了他们吊西风寓愁绪，拈红豆寄相思的对象。他们的爱好，渐渐从剧中人移向扮演剧中人的演员身上，他们迷恋的范围就渐渐从台上移到台下，从前台移到后台——

后台便成了最能引人遐想，动人情绪，浪漫而神秘的地方。

可好这儿就是一个大戏园子的后台。

大戏园子的后台，普通都分作为几部分，正靠舞台的是大家公用的化妆场所同上下场的过路，此外挂头二牌的名角，各有单独的一间屋子。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间给头二牌名角单独享用的化妆室。

化妆室的一角：屋子已经半旧了；墙是用米色夹白花的粉纸裱糊起来的，上端还镶了一道玫瑰紫色的花边。右面的墙，靠近与左面墙连接处，有一个门，挂着大红绒布帘子，是通过公用化妆场不再到舞台的，化妆室的地基比舞台低，所以从舞台走进来，要下三层台阶。门右边是个大乌木炕，当中放一个炕几；西边各摆着六面体的长方绣花枕头，垫着蓝布棉褥子，可以两人相对而卧；炕几上放着一把茶壶，两个茶杯；靠里面放了一顶红结子的黑缎瓜皮帽。

左面的墙我们看得见比较多，有一个窗户，白纸糊的窗扇支起着，窗下放一张桌子，正面一张椅子，桌上放着一个小木箱，盖子打开，粉，油，胭脂摆了一桌；当中立一面圆镜子；旁边一盏玻璃罩的煤油灯，点亮了。

桌子左边，脸盆架上放着脸盆，搭着一条毛巾。再向左，墙上有长条衣架，现在一顺挂了许多东西：一件灰哗叽的夹袍子，一件熟罗的“巴图鲁”黑背心，一条黑白相间的丝围巾；再过去就是些演戏用的黑水纱，甩发，马鞭子，戏衣等等。此外墙上还靠着些刀枪之类。再往左又有一个门，门开着，外面是直通戏园子大门的一条长通道，有灯笼的红光照见通道的一小段。

门左靠墙，斜放一架大穿衣镜，红木颜色的框架子，四面雕刻着古老样式的花纹。架子上挂了一柄拂尘。屋当中有一个小圆茶几，两张小圆凳。

屋顶正中挂的一盏白磁罩子的煤油保险灯，照得满室通明。

像这样的一间屋子本无神秘之可言，然而“象由心造”，人心是具有最大权威的东西；只要我们心里曾存在着“神秘的后台”的观念，那末后台便是神秘的了。是春天的夜晚，天朗气清，窗外春风入户，室内温暖合度，一切都显得香馥馥软绵绵的。

十一点多钟，戏园子里最火炽的阶段，大轴子的戏演到最好处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纵使没有到前台去，然而可以想见前台拥挤的情形，不但所有的座位——池子也罢，包厢也罢，前排也罢，后排也罢——都坐满了人，座位之间的人行道也加满了凳子，最后面出口的空地方也密匝匝里三层外三层地挤满了来听“蹭戏”的老内行们；因为在大轴戏之前就已经查过了票，

大门就解了禁了。

我们所看见的名角儿独享的后台化妆室，反而是冷清清的，只时有一阵阵的锣鼓，胡琴，喝彩声从前面偶而传来。现在室内只有两个人：李蓉生同王新贵。

李二哥正在收拾那方桌上零乱的脂粉匣子，把那些零碎东西一件件搁进那小木箱去……

王新贵则是扎手舞脚地仰卧在那张木炕上，两条腿跷起，上面一只脚举得高高的。

王新贵（出了一口长气）好舒服，好舒服……（扭转头往地下啐了一口唾沫）这份儿穷挤！我站在紧后头，踮着脚，伸着脖子；白搭；还是看不见，听不到。我就说：别受这份儿罪了，后台清静，还是后台歇着去吧。

〔王新贵三十四五岁，五短身材，风尘满面，皮肤是又黑又焦又粗又糙的颜色，尖鼻子，薄嘴唇，眼珠子乌溜溜地随时都似乎在闪动着向四处张望。〕

〔社会上有一种人，喜欢兴风作浪，爱吹善捧，见利忘义，幸灾乐祸；又如水银泻地，见缝便钻；善于谄媚阿谀，也常转眼六亲不认；或者还正是在这种社会里必须具备的自卫本领，所以这种人到处都有，王新贵就是其中之一。〔他幼失怙恃，自小漂流在外，走江湖，跑码头；穿街过巷终年与青皮光棍为伍，练就了一身混混儿的本事，尤其是两张薄片子嘴，伶牙俐齿，滔滔不绝。〕

〔十几年的流浪生涯，他说过得没什么意思；他想“改邪归正”，过点儿安稳日子。〕

〔今天他是有所求而来，小平头儿剃得挺整齐；穿了一件刚洗干净的灰布大褂儿，脚上是千层底黑布鞋，白线袜子；灰布裤子，扎着黑腿带儿。〕

李蓉生（还在收拾东西，口里唯唯应酬着）是啊，还是这儿清静得多……（回过头来笑着）可凡是到这儿来的，都不是找清静的。

〔李二哥名字叫做李蓉生，早年在科班学戏，玲珑能语，光被四座，红极一时，曾负神童之誉。然而上天是多么不公平呵，唱戏的最畏惧的“倒仓”的难关，就注定了他一生的命运，观众万目睽睽，看着这红得发紫的年青人从高高在上的三十三天，一个“壳子”翻下十八层地狱去。可怜他只是个孩子，他的感觉他的痛苦都是说不出的。光荣的赞美变成了梦中的陈迹，舞台换了另一个新的颜色。仅仅十三四的幼小者便经验了改朝换代的沧桑，有谁体贴得出那心中的辛酸。〕

〔那辛酸怎样来表现呢？他不会说，也不会怨，只在夜深人静时，睡在凄凉的空洞的房间里，追慕着舞台上的辉煌，静静地淌那辛酸的眼泪。〕

〔让时间侵蚀了他的心志，湮灭了过去的光荣；他现在三十岁了。饱经风险，鸟倦知还，做了名花衫魏莲生的跟包，〕

间或为他吊吊嗓子。魏莲生是李蓉生的同门师弟，现在则一贤一不肖，相去不可以道里计。这气运真是太无凭据的东西。〕

〔李蓉生天生一张忠厚面孔，长脸蛋儿还带几分旦角的清丽；只是神色之间充满着懊丧同疲倦，缺少年青人蓬勃的精神；头发微乱，胡髭不整，穿一件半白的黑绸夹衫，袖口卷起，露出白色的内衣来。〕

王新贵（点头咂嘴）对！这话对！凡是到这儿来的，都不是为找清静的。干这一行是有一个意思。过得热闹，这叫“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哇。

李蓉生咳……（转过身来，坐在就近的椅子上）您……（用手捂住嘴，

打了一个呵欠)你不用这么说,干一行怨一行,我们可真觉不出有什么意思来。

王新贵这是怎么回事呢?

李蓉生(疲倦地笑)说起来也好笑,空空的戏园子,一会儿就坐满了,台上唱戏,台底下听戏,灯明火亮,锣鼓丝弦儿……

(停住了)

王新贵是啊!这还不热闹吗?这还没意思吗?

李蓉生没意思的在后头噢。大轴子唱完,“锁呐”一吹,戏就散了,打那儿来的回那儿去,楼上,楼下,池子,两廊,原来坐得满满的人,立时马刻呼呼呼,走了个干干净净,紧跟着灯一灭,台上台下黑阗了,冷清清,连鬼影子也不见一个

王新贵(坐起来)说得是埃

李蓉生要是本来不热闹倒也不觉得,就是这么,原来热呼呼的,一下子冷下来……

王新贵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尽这么想还有完了。

李蓉生(摇摇头)谁不是好聚不好散。(动起情感来)一天天的日子这么过了,可怎么不教人寒心。

〔前台传过来一阵喝彩声。

王新贵(激动地)你听!

李蓉生(站了起来)没说的。我们的魏莲生真是红得发了紫喽!李蓉生(勾起心事,低下头去)是,他混得不错。

王新贵(也有感触)这才叫“运去黄金失色,时来顽铁成金”,又说是“长江后浪催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想当年魏三儿还是个小毛孩子的时候……(摇摇头)咳,不用提了!

李蓉生(讶然)你跟我们老板早就认识?

王新贵(得意地)早认识,早认识,我看着他长大的。(用手比一比高矮)后来他到了十岁进了科班,我就闯荡江湖十几载。

想不到这回回来,他真了不起了。

李蓉生我们老板只要好好干,往后还能更好。

王新贵是啊!行行出状元!可是年头改了,当初魏三儿要去学戏的时候,他老爷子还满不高兴,说自己个儿没出息,养不活一家老少,才逼得孩子跳火玩,当戏子。(大有骄矜之意)那时候亏得我在旁边儿直劝,说唱戏也是靠本事挣钱,没什么说不出去的,才结了。

李蓉生这话可一晃儿又是十年的事了,这两位老太爷老太太也都死了五六年了。可怜他们苦了一辈子,好容易儿子走了运,又等不及,死了。

王新贵(一仰脖子)这归运气。

李蓉生(感慨系之)“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玻璃碎”,这古话儿是不错的……

王新贵(不关痛痒地笑)李二爷,你这才是“听评书落泪,替古人担忧”哇。

〔一阵喝彩声过去。

李蓉生(破颜而笑)我的脾气就是改不了,自个儿的事愁不过来,还老替别人发愁……

王新贵再说人家正是走红运的时候……

〔左面通甬道的门，有一张脸一现，又退了回去。李蓉生谁？

王新贵（也随着望出去）没有人呀。

外面（女人的声音，有点儿发颤）李二爷……

李蓉生（纳闷儿）是有人……叫我嘛。

外面（低低的声音）李二爷，李二爷，劳你驾出来一趟。李蓉生（向外走）谁这时候来找我？（走近门口，向外望去，惊异地）噢，马大婶儿！你怎么啦？

外面（听不清楚的夹着哭泣的声音）急死人噢，李二爷……李蓉生进来说，别着急，大婶儿。

〔李二哥走了出去。

外面不，李二爷，不……（底下便唧唧啾啾地听不清楚）

〔李二哥又走进来。

李蓉生（向外面）进来，大婶儿，进来说，不要紧的，没有外人……

〔马大婶儿畏畏缩缩地跟了进来。马大婶急死人噢！真急死人噢……（说着话，泪珠儿就滚了下来）

〔屋里罩上了一层愁雾，马大婶就是愁海里的根芽。

〔听说古时候有所谓“葛天氏之民”，一天到晚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幸福，快乐。常是后世人理想生活的准绳，马大婶的生活庶几近之，然而只是庶几近之而已，就是说并不完全一样。

〔马大婶一向也是没愁没虑的，尤其是没有快乐。马大婶的生活是不是就是“葛天氏”生活的升华呢？

〔我不知道马大婶能不能代表最苦的人群，她生下地来就受贫穷，不知道何谓幸福，何谓快乐，也从来不多想幸福同快乐。因为她从来也没有接触过幸福的边缘，自然也就不知道何谓受苦，又从何而知道自己乃是不幸的人。

〔为了过日子而活着，无所谓而生，又无所谓而死；不怨天，不尤人，无悔恨，无希求；马大婶就是那无数被生活折磨得成了麻木的人群中的一个。

〔马大婶五十上下年纪，囚首垢面，衣衫褴褛，如今却正在焦虑之中，因为她虽然麻木，却还保留一样最可宝贵的本能，就是爱，亲子之爱。

李蓉生怎么啦？你说呀！怎么啦？

马大婶我们二傻子……（哽咽着）抓走了……圈起来了……

李蓉生二老弟？怎么会？

马大婶怨他自己个儿啊，昨儿个晚不晌儿，他赶车回家，钻被窝儿里，都睡了。谁知道接壁儿牛大嫂的儿子德禄来找他，说今天多挣了几吊钱，非拉他出去喝酒不可；我瞧他们挺高兴的，也就没拦着，谁知道一宿也没回家。一大早儿

出去打听，才知道他们闯了祸……（泪随声下）让人家给圈起来了……

李蓉生闯了什么祸呢？

马大婶你知道，我这孩子就不能喝酒，三杯下肚儿，就醉得个迷迷糊糊。出门让冷风一吹，俩人晃晃悠悠，不知怎么就晃到牛犄角胡同去了，醉得受不得，倒在一家大门底下就睡着了。赶好巡夜的老爷们打那儿过，德禄醉得轻点儿，爬起来就跑，剩下二傻子稀里糊涂不知道跟人家老爷们说了些子什么，还把人家老爷们打了，后来就给带走了……

李蓉生带到那儿去了呢！你见着他没有？

马大婶我跑了一天哪！求人，打听，到天黑了才知道就圈在牛犄角胡同口儿上的什么“拘留所”里头，又求了人，借了十吊钱，才见着他，可怜这孩子只圈了一天就不成个样子了。他挨了打！老爷们说他深更半夜待在人家大公馆门口儿，叫他走，他不走，还打人，准是没安好心，“非奸即盗”！你可想想……就凭二傻子，你可说……李蓉生这是打那儿说起！这是打那儿说起！

〔王新贵轻蔑地斜了一眼，走向木炕上睡了下来。〕

〔前台又传来一阵彩声。〕

马大婶可是这就得求求魏老板了，二傻子说他醉倒的地方正是法院院长苏大人家。魏老板跟苏大人有交情，要是能求得动苏大人说一句话，他就能放出来了。李蓉生那你放心罢，你来巧了，苏大人正在前台听戏，说不定呆会儿就要到后台来呢！

马大婶（惊喜）谢天谢地！谢谢你！求求魏老板给我说说情吧！我今天找了魏老板三趟了。

李蓉生你是到家里去找的？

马大婶是。

李蓉生他今儿个一天有五处饭局，一清早就出来了没回去。马大婶是啊，我知道魏老板忙。我真是过意不去哟！咳……你知道我靠着这孩子挣钱吃饭呀，他要是……李蓉生你别急，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你坐坐歇会儿。马大婶不，不，李二爷，我能见见魏老板吗？

李蓉生老板现在正在台上，你坐在这儿等等他，还有半个钟头就散戏了。

马大婶那这么也好：我在大门口儿待会儿，过会儿再来，牛大嫂子也在门口儿等我呢。他们德禄昨儿晚上也是一宿没回家；八成儿是看见我们二傻子叫老爷们抓走；吓得他也不知跑那儿去了。牛大嫂子也是急得不知怎么好，她那个瞎了眼睛的老伴儿也在家里急得直转磨呀！

李蓉生好，那你待会儿再来也好，我先跟老板说，你尽管放心就是了。

马大婶（请安）谢谢你啦，谢谢你啦。（向外走，擦眼泪）这些孩子呀！年纪小，楞头儿青，就会在外头捅漏子闯祸，那儿知道做父母的心疼噢！

李蓉生（跟着送出去）您放心，您放心。

〔两人出了通甬道的门。〕

外面（马的声音）过半个钟头，是不是？李二爷？

外面（李的声音）是，还有半点钟。过道儿黑，你走好了。外面（马的声音）我摸着走，看得见，谢谢……（声远）

〔李二哥又走回来。〕

李蓉生咳，这年头没有好人走路的份儿喽！

王新贵（鼻子里冷笑了一声）“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活着本来就是这么回事。

〔李二哥低头坐下。〕

王新贵这是谁？

李蓉生我们的街坊，马大奶奶。（感叹）受苦的人噢。

王新贵说起你们老板，我倒想打听打听，十几年不见了，不知道他脾气改了没有？

李蓉生你说什么脾气？

王新贵比方说吧：人老实，爱哭，也爱帮帮人家的忙。

李蓉生（微笑）长这么大了，还爱哭？可是老实，爱帮忙，那是改不了的，我就敢说，马大奶奶的儿子，我们老板准能帮忙给救出来。

王新贵（笑）好人哪，（伸一个懒腰）我托他的事，不知道给我办了没有？

李蓉生是我们老板让你今儿晚上到后台来的？

王新贵是啊，前天见着他，他没说什么，就叫我今儿晚上到这儿来。

李蓉生那就是成功了，今儿准有喜信儿。

王新贵不知道给我找个什么事情，千万别又是在外头跑街的事，这十几年可给我跑伤了，我真想过过安静日子了，（不自然地笑）这也是我老不成材，混了半辈子的人了，倒过来还得找小兄弟帮忙。

李蓉生你这是……

〔话犹未了，有人来，李二哥本已觉得难以措辞，就势住口不说。〕

〔陈祥自通甬道的门进。〕

陈祥（笑嘻嘻地）嘿！

〔陈祥二十岁左右的年纪。〕

〔陈祥是个学生，出身富厚之家，自幼娇生惯养，正是爱玩的时候，那儿有耐心烦儿念得下书去，虽然是个学生，其实十天里没有五天摸书本儿。〕

〔问到他过去的十几年都干了些什么，他也许倒记不起来。大概是能说能跑之后，就喜欢放炮，放风筝，跳房子，再大一点就开始交朋友，然后再跟朋友打架；后来就爱看武侠小说，也学学剑仙侠客之流，在家里抡枪耍棍；过年的时候，玩玩推牌九，押宝。到如今他又改了趣味，好听戏，就变了戏迷，而且还捧起戏子来；每天来听魏莲生的戏，上场下场，一律怪声叫好；人也是前台后台乱钻。〕

〔这浑小子陈祥一进门，顺手抄起墙上靠着的一支花枪，晃了过来。〕

李蓉生哟，陈先生，可有几天不见啦。

陈祥没法子，跑不出来，学堂里考书。

李蓉生（敷衍地）唔，考书。

陈祥足足儿地考了五天，这回可真“烤糊”了。

李蓉生可该散散心了。你在前台听戏来着。

陈祥对了，我坐在第四排，等会儿还有两个朋友想到后台来玩。

李蓉生好呀。我们老板就快下场了，你坐坐等他。

陈祥（向外走）等他下了台，我再来。

李蓉生你好走。

〔陈祥在门口抡起花枪，耍一个“下场亮相”，然后把那枪扔在墙角，扬长而去。〕

王新贵（斜着眼睛）这是干吗的？

李蓉生我们老板的朋友。

王新贵捧角儿的？

李蓉生（点点头）……

王新贵还是个学生？

李蓉生是埃

王新贵（一撇嘴）别他妈的丢人了，“七十二行不学，专学讨人嫌！”这也配叫学生！

〔前台一阵彩声，如春雷大震。

李蓉生（站起来）莲生……（急改口）老板要下场了。

王新贵怎么？戏散了？李蓉生（走向墙上挂戏衣处）还有一场戏，要换衣裳。

〔李二哥把墙上挂的一件红缎子斗篷同一个马鞭子拿在手里，刚走到屋子当中站好。

〔“呼”地一声，通舞台的门帘子掀开，一个戏装的美人飘然入室。

王新贵（从炕上翻身下来）老三！

魏莲生（一笑）你来啦。

〔名角儿毕竟不凡，魏三儿身上就像是带着一阵风，一片迷人的光彩。

〔说来奇怪，天下就有人能够违背了造物的意旨，变更格调，强分阴阳，百炼之钢化为绕指柔，把男人涂脂抹粉，硬装成女的，一些人也就见怪不怪，积非成是，甚至于会觉得男人装成的女人更像女人些。

〔魏莲生已经习惯了他的这种生活，能眉挑，能目语，行动言笑之间不知不觉忘记了自己还是个男人。

〔魏莲生现在正是春风得意，在红氍毹上展放万道光芒，如丽日当午，明星在天，赢得多少欣羨同赞美。

〔然而那欣羨，那赞美，值得什么呢？如同一块美玉长埋在泥沙里，被泥沙封住，掩住了固有的光彩；但是美玉究竟是美玉，只待一番冲洗，一番提炼，便能返璞归真，显出本来面目。

〔罪恶知道它自己是最丑恶的，所以它时常是穿着最美丽的衣裳，所以那掩蔽在美玉外面的泥沙，是异样璀璨夺目的颜色；魏莲生天生成功了名角，常被阿谀淫靡的人物所包围，他也就习于那些阿谀，那些浮华。至于他那良善的天性所表现的，就只是藉着那些阿谀者的力量，作些廉价的慈悲。

〔他忠人之事，急人之难，爱听些受恩者的恭维，虽不见得乐此不倦，却已习以为常。

〔人苦不自知，魏莲生立下愿心，想普救众生，然而他竟想不到救自己。

王新贵（谄媚地）是啊！听你老弟吩咐，来了半天啦。

〔李二哥把斗篷给莲生按上。

魏莲生（转身对桌上的镜子，整理头饰）没有在前台听戏？

王新贵（趋前）来晚了点儿，人太多了，挤不上，坐在这儿，听听前台叫好儿的声音，也就算过了吧。魏莲生（扑哧一笑）你还是那么能说笑话。

王新贵不成喽。“一事无成两鬓斑”。你这老哥哥也就只有指着说笑话过日子了。

魏莲生（转过身来）二哥，（摸摸鬓角）这朵花儿掉了。

〔李二哥开开小箱子，取出一朵花来给他别上。莲生又转身去照了照镜子，再回身来。

王新贵怎么样？老三，我的事情？

魏莲生说妥了。

王新贵（追问）那儿的事？

魏莲生法院苏弘基苏院长家里缺一个管事的，要找人，我就荐了您去。

王新贵（作了一个大揖）老弟，你赶明儿还得红，还得了不起。我交朋友交了一辈子，今儿才算真交着了好人。

魏莲生您还客气。

王新贵不是客气呀，你好心有好报，我忘不了你。

魏莲生苏院长正在前台听戏呢，一会儿就得到这儿来……

李蓉生（把马鞭子交给他）您该上场了。

〔魏莲生接过马鞭子，往舞台门走。〕

王新贵（追上一步）我是不是就在这儿等着见他？

魏莲生（又走回来）您在这儿等着，一会儿我给引见。

王新贵（看看自己的衣裳）我就这样儿就成？

魏莲生（一笑）这么漂亮干净还不成！

王新贵（手摸着脑袋，掩不住高兴）拿我开心。

〔通舞台的门帘子掀开，一个脸上画着豆腐块儿的小丑露出上半身来。〕

小丑（在低着声音）嘿！上场了，魏老板！

魏莲生（皱眉，任性地）来啦！

小丑（一纵下阶）“来啦”？误场啦！我的姑奶奶。

魏莲生胡扯什么，你？（举起马鞭子照小丑的头上就是一下）误了场活该！

小丑（缩脖儿）得啦，得啦。

〔小丑做个身段，一把抓住莲生，跑出门去。〕

〔李二哥眼望着通舞台的门呆立不动。王新贵李二爷 还有多半天散戏？〕

李蓉生就这一场了，一会儿就完。

〔两人都坐下。〕

王新贵想不到我会到苏弘基家里当差使去了。

李蓉生您说的要清静清静。

王新贵（高兴地）是啊，真是“姓何的嫁给姓郑的了”，“正合适”（郑何氏的谐音）。莲生这件事办得不错。够朋友。

李蓉生可是也许头一天您就得赶上一场热闹。

王新贵什么热闹？

李蓉生苏大人明天过四十岁生日，在牛犄角胡同公馆里作寿，唱堂会，还有我们老板的戏呢！

王新贵真的？（脸上闪过一道异样的光）

李蓉生可不是。唱《尼姑思凡》，苏老太太特别点的，是我们老板向来不唱的戏。

王新贵（心不在焉）好哇，明儿还有好戏听。

李蓉生是名角儿都有，大轴子是全体名角儿一齐上台的《龙凤呈祥》。总得唱到天亮才散。

王新贵（点头）眼福不浅，这回我真是该转运了……苏弘基（急改口）苏大人家里目下有多少人哪？

李蓉生好大的一家子人：老太太，太太，大姨奶奶，二姨奶奶，三姨奶奶去年死了，今年过年的时候，又接了一位四姨奶奶。还有三位少爷两位小姐，顶大的少爷今年十六岁了。王新贵三位姨奶奶……您知道这三姨奶奶那一位顶得宠呀？李蓉生那还用说，当然是顶小的。

王新贵（低声）什么出身？

李蓉生班子里的。

王新贵（微微一笑）……

李蓉生听说是大家出身，很读过点儿书呢。我见过两面，人倒是挺和气，

挺好的；一点儿习气都没有。呕！现在就跟苏院长在一块儿听戏呐。

王新贵（精神一振）是吗？

〔沉默片刻。〕

〔前台又有彩声传来。〕

王新贵（嘘了一口气）李二爷，您不怪我发牢骚吧？其实苏弘基又称个什么呢！十年前他还没得意的時候，穷得比我现在好不了多少，我那时候跟他住得就隔一道街，有时候在街上碰见，还不是称兄道弟的，可是如今……

李蓉生（同情地）咱们认命吧！这有什么法子呢？

王新贵其实他怎么阔起来的……您知道不？

李蓉生（摇摇头）……

王新贵（凑向前去，压低了声音）私贩鸦片！这就是杀头的罪名！

李蓉生本来嘛，“人不发横财不富”噢。

王新贵（怨愤地）可是他就是当朝一品的大官儿！大官儿，大官儿还不就是他妈的强盗！

李蓉生轻点儿声音！

王新贵（哈哈大笑）这本帐别人不知道，可是我肚子里清楚！我就敢说；他见了我的面，就不能跟我甩架子。我认得他！他唬不住我！他跟我充不起来！他……

李蓉生（忽然站起来，摇手）他来了！

〔王新贵马上住口不说，狼狈地背过身去。〕

〔苏弘基同徐辅成一前一后从过道的门走进来。〕

李蓉生（恭恭敬敬地）苏大人，您来啦。

〔苏弘基大模大样地点点头。〕

李蓉生您这边儿坐。

苏弘基（对徐辅成一伸手，指炕）这儿坐。

徐辅成（有音无字）唔唔唔……

〔两人各坐了炕的一边。〕

〔所谓大官，所谓法院院长——这名称或者尚待斟酌，然而意思不错的——苏弘基，是四十上下的壮年人，一身绫罗绸缎，衬出他“炙手可热势绝伦”。他行路时高视阔步，旁若无人，坐在椅子上时，懒懒地蜷成一堆；与人谈话时，发出不必要的大笑，气焰之盛，可见得官运甚旺，正是“英雄得志之秋”。〕

〔王新贵所说的话或许不是向壁虚造，然而也八成儿靠不住；他把苏弘基说成了出身贫贱，多份是为了出他那口虚荣的心中闷气。苏弘基可能是当年穷光蛋，如今赤手成家；也可能是宦门之后，曾经一度家道中落，现在又时来运转；也可能是王新贵完全胡说八道，苏弘基根本是袭先人余荫，所以官高显爵。其实呢，所谓“大官”也者，自古有之，本不自今日始；世人亦自古相传，皆以官高为贵，钱多为富，那势力也早就是根深蒂固，牢不可拔的。苏弘基又何尝能够跳出这圈子，那末他当年的如何如何，我们正大可以不必管他。〕

〔他这官是用什么法子得来的，就不必说了，现在的情形是执法犯法，多么便当的事，苏弘基安得不神气？怎地不发财？〕

〔另外一个陌生人是苏弘基的朋友叫作徐辅成，亦是当今贵官之一，年纪三十来岁；大概是作官未久，尚有几分率真之气，比苏弘基要略为拘谨些，〕

安静些，实际上这些人真乃“一丘之貉”，其间相差也不过百步与五十步的分别。苏弘基（咳嗽一声从袖子里拿出块白手绢擦擦嘴）辅成兄，这儿没来过吧？

徐辅成（欠身）是的，第一次。

李蓉生（送上两杯茶）您喝茶。

〔苏弘基点点头。

〔李二哥走到墙角处找张凳子坐下。

〔王新贵一直不回头。

〔前台一片彩声过去。

苏弘基这时候来刚刚好，等散了戏，那些人往外一挤，就走不过来了。

徐辅成唔。

苏弘基莲生马上就下台，我们等不到几分钟的功夫。

〔又一阵彩声。

苏弘基怎么样？辅成兄，你这不常听戏的人，对今天的戏还觉得有点儿意思吗？

徐辅成好极了！好极了！就是……还不大很懂。

苏弘基（略有些窘）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初初听戏的时候，也不免如此，然而渐渐就习惯了，就上瘾了，就“一日不可无此君”了。

徐辅成（半开玩笑）“此君”就是指的魏莲生吗？

苏弘基（哈哈大笑）我马上介绍他见你，此人不但多才多艺，而且温文尔雅。（竖起大拇指）称得起是风尘中一个人物！

徐辅成所谓“十室之内必有忠信，十步之内必有芳草”，这是不错的，加上老兄的眼力……

苏弘基（得意非凡）岂敢，岂敢……

〔又一阵惊天动地的彩声。

〔一阵锣鼓之后，散戏的“锁呐”吹着“尾声”的调子。

苏弘基（站起身来，走向舞台的门去）来了，来了。

〔门帘一掀，魏莲生跑下阶来，停在苏弘基面前。

苏弘基莲生！

魏莲生（喘息未定）苏院长！（顺手将马鞭递给李二哥）

苏弘基（亲睦地）莲生。来，我给你……（引向徐辅成）这位是徐大人，刚放的天南盐运使。（向徐）这是魏莲生，魏老板。

徐辅成（矜持地微笑点头）久仰，魏老板。

魏莲生（拱手）徐大人，您多捧场。（解下身上按的斗篷）您坐，请坐。

〔李二哥忙将斗篷接过去。

〔徐辅成回原处坐好。

〔魏莲生到化妆桌前，对着桌上的镜子下装；李二哥帮他卸下头饰，一件件放到一个小锦缎匣子里去。苏弘基就站在他身旁看下装。

魏莲生（转过头来）您早来了？

苏弘基来了正赶上你的戏。（指徐）徐大人还有三五天就要动身赴任，今天还是头一回听你的戏呢。

〔魏莲生转向徐辅成一笑。

徐辅成我是个大外行，门外汉，可是真觉得魏老板唱得好，这次头一回听魏老板的戏，可惜也许也就是末一回了。我没几天就要走了。

苏弘基不哇！明天还可以听一次。

徐辅成噢，明天在府上。

魏莲生（又回过头来）是啊！明几个晚上，我们给苏大人上寿。

苏弘基那里，那里，不敢言寿，大家聚聚；不过辅成兄，明天莲生唱《尼姑思凡》，真是一出好戏。

徐辅成（点头）有名的，有名的，一定洗耳恭听。

苏弘基（拍着莲生肩头）这么样：现在你下装；我同徐大人先走一步，在冷红楼等你，大家吃吃谈谈。（看表）现在还早，只有十二点钟。（要走）

魏莲生（站起身来）您慢走一步。（向王新贵）我给你引见。这是苏院长。

王新贵（躬身垂手，请了个安）院长。

〔苏弘基表示的是大官儿的派头，两眼茫然看着他们两个，似乎是不明白怎么回事。〕

魏莲生不是跟您说过了，我给您找了一个管事的？

苏弘基（“明白过来”）噢！好的，好的，你姓什么？

王新贵（恭谨地）姓王。

苏弘基唔。可以。正好明天我公馆里有事，你一早就到公馆里来，你认识不？牛犄角胡同……

王新贵（肃立不动）认识。

苏弘基是的，是的，莲生可以告诉你。（向莲生点点头）就这么好了，你下了装就来。

徐辅成我们还到前面去找尊夫人吗？

苏弘基四小妾呀。不要去找她了，我已经告诉她，叫她散了戏自己回去，好在有兰儿陪着她，还有她自己的马车。

徐辅成噢，噢。

苏弘基莲生，我告诉你，玉春要跟你学戏。

魏莲生四奶奶也要学戏？

苏弘基她让我跟你说的。

魏莲生就怕我教不好。

苏弘基咳！太太奶奶们能学得好什么？（打个哈哈）吵得凶罢了，还不是那么回事。辅成兄，走吧。莲生，等你呀，你就来。

魏莲生是，您好走。

〔王新贵向门旁一站，送行，已经有“家人”的样子。〕

徐辅成（已经向外走，又回身打个招呼）一会儿见。

〔徐辅成苏弘基走出了通外面的门。〕

〔李二哥忙着帮莲生下装。〕

王新贵（走过来）老三，这回我也不跟你说谢谢什么的了。这也不是谢谢就完得了的，（感激涕零的样子）一句话……咳，我这辈子忘不了你就是了。

魏莲生您说到那儿去了，（心里高兴）时候也赶巧了，明几个正好是苏大人做寿。头一天把事做好了，中了他的意，往后就好办了。

王新贵老弟，你真是好人……

〔陈祥由外面走进来。身后跟着两位年轻小姐，一位是章小姐，另一位是俞小姐。〕

陈祥莲生，辛苦了。

魏莲生陈先生。

陈祥莲生，我给你介绍，（指章小姐）这章小姐，（指俞小姐）俞小姐。

〔莲生各与她们点头为礼。

魏莲生请坐。我们这儿真是又脏又乱。

〔两位小姐相对一望，笑了起来。

〔这两位小姐是戏迷，除了学堂读书，闺房针指之外，就好的个听戏，她们还不能十分“开通”，见了普通的男人，尚不免有点“避之如狼虎”的感觉，然而对于戏台上的魏莲生等等都心向往之，不能自己。

〔她们常瞒着家里的人偷偷出来听戏，每当她们所喜欢的名角儿上台的时候，往往就一阵轻轻的脸红，一阵轻轻的心跳，不自觉地会微微俯一下头，眼光移向下面，好像是怕那台上的人看穿心里的秘密。

〔每一回戏散回家，她们就不免坐在屋里，默想那些驱逐不掉的心影，那缭绕不去的声音：无论是一个薄嗔，一个浅笑，都能消磨她们一些静静的时光；那怕在睡里，梦里。

〔同女伴们见面的时候，常常不觉各自说出那心里的话，自然是很含蓄的，就是最无顾忌的欢笑里，也保持一个限度，不敢多说。自然譬如听见别人说到魏莲生什么人怎么样啊的时候，那就非听个明白不走。

〔她们当然很想认识那些所向往的人，然而还得需要一些勇气，她们会想到认识了怎么样呢？第一句话该说什么呢？

〔自己该怎么打扮才能给人家一个美好的印象呢？〔她们也曾经准备过一套动人的辞令，是些新鲜而聪明的语句。

〔现在可是见了魏莲生的面了，那些好句子却不知那儿去了。这红绝一时的青年伶人就坐在她们面前下装，是神？是美妙人？她们说不出来。

〔章小姐有点发慌，不知该怎么好，俞小姐在尽力镇定自己，像是“满怀心事，尽在不言中”的样子。

章小姐（挣出一句）不，不……不客气。（脸就红了）

陈祥莲生，章小姐是我的同学，俞小姐是我的表姐，她们都顶爱听你的戏的。

魏莲生二哥，给倒两碗茶。

〔李二哥放下收拾的东西，去倒茶。

章小姐不，不……（又说不上来了）

魏莲生（头面都已下尽）对不住，我先洗脸。

陈祥你洗，你洗，别管我们，她们就是来看你下装的，赶明儿，还要来看你上装呢。

〔莲生走向脸盆处洗脸。

〔李二哥把茶放在桌上，两位小姐向他道谢。李二哥又去整理桌上的东西。

〔章小姐把俞小姐的衣襟扯了一把，两人又相视一笑。

〔陈祥把李二哥放在椅子上的马鞭子拿在手里抡着。

〔王新贵见插不上嘴，想走了。

王新贵老三，我先走了。

魏莲生（抬起头来）好吧。明天……

王新贵你就不用管了，明儿个一清早我就到牛犄角胡同去，你不是也得

去拜寿吗？

魏莲生是。咱们明儿见。（又低头洗脸）

王新贵好，我走了。

〔王新贵从通甬道门出。〕

陈祥莲生，你听见我给你叫好没有？

魏莲生（含糊不清地）听见了。

陈祥（作了个“蹉马”的架子）一掀帘儿，你刚出来，我就给你个“碰头好儿”。后来我就一连气儿叫了八种不一样的。

〔两位小姐就“格儿格儿”地笑了起来。陈祥她们俩还叫了呢。〕

章小姐（脸羞得通红）你！

〔俞小姐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

魏莲生（拿手巾擦干了脸，抹了点雪花膏，没话找话）叫好儿倒是也有个意思。

〔章小姐气得直冲着俞小姐努嘴。〕

〔莲生拿了衣架上的夹衫同背心，走到屏风后面去。〕

魏莲生（在屏风后面）对不住，您三位坐坐。

陈祥你换你的衣裳，别管我们。

〔李二哥已将桌上的东西同衣架上的水甩发等等，都放到小箱子里盖好。〕

陈祥（将马鞭子交给李二哥）收起来吧？

李蓉生（接过来）劳驾。

〔李二哥又将桌上搁的刀枪等等都抱起来，走出通舞台的门去。〕

章小姐（走过来扯一下陈祥的衣服，低声）陈祥！你这个死东西！

陈祥（大声）我怎么啦？

〔两位小姐急得要命，赶紧止住了他，陈祥用手指指，莲生正在屏风后面换衣服。〕

〔两位小姐各下死劲地瞪了他一眼。陈祥莲生，我们想特烦你唱一出戏，成不成？〕

魏莲生成啊，你说什么戏吧。

陈祥《红拂传》。我们好些同学跟朋友都想听你这出戏呢。

魏莲生干吗单挑这出戏呢？我就是这出戏唱不好。

〔陈祥示意于两位小姐，叫她们说。〕

俞小姐（怯生生地）魏老板唱得好。我们都爱听这出戏。魏莲生好吧。我试一试。

俞小姐你说，什么时候能唱呢？

魏莲生还得排排才行，今儿个初三，五天，初八晚上唱吧。

〔章小姐不觉高兴得一跳。〕

陈祥好极了，准有好些我们认识的人来听，明天我就想法子登报去。

魏莲生别太过火儿吧，唱砸了怪丢人的。

俞小姐说那儿的话，魏老板那么客气。

陈祥莲生，我们就常这么说你，说你就是这点儿顶好：“不骄傲”，这样儿顶好了。越是了不起的人，越是心平气和，待人和气；越是半瓶子醋，越是晃荡得厉害……（咽了口唾沫）这种半瓶子醋呀，就好死了也有限！

〔马大婶从外面走了进来。〕

〔一进来看见屋里尽是生人就站住了。陈祥（厉声）干吗的！

马大婶（吓住了）我……我

陈祥（大喝）说呀！来干什么的！

马大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不……（转身走了出去）不，不干什么！

〔马大婶吓得落荒而走。

陈祥（目逆送之）什么东西！

〔莲生从屏风后面走出来，衣服，鞋子都换好了，还在扣着背心的扣子。

魏莲生谁呀？

陈祥一个穷老婆子。（得意地）溜门儿贼，我一看就知道她没安好心，想瞧瞧没人就顺手捞几样儿走，幸亏我们在这儿。

魏莲生（扣好了衣服走到穿衣镜前照一照）是啊，后台人杂。

俞小姐以后真得留神哪！门还是常关着点儿好。

〔章小姐真个去把甬道的门关上了。

〔李二哥从舞台门走进来。

陈祥蓉生，刚才来了一个溜门儿的，想偷东西，让我给骂跑了。要不瞧她岁数大了，我抓过来就给揍了。

李蓉生真谢谢您啦。

陈祥所以我们就把门关上了，往后，这门儿还是常关着点儿好。

李蓉生对了，对了。

〔李二哥到屏风后面把莲生换下来的戏衣拿出来放在炕上折。

〔莲生把衣架上的丝围巾拿下来，对着穿衣镜，围在脖子

〔两位小姐向陈祥示意。

陈祥莲生，明天下午有功夫没有？

魏莲生有什么事？

陈祥我们想约你一块儿照戏装像去。

魏莲生（不由得微微皱眉）明天恐不成。

陈祥你没空？

魏莲生明天法院苏院长在家里作寿，有堂会。

陈祥那就改后天。

魏莲生（摇摇头）啧……（从桌上拿起一叠请客帖晃了晃，一半炫耀一半厌恶地）你看，那儿有功夫？陈祥（目视两位小姐）……怎么办？

那就再说吧。

魏莲生（怕得罪了人）反正我一得空就成。

陈祥那好，等我再来约你。

章小姐（扯陈祥衣角，向门外努嘴）……

陈祥好，我们走了。

〔三人欲行。

魏莲生章小姐，俞小姐，我们这儿没有好招待，真是过意不去。

俞小姐我们打搅这半天，才真过意不去哪。

〔章小姐在后面捶了俞小姐一下，暗示钦佩之意。陈祥咳！这么客气，再见，再见。

〔三人拉开门走了出去。

魏莲生（站在门口，躬身为礼）好走，我不送了。

〔李二哥已将所有戏衣折好，用一块蓝花包袱包起来。〕

魏莲生（走回来）咳……（手扶着头，烦躁地）真磨死人！

李蓉生（像个大哥哥似地）别这么说啊，人总是一片好心。

魏莲生好心……（啼笑皆非）可真叫人受不了。

李蓉生（看着莲生的神色，关心地）你累了，早点儿歇歇呐。

魏莲生不行啊，苏大人在冷红楼等我宵夜哪。

〔李二哥怜悯地望着他不响。〕

魏莲生（呆立半晌）……我走了。（向外走，）

李蓉生（止住他）你得等会儿，马大婶儿要来找你呢。

魏莲生（讶然）马大婶儿？找我干吗？

李蓉生二傻子叫巡街的给抓走了，给拘起来，要找你跟苏大人说情放出来。

魏莲生怎么跟苏大人说情？

李蓉生是夜里吃醉了酒，睡在苏大人家门口儿，叫巡夜的给抓走的。现在就拘在牛犄角胡同的“拘留所”里。

魏莲生那去找警察所陈所长说说就行了，苏大人说不定还不知道呢。

李蓉生只要你看怎么办好了。

魏莲生她还不过来，我得走了……

〔陈祥忽然又跑回来。〕

魏莲生咦？陈先生？

陈祥（抓住莲生，喘息未定）莲生……我问你。

魏莲生什么？

陈祥你明天在苏家的堂会，唱什么戏？

魏莲生（不起劲）《尼姑思凡》。

陈祥我们没听过你这出戏，想听。

魏莲生真是“打鸭子上架”，我不能唱昆腔，苏老太太楞要点这个，没法子。

陈祥我们想听，怎么办呢？

魏莲生就去听好了。

陈祥我们怕进不去。

魏莲生作寿吗，总该进得去的。

陈祥要是不让进去，找你成不成？

魏莲生可以，可以。

陈祥苏公馆是不是在牛犄角胡同？

魏莲生对了，牛犄角胡同西口儿里头顶大的那个大红门就是。

陈祥好，明天见，她们还在门口儿等我呢。

魏莲生明天见。

〔陈祥返身疾下，刚走出门。〕

陈祥（在门外）谁！（怒喝）你！你又来了！你来找死吗？

〔马大婶儿在门外。〕

马大婶我……我找魏老板。

陈祥你也找魏老板？

〔莲生赶出去，正碰着陈祥退了进来，马大婶也跟进来。陈祥莲生，看就是她，刚才就差点儿偷了东西走，现在又……〕

魏莲生不是，您闹错了，这是我的街坊马大婶儿，找我有事的。

马大婶魏老板，救救我吧！

陈祥（呆了半天）那……（大为无趣）那我走了。

〔陈祥急忙走了。〕

马大婶魏老板，我，我找了您四趟了，我真……（哭了起来）

魏莲生别急，别急，马大婶儿，您坐坐，歇一会儿，慢慢儿说。

李蓉生莲生，我先走了。（向马大婶）大婶，您别着急，二兄弟的事，有法子办，我跟莲生都说过了。（一手提箱子，一手提衣包）大婶儿，我家离得远，得先走一步了。

马大婶您别张罗。您先走吧。

〔李二哥放下了箱子，去炕几上拿起那顶瓜皮帽戴在头上，重提起箱子，走出门去了。〕

马大婶魏老板，这回您说什么也得帮我穷老婆子的忙，您知道，二傻子要是出不来，我也就活不成了。

魏莲生您先坐下。

〔马大婶坐凳上。〕

魏莲生您管放心，我包他明天准出来。这是那天的事？马大婶就是昨儿晚上的事呀，可就这一天功夫，我那孩子已经不像样子喽。听李二爷说，苏大人今儿晚上来听戏的。您给我说一句话，放了我们的孩子出来，我这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大恩。

魏莲生（有点骄傲的样子）我一会儿还得见着苏院长，他现在正在冷红楼等我宵夜哪。

马大婶（惊喜地）那敢情好了，（站起来）您就去吗？

魏莲生（点点头）不过，就是不找苏院长也成。

马大婶那找谁呢？

魏莲生警察所的陈所长呢，我也是熟朋友。（思索一下）其实这种小事情都犯不上求他。

马大婶（迷惘地）小事情？

魏莲生是啊，这种事情他查都懒得查的。

马大婶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魏莲生呵！想起来了，牛犄角胡同归第五区署管，那刘署长认识我，等明儿早上跟他一说，马上就能放出来。

马大婶（完全放了心）那就……（请下安去）真谢谢您了……

魏莲生这就叫“现官不如现管”，这种事情找大官不如找小官来得便当得多。（看见马大婶请安）哟，您这是怎么啦？马大婶善心有善报，老天爷保佑魏老板开年娶个好媳妇儿，多子多孙，添福添寿，升官发财。

魏莲生大婶儿，我不是作官的，升的什么官儿啊？

马大婶我瞧着就是官儿，整天儿跟官儿待在一块儿哩。（严肃地）说老实话，我就知道我来找您不白找，今儿个晌午，我顶着急的时候，就在赵瞎子那儿起了一课，说二傻子这回事是命里注定的跑不了。可是不要紧，有贵人星解救。您瞧，这不全应了吗？

魏莲生（一笑）赵瞎子瞎说惯了的，您就信了他。

马大婶我的老天爷，怎么是瞎说啊？这不是都说对了吗？这回事虽说是二傻子命里注定的，可是还是怪他啊。往后我得管着他，再也不许喝酒，出

门赶车，回家睡觉，那么大的孩子，也该明白点儿了，这回算是有贵人星解救，赶明儿要是找不着魏老板怎么办？赵瞎子还说我们得安分守己，二傻子要是早明白这个，也出不了这档子事了。

魏莲生好吧，明天一清早我就给办好，马上我得去冷红楼，苏大人也许等急了。

马大婶您快去吧。别耽误了公事。（自言自语）这年月还有像您这样的好人。

魏莲生（要走，又止步）大婶儿，吃了饭了吗？

马大婶（形容惨变）没有，我都没想着要吃饭。

魏莲生不吃饭怎么行？我也知道您是指着二兄弟赶车挣来的钱过日子的，一天不赶车，就一天吃不上饭的。马大婶不瞒您说，我身上只剩下一吊钱，起了一个课都给了赵瞎子了。

魏莲生我说是不是。（从身上掏出几块钱来）拿去用吧，吃饭比什么都要紧，大婶又是上了岁数的人。

马大婶（万万想不到）这……这……这怎么行！（两手缩在背后）我不能……

魏莲生拿着吧。还客气吗？

马大婶（接过那钱，攥得紧紧地）魏老板……（再也说不出话来）

魏莲生去吧。回去吧。回去歇歇吧。

马大婶（感激涕零）魏老板，卖了我这一副老骨头也报不了您的大恩呀，魏老板。

魏莲生不说啦。不说啦。

马大婶那我就回去等信儿。

魏莲生好。

马大婶（又请一个安）魏老板。

魏莲生别再难过了。

〔马大婶走出门去。

魏莲生（站在门前送她）大婶儿，您真别跟我客气，您是看着我长大的，其实您还是管我叫“小莲儿”顶好，老是魏老板魏老板的，倒显着生分了。

马大婶（在门外）魏老板，您这是怎么说啊！

〔马大婶儿走了。

〔莲生回到屋子里，四面看一看：他是多么愉快，多么满足。

〔他本该马上到冷红楼去，然而现在反而有点沉不住气；他安于这屋子的空气，如此宜人，合度，觉得不能马上离开。

〔他走到穿衣镜前站好，看一看镜子里自己的身影，像是发着有“神异”的光。

〔是那里传来一阵箫管——

魏莲生（拿下镜架上挂着的拂尘，对着镜子做着唱起来）“昔日有个木莲僧，救母亲临地狱门；借问灵山多少路？十万八千有余零。……南无佛阿弥陀佛……”

〔身背后有人噗哧一笑。

〔稍偏一点身子，他马上看见镜子里多了一个人。〔莲生摆着最后的一个身段，一时楞住了。

〔镜子里的那人已经掀开通舞台门的红帘子，在阶沿上站了多时。

〔那是个二十岁上下的美妇人，玉春，苏弘基的四姨奶奶。

玉春（笑得像一朵花）魏老板好自在。

〔玉春具有非凡的美。

〔我们每天会碰见无数来往的行人，除去那些大多数的贫穷的人之外，都是金玉其表，气宇轩昂的样子，高贵飘逸，是尘世神仙，赢得多少世人的艳羨。

〔然而世界上有几个人具有慧眼？谁能一眼看穿在华丽的外衣里面也可能深藏着一个痛苦的灵魂。

〔玉春生得正当时，一片玲珑剔透的青春，她有一张长圆的脸盘：眉毛，鼻子，修长端正，嘴唇微弯，像一张弓；长睫毛底下的两个大眼睛就是两颗闪烁的明星，常在黑暗的天空里发亮。

〔那年月，人们还免不了要受命运的安排，玉春二十年的生命之页，却是一段愁惨辛酸的历史，谁也不知道这妙龄的小妇人也曾饱经过人海的沧桑。

〔她生性聪明，感觉敏锐，那她自然就不会安于她现在的姨太太生活，丰衣足食，婢仆环列，对于她都不是幸福，真正的幸福要待她自己去找，她在找。

〔她美貌，又聪慧；然而也痛苦，也不安。

〔玉春具有非凡的美，无论是形体或精神。

〔玉春也具有凡人所无的痛苦，但是生身以来，却从不在人前透露这消息。

魏莲生（站好，呆了半天）……四奶奶……（放下手里的拂尘）

玉春你没想到我来。（返身掀开帘子，低声叫）兰儿，进来。

〔玉春走下阶来。

〔兰儿跟着进来。

兰儿（神秘地向四面一瞥）……

〔兰儿有十六七岁，是我们历史上千古艳称的“俏丫环”。〔奴才是侍候主子的，所以兰儿总是跟着玉春形影相随，她已经习惯了那套耳提面命，千依百顺，“叫她往东，她不敢往西，叫她打狗，她不敢骂鸡”。

〔这才是真正的“为他人而活着”的典型，俏丫环的作用犹之乎陪衬名花的绿叶；兰儿是没有独立的生命的，她所知道的只是如何供人驱使，她所想的也许不止这些了，然而从不说出去。

〔她们多半是幼年不幸，长辞了父母家人，寄人篱下。运气好的能够安然生活，否则就会在打骂中过地狱的日子——结局也就不堪闻问——到了相当的年纪嫁一个人，或者作老爷的一个小妾，作一辈子死心塌地的奴才。

玉春你在外头过道下等我，等我跟魏老板说几句话。

〔兰儿点点头，睁着两只亮晶晶的大眼睛，嘴角上浮一丝甜甜的笑意，一直走出通甬道的门外去了。

〔屋里沉寂。

〔玉春用手拢了一下头发，又笑了起来。

玉春魏老板你真是好人。

魏莲生（慑于那魅力，有点迷惘）我？

玉春（咬住下嘴唇）嗯，一个大好人。

魏莲生四奶奶……您是说笑话。

玉春（一摇头）不，我从来不说笑话。（两眼凝望）

魏莲生（局促不安）那您……

玉春（竖一下大拇指）真了不起哟！救苦救难的南海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救了人不算，还拿出钱来给人家吃饭。

魏莲生（放了点心）那是我的一个街坊，一个穷老婆子，穷得怪可怜的；儿子又闯了祸，要是不帮她点儿忙，她就是不急死也得饿死。

玉春（点点头）真是可怜。

魏莲生是吧？您也说是可怜吧？

玉春可是比她可怜的人多得很呢，比方说，街上的要饭的。

魏莲生（说不上来）那……

玉春我知道，你要是在街上看见那些要饭的，你准给他们钱是不是？

魏莲生是啊，穷人是应该周济的。

玉春可是你想到过没有？你给了他钱，让他吃饱了中饭，可是晚饭怎么办？明天又怎么过？天下有千千万万没饭吃的人，你能碰见几个？你有多少钱周济他们？

魏莲生我，我……这个……

玉春所以我说还有一种人比她们才更可怜得多呢。

魏莲生您是说什么人？

玉春（急得改口）不说了，不说了，魏老板，还是你好，顶红的名角儿，还认识那么多阔人呀。

魏莲生（涨红了脸）我没有说……

玉春你听着，（顺手将桌上那叠请帖拿起来一张张数着）我想这里头就有警察所的陈所长，第五区署的刘署长，这个局长那个处长的；再搭上“我们的”苏院长，还有我听都没听过的那些大长小长们。（一下子把那叠请帖又扔回桌上）

魏莲生（讷讷地）那是他们常来找我……

玉春是啊！魏老板，你是又有名，又有钱，又算也有势力。你的日子一定是过得挺高兴，挺如意吧？

魏莲生（略为不快，怔了半天）我没这么想过。

玉春一点儿也不错。没这么想过”，那就是说你过得满有意思。

魏莲生（望着玉春）……

玉春哎哟！忘了“我们”院长还在等你呀，也许在冷红楼等得发脾气了！你该去了！

魏莲生（迟疑地）……不要紧……

玉春“不要紧”顶好，我还要问你话呢。

魏莲生您？（犹豫地）您是不是？……刚才院长说……

玉春院长跟你说什么来着？

魏莲生院长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您想学戏？

玉春不错，我是要跟你学戏。

〔玉春向前走一步，莲生后退。〕

玉春（笑得神秘莫测）可是我刚才已经学了两段儿了。一段儿真戏是你跟那位老太太演的，一段儿假戏，是你跟镜子里头的自个儿演的。（做了一个姿势）你瞧，我学得像不？（歪着头）我要是常跟你在一块儿，还得学更多的戏哪，信不信？

魏莲生（不知所措）……四奶奶？

玉春你横是有点发迷瞪罢？好像是说我们只不过见过两三回，一共也没说过六句话，可是这不要紧呀。这拦不住我关心你，我就觉得我们该是挺熟挺熟的朋友，虽说我是苏院长的四姨奶奶，你是苏院长顶爱捧顶喜欢的红角儿。

魏莲生（低头不语）……

玉春你有点儿害怕，是不是？

魏莲生（坚决起来）不。

玉春好。那我问你埃你……（说着，说着，又笑了，像是有点儿难说出口，又有点儿惨了）

魏莲生您只管问吧。

玉春那我就问了，我问你呀。你觉着过没有？觉着你自个儿才是个顶可怜顶可怜的人？

魏莲生（茫然）……没有，我没……觉着。

玉春可是我怎么就觉着了呢？我就老觉着我天下顶可怜的人，也许就不能算人。

魏莲生我不信，你说到那儿去了？

玉春连你算在一块儿，我们俩差不了多少，可是照现在这么看呀，你……

魏莲生我怎么比……

玉春你说是不是？

魏莲生我？……

玉春（抢着说，手摇得“拨浪鼓儿”一样）别说，别说，我不要你马上跟我说。你得回家去好好儿想想，想了一宿，你要是明白了，那你明天再来找我。

魏莲生明天？来找您？

玉春是明天哪。明天你不是来我们家吗？

魏莲生（低声）是。

玉春你上午来拜寿，下午来唱戏，是不是？

魏莲生（点头）……

玉春你的戏大概是十二点上场，十一点上装，你十点来，我会叫兰儿告诉你：我在哪儿等你。

魏莲生嗯。

〔玉春眼望着莲生注视不移，那两道目光，就像是两支火箭，射进莲生的心里去。〕

玉春（深情地）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埃

魏莲生（有点窘，找出一句话来）您站累了，坐坐。

玉春（不自然地笑了起来）这时候才想起来让我坐啊？别跟我客气了。（退了一步）我说得太多了。（静一下）你真得走了。

魏莲生……不要紧……

玉春我也该回去了。（可是站着不动）别忘了，夜里回去想想，我们是顶可怜的人，想想为什么顶可怜？顶可怜的不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可怜的人吗？

魏莲生是。

玉春（笑着）好吧？（向外面）兰儿！

〔兰儿进来。〕

玉春魏老板，我得罪你了，你可得多多包涵，今儿个给“我们”院长暖寿，我喝了几杯酒。（摸着自已红扑扑的脸）有点儿醉了。

〔兰儿先走出去。〕

〔玉春也向外走，回头，飞过来一个伶俐的眼波。〕

〔莲生有点发迷，像在做梦，呆在屋子中间不知怎么好……〕

〔幕下。〕

第二幕

人物玉春兰儿苏弘基徐辅成王新贵魏莲生

第二天晚上，九点多钟。

所谓“牛犄角胡同苏院长公馆”里的一间“金屋”。金屋不宜大，所以这是一间很温暖清静的小屋子。金屋当然是用作藏娇的，苏院长却自己美其名曰“内书房”。

从左面数起，一个门——出了这个门，可以走到隔壁的另一间屋里去，或者下楼到花园去——门上挂着大红缎门窗帘，绣的是五彩的麻姑献寿。门左旁是红木的八仙桌同太师椅。正面放一张福建漆嵌金花的琴桌。左面有一张楠木书架，连着摆一张雕镂甚精的书案，一张宝座似的椅子。四下散放三五只磁鼓凳，颜色鲜明，闪闪发亮。琴桌上面置两座盆景：一些文竹，天冬草，铁线草及长着青苔的小玲珑山石之类。

书桌上摆着文房四宝。

书架上满装着书，一函一函的堆得非常整齐，像是从来也不曾启过封的样子。

屋里还有字画来点缀那新绿色的墙壁，字小，看不清楚，画上半是美人。

正面墙上，一排长窗，用白纸裱糊的盘花的窗格子，窗子支开了两扇，让夜空气徐徐度入，窗外有枝影横斜，是海棠花开得正盛，一球一球地直想伸进屋来。

窗外是后花园，春暖花开的季节，群星在天，璀璨明灭，花香树色，织成春夜的奇景。

八仙桌上，一对龙凤蜡烛燃得正好，红红的火焰照得满屋子喜气洋洋的，桌上另有精美的茶具，纸烟匣，果盘子。

椅子上都盖着红绣花椅披，磁鼓凳上也都放着红缎垫子。

屋当中挂着的那盏纱灯，没有点亮，让那些红烛，红窗帘，红椅披，红垫子在屋子里荡漾起一片红光。

玉春穿一身新衣裤，白软缎上绣着小红花朵，白缎子绣花鞋，脸上浓妆艳抹，头上戴着花，亮亮晶晶的耳环子，抹得鲜红的嘴唇，红白相间的面颊。

她脸上浮一层淡淡的微笑，淡淡的忧郁，淡淡的梦也似的微醉。此时她用手支颐，倚在桌上，望着微微颤动的烛焰出神，红色的烛光正照在她红红的脸上。

兰儿也穿了新衣，戴了花，似乎也平添几分喜气；背对着她的主人也坐在一张凳子上，低了头想心事。

静静的过了半晌。

玉春（轻轻叫）兰儿。

〔兰儿没听见。〕

玉春（回过头来，放大声音）兰儿！

〔兰儿一惊，这回是听见了，然而故意装听不见。〕  
玉春（站起来）兰儿！  
兰儿（徐徐转过脸来）干吗？  
玉春（带笑带骂）你这个死鬼，装听不见！过来！  
兰儿有事说好了，过来干什么？  
玉春（扬起眉毛）你过来不？（举一拳头）我捶你！  
兰儿（懒洋洋的走过来）过来了，有什么事？  
玉春（上下打量她半天）你这个坏东西，一个人出神，你在那儿想什么？  
兰儿我们做奴才的，只知道安份守己的过日子，那儿还敢想什么哟？  
玉春恨死你！  
兰儿鬼也不相信，你四奶奶会恨我们一个丫头。  
玉春（抓住兰儿的手）好孩子，我怎么敢恨你呢？我还有事情要求你呢。  
兰儿兰儿是供四奶奶使唤的，那儿说得上“求”字！  
玉春（向门外努一努嘴）你去一趟。  
兰儿什么？  
玉春我叫你去一趟。  
兰儿到那儿去？  
玉春前头，唱戏的地方。  
兰儿去干什么？  
玉春（瞪了兰儿好半天）你装傻。  
兰儿哎哟！这真冤枉死人了；叫我们去，又不说上那儿去，说了上那儿去，又不说是干什么去，还说我们装傻，（要走）我们找个人评评这个理去。  
玉春（抓紧她）你敢走！  
兰儿嗨！我是得走。没那么不讲理的。  
玉春（央求）哎哟！别闹了。我求求你。  
兰儿我还当四奶奶要捶我呢。  
玉春你听我说……  
〔兰儿不理。〕  
玉春（真恼了）好！（放开手，坐下）  
兰儿（笑起来）四奶奶。  
玉春（挥手）你那儿边去！别理我！  
兰儿我闹着玩的，你就真急了。  
玉春谁跟你闹着玩儿！  
兰儿叫我去到前边儿干吗？您说罢，我马上去。  
玉春你真忘了我给你帮过多少忙了。赶明儿小六儿来了，我不许你见他。  
兰儿（马上收住笑容，撅起嘴来）哟哟！又说这些个！我不来了。  
玉春一个人总要有良心才好。  
兰儿你，你再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玉春好了，好了，大家都不闹了，你还是给我去一趟罢。  
兰儿（顺风转舵）那你就得告诉我；去干什么。  
玉春去呀……去到寿堂里看看魏老板……  
兰儿就是这么回事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早说出来好不好？省得那么些麻烦。  
玉春这坏透了的……你到前头去，看看……

兰儿（笑嘻嘻地）看看要是魏老板已经来了，就叫他到这儿来，说四奶奶叫他“教戏”。

玉春要是还没来……

兰儿要是还没来，就等着。等他来。

玉春没有比你再坏的，快去罢。

兰儿叫我做事还骂我坏，说不去还是不去！

玉春（皱眉）闹够了，闹够了！去罢！（掬开右手臂的袖子，露出一支金镯子来）赶明儿我把这支金镯子给你。

兰儿不希罕。

〔兰儿转身跑出门去。〕

〔玉春举手想打她一下，没有打着。〕

〔一阵脚步声，兰儿跑下楼梯。〕

〔楼梯下忽然有人说话。〕

苏弘基（在楼下的声音）跑什么？兰儿！

兰儿（在楼下的声音）到前头听戏去。

苏弘基（已经走上来）听戏也用不着跑啊！傻丫头。

〔兰儿没有搭腔，像是走了。〕

〔苏弘基闲散的样子进来。〕

苏弘基（手指着）玉春，我就知道你会享福，一个人躲在这儿。

〔玉春仍旧坐下，呆望着桌上的烛焰，没理会。〕

苏弘基（走过来，用手抬起她的下巴）你怎么了？

玉春酒喝多了，我头晕。

苏弘基（像哄孩子似地）好逞能嘛！不要紧，一会儿就好。你看这对龙凤蜡烛点得多好，弄得屋子里这么喜气洋洋的，这才是双喜临门哪……

〔玉春站起来，走到窗前去了。〕

〔苏弘基略略一震，脸上激起一股怒气。〕

苏弘基（不悦）玉春！

玉春啊？

苏弘基你生病了，是不是？

玉春没有。

苏弘基没有病你就该高高兴兴的。今天是我过生日；是我的好日子，也是你的好日子。

玉春我知道，我没不高兴。

苏弘基嗯，那就是了。你知道前头多少客人，我够多忙；特为跑到这儿来看看你，还不是为了你酒喝得太多了，怕你不舒服。

玉春（俯一俯身子请个安）谢谢您。

苏弘基（大笑）这倒用不着跟我客气，我的好孩子……

〔走上前来。〕

玉春（退向门口）我去倒杯茶给你喝。

苏弘基用不着，我不渴。（一把将玉春抓住）

〔玉春欲躲不成，只好站着。〕

苏弘基玉春，我告诉你，我约了徐辅成徐大人到这儿来谈一件事。

玉春（无所谓）嗯。

苏弘基谈一笔生意。

玉春（又要走）那我出去。

苏弘基就是不要你出去，你得留在这儿，好好儿……招待，招待他……

玉春我怎么……

苏弘基我得说服了他，我得下点儿功夫，徐辅成是个老实人……（见玉春毫不感觉兴趣的样子）听见吧？你不许走。

〔有人上楼梯的声音。〕

苏弘基他来了。（放了手）

〔王新贵掀帘子，伸进头来。〕

王新贵徐大人到。

〔苏弘基点头走出去。〕

〔王新贵将门帘高高举起。〕

苏弘基（在门外）这是我的内书房，请，请。

徐辅成（在门外）是，是。

〔徐辅成同苏弘基先后进来。〕

〔王新贵恭敬的放下门帘走了。〕

〔徐辅成同玉春互相打招呼。〕

徐辅成四夫人没有听戏？

苏弘基玉春喝多了酒，在这儿休息。

徐辅成四夫人真是海量，昨天喝那么多酒，今天比昨天更多。

玉春（冷冰冰地）我不能喝。喝得也不算多。

徐辅成（无话可说）……

苏弘基辅成兄，请坐，请坐，坐着谈谈。

〔苏弘基同徐辅成都在就近的椅凳上坐下。〕

苏弘基口干得很。玉春，叫兰儿去泡一壶普洱茶来。

玉春兰儿……

苏弘基噢，我糊涂，兰儿去听戏去了，那就另外叫个人来。

玉春后头屋里有开水，我去。

〔玉春拿了桌上的茶壶，走出门。〕

苏弘基（以目送之）辅成兄，你觉得我这孩子怎么样？

徐辅成确是艳福不浅。

苏弘基老兄亦有意纳个宠如何？我来作媒。

徐辅成（摇手不迭）不行，不行，担当不起，我没有这个福气。

苏弘基必是嫂夫人的规律森严喽。（发出一串不必要的笑声来）

徐辅成这倒不一定，我同内人都觉得家里人口少一点，要清静得多。

苏弘基既是嫂夫人不干涉，那你不要管；等我来给你张罗。

徐辅成（失措地笑）……

苏弘基嫂夫人确是贤慧可敬。现在正在前面听戏是不是？

徐辅成是的，她看着好玩。我们平时都不常出来看戏的。

苏弘基（摇头）做官的像老兄这样规矩，现在真是凤毛麟角，可遇难求的了。（是钦佩，又是讥讽）哈……哈……

徐辅成（忸怩地）小弟是初入宦途，阅历太浅，仰仗指示的地方很多，以后不太见外才好。

苏弘基那儿的话，不客气，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就是互相帮忙，互相照应；心灵手快，那就自然无往不利了。

徐辅成（欠身）承教，承教。

〔玉春拿着茶壶掀帘子进来。〕

〔徐辅成微显不安之状。〕

〔玉春就八仙桌上倒了两杯茶，送给徐辅成同苏弘基。〕

〔苏弘基对她笑笑。〕

徐辅成（拱手）得罪，得罪。

苏弘基这是内府的贡品顶好的普洱茶，辅成兄尝尝，的确能够消食解酒，止渴生津。

徐辅成（呷一口）真好，真好。

苏弘基（也喝茶）我们现在谈谈那件事怎么样？

玉春我出去。

苏弘基（抓住她的手）不必，不必，你待在这儿好。

玉春不，我到花园里走走。

苏弘基（无可奈何）好，酒喝多了，花园里走走也好。或者到前头听戏去。不要一个人待着发闷。兰儿怎么也不陪陪你？这孩子！

玉春我不要人陪，我叫她去的。

苏弘基（亲昵地）你等一会儿可以去听莲生的《思凡》，你不是还要跟他学戏吗？

玉春（点点头）嗯。（对徐辅成）徐大人坐坐。

徐辅成（欠身）是，是，请便。

〔玉春出。〕

苏弘基（把座椅向前拉一拉）怎么样？我们把那办法实实在在地商量定规好吗？

徐辅成我是没有什么意见，我没有经验，我从来还没有……

苏弘基慢慢儿来。这门生意包你百发百中。（用手在桌上划）这真是最发财的生意，只要运到这儿是五倍的利息。从前最难的是转运；你想想，几千里的路程，得过几十道关卡，盘问，刁难，敲竹杠；真是费尽了唇舌，卖尽了面子。

徐辅成（摇头）想不到这么难。

苏弘基（得意之至）就是这样儿，还是赚钱呀。

徐辅成总是不免危险。

苏弘基咳！说明白了还不是那么回事，这些人那一个不是……（用手抓钱的样子）酌量给点好处，大家都分点儿肥，又看在是我们院里的货，还不就算了。

徐辅成是的，是的。

苏弘基（话锋一转）所以现在好极了，老兄的盐运使衙门不是每个月有来往的车子吗？以后我们就用这车子运货，又不用检查，又不用担心费事，照我们算准能利市十倍。这样有一两年功夫，不用说我们这一辈子不用发愁，子子孙孙也都吃着不尽。

徐辅成嗯！嗯……

苏弘基（见他意尚未决）这算盘打得像铁一样结实，用不着有一点儿犹豫。

徐辅成……我没有犹豫，只是觉得……（说不出口）

苏弘基你觉得这是犯法的，是不是？

徐辅成（点点头）是。

苏弘基假如你能这么想的话，我应当比你想得更多才对，可是我这么觉着，我们兼营点生意，对国家民生没有什么害处，而且我们是为子孙打算，从古以来，没有说为子孙打算是错的。如今只有号称清高的人是顶大的傻子。

〔徐辅成低头不语。〕

苏弘基辅成兄，不是我跟你充老，你实在还嫩得很呢。我叫你声老弟罢。

徐辅成（略感不快，勉强地）是的，我在学。

苏弘基老弟，今年贵庚？

徐辅成前年就过了三十了。

苏弘基（拍着徐辅成肩膀大笑）怪不得，你还年轻得很呀！

徐辅成（低声）我还想不到这么多。

苏弘基然而你非想到不可！你现在年纪还轻，家累也轻，等到有一天像我这样的场面拉开了。这一大家子人；你就懂得钱真是了不得的东西，不能不弄点儿钱了。纵使不为子孙打算，自己也要预备着防老呀！

〔徐辅成不语。〕

苏弘基而你以后的场面一定要扩大，这个盐运使的架子总要摆出来的，不然就会被旁人耻笑。所以我刚才主张你纳一房宠，也就是这个意思，那有说作官在外，没有个三妻四妾的？

〔大笑。〕

徐辅成（点点头）说得也是。

苏弘基自然了，你是行色匆匆，一时张罗不及，以后我们缓缓图之。至于这笔生意，所谓千载一时之良机，惠而不费，我们决不可放掉。

徐辅成这个要由苏大人主持。

苏弘基当然，当然，交给我，全交给我办。

〔苏弘基交涉满意，于是又哈哈大笑。徐辅成至于详细的办法……〕

苏弘基这个“有案可查”，也可以马上大致商定。来，来，来，抽根烟，谈了半天都忘了敬客了。

〔苏弘基从八仙桌上的烟匣里拿出两支烟同火柴，递给徐辅成一支，各为点好。〕

徐辅成谢谢。

苏弘基（把烟喷了一个圆圈）等我查查底子。（拉开抽屉，忽又回头）辅成兄！“千里求官只为财”；我们这一官半职也是来得不易啊……

〔帘子一掀，王新贵先伸头窥看，然后恭恭敬敬的走进来。〕

苏弘基你来干什么！

王新贵陆总理到了，来给大人拜寿。

苏弘基（惊喜莫名）现在在那儿？

王新贵（报功）是小的请总理到小客厅里去了。

苏弘基（点头）好，辅成兄，我们去陪总理去，等一等再详谈。

徐辅成好在我还有两三天才动身，慢慢儿再谈。

苏弘基那么今天夜里我来仔细划算一下，明天再作定规。

〔二人欲出。〕

〔玉春进来。〕

苏弘基玉春来得正好，跟我们到前头听戏去。

玉春不，我还是头晕，稍微清醒一下儿就来。

苏弘基好吧，到前头来的时候，来找我，我给你介绍认识认识陆总理。  
(对徐辅成) 辅成兄请。

〔徐辅成苏弘基同出，王新贵跟在后面也走出去。〕

〔玉春轻啣一声，取了挂在横木上的烛剪，把灯花剪掉，屋里像是亮了些。〕

〔王新贵忽然又探头探脑走进来。〕

〔觉得有人进来，玉春一惊。〕

玉春(急回身) 谁？噢，王管事。

王新贵(请个安) 四奶奶。

玉春王管事有什么事吗？

王新贵没有，(献殷勤) 听说四奶奶有点儿欠安？

玉春没有，刚才酒喝多了点儿，有点儿头晕，一会儿就好的。

王新贵要吃点儿什么醒酒的东西不？

玉春(坐下) 不要，难为你。

王新贵(又请个安) 小的是新来乍到，公馆里地方又大人又多，要是照顾不到，作错了的时候，要请四奶奶多多包涵，常在大人面前说几句好话。

玉春(明白了来意，敷衍他) 没有什么，公馆里也没有什么麻烦事情，只要你好好做就是了。

王新贵魏老板的跟包的李蓉生就跟我说过，说四奶奶顶是宽宏大量的，真是不错！我往后总是巴结着做事就是了，也不枉魏老板荐我来这儿的一番好意。

玉春你是魏老板荐来的？

王新贵我跟他是从小儿的老相好。

玉春唔。

王新贵(渐渐放肆) 莲生比我小个十岁的样子，我们是老世交，他爸爸跟我爸爸就相好。我们一小儿就在一块儿玩儿，那时候他多小啊，还光着屁股，穿着屁股帘儿呢。

〔玉春原来满腔心事的忧郁的脸庞，亦不禁破颜一笑。〕

〔这一笑不要紧，更提起了王新贵的劲头儿。〕

王新贵莲生当初学戏还是我的意思呢，他老爷子起头儿总不高兴，可是您瞧：“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当年的那个毛头小小儿子，如今晚儿可有多红！

玉春(本懒得和王新贵多话，可又禁不着要问) 噢，他父亲不是唱戏的？

王新贵不是，是个铁匠。(大有骄矜之意) 我父亲可是个教书先生，因为我们住街坊，莲生小时候又长得好玩儿，所以我们老在一块儿。

玉春现在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王新贵惨哪。他的老太爷子老太太前五年两个月功夫，接着去世了，他还有一个哥哥，去年冬天也病死了。

玉春……

王新贵您就说罢，人真是不能十全，尽管莲生怎么走红运，可是他命生得太硬，克父克母还不算，把个哥哥也克死了。在台上这么红，在台下是个苦孩子。

〔玉春抬起手看看表。〕

王新贵我们做朋友的都想着给他个媒，也免得老这么孤苦伶仃的。

玉春现在十点钟了，你前头没事吗？

王新贵没事，没事，八十几桌酒席都开完了，客人都正在听戏呢。

玉春（暗示让他走）你也累了啊？王管事。

王新贵这不算什么，四奶奶。

〔玉春烦起来，走到窗前向花园看。〕

王新贵（滔滔不绝）真可笑，真可笑，前头厅里只容得下五六百人，可是听戏的足足有一千多，起码有一半儿是外头街上的人溜过来的，也有不认识的穿上马褂儿，拿个红封套装点儿钱，冒充拜寿，其实就是骗两顿饭吃，听一宿戏。

〔玉春没理他。〕

王新贵真是挤得个风雨不透，听戏的都上了台了。

〔玉春动都没动。〕

王新贵（看出玉春不快）听说您要跟莲生学戏？

〔玉春回过身来，只向王新贵瞧了一眼，走向书桌前大椅子背向坐下。〕

王新贵（尚不知趣）闲着没事，唱唱戏倒是不错，这年头儿，谁不爱唱两口儿……（才看出风色不对）您歇着罢。

玉春（回过身来）你还是去前头照应照应，怕总会有点儿事的。

王新贵（又请了安）是。往后您有事尽管吩咐就是了。

玉春是的，往后要是没有事你也不必来。

〔王新贵恹然，转身要走。〕

〔忽然一阵快活脚步声跑上楼来。〕

兰儿（在楼梯上就喊）四奶奶，四奶奶！来客喽。

〔兰儿跑进来，像一阵风。〕

兰儿（看见屋里还有人，楞住了）……

王新贵兰姑娘听戏来？

兰儿（望着玉春，不知所措）……

王新贵（看出其中蹊跷）我到前头去了。

〔王新贵向外走，一掀帘子。〕

王新贵（说不出的表情）老三！（把帘子大掀开）

〔莲生正站在门口，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玉春（站起来）魏老板来了，请进来坐。

王新贵噢，莲生来教戏的。

〔王新贵就走了出去。〕

〔莲生进来。〕

〔兰儿如释重负，伸了伸舌头。兰儿四奶奶，我还要听戏去。〕

〔玉春拉住兰儿的手，送她向外走。〕

玉春听一会儿就回来。

兰儿（笑）不。

〔兰儿挣脱了手，跑出去。〕

〔莲生又开始发窘，站着不动。〕

玉春（对莲生一笑）坐下吧。

〔莲生一声不响，矜持地在八仙桌旁边的磁凳上坐好。〕

〔玉春也对面坐下。〕

〔静静地让红烛的光在屋里跳跃。〕

玉春说话呀。

魏莲生（四面张望，嗫嚅半天）这个小楼真好。

玉春怎么好？

魏莲生……前头的锣鼓家伙声音，到这儿一点儿都听不见了。

玉春你是说这儿清静？

魏莲生（点点头）是。

玉春你知道这儿为什么清静？

魏莲生（摇摇头）不知道。

玉春（指窗外）就是那边儿的那堵假山石，把声音全挡住了。

魏莲生对了，一走过那堵假山石，前头的锣鼓声音就听不见了。

〔莲生再也找不出话来说，就住了口。

〔玉春望着他，目不转睛。

魏莲生（被看得不安起来。）……那假山石真做得好。

玉春好又怎么样呢？

〔莲生说不出来，又楞住了。

〔玉春笑起来。

魏莲生四奶奶笑我？

玉春不是呵，我想我们俩这多没意思，好像我找你来，就为着谈谈这块假山石似的……

魏莲生（也笑了）……

玉春你也觉着可笑是不是？嘿！让我问你，兰儿怎么带你来的？

魏莲生我在寿堂里刚行完了礼，就看见兰姑娘站在窗户外头。玉春她怎么跟你说？

魏莲生她冲后面儿一努嘴，就走，我就跟着走，就到这儿来了。

玉春我是问你她跟你说什么话来着？

魏莲生她什么也没说。

玉春那你真聪明。

〔莲生闹了个彻耳根子通红。

玉春（顽皮地）哟！你脸红了。

〔莲生实在坐不住，站了起来。

玉春怎么？生气了？唉，别价，别价，别跟我计较吧，我又是喝多了酒，昨天的酒还没清醒，今儿个又喝了不少，我说的话，你只听一半儿就够了，那一半儿你就……（举起手来向窗外一悠）哟！（眼睛也向窗外看去）你看那颗大星星！

〔玉春一把抓住莲生的手。

〔莲生不由得一惊。

玉春你跟我来看看那颗大星星。

〔玉春拉着莲生走到窗前站住。

玉春你说这海棠花儿讨厌不讨厌？它都想开到屋里来了。

魏莲生我说不讨厌。

玉春那你就给我摘一枝下来。

〔莲生探身出去摘下一枝开了的海棠花。

玉春给我。

〔玉春把那花拿过来，别在自己头上。

玉春咱们还是讲那颗星星好不好？

魏莲生好。

玉春（手指着）你看见了没有？那颗顶大的。

魏莲生看见了。

玉春它就快落下来了。

魏莲生你怎么知道的？

玉春你别打岔，听我说呀。天上有这么两颗大星星，天还没有黑，这一颗星就上了天，在天上轻轻儿的走，由天这边儿，走到天那边儿，走到西边儿就下了山。它刚一下山，那一颗星就从那边儿出来了。一个由东边出来，一个打西边下去，两颗星挂在一个天上，可是一千年过去了！一万年过去了！自从盘古开天地，它们俩从来也没有见过面。

魏莲生为什么呢？

玉春谁知道它们为什么，我说也许是它们俩在赌气，因为它们俩实在是应该见面的，可是老是那个走了，这个才来，这个刚来，那个又走了。

〔莲生听了出神。〕

玉春（望着莲生）你想什么？

魏莲生……我想它们是命苦。老天爷给安排好了的。

玉春什么叫命苦？什么老天爷？我就不这么想。

魏莲生（略感惭愧）那你说呢。

玉春我就老想着：有一天它们真见着了，那多好，那它们该怎么样呢？（见莲生不响，推推他）问你呀。

魏莲生（胆子大起来，靠近玉春些）那它们准就再也不愿意分开了。

玉春可也不一定。我就说在一块儿有在一块儿的好处，分开也有分开的好处，你说对不对？

魏莲生（老老实实在地抓住玉春一只手）我说还是在在一块儿好。

〔玉春忽然把手一缩，退回八仙桌旁坐下来，笑得“格儿格儿”的。〕

魏莲生（大惑不解）你笑？

玉春（笑渐止，变得庄重起来）魏老板，坐下，我问你。

魏莲生（坐下，肃然）什么？四奶奶？

玉春你今天是来干什么的？

魏莲生（嘎嚅地）……给院长拜寿来的。

玉春我问你到这儿来，到这间屋子里来干什么的？

魏莲生（有点着慌）是，是兰姑娘引我来的……

玉春（微笑）你弄错了，我问你是为什么来的？

魏莲生（想了想了起来）是您问了我的话，教我回家想明白了，今儿晚上来告诉您。

玉春那么你想了没有呢？

魏莲生我昨儿一宿也没睡，就想了一宿。

玉春想明白了没有？

魏莲生（颓丧地）没有。

玉春怎么没有呢？

魏莲生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想好。

玉春那你是压根儿就没想啊。

魏莲生不，我也是不知道怎么说好。

玉春那等我来问你，你先告诉我，你家原先不是梨园行的？

魏莲生不是，由我起才唱戏。

玉春那你的爸爸是干什么的？

魏莲生（再也想不到）我父亲？

玉春（点头）你们老爷子。

魏莲生已经过世了。

玉春我知道，我问他是什么出身？

魏莲生（说不出来）他是……

玉春是干什么的？

魏莲生是……

玉春你说呀。

魏莲生（逼急了，撒谎）他，他不干什么。

玉春不做事？

魏莲生是，他住在家里。

玉春是个读书人？

魏莲生（于心有愧）是。

玉春不做事，住在家里，想必是很有点钱了？

魏莲生（声极微弱）也没什么……

玉春那我可太苦了，我才真是地地道道的苦孩子。以前的那段儿让我将来再跟你说；以后的这段儿你应该知道。

魏莲生（为难地）不，不，我不知道。

玉春你别装傻，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十六岁就叫爸爸给卖了，我就是人家说的“青楼出身”。我是个妓女。

魏莲生（目瞪口呆）你！四奶奶……

玉春吓着你吧？你想不到我就这么痛快地说出来吧？是呵，谁要是有这么一段儿可羞的事情，谁都不会说的。可是你再想想，这有什么可羞呢？这是为了穷呵！为什么我们会穷呢？

魏莲生（茫然）为什么？

玉春为什么也有不穷的呢？

魏莲生（自语）为什么？

玉春你想不到我过的那段悲惨的日子。不光是我呀，还有的是数也数不清的受苦的人呀。（忽然转出笑容）可是什么叫苦？你知道什么是苦吗？你知道苦里也有乐吗？

〔莲生低下了头。〕

玉春去年冬天，苏院长给我赎了身，娶我当他的第四个姨奶奶。大家伙儿都说：“玉春。你好福气呀！你要转运喽！你再不过苦日子喽！”（用手一抬莲生的下巴）抬起头来，看着我！

魏莲生（哭笑不得）……玉春可是这不算福气，也不是转运，像一只小鸟儿出了那个笼子，又进了这个笼子，吃好的，穿好的，顶多不过是当人家的玩意儿。（脸上罩一层阴惨）半夜三更，我神魂不定，老像有人叫着我的名字，说：“玉春呀！你有罪呀！你凭什么离开你这么多受苦的朋友，你凭什么一个人去享福呀！”

〔红烛上结了大灯花，光暗下来，玉春又取了烛剪把灯花剪去。〕

玉春（愤愤地）天知道我多咱享福来着，天知道我这身好衣裳；我吃的

这些东西；我住的这样好房子；客人的逢迎，老爷的宠爱，听差丫环老妈子的巴结，能给我多少快活，（停顿）莲生呵！我告诉你！人，都在受苦呀，我们怎么能离开我们受苦的朋友。

魏莲生（含糊地）离开？

玉春我想，你一定没有把自己打在受苦的人里吧？你帮人家忙，救人家难，是不是你自个儿的力量？假如是人家的力量的话，人家可又是为的什么？你还高兴，是什么值得高兴？你笑，是从心里发出来的笑么？再说你活着，你想到过你是为什么活着的吗？你想到过你是个男人吗？一个男子汉，（伸出大拇指）大丈夫……

〔莲生痛苦地扭转身去。〕

玉春从昨天晚上我们见了面到现在，莲生，你一点儿长进也没有呵！你爸爸是一个铁匠，可是你为什么瞒着不告诉我？你觉得你的铁匠爸爸会失了你的身份吗？你觉着读书人就好比铁匠，木匠，皮匠，花儿匠，泥水匠要高几等么，你觉着自己……

魏莲生不说了，不说了，不……

玉春不。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受用，可是你不能拦着我，你得

魏莲生随您说，我都听着。

玉春刚才你从大街上来，是不是？

魏莲生是。

玉春走过大街，走过闹市，你看见有多少数不清的来来往往的行人。

魏莲生天天都是这样儿的。

玉春是呵，连你，连我，都在其内，这些人各走各的路，有的挺高兴，有的不快活，有的走得快，像是急着办事，有的慢慢儿蹒跚，有的眼睛望天儿，有的低头想心事；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神气，正像秃子，瞎子，罗锅儿，胖子，瘦子，大个儿，小个儿，一个跟一个都不同似的。

魏莲生对了，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长相儿。

玉春可是这些人有一样可都相同。

魏莲生相同？

玉春（干脆一句）都没脑筋！（想一想）也许该这么说！脑筋是有，可是从来不用。（悠闲地）该用的东西老不用，日子多了，就发霉，长锈，僵住了。可惜呀！让几十年的光阴就白白地过去了。

魏莲生您是说我。

玉春（摇手）我还没说完哪。这些人里有的是生性聪明，心地好，根基厚的。可是常言说的好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世上的珍珠宝石虽说不少，可是常常让泥沙给埋住了，永远出不了头。其实，你叫它返本归元，再发光放亮，可也不算难事。

魏莲生那让它怎么办呢？

玉春只要它有这份运气，碰上一个机缘。

魏莲生运气？机缘？

玉春就这么说罢。这就是一根针，扎你一针，一针见血，让你转一下念头，想一想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成仙，成佛，变鬼，变妖怪；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就在你这“一念之转”。

魏莲生（略有所悟）这念头转过之后就怎么样？

玉春那个时候，你才真是一个“人”了，到那时候你才知道什么是快活，

什么是苦恼，你才觉得什么是人的快活？什么是人的苦恼？（见莲生静静不动）懂了不？

魏莲生懂了一点儿。

玉春不成！非懂明白了不可。不然的话，迷迷糊糊过一辈子；那么人跟猫，跟狗，跟畜牲，有什么两样？

〔玉春停住不再说下去。〕

魏莲生（低了头，有点忧愁，有点悔恨）……我这二十几年的日子，也许全是白过了……

玉春（渐渐高兴起来）没有的事，什么日子都不会是白过的。我们也许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会犯很多的毛病，可耻的念头，顶不好的骄傲，可是只要我们有一天知道了那些错处，明白了那些毛病，认识了我们以后该走的那条路。

魏莲生一条新的路？

玉春对了，知道了以后该走的那条路之后，从前的错处就都变成了这条新路的指南针。

〔静了一会儿。〕

玉春珍珠宝玉尽管满地都是，可是盖上一层灰之后，就轻易看不出来了。万一我们有一回真看出来，我们就该把它捡起来，擦干净，把它放到一个有用的地方去。

魏莲生你这是指着谁说的？

玉春（没想到有此一问，有点说不出口，笑了起来）我随便打比方。

魏莲生没那个事，你得说出来。

玉春（摇摇头）……

魏莲生不然的话，我还是不明白呀。

玉春（笑得更厉害）你——不明白什么？

魏莲生你说的那么些……

玉春难道你非得让我说出来，说你根基厚重，心地光明；可惜……（用手对莲生点了点，不说下去了）

〔莲生不是傻子，他明白玉春那些影影绰绰的涵义，可是他更盼望听到更实际的话。现在玉春终于说了出来，莲生反而觉得手足无措了。〕

玉春（缓和空气）咳，我真不好，我胡说了些什么呀？我这那儿算待客呀！（在桌上倒杯茶递给莲生）让我伺候伺候你。

〔莲生接过来捧在手里，呷一口。〕

玉春你抽烟不？

魏莲生不。

玉春（点头）好，不抽烟的都是好孩子。

〔莲生忍不住笑了起来。〕

玉春你笑什么？

魏莲生你装得那么老。

〔玉春也笑了。〕

〔屋里安静而温暖，两个人不动，都不愿冲破这安静。〕

〔过了一会儿。〕

玉春莲生，尽管天上那两颗大星星永远见不着面，我可是要找一个朋友，（伸一个指头）不过，有这么一桩。……

魏莲生有一桩什么？

玉春（抱着膝盖，眼睛向窗外看）就是啊，这个人得是个“贫苦之人”，得是个不得意的人，凡是得意的人，我都高攀不上。

魏莲生（冲动地）四奶奶……

玉春不，叫我玉春罢。

魏莲生（惊喜）玉春！

玉春因为你倒有点儿像我的那个朋友。

魏莲生我……

玉春就是可惜你不是苦人，你太得意了，你不愿意做我们这边儿的人。

魏莲生（情急地）玉春，不要骂我了，我懂得很多了，我不快活呀！我知道我的快活都是假的呀，玉春，你得告诉我……我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做呢？

玉春（像是自言自语）这儿不是我们待的地方，你带我走吧！

魏莲生（惊）走？

玉春（摇摇头）咳！我也许是太性急了一点儿！总得让人家多想想才好。

〔玉春向莲生瞟了一眼，泄露出无限深情。〕

魏莲生（忽然站了起来）玉春！（又楞住了。）

〔玉春坐定不动，望着他。〕

〔静片刻。〕

玉春（微笑）我的傻二哥……

〔莲生一股狠劲，上前握紧玉春的手。〕

玉春你要干什么？

魏莲生（楞楞地说不出话来）……

玉春咱们再看看那颗星星去。

〔莲生扶玉春起来，两人并肩走到窗前。〕

〔两人倚在窗前不作声。〕

〔门帘子忽然轻轻地掀开了一点，王新贵偷偷探进头来张望。又缩回头去，门帘又放严了。〕

玉春（急回身，向房门注视）谁？

魏莲生（也一惊）什么？

玉春我觉着好像有人。

〔没有动静。〕

魏莲生没什么。

玉春好像帘子动了一下儿似的。

魏莲生是风吹的。

玉春（轻轻地）明天早晨十点钟在你家等我，我找你去。

魏莲生（意料不到）到我家？

玉春你来看我，我也该回看呀。

〔两人回过身来。〕

魏莲生你不认识我住的地方。

玉春认识，我早就认识。

魏莲生十点钟，你出得来吗？

玉春你不知道，他们总是半夜才睡，十点钟没有人起来，我出门正是时候。这家子人是拿黑夜当白天，白天当黑夜的。

魏莲生（感动地）玉春，我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玉春明天再说，该走了，上前头去吧。过一会儿你该上装了，这出《尼姑思凡》你得好好儿唱。

魏莲生我准唱不好，我那儿还有心思唱戏。

玉春可是你非好好儿唱不可，我要去听。

魏莲生这就是我们的苦处，到了时候，就得唱，不唱也得唱。

玉春（打趣地）谁让你吃了这碗饭？

魏莲生（有点不想动）走了。

玉春你先走吧。（又叫住他）慢点儿。（把头上的那小枝海棠花拿下来塞在莲生手里）待会儿把这枝海棠花儿戴在那小尼姑头上。

〔烛焰摇红，星光花影。

〔幕下。

### 第三幕

人物魏莲生李蓉生王新贵马大婶马二傻子陈祥

玉春打手数人——不上场

魏莲生的居停之处。

不是家，莲生没有家，因为他“在戏台上尽管红，在台下可是个苦孩子”。他孤苦伶仃，孑然一身，举目无亲。所以这一间虽然是属于当今一代红伶的住室，悬挂摆设堪称精致的房间，却未免一种光身汉的冷清清的气息。这是卧室外间的一个小屋子，白粉印花纸糊的墙壁，非常明亮轩敞。左面墙一个是通卧室的，挂着绿呢子的门帘，门上单悬一块横披，一笔挺拔瘦削的曹全碑的隶书，题了“素室”二字。门右手靠墙摆了一张有斜靠背的红木藤心的长榻，上面墙上挂了一张小中堂，用那种柔媚在骨，清新流走的赵字体写的一首龚定庵的七绝：

“不是逢人苦誉君，  
亦狂亦侠亦温文；  
照人胆似秦时月，  
送我情如岭上云。”

上款题着：“书赠莲生词友”，下款无非是什么镂金缀玉轩主阁主之类。

墙犄角的高架子上，放一盆素心兰，绿叶纷披，花开了几箭，翘着头，大有凌云傲世之态。

正面墙一排窗户，下层糊着白纸；上层糊的是绿色的冷布，纸卷窗卷起了一半，窗下摆了四张椅子，两张茶几。右手两扇格子门，关着，外面是院子。

右面墙壁挂两个金边的大镜框子，是莲生的戏装像。靠墙放一张长琴桌，上面放了两个帽筒，大花瓶，自鸣钟，右手的帽筒上插了一根鸡毛掸子，花瓶里插着一对雉尾翎子。四下里零星放了几张圆凳子。

几件戏衣同一根马鞭子，散堆在那张长榻上。

右手屋角放一个鼓架，架着一面单皮鼓，上面放着鼓签子同一付板子。一个胡琴靠鼓架子斜立在地上。

茶几前面地上有一双粉红绣花的薄底快靴，一只立着，一只倒着，像是随便脱下来，没有摆好。

因此屋里显着零乱。

早晨八九点钟，外面是晴朗的好天气，窗上洒上了太阳光；细看觉得太

阳光在跳动，春天原是跳动着的。李二哥从外面来，把门推开，伸进了一条腿，见屋里没有人，不免怔了一怔，随后便走进来，回身把门掩上。李二哥提了个鸟笼子，举起来冲着里面的小动物用嘴“唧唧”了两声，又端详了半天，把它放在茶几上。

李蓉生（向着里面门喊）莲生。

〔没人答应。〕

李蓉生（自语）没起？（向里面门走）

莲生，还不起来呀？老阳儿都上了窗户喽。（刚想掀门帘）

〔门帘自己掀开了，莲生走出来，有点心神不定的样子。〕

李蓉生你起来了，我还当你没起来呢。

魏莲生二哥早，二哥打哪儿来？

李蓉生清早儿起来，到护城河边儿上溜鸟儿，又在第一茶社喝了会子茶，就慢慢儿蹓跶到这儿来了。

魏莲生噢。（也坐下）

李蓉生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魏莲生（懒懒地）还是睡不着觉，翻腾了好半天。

李蓉生又睡不着？（开玩笑）都是前两天唱《思凡》唱坏的。

魏莲生（撇了嘴）您老大哥了，还跟小兄弟穷开心。

李蓉生（有些抱歉）我看你是不大舒服，得请大夫来看看。

魏莲生（连连摆手）不，不，不，我没有病，不要。

李蓉生老这样不成的。要不然，今天晚上我搬过来睡，陪你。

魏莲生（直着眼睛出神）不用，我没有什！

李蓉生（看着莲生的脸，停了一会儿）《红拂传》那段儿慢板你还不熟哪，明儿晚上就上戏了，得吊吊吧？

魏莲生（点点头）唔。

李蓉生（把手伸到衣襟底下，从裤带上解下一把带布套子的胡琴来）汉卿说他得去东城看个朋友，今儿叫我给你吊这段儿。（把布套去下来放在膝盖上，给胡琴定好音）怎么样？试试吧？

魏莲生（心不在焉）好。

〔李二哥觉出莲生的神色，不由得抬头看他一眼，想说话，动了动嘴，又没响。〕

〔李二哥拉完了那段西皮慢板的过门，可是莲生没张嘴。〕

李蓉生（停了胡琴）怎么？唱啊。

魏莲生（清醒过来，支吾其词）我把……戏词儿忘了。

李蓉生哎，这可忘不得。

魏莲生我真想不起来，你提提我。

李蓉生“虽然是舞衫中常承恩眷……”（又要拉胡琴）

魏莲生慢着，底下呢？

李蓉生咳，你怎么都忘了？一共才四句：“虽然是舞衫中常承恩眷，辜负了红拂女锦绣华年，对春光不由人芳心撩乱，想起了红颜老更有谁怜？”记住了不？

魏莲生想起来了。

李蓉生好，重来。

〔李二哥拉起来，过门拉完了，莲生嘴动了动，又没唱。〕

李蓉生（住了手）你这是？

魏莲生（摇头）……

李蓉生（不快）又忘了？

魏莲生不是。（用手擦额）我，我……

李蓉生（把胡琴同套子都放在旁边的椅子上，诚挚地，沉重地）莲生！

魏莲生（略抬起头，用眼睛诉说了他心中不安的情绪）……

李蓉生你心里有事？

魏莲生（掩饰地）没有，没有……

李蓉生（站起来，走过去，把手压在莲生肩上）莲生，你别瞒我，你也瞒不住我，我说你心里有事，那就是一定有事。这几天你就一直是这样失魂落魄的样子，我都看在眼里的；想问你，又忍住了，可是我们哥儿俩该没什么说不出口的事情，你该跟我说，跟我说……

魏莲生（强笑）没有，二哥，什么也没有。

李蓉生你从来也没有这样过，夜里不睡，早晨不起，马上要上台的戏，连词儿都没记住，又不练，也不排，你怎么了！

魏莲生……没怎么。

李蓉生（退回去，坐下）那你就太跟我显着生分了，你太没拿我当朋友了。

魏莲生二哥，您别生气，我是出了点儿事情，可是怎么也得求您包涵，我现在还不能跟你说明白，可是我早晚总会说的。

李蓉生那也好，那么你现在是要怎么办呢？

魏莲生我想……我不想干了，我不想唱戏了。

李蓉生（吃惊）莲生！？你！这是打哪儿说起？你不唱戏了？

魏莲生我不这么唱了，我先得歇歇……

李蓉生别扯得太远，这出《红拂传》你总得对付下来，戏报登了，海报贴出去了，票也卖了，明天晚上就上台了。

魏莲生咳！干这一行真苦哇。

李蓉生莲生，我得骂你！

魏莲生我该骂的，你尽管骂。

李蓉生莲生，不是这么说，你听我说，你干这行苦。照我看干那行都不轻松，谁能够净凭着自个儿高兴活着的呢？

〔莲生立起来，在屋里来回走。〕

李蓉生更其是我们干了这一行，唱戏。在台上卖力气，还不是为了叫台下头听戏的老爷们快活，就说你还年轻吧，你也在台上混了这么十来年了，怎么会到今天说起不干的话来。

魏莲生（心里发烦）二哥，你现在还不明白我。

李蓉生（颇为不悦）我不明白你？我明白得很哪！这十来年，我那天离开过你？顶是这五年里，你没父没母，我也没父没母，我更是拿你当亲兄弟看待，混到了今天，你会说我不明白你！你真叫我这作朋友的伤心！

魏莲生（焦灼地）二哥，您别生气，我没这意思，您别……（坐下）

李蓉生咳！也好，莲生，今儿个闲着没事，让我跟你说说我心里的话吧。

魏莲生你说，我听。（不由得眼睛看一看钟）

李蓉生莲生，作朋友不讲究说得好多好，只凭着这颗心是不是？

魏莲生二哥，我知道。

李蓉生所以这十几年里，我没跟你说过什么，我好心待你，你也好心待我，没什么可说的……

魏莲生人心都是肉长的，你不说我也知道。

李蓉生你知道得还不那么多。你今年二十五岁了，我可是三十了。

魏莲生（有点不耐烦）是啊，你比我大五岁，我比你小五岁，我知道哇。

李蓉生可是我在台上走运的时候，你还没有进科班呢。

魏莲生那时候我还小。

李蓉生（回想起过去的光荣）十岁到十二岁，这三年里，京城里跟附近几省，谁不知道唱花旦的李蓉生！每一天有多少人结党成群地来给他拍手叫好儿！有多少人为他着迷！只要贴出了李蓉生的戏码儿，戏园子里那一回不是坐得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

魏莲生我听别人说过。

李蓉生人家都说这孩子将来不得了，了不起，还得好，还得红，名气还得响，爬得还得高；可是谁又想得到，爬得越高摔得越重啊！

〔静片刻。〕

李蓉生你说得对，干这行是真苦啊。成败由天哪！太没有凭据了。好扮相，好唱工，好做派，好风头，架不住老天爷红了眼，吃你的醋。在十三岁这年给摆下了一座关口，我倒了仓，一下子嗓子哑了，像是有人掐住了我的脖子，胡琴拉起来了，我是一字不发。

魏莲生（同情地）二哥……

李蓉生莲生。（苦笑）“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我就好比那被困垓下的楚霸王，中了十面埋伏之计，逼得在乌江自刎。从此以后，好像夜里一颗彗星似的，戏台上再也看不见李蓉生了。

魏莲生过去的事，提它干什么呢？

李蓉生我不甘心啊。我从小就存心向善，就总在想着，我该作一个好孩子，我总在好心待人，没起过一点儿坏心眼儿，可老天爷真对不住我，他给了我这一下，就是这一下，把我从天堂上打下了地狱，永远也翻不了身。可是我是不能甘心呀！我扯开了嗓子嚷，嚷不出来，我的嗓子破了！改本嗓唱老生，不行；唱花脸，没那个气派；唱武戏，那时候身子单薄，钉不下来。那才是真完了，戏台上没有我吃的饭了。

魏莲生（恳求他）别说了，二哥。

李蓉生（惨笑）“好汉不提当年勇”，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呀。可是我怎么也忘不了那时候我够多么惨，捧我的人捧别人去了，这我都不抱怨，可怕的是平常时像我亲人一样的师傅跟师兄师弟们也一个一个由我身边儿溜了个一干二净。见天儿晚上夜戏上了场，我就躲进戏园子后院儿的那间空屋子里去，躺在旮旯儿里的稻草堆上，一个人淌眼泪。听见前台锣鼓声音敲得好欢，听戏的叫好儿叫得好热闹，我心里就想着：那锣鼓是为我敲的呀。那“好儿”是冲我的呀。那满台亮还不都是为了我，那绣花儿衣裳也是我穿过的呀。可是这多快呀，只是一眨巴眼儿的功夫，就变了，都变了。（停顿）你还得想想，那时候，我是个只有十三岁的孩子。魏莲生二哥，您不会老这么苦，你有苦尽甘来的那一天。

李蓉生（摇手）用不着劝我，我这是说着好玩儿的。可是你听着，从这时候起，我就成了顶叫人看不起的人，成了戏包袱，戏篓子，戏混子，戏油子；什么戏都唱，可是什么戏都唱不好，什么角儿都充，可是什么角儿都充

不起来；缺什么顶什么，可是什么都不像，……我也就不用提这十几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想走，往那儿走？想改行，改什么行？（面色惨沮）想寻个死吧，可又下不去手……一直到我看见了您。

魏莲生看见我？看见我什么？

李蓉生我想着，这孩子是怎么回事？神气，模样儿，脾气，还有红起来的这股子劲儿，都那么像我自己儿。可是比我有运气，倒了仓之后他的嗓子没坏，那还有什么可说的，真是前途不可限量呀。我说：好吧，我是个废人了，我算是没指望了，把我的指望，我的精神，都搁在这孩子身上吧。（欠一欠身子，从长袍底下掏出一支“京八寸”的烟袋管同烟荷包，装好烟，点着了，抽了一口）这么一想不要紧呐，我就当了您十年的跟包。（感慨不尽）如今您也二十五了，我可是三十了。

魏莲生（无限的感激）二哥，您真是……

李蓉生莲生，你那儿知道我待您的这份儿心啊！我盼望着您一帆风顺，福寿无双；我没有一时一刻不惦着您；您生了病，我就想着：我该死，我怎么不是个大夫呢？您饿了，我就想着：我该是个厨子才好；您冷了，我就恨不得马上给您买料子，自己变成一个裁缝，把衣裳给您做好。

魏莲生二哥。我可真是对不住您……

李蓉生您要对得住我也不难，只要您想想自己儿有多少运气，年纪轻轻就这么名扬四海，有好朋友这么死心塌地地保着您，有这么多贵人阔人捧您；您想想您魏家的祖宗给您积下了多少德，您还不小心谨慎护住了这点儿根基？老天爷待您真是不薄，您凭那点儿敢耍大爷脾气，说不干就不干？您凭那点儿敢说“想歇歇”！也是，年轻人“这山望着那山高”，不免常有点儿三心二意，可是常言说得好呀：“别人骑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我不如，等我回头看，又有挑脚汉”，这就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再说凭您现在这样儿，多少人看着眼红，您也该知足了。

魏莲生二哥，我说过了，您早晚能明白我。

李蓉生咳，我也说过了，我明白您得很哪，您就待着吧，听我的话包您没错儿。把心搁在戏上，别那么胡思乱想的，人还是马虎点儿好，知道得多了，烦恼也就多了。

魏莲生（下了决心）二哥，您说的都是金玉良言。可我也有我的苦处，现在咱们先不谈了。今天晚上，不，明天早晨罢，让我把我心里的事一五一十全告诉您。

李蓉生现在为什么不谈？（烟抽完，磕干净了烟袋，装好，又塞到衣服底下去）

魏莲生不，就求您应承我这一回。

李蓉生好罢，您今儿也是话匣子开了收不住，可也不错，十年的心事，这下子算是全给您说干净了。（站起来）那我先去串个门儿。您既是心里不痛快，现在就不唱了；等晚半天儿我再来。（把胡琴也收入套子里，掖进裤带里去。）

〔李二哥刚要去拿鸟笼子。〕

〔外面有人喊：〕

王新贵的声音老三呀！在家哪吧。

〔话没完，王新贵推门，探头进来，神气飞扬，已大非先时可比。〕

王新贵（同屋里的人招呼）几天没见了。老三，你们的大门也不关，我

一闯就闯进来了。

魏莲生看门的出去了。

王新贵真是名角儿的派头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李蓉生怎么一大早就上街了？

王新贵盐运使徐大人带着家眷，今天下午取程上任。我是奉了东家之命到东太平街瑞昌字号去选一对顶大的老山人参，做一样送行礼，路过这儿就来看看。

李蓉生怎么样？您在苏公馆里待得还适合？

王新贵刚待了三四天，还觉不出来，“骑驴看唱本儿”，反正是走着瞧吧。看起来这位东家跟我的脾气相投，说不定倒可以跟他混几年。（一伸手）这就得谢谢我们这位兄弟喽。

魏莲生（无兴致）没有的话。

王新贵（颇有言外之意）那天晚上的《思凡》（伸大拇指）真是呱呱叫。

魏莲生不好。

王新贵（大摇头）不。有劲。说起来我有十来年没听你的戏了。（偏着头算日子）大前天这么一听呀。（赞叹）真是有出息，怪不得这么红。

魏莲生（干笑一声）……

王新贵李二爷，莲生我可是看着他长大的啊，“多年的媳妇儿熬成婆”喽。（存心奚落）老弟台，你还记得当年挎着小提篮儿，到西城根儿底下捡煤核儿的时候吗？

魏莲生（却被勾起童年的回忆）西城根儿底下……捡煤核儿的时候，……

王新贵还记着不？有一回在南湖沿看见个花里胡梢的大姑娘，一边儿走，“匡”！脑袋瓜子撞在树上了。撞起了好大一个泡啊（看看莲生的脸），树枝子把脸都扎破了。

魏莲生（高兴起来）您看。（指着左眼旁）疤还在脸上呢。

王新贵（向李二哥）是不是，我就想着，好险哪！那树枝子只要稍微偏一点儿，可不就把眼睛扎瞎了。好，成了个独眼儿龙，那还唱那家子花旦，那就得唱大花脸啦。

魏莲生（笑了）想想小时候儿真有意思。

王新贵怪了！我说这些个，还当你许要生气呢。可你还说有意思？

魏莲生您不知道我多盼望有一个从小儿的朋友老在一块儿说说讲讲。您可真是老大哥了。

王新贵老大哥可是越老越没出息，还得兄弟提拔啊。

魏莲生（惭愧地）你说到那儿去了。

王新贵真格的。“年到二十五，衣破没人补”，我兄弟一个人若是这么打光棍儿不是事，这老大哥既是回来了，就得给你张罗张罗，给兄弟说上一门儿亲事；让我喝了这碗冬瓜汤罢。

李蓉生（鸟笼已经提在手里，听到这句话，插了嘴）这话你说得有理，这是正事。我也劝过莲生好几回了，他就是不听。

王新贵哟。（点点头）我既是回来了，就由不得他。

魏莲生（皱皱眉）不，可怕。

李蓉生这才是小孩子话了，娶媳妇儿嘛，小俩口儿过日子，有什么可怕的？

魏莲生还是一个人好，人多了麻烦。

李蓉生（往王新贵）您听！就像他上过人多少回当似的！

王新贵（满脸狡黠之状）这可说不定，你怎么知道他不在外边胡闹，没上过人家的当呢？

李蓉生（忠厚地）没有的事，我知道。

魏莲生你就知道说我，你自个儿不也是光棍儿一个人吗？为什么不接个老嫂子呢？

王新贵（大笑）老弟呀，我也怕呀！

魏莲生你怕什么？

王新贵我怕当王八。

李蓉生（听不入耳）这叫什么话！

王新贵（有所指）这年头儿，年轻的大姑娘，小娘儿们都爱小白脸儿，像我这样儿年纪大的，（摸脸）皮子粗的，长得丑的，非当王八不治。

〔莲生发起楞来。〕

李蓉生（大不谓然）胡扯！胡扯！

王新贵我是心明眼亮，看得准，拿得稳，决不跟自个捣麻烦。

李蓉生（动步）莲生，我要走了。

王新贵慢着，我也走，别尽扯闲天儿，把大事耽误了。（故意走过去看看钟）啊呀！九点多了！该走了，

莲生你十点钟还有事情吧？

魏莲生（一惊）什么！事情……

王新贵不是每天十点钟都有事么？

〔莲生僵着，说不出话来。〕

李蓉生（莫明所以）有事？有什么事？

王新贵（打个哈哈）没事，没事，我说着玩儿的。

李蓉生我说哪……

王新贵回头见罢，我也许一会儿再来。

〔李二哥一副莫明其妙的面孔同王新贵走出去。〕

〔莲生送到门口。〕

王新贵（在外面）别送，别送。

〔莲生就站住脚。〕

〔李二哥忽又走回来，在门口。〕

李蓉生（关切地）不许你再胡思乱想了。我晚半天儿再来。

魏莲生（点头）是，二哥。

李蓉生你要是不舒服，就再睡一会儿。

魏莲生是，二哥。

〔李二哥看了莲生的脸，不再说话。〕

〔李二哥慢慢转身去了，顺手带上了门。〕

〔莲生站着纳闷儿，又看了看钟。〕

〔他又四面看了看这屋子，觉得太乱了，就动身收拾起来，把鼓架子什么的都放好，又把榻上堆的戏衣折整齐，刚折到一半。〕

〔门忽然一下子推开。〕

〔莲生一惊，急转身，手里的戏衣落在地下。〕

〔门外空空的，没人。〕

〔莲生有点儿发慌，轻步向门走，走到门边犹疑不敢出去。〕

〔一个人哈哈大笑，吓了莲生一跳。

〔陈祥跳了进来。

陈祥（四下一张）好清静！

魏莲生（满心发烦）陈先生。（退回榻上坐下）

陈祥今儿礼拜天，不上课，来找你玩儿。

魏莲生（无可奈何）您真早。

陈祥不早了，九点过了，快十点了。（高兴地）我知道你在家。

魏莲生您怎么知道？

陈祥在大门口儿碰见李蓉生了，他说你一个人在家发闷呢，叫我陪你聊天儿，解解闷。你看，这多清静，你往天来都是满屋子客人。

魏莲生（终于说出来）……我是要一个人清静清静。

陈祥（往椅子上一坐，大有久待之意）所以我来得正好，家里清静，正好咱们俩足聊一气。（站起来）对了，让我把大门关上，省得那帮混人跑来捣乱。

魏莲生（拦住他）不，不，开着吧，不要紧……

陈祥也好。（又坐下）

〔莲生也坐着，赌气不理他。

陈祥莲生。大前天晚上苏家的堂会，我去听了。

魏莲生唔。

陈祥我穿了马褂儿。拿了十吊钱，用红纸一包送了礼，就听了一宿的戏。嘿，你那出《思凡》可真不错。

魏莲生你又直给叫好儿？

陈祥不错，不错，你听见了是不是？我一见你出来，就扯开嗓子穷叫一气。

魏莲生唱昆腔不兴叫好儿的，您外行了。

陈祥管他妈的，它是好嘛，拦得住我不叫？

魏莲生（又好气，又好笑）您真是……

陈祥章小姐跟俞小姐要我带她们去，我不干。到这种生地方，跟女人在一块儿，跟屁虫似地跟东跟西，麻烦！

魏莲生（憋不住了）您有事罢？

陈祥没事，没事，刚告诉你了，今天是礼拜天儿，一点儿事也没有，可以在你这儿玩儿一天。你不是今儿也没戏吗？

魏莲生……我马上有事要出去。

陈祥那也不要紧，咱们可以一块儿走。

魏莲生……不，我……还要等一个人来呢。

陈祥那我就再坐一会儿，反正也没什么事。

〔莲生坐立不安。

陈祥后天《红拂传》，我们好些人包了一排位子，第四排顶好的位子，我告诉他们说这是你的拿手好戏，轻易不露，这回是我特烦的，管保你特别卖力气。我们也得特别卖力气，给你捧场。

魏莲生（勉强一笑）谢谢您。

陈祥嘖，你还客气。（看着他）你怎么“粘勒咕叽”的？怎么了您？

魏莲生没什么。

陈祥你脸上颜色不正，留神生病。

〔莲生不响，又看了看钟。

〔陈祥亦暂时沉默。

魏莲生（忽然地）我问您啊，陈先生。

陈祥什么事？

魏莲生我有一桩事不明白。

陈祥你不明白的事，我大概也明白不了，问罢。

魏莲生您算是捧我的，是不是？

陈祥那是当然喽！谁不知道？我不捧你捧谁？

魏莲生您可别生气呀。我不明白的是您这么样儿捧我，化钱费事，到底是图个什么？

陈祥（再也想不到）你？你怎么问起这个来了？

魏莲生要是您不生气的话……

陈祥我倒是从来也没想到。

魏莲生还是想想好。

陈祥（莫明其妙，反问起来）你怎么变得像个老头儿似的了……

〔莲生忽然看见陈祥脸上一条血痕。

魏莲生你那儿怎么了？

陈祥（不知所措）什么？

魏莲生怎么那么长一条儿？

陈祥（不在意地）噢，猫抓的。

魏莲生（近前谛视）骗我，不像猫抓的。又跟人打架了，是不是？

陈祥嘿！又跟人打架了？”好像你知道我常跟人打架似的。

魏莲生我怎么不知道，你哪回打架我都知道。

陈祥（笑了）谁告诉你的？

魏莲生反正我会知道。你说，这回是怎么回事。

陈祥告诉你就告诉你：昨天跟小徐到中兴园听戏，小徐给李莲泉叫好儿，楼底下有人顶着叫，我也帮着叫，正顶得来劲，好！楼下上来人了，问小徐说：“你们要怎么样？”小徐说：“没什么怎么样不怎么样的，我们捧莲泉就是了。”那人说：“我捧了就不许你们捧！”说着就要打架。我可忍不住了，我就说：“要打架，不含糊，捧是捧定了，叫好儿也叫完了！”说着，我就“好！”又叫了一声。那人就说：“下楼，皇城根儿去。”就一块儿下去了。

魏莲生咳！这是干吗呀？何苦呀？

陈祥听着。下楼一看，他们人多！

魏莲生多多少？

陈祥也不算太多，四个，整比我们多一半儿。

魏莲生（摇头）“双拳难敌四手”这种架不打。

陈祥噢，别给我泄气，下了楼，我们一句话不说呀，直奔皇城根儿去了，那儿又僻静，又宽敞，真是好地方。魏莲生真没听说过，打架还得找好地方。

陈祥那我们哪一次打架都是那地方。再说大街上也打不开呀，还没动手就围上一大圈子人了；刚打不到两下儿，又叫人给拉开了；那还叫打架吗？那不成了耍狗熊了。

魏莲生（又看看钟，不赞一词）……

陈祥（眉飞色舞）一到那儿，他们就说：“对不住！小子，今儿人多！”

小徐说：“怕者不来，来者不怕。”我说：“我陈祥今天整个儿出来，就没打算整个儿回去！”说着就打起来了。

魏莲生这是从何说起。

陈祥虽说我们人少，可没丢人。

魏莲生那怎么“了”呢？

陈祥那总有“了”的时候。

魏莲生不，我是说，后来怎么打完的？

陈祥打累了，都不想打了，还不就完了。

魏莲生李莲泉，以后谁捧呢？

陈祥照样儿。他们捧他们的，我们捧我们的，小徐说：“越打得凶，越捧得凶！”

〔言外之意，看来小徐同陈祥当然是打败了。〕

魏莲生那不是以后还会打架？

陈祥打就打，不在乎，我们也有的是人！

魏莲生打场架不要紧，脸上弄的东一条儿西一条儿的多难看。

陈祥（摸摸脸）这还是小意思。去年为了你打架，差点儿没打死。

魏莲生犯不上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弄成残废，说起来是为了听戏捧角儿打的，那有什么光彩呢！

陈祥那不至于。

魏莲生说真的，你得想想啊，你还是个学生，可是我知道，你简直就不大上学，也不读书，我说句不客气的话……

陈祥不要紧，不要紧，没什么不好说的，尽管说，尽管说。魏莲生我觉得你一天到晚不务正经。

陈祥（毫无愠怒之色）那么照你说，什么叫正经呢？

魏莲生你是个学生，学生得读书。

陈祥：（摇头）嗯……提起读书，我就不用提都头疼了，你当读书有用，我可觉不出有什么好处来。

魏莲生（聊以自嘲）真是“干一行怨一行”。

陈祥（满不在乎）为了这个事，我也不知道跟我妈我爸吵过多少回。他们想我毕了业做大官儿，发大财，我可没那么想。

魏莲生那你想什么呢？

陈祥我呀，（得意之至）下海！

魏莲生（一惊）什么？

陈祥下海唱戏！

魏莲生（笑了）唱戏？

陈祥（一本正经）不是说说就算了的。

魏莲生家里答应？

陈祥不答应也得答应，只要我的主意打定了，谁也拦不住，老头儿老太太可管不了我。

魏莲生（自言自语）没意思。

陈祥告诉你，我唱武生，现在我没事儿就在家练工夫；比方说罢，虎跳，抢背，起霸，走边儿，花枪，单刀，双刀，大刀花儿，都练得差不多了，还有，吊毛儿，滚屎蛋也练会了。魏莲生你真是太过分了。

陈祥什么太过分？

魏莲生你真是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这样儿你将来会后悔的。陈祥没的话，我平生做事从不后悔。

魏莲生不对。比方说，一件事做错了，你难道不后悔么？

陈祥错了就错了，也用不着后悔呀。

〔莲生不觉默然。

魏莲生（自语）不后悔……

陈祥后悔没有用，谁愿意尽作没有用的事情呢？

魏莲生说起有用没用，那让你自个儿说，一天到晚尽是玩儿，尽是闹，这也算有用吗？

陈祥（纳闷儿）你今儿个是跟我过不去呀。好，你是说我成天儿尽听戏是不是？咳！一个人总得爱一样儿东西，我爱听戏，我就听戏，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

魏莲生你爱听戏不要紧，可是就在戏园子里坐着听得了，成天儿往唱戏的家里跑，可有什么意思呢？

陈祥（不高兴，楞了半天）我好心交个朋友，难道又是我错了？

魏莲生朋友是到处都有哇，你为什么 not 找个硬里子作朋友？为什么不找个跑龙套的做朋友？为什么单找我做朋友呢？

陈祥（更加不快，也答不上来）……交朋友的人想不到这些。

魏莲生再说交朋友得两相情愿，没有这么死乞白赖地……就说罢，你现在来找我玩儿，说不定我正有事，或许我心里有事，或许我正不想玩儿……

陈祥（站起来，脸通红，憋了半天，爆发）你……你这是说我霸王硬上弓，说我是剃头的挑子一头儿热，你是说我害单相思病……

魏莲生（忍不住笑起来）你怎么说得这么难听啊？

陈祥（气势大馁，想哭出来）你……我现在才认识你，你是什么……（“东西”两字已经说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魏莲生我是什么东西？我不过是一个唱戏的罢了，（和藹地，按陈祥坐下）陈先生，让我跟您说一句知心的话，您说是为了交朋友，是啊，人怎么能没有朋友呢？可是咱俩不是朋友。

陈祥（怒气未息）那是你这么想！

魏莲生一点儿没错，您交的朋友不是我。

陈祥（怒吼吼地）不是你是谁？

魏莲生是那个在戏台上红得发紫的花旦魏莲生。

陈祥（稚气可掬）那不还是你吗？

魏莲生（摇手）不，要是有一天魏莲生倒了霉，变成了跑龙套的，跟包的，或是魏莲生改了行，不唱戏了，变成了穷光蛋，那时候咱俩就是在路上碰见，你陈先生也不会认我了。

陈祥你说得好丧气话，你把我看得那么不值钱。再说你会不唱戏？

魏莲生说出来您不信，我还是真不想干了。

陈祥（正如莲生听说他要“下海”一样地吃惊）你说什么？

魏莲生我不唱戏了。

陈祥（自作聪明地）那得等到了五十岁，等你老了的时候。

魏莲生（摇头）我是说现在，从今天起。

陈祥（跃然而起）你是顺嘴胡扯呀，你！

魏莲生我为什么胡扯？你爱信不信。

陈祥那我是不信，你明天还唱《红拂传》呢。我票都买了。

魏莲生（长叹）咳……（背转身去）

陈祥真不知道你犯了什么毛病了。

魏莲生（又转回身来）陈先生，咱们相处的日子不多了；听我的话吧：人是越长越大了，不能再这么昏天黑地地过日子了，该收收心了，也该用点儿心了。一个人没有几十年活呀。

陈祥（昏惑地）你真……

魏莲生（执陈祥的手）听我的话，听我的话。

〔外面忽然有人问：

外面魏老板在家吗？

魏莲生（仓皇地）谁？

外面我，我姓马。

魏莲生噢。（向外走）马大婶儿，我在家呐。

〔马大婶走进来。

马大婶（回头向外面）进来呀！二傻子。

〔马二傻子跟在后面蹭着进来。

〔亲爱的观众：我们跟马二傻子应该并不生疏，我们该时常看见他，说不定我们还雇过他的“排子车”运行李，或是运家具什么的。

〔马二傻子面如锅底，是日晒风吹得来的颜色，加上泥垢的堆积，弄得有点儿眉目不清，新剃的光和尚头透着精神，整个儿的脑袋瓜子黑中透亮，像是一柄“乌油锤”。

〔他发低额窄，浓眉凹眼，鼻子塌陷而肥，颧骨高耸，厚嘴唇，尖下巴，他目光呆滞，向前看的时候多，自然是赶车生涯养成的习惯。

〔二傻子腰系腰带，腿系腿带，不仅油垢满衣，凡是衣服折皱处，都存着厚厚的泥沙，假如全抖落下来，恐怕至少得盛满一海碗。

〔若是说人类该有两种力量，一是智力，一是体力，无疑地，二傻子已被剥削了前者。然而拙于彼者优于此，他的生活，他的环境，却使他体力充沛，精神饱满，尽管他从未表情，从不说话。

〔他粗蠢，他愚笨，他丑陋，他无知，“高贵的人”见了他，会觉得“非我族类”便“掩鼻而过”，马大婶儿的爱子便是这样一个近似“畜牲”的动物。

〔他进来之后，便呆呆站住，一动也不动，一句话也不说。

马大婶（看见“似曾相识”的陈祥，略向后退）您这儿有客。魏莲生不要紧的，我们扯闲天儿，没事。

〔陈祥却心中有愧，背转身走到一边儿去了。

魏莲生（看见二傻子）二兄弟出来了？二兄弟吃了苦吧！

马大婶（责备地，却是亲爱的）二傻子又站着发楞啦！

〔二傻子看他妈一眼，没动。

马大婶（努嘴作式）还不……咳，真急死人。

〔二傻子又静止片刻，忽然对莲生屈膝下拜，有如推金山倒玉柱一般趴下磕了三个头，又立起来。

魏莲生（躲避不迭）大婶儿，这是干吗？这是干吗？

马大婶我们二傻子这条小命儿是您魏老板赏的啊！我们真不知道怎么谢您才好啊！

魏莲生（痛苦地）您这是说的什么？说的什么？

马大婶您就受了这三个头一点儿也不屈；我们穷人……除了给您磕头请安，还能怎么谢您呢……，这孩子大前天晚晌儿就出来了，我们娘儿俩前天早晨来了一趟，昨儿个早晨又来了一趟，都赶上您这儿关着大门，叫也叫不开。今儿我跟二傻子说早点儿来，可就见着您了。

魏莲生大婶太客气了，我真是一点儿力也没尽到呀！

马大婶您还这么说，要不是您，我这孩子出得来吗？

〔陈祥待着无趣，想走了。〕

陈祥（走过来）莲生，我要走了。

魏莲生好吧，我们赶明儿再谈。

陈祥我一会儿再来。

魏莲生再来？不，我马上有事。

陈祥你答应过跟我一块儿去照戏装像的，章小姐跟俞小姐还要一块儿照呢。

魏莲生可是我今天实在没功夫。

陈祥再说，你要是往后真不想唱戏了，咱们也留个纪念呀！

魏莲生明天再说。

陈祥（惊喜）说定了，明天！

魏莲生（但求其速去）好。

陈祥明天早晨来？

魏莲生好。

陈祥好，明儿见，明儿见。（走出门去，又退回来）莲生，你跟我说真的，明儿晚上的《红拂传》到底唱不唱了？

魏莲生（心烦意乱）唱，唱，唱，怎么能不唱呢。

陈祥（放了心）我说你是说着玩儿的不是？（又诚恳地）莲生，我告诉你，我听你的话了，往后我一定好好儿读书了，我也不再天天儿听戏了，回头见。

〔陈祥跑出门去。〕

〔莲生望着他的背影，觉得说不出的滋味。〕

〔陈祥同莲生谈话之间，马大婶站在一旁凝视着，多么崇敬与喜爱的样子，她会想到莲生在幼年时不就是她的穷街坊的那个并不出奇的穷孩子，可是现在站在她面前的，却成了那样可望而不可及的人物，她会不会想到自己的儿子假如学了戏也会成就今天莲生的地位？她不会这么想，她看到儿子居然被放出监牢来，仍旧能赶车，仍旧能跟她在一起，她已经很满足了。〕

〔马二傻子也是同样地根本不可能有过奢的希冀，他站在这幼年一同捡煤核跑大街的朋友的屋子里，被这满屋子的陈设弄得直犯迷糊，眼睛很费力地东转西转，有点儿忙不过来，他无意中触及身旁的椅子，吓了一跳，随后却又偷偷地摸了摸，那滑润，那光亮，给了他多少惊奇。〕

马大婶（兴奋地）……这也是我们二傻子命好，有运气，碰见您贵人解救，大前天晌午我再到“拘留所”去，那些老爷们，就不用提，待我多和气了，说是刘署长已经吩咐下来，冲着魏老板的面子，马上就放。

魏莲生（苦笑）……

马大婶临走还赏了我们二傻子一大碗饭吃，白米饭哪！

魏莲生唔……

马大婶当天家来天就黑了，第二天我也没让他赶车去，叫他在家待了一天。您给我的钱还没花完哪。昨儿个他又赶车去了，（高兴地）没出事。我就告诉他，从今以后，“见事别说，问事不知，闲事休管，没事就早归。”

魏莲生对了，早点儿回家好。

马大婶（充满了得意与怜爱）二傻子，你也不小了，你得明白呀，烟呀，酒呀，那都是有钱人用的，我们怎么能喝酒呢？我们只求饿不死，冻不死，就该谢天谢地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魏老板，您说是不是啊？

魏莲生（苦笑）……

马大婶我就说一个人得安分守己，二傻子，你不该喝酒，你喝了酒，瞧，出事儿了不是？

魏莲生（自语）喝酒……

马大婶（接着说）你比不得阔人哪，这回要不是魏老板，你还不是怎么样了。亏得魏老板认识那么些……

魏莲生（痛苦不堪）大婶儿，您这是骂我呀……

马大婶（一惊）……

魏莲生（勉强地笑）不说了，不说了，大婶儿，我没……

〔玉春忽然出现在门口，穿一身素净的衣裳，有兴趣地看着他们说话，安静地，站定了，没作声。〕

〔马二傻子看见了玉春，不由得后退一步。〕

马大婶您待人真好，真是的……（回头）二傻子……二傻子（提醒他妈）……妈……

〔这样大家方注意到来了客人。〕

魏莲生（失声）你……

玉春（微笑着）今天我来晚了。（走进来）

马大婶（不知所措）魏老板……（想走）

玉春莲生，看你，也不让客人坐。

马大婶不，我们该走了。

魏莲生您坐坐，您坐坐。

玉春老太太再坐会儿，我没什么事。

马大婶（茫然）不，不，我们是该走了，二傻子也该赶车去了。

魏莲生好吧，没事常来串门儿呀。还有二兄弟。

马大婶（推了二傻子一下）答应呀，傻孩子。

〔二傻子只在神色上稍动一动。〕

马大婶走了，走了。

〔马大婶向外走，二傻子先出了门。〕

〔莲生跟着走，准备送她出去。〕

马大婶（又转回身来）谢谢您，真是谢谢您，老天爷保佑您……

魏莲生（央求地）别说了，大婶儿，别说了。

〔马大婶嘴里仍旧喃喃地，走出了门。〕

〔莲生送她出去。〕

〔屋里只剩下玉春一人。她四面看了看，便清理起屋子来，把零乱的戏衣，一一折好，把两只靴子扶好摆正，又把其余的东西及家具，陈设等等都弄整齐。坐在椅子上端详。〕

〔莲生进来。〕

玉春走了？

魏莲生走了，我把大门关上了。

玉春天天关门多不好，回头人家说你的闲话。

魏莲生门开着不知道有多麻烦，我从一清早儿到现在没一点儿清闲。（坐下）你瞧，想收拾收拾屋子都不得空。

玉春听差的呢？

魏莲生还是叫他出去了。

玉春所以我来给你收拾屋子。

魏莲生当心折死我，我可那儿来的那么好福气？

玉春现在怎么又变得这么伶牙俐齿的了，刚才看你那个傻样儿。

魏莲生我真想不到你就这么跑进来。

玉春在院子里就听见你跟别人说话，我就想走了，后来听见是这位老太太，我就……可是换了别人，我可不来。

魏莲生你来得正好。

马大婶跟他的儿子又磕头，又请安，又道歉，又夸奖，弄得我恨不得有个地缝儿钻下去。

玉春（偏着头想）可我还记得挺清楚：没有多少天呀，你还顶喜欢人家跟你磕头请安，夸奖道谢呢。人家要是不这样，说不定你还得生他一鼻子气哪。

魏莲生（瞪她一眼）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玉春这可拦不住我说，莲生，我真高兴啊，你看，就凭我，能让黑的变白，能让一个坏孩子变成好孩子。

魏莲生我就不服气你这么充大人，如今我也是大人了。

玉春好，是大人就谈大人话。（严肃起来）莲生，你知道我今儿个要跟你说什么？

魏莲生随便你说什么，我现在都懂。

玉春你猜得着不？

魏莲生我猜？

玉春你应该知道。

魏莲生（想一想）还是你说吧！

玉春我们不是要走吗？

魏莲生（恍然）嗯。是啊，是要走，我不会再这么混下去。

玉春我是说就走。

魏莲生是的。

玉春我是说马上走。

魏莲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马上？

玉春今天，马上，就是现在。

魏莲生（昏乱地）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这么急？

玉春你不能走？

魏莲生不是，我没有想到……

玉春现在不走什么时候走呢？

魏莲生（问住了，呆了一会儿）到什么地方去呢？

玉春世界大得没边儿，出了这城圈子，还不全是我们的地方？

魏莲生我们怎么能就这么走呢？

玉春你要怎么走呢？

魏莲生……总有些事要交待交待吧？这住了二十几年的地方……

玉春那也好，你就想想，有什么要交待的，有什么没了的？

魏莲生（想了一想）……真怪事，想着该有好些个事，可是细想：又像没什么似的。

玉春那就……

魏莲生（忽然想起来）我这些东西。（四下指点着）

玉春（讥讽地）你是想搬家呀！那巧极了，对门儿马大婶儿的儿子马二傻子不就是赶车的吗？就叫他来给你运箱子，搬铺盖卷来，快去，趁他刚出门儿，也许还叫得回儿。

〔莲生受了奚落，闷着头不响，皱眉，费力地思索。玉春望着他。〕

魏莲生（慢慢立起来）……我们走……

〔玉春亦立起来，仍旧望着莲生不做声。〕

魏莲生（狠了狠心）好！走吧！

玉春（关切地，怜爱地）莲生……

魏莲生（四下张望，心神不定）就这么走……

玉春（按他坐下）你先定一定神。

魏莲生（掩不住心中慌乱）没什么，没什么，不要紧，我能走，我能……

玉春不忙，你歇歇。

魏莲生（慌慌张张）马上走！马上走！我什么都不要了。（要走）

玉春（拦阻他）别，别，你干吗那么慌呀？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

魏莲生（又静想了半天，忽然）不能走。（颓然坐下）我差一点儿忘了一件大事。

玉春什么事？

魏莲生我要见一下李二哥，我说了要跟他说明白的。

玉春李二哥，你那个跟包的？你跟他说什么？

魏莲生什么都得跟他说，得让他明白我。二哥待我太好了，人心换人心，我不能就这么撇了二哥走。

玉春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他。

魏莲生那怨我糊涂，今天我才认识他，才认识这个好心肠的人，我要是就这么走了，会气死他，急死他。

玉春那也好。

魏莲生我这么想，他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走。

玉春跟我们一块儿走？

魏莲生能。咱们就说好了，明天一大早儿走，跟李二哥一块儿。

玉春那我先回去了。

魏莲生（高兴地）慢点儿走，听我说。

玉春（笑着）说。

魏莲生我说我们明天这时候，就离开这地方了，去过我们的好日子了。

玉春我可说是苦日子。

魏莲生（笑了）你还当我会后悔吗？没有的事。我现在可知道什么是好日子，什么是苦日子。

玉春你说什么是苦日子？

魏莲生像我们现在一样，像关在笼子里一样，听人家的高兴，看人家的脸子，什么都没有自个儿作主的份儿。

玉春（点点头）再告诉我，那一天才是最快活的好日子呢？

魏莲生（无穷的信仰）明天。

玉春明天？

魏莲生明天这时候，我们就跑出了这个城圈子，离开了这群一见着就起腻的人；再不看见这所教人发烦的屋子，再也闻不见这股薰得死人的铜臭气，再也不给人家消遣解闷儿了。玉春咱们坐船，骑马，跑路，听听流水响，闻闻野花香……

魏莲生好长的日子，好大的世界，我们爱到那儿去，就到那儿去。

玉春“爱到那儿去，就到那儿去”，可是去干什么呢？

魏莲生……去找朋友。

玉春找什么朋友呢？

魏莲生（愉快地）找我们的穷朋友。

玉春（笑着）那时候你会告诉人吧？说：“我爸爸是打铁的，我是铁匠的儿子。”

魏莲生（激动地）玉春。

玉春（偎倚着莲生）我们要在一块儿过这一辈子。

〔窗外有鸟声相媚。〕

〔让时光悄悄地在身边流走。〕

〔外面传来铜门环碰撞的声音。〕

玉春有人叫门。

魏莲生不理他。

〔门敲得更急，还有人在嚷。〕

玉春这人有急事。

魏莲生什么急事？还不是那群讨厌的人！

〔门敲得声如雷震。〕

玉春这样儿不好，你出去看看。

〔莲生点点头，跑出门去。〕

〔玉春也有点忐忑不安，站在门口向外倾听。〕

〔转瞬之间，莲生飞奔而入。〕

魏莲生（面色如土）是……

玉春是谁？

魏莲生（昏乱地）姓王的，王新贵。

玉春让他进来没有？

魏莲生我没开门，我从门缝儿里看见的。

〔叫门声不绝。〕

玉春他有什么事，这么急？

魏莲生他还带着人。

玉春（面色一变）带着人？

魏莲生有三四个人。

玉春（平静下来，反而坦然）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魏莲生（发呆，摇摇头）不……

玉春（切齿）天下有这么恩将仇报的人！王新贵卖了你了！

魏莲生怎么办？怎么办？我们跑……（回头无策）可是……

玉春（抓住他）莲生，人是得受罪的呀，“明天”不是那么轻易就到了手的呀！

魏莲生（攥拳怒目）我们就没路走了？

玉春不要急，急也没用。

魏莲生（坚定地）开门，让他进来。

玉春也只有这样，有什么法子呢？

魏莲生（一把抓紧她的手）玉春！

玉春要是我们刚才走了，……咳，还说这些干什么？（从身上掏出一个锦缎包来）这是“我的”首饰，“我的”珍珠宝石什么的，我知道你身上没有现钱，带着预备着吧。

魏莲生（儿女情长）我……

玉春只要你不忘记我，我也不忘记你，我们不一定要守在一块儿，我们分开了也一样有路走。

魏莲生（咬牙忍泪）是。（把那包东西装进自己衣袋去）

玉春（从右臂上脱下那支镯子）莲生，再给你这支金镯子，金子是顶结实的，你带着它吧。万一有一天要拿它换钱，它也能值几个钱呢。

〔把那镯子套在莲生臂上，藏到袖子里去。〕

〔门环大震不休。〕

外面（王新贵的声音大喊）再不开门，我们打进来了！

玉春去开门吧。

魏莲生（赌气）不去！

〔外面“克的”巨响，人声涌进。〕

玉春他们把门门弄断了。

〔人声已到门口。〕

王新贵（在外面）站在这儿，别进来！看住大门，不许闲人进来！回头吓着我兄弟。

〔王新贵施施然自外来！俨然三军统帅的架子。〕

王新贵老三哪，犯了案喽。

〔玉春端坐榻上，不动声色。〕

〔莲生站在屋里，庄严肃穆，挺起了胸膛。这是莲生平生第一次把胸膛挺起，我们不会轻视了这第一次，莲生将凭着这一挺胸的千钧之力，去走上他那崎岖无尽的生命的路程。〕

王新贵（请一个安）四奶奶，大人叫我跟了您三天，您天天儿早上到这儿来，一来就把大门门得死紧的。学戏不是这么学法儿，太过火了点儿。再说，我也忘不了在您屋里给我吃的那个“窝脖儿”，窝得我好下不来台呀。

〔玉春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样子。〕

王新贵老三，关着门总没什么好事干吧？别怨我作哥哥的对不住你，我是“为国家，秉忠心，食君禄，报皇恩”。我是吃谁的饭，就给谁干。就算你是我的亲兄弟，你要是对不住我的东家，就许我对不住你，可是咱们到底是好哥们儿，院长本来说要抓你下监，是我说了情，给你“驱逐出境”。只要出了这城圈子，你就爱到那儿去到那儿去，谁也管不着你。（得意地）四奶奶可是还得请回公馆去。

〔外面忽然一片喧嚷，有斗殴之声。〕

王新贵（神色一变，走向门口，大喝）什么人！抓起来！〔话犹未了，已有人打到院子里来，有人被打倒之声，大门外的人声同被打的人的喊声乱成一片。……

〔玉春和莲生虽然觉得可怪，却没有动。

〔如一阵怪风一般，卷进了一个人，是马二傻子，衣服扯破了几条，脸上流血，目光如电，进门来劈胸一把抓住了王新贵的领子，跟着一拳，王新贵还来不及嚷，便一跤倒在地上。

〔马大婶气急败坏，跟着跑进来。

马大婶魏老板！魏老板！魏……（看见二傻子在打人）二傻子……〔二傻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挥拳便打。

〔王新贵拼着挨打不做声。

〔玉春仍旧坐着不动。

玉春（走向前去）二兄弟，不打他。

〔二傻子不理。

魏莲生（面孔一板）住手！

〔二傻子肃然，住手，站起来，目光直视王新贵不动。

魏莲生（转和缓）二兄弟，这种人值不得我们一打，他们还得活几年呢。叫他起来罢。

〔二傻子俯身下去，一把将王新贵抓了起来。

王新贵（拍拍衣上的灰，摸摸身上挨了打的地方）这是那里说起。

马大婶（面红气喘）魏老板，这是怎样了？

魏莲生大婶儿，什么事也没有，您别替我着急，二兄弟还是去赶车去。

王新贵魏老板要出远门了，明天的《红拂传》也不唱了。

马大婶（着急地）不，不，魏老板，叫二傻子给您找刘署长去。二傻子……

〔王新贵冷笑。

魏莲生不用，不用去，大婶儿。

马大婶您认识那么些大官儿，阔人……

魏莲生大婶儿，我魏莲生从今天起，一个阔人也不认识！

马大婶（茫然）什么？

王新贵好兄弟，说话有骨头，怎么样？该活动活动了吧？

魏莲生（不理睬）大婶儿，拜托您了，等我走了之后，去把李二爷找来，这屋子就交给他了，没了的事让他给我了，告诉他我短不了给他捎信儿。

马大婶（泪流满面）是。

魏莲生这屋里的零碎东西……（转向王新贵）我的东西总该由我作主罢？

王新贵（“慷慨”地）好，也由着你。

魏莲生大婶儿，这屋里的零碎东西，木器都给您拿去吧，我都送给您了。

马大婶不，不，不，我不能，我不能要。

魏莲生就算我寄存在您那儿的。

马大婶（泣不能抑）……

魏莲生（向王新贵）王大哥。

王新贵老三，这回事可不能全怨我，我们还是好朋友，有什么事尽管嘱咐，做哥哥的一定效劳。

魏莲生告诉你，我一点儿也不恨“你”，我也不托付你什么事。今儿个马家二兄弟打了你，算白打了，要是你借势力压人，想害人，想暗算人的话，

你就算不得好汉！

王新贵（大笑）看在你的份上，我不跟他计较。

魏莲生（四面一望，坦然地）这回真走了。

玉春（站起来）莲生，是我害了你。

魏莲生是你救了我。

玉春这是你心里话？

魏莲生我要是口是心非，叫天雷劈死我。

玉春莲生，天长路远，要你自个儿保重。

魏莲生你放心，我将来也许会穷死，会冻死，会饿死，会苦死，可是我会快活一辈子。

玉春莲生，……（眼圈红红地低下头去）

魏莲生这一分手，咱俩就不定见得着见不着了，玉春哪，往后常想着我，常想着我的好处，忘了我的坏处罢。

王新贵（冷言冷语）行了，差不多了。

〔魏莲生百虑全消，了无牵挂，向玉春点点头，朝外走。〕

〔玉春呆立无语，谁也猜不透她此刻的心情。〕

〔马二傻子瞠目不动，站在屋里，有如泰山压重。〕

〔马大婶啜泣不止，是痛恨自己的无能？是痛恨世无天理？是伤心离别？〕

〔王新贵跟在莲生后面。〕

〔幕下。〕

尾声

人物苏弘基小兰王新贵徐辅成

光阴似流水，一去二十年。

人事虽非，而小楼无恙；二十年前玉春所住的金屋，如今作了苏弘基静修之处；也算书房，也算佛堂。

二十年的日子容易过了，“主人”却不免怀旧的心情；为此他不愿换掉那些古旧的陈设；尽管当年的新书桌，新书架，新桌椅都已经被悠久的岁月织染成斑灿的古物；浅绿色的墙壁在二十年中曾经过几次的粉刷，也显得颜色深了，重了。

除此之外，屋里也不无改变，就是那一排窗子，从前是白纸裱糊的窗格子的，现在已经改装了花玻璃的新式窗子。因为现在正是冬天，窗户上挂的紫红色的丝绒窗帘子闭得密不通风。

门上挂的是厚厚的蓝呢子的门帘；门帘上，上，中，下三道红木条，上面镶着铜片。

家具多了一种，一张楠木框子，古铜色织在丝绒的单人沙发，前面放一个踏脚的小凳子，旁边放一张小茶几。地下铺了厚厚的黄地蓝花的地毯。

当年的家具都已移动，右面墙上的书架同书桌稍向上方挪了些，略出地方开了一个壁炉，里面烧起了熊熊的火，沙发就放在壁炉前面。

壁炉上摆着一架座钟。

墙上挂的字画也换了，美人画已不再挂，“主人”的趣味，看来显有变更。

琴桌已搬到左边去，上面除了水仙等等盆景之外，放了一尊白磁的手持净瓶的人间遍洒甘露的南海观音大士像，像前一个小紫铜香炉，正燃着檀香。

八仙桌摆在窗下，铺着蓝色团花织锦的台毯，当中一只“雨过天青”的大磁花瓶，插着满瓶的红梅花，算是万绿丛中的一点娇艳。

大风大雪的三九隆冬天气：我们刚才已经看见窗外的冰天雪地里，有两个苦孩子认为很满意地找到了他们过夜的地方，也有无家可归的病人倒在雪地里结束了他的一生。然而屋里的人衣重裘，拥炉火，尚且犹嫌其冷，带几分瑟瑟畏寒之态。

苏弘基穿了狐皮袍子，皮马褂；戴了皮帽子，足著黑缎子的棉窝，整个身子蜷缩在沙发里。

常言道得好：“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苏弘基纵使多么富贵，有权有势，竟也难逃劫数，被二十年的光阴催成白发苍髯的老翁，平时见人常拱手说道：“惭愧，惭愧，半生碌碌，一事无成，光阴易逝，触目惊心。”话虽是两句客气话，究其实际，确乎如此；所以他所谓“又得浮生半日闲”——实际上他无日不闲——或者在可以自扪其心的清夜，也时常为自己的过去种种算算清账。

这笔账可难算得很了，是功是罪，苏弘基自己也难下断语，譬如说一生为宦，官运颇通，自然该是政绩昭然喽；然而仔细思量，竟像是没做过什么好事。若说是尽做坏事吧，不要说自己不愿这样想，事实上也的确觉得并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自古以来，功大不赏，罪大不罚；我想苏弘基若有罪也必是不罚之罪。苏弘基也常说：“人非圣贤，孰能无罪？”在行将就木之年，心如古井水，不作红尘想；修修来世吧。何况有例可援，先贤典型俱在，于是苏弘基也念了佛了。

念佛的作用原不过是为聪明人文过饰非，为愚人旷时废日。如此而已。

有一句俗话说：“人不风流只为贫”，语虽刻薄，盖纪实也。按说念佛修道，原是一种苦行；便该断绝五荤，六根清净才是。苏弘基却不然：他是按其“本分”，丰衣足食之暇，念佛消遣；既蒙修行之名，又得摄生之道，他现在正是“红袖添香夜读书”呢。

若问红袖何在？屋里的红袖正在添香。丫环小兰跪在琴桌前的一个小蒲团上，全身几乎整个伏在琴桌上；手拿一根铜签子在拨弄香炉中燃着的檀香。一阵香烟缭绕，屋里氤氲如雾。

看到小兰，让人回想起二十年前的兰儿，兰儿往矣！下落何处我们已经无从打听；却是从今日小兰的身上，尚可依稀如见当年兰儿的痕迹。我们不妨认小兰就是兰儿的第二代——也许还会有第三代，第四代，只看她们的命运如何演变吧——就说她俩的名字，不也有几分相似么？小兰年纪尚轻，娇小美丽，像一朵盈盈待放的蓓蕾。虽然屈身为奴，却也逍遥度日。眼前所服侍的老头和蔼可亲，所以也引不起她的不快之感——根本她现在还没有不快活的能力与经验。她的日子过得很平静，正如她的心地恬适，脸上的笑容常驻。苏弘基坐在沙发里，左手拿着一本古版的线装书——他现在常常看书了——右手捏着围在脖子上的一串一百零八颗晶莹圆熟的佛珠。眼睛虽是对着书本子，却是半睁半闭，嘴里念念有词，不知道是念书，还是念佛。

屋顶的纱罩电灯没有着。开着的是书桌上一盏绿花磁罩的台灯，所以屋里是暗暗的。壁炉里的火也因得发出红光。

苏弘基（身体蠕动了一下，用拿书的手推开点帽子，用手指搔一搔头，然后将书移到眼前，低吟起来）“……马后桃花马前雪，教人怎得不回头……噢……”（不由得回过头去）小兰。

小兰（随便答应）唉。

苏弘基（虽然钟就在自己面前，却懒得将眼皮抬起来看）看看钟，现在有几点了？

小兰（慢慢站起，走过来，看钟）十二点半。

苏弘基（讶然）什么？瞎说。

小兰老太爷不信，您自个儿看钟。

苏弘基（抬头一看）钟停了，不走了。

小兰（故意地）噢，不走了。可是我也没看错呀。

苏弘基（一边说话，一边伸手到怀里去摸表）这皮孩子，钟停了也不想着开。

小兰（嘟噜着）刚才人家在睡中觉。

苏弘基（掏出一个金表来）就知道睡了吃，吃了睡。现在五点钟了，天快黑了。你看你这个中觉，整睡了四个半钟头。（又把表收回去）

小兰（退回去，一下坐在蒲团上）有什么法子？睡着了就不醒，这也由不得我。

苏弘基（从鼻子里笑了出来）王管事回家没有？

小兰清早出去还没回来呢。

苏弘基（自语）怪事。怎么就一去不回头了？先前的那阵风吹得好怕人，雪还下不下了？

小兰风也住了，雪也住了；可是天还是阴的，一会儿也许还得下。

苏弘基等一会儿拉开窗帘子，赏雪喝酒倒也不错。（倒抽一口凉气）好冷啊！小兰，过来，把火弄旺点儿。

〔小兰走过来蹲在炉边，拿起地下放着的火剪拨火。〕

小兰（抬起头来）老太爷，你穿着皮袍儿，皮马褂儿，还冷得这样儿。我就穿了这么点儿衣裳，可是一点儿也不冷啊。

苏弘基就因为我是老太爷呀。（抚摸小兰的肩膀）你们是小孩子。

小兰小孩子怎么就不冷呢？

苏弘基小孩子火气旺，就像一盆火似的。

小兰（用手拂落肩上苏弘基的手）那您别碰我。

苏弘基（一怔）什么？

小兰（笑个不住）回头把手烧糊了，又要骂人。

苏弘基（也笑）这样子，再这么皮，我要打你了。

小兰（撅起嘴来）不。

苏弘基天不早了，去看看燕窝炖好了没有？好了马上送来。

小兰（一扭身子）不去，又得走那么一大段儿雪路，风又大又冷。

苏弘基（假装发怒）怎么那么没有规矩！

小兰（撒娇地）不嘛。

苏弘基这才是“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哈哈大笑）

小兰您说缺德话骂人，我更不去了。

苏弘基（突然摆下脸来）嗯……

〔小兰先还嘻皮笑脸，后来看见苏弘基把脸绷紧不放，也就渐止住笑容，嘴慢慢咧了开来，看看要哭。〕

苏弘基（大摆“主人”架子）是我把你们惯坏了。弄得没上没下的。

〔小兰已在淌眼泪。〕

苏弘基（改变态度）真是小孩子。（颇自得于自己在妇人孺子前的这点威风）小孩子……（欠欠身子，抚摸小兰的头）一句话都受不得。

〔小兰不响。

苏弘基（笑起来）乐极生悲了。

〔小兰从腋下拉出手帕来，擦眼泪，向外走。

苏弘基好孩子，去罢，燕窝炖好，就给我端来。

〔小兰掀帘子出去。

〔苏弘基缓缓站起来，书放在身旁茶几上，手拨弄一颗颗的佛珠，嘴不停地动，看出来像是在念“阿弥陀佛”的样子，走到琴桌前低头看看烧得正好的檀香，又走到墙边，用手把一张字画扶扶正，退几步端详一番，然后在屋里又走了一遭，嗅嗅瓶里的花枝，无所事事，仍回到沙发里去“冬眠”。

〔他在沙发里蠕动了几下，刚坐舒服。

〔一个人把门帘稍掀开一点，伸进脑袋来张一张。〔这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二十年后的王新贵仍旧改不了他的老毛病，无论在什么地方，进门之前，一定要先伸进脑袋，探探虚实，然后才走进来。

〔走进来之后，我们就认识了他。自然是也老多了。

〔二十年之内，苏弘基与王新贵堪称难主难仆，居然在一起混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也是王新贵善于察颜观色，曲承意旨的原因，然而在外表上，作“主人”的到底高明一等，已懂得何谓“深自韬晦”，何谓“闭门思过”；实际上“主人”只管在家里“闭门思过”，门外的事尽由奴才王新贵越俎代庖。

〔王新贵身穿厚厚的灰布棉袍；黑布马褂；戴一顶绛色毛线的猴儿帽，扯下来把耳朵，鼻子，口都遮住了，只露出两只眼睛同鼻梁；脖子上围着一条深颜色的旧毛围巾；扎腿裤；脚上穿一双黑绒深绕的靴子。

苏弘基（费力地扭转头来）你回来了？

王新贵（走过来，声音像是从罐子里发生出来的那么深远）回来了。（脱帽子，冻得红鼻子红眼儿地）好冷的天儿呀。（把帽子放在凳上，伸手烤火，又揪揪耳朵）耳朵都要冻掉了，（连连蹬脚）这两只脚也不是我的了。

苏弘基（不听那些）事情怎么样了？

王新贵五万块钱准能买到手，包在我身上。

苏弘基靠得住吗？

王新贵房主是孤儿寡妇，欠了一屁股债，急着筹钱还，要是不卖这所房子，能让债主给逼死。

苏弘基唔。

王新贵这房子要在平时卖，十足十万，（拍胸脯）现在包在我身上，这便宜决不能让别人捡了去。

苏弘基你见着那个拉房纤的了？

王新贵（慢慢地）没有……今儿他有事下乡了。

苏弘基（不悦）那可是说了半天废话呀。没见着他不是白说不中用。

王新贵（阴笑）明儿再找他一样。（又神气起来）您尽管放心，我是已经打听得明明白白，十拿九稳，那小寡妇跑不出我们手掌心去。

苏弘基既说没见着那个拉纤的，你何至于在外边儿跑这么一天？

王新贵（精神大振）说来话长。（把围巾取下来，顺手扔在近边的一张凳子上）我得报告您一桩新闻，保管您爱听。

苏弘基什么新闻？

王新贵是这么回事，我不是十点钟就去找那个拉纤的吗？没找着。就到狗尾巴胡同去找谢老大，也是问他这房子的事。一聊聊到十二点。他不放我回家，还要请我吃煮饽饽。

苏弘基（不屑地）这算什么新闻？

王新贵没说完呀，（神秘地）吃完饺子，他还请我一桩事儿……（住口）

苏弘基（渐引起兴趣）什么事？

王新贵听戏。

苏弘基听戏？

王新贵这出戏可不比寻常。赶明儿您就是花一万两银子也听不着了。

苏弘基什么地方？谁唱的？

〔在主人面前，规矩是不许坐，所以王新贵一直站着讲话——至于小兰，算是例外——

王新贵提起这地方让您笑掉了大门牙，狗尾巴胡同东口儿外头，不是有一大块空场子吗？热闹得很哪！尽是要把式的，变戏法儿的，卖膏药的，说相书的，还有就是唱戏的。

苏弘基（嗤之以鼻）草台班子。

王新贵一点儿也不错。去逛的净是下等人，什么赶车的，拉马的，青皮，光棍儿，流氓，抓儿子，看不见一个体面人。这地方您根儿就走不到。

苏弘基（俨然有求贤若渴之状）不，“风尘有侠客，大泽起龙蛇”，我倒很想走一走这种地方。

王新贵（不懂话中之意，然而顺口奉承）那好办，好办，往后我引您去。

苏弘基你到底听的什么戏？

王新贵事儿就出在这儿了。谢老大就说：那草台班子里病倒了一个唱小丑儿的王福寿，穷得当卖俱绝，更说不上花钱买药，眼瞧着就不成了。同行的师兄弟们就商量着给他唱一台搭桌戏。

苏弘基（笑）草台班子也唱搭桌戏？

王新贵（也笑）他们说是小弟兄们的义气。

苏弘基这种人也讲义气？

王新贵还有更绝的事儿哪。这台义务戏里还是真有一出千金难买的好戏。

苏弘基什么？

王新贵这小土班子真约到了名角呢。

苏弘基是谁？

王新贵这个人在二十年前是个红得发紫的大名角儿，可是早洗手不干了。赶巧了这两天来到城里，叫这班子里的一个唱戏的碰上了，死揪活拉地非让他帮忙不可，他是冲着给王福寿筹款治病，可就答应了。

苏弘基这是什么人呢？唱什么的？

王新贵唱花旦的，可是不出名字，那些同行的也都不说。他说是唱完了就得走，更绝的就这一回。往后绝不再唱。

苏弘基唱的什么戏？

王新贵《得意缘》。教镖，说破，祖饯，下山。

苏弘基这是个歇工戏。

王新贵是啊。因为这个人巧也正生着病，搭上四十多岁靠五十岁的人

了，重头戏拿不起来。

苏弘基（摇摇头）靠五十岁的人唱花旦……

王新贵您猜这是谁？

苏弘基谁？

王新贵一掀帘子，我差点儿没嚷出来。（自鸣得意地）别人不认得他，我可认得他。

苏弘基谁？

王新贵魏三儿啊！

苏弘基（大惊）魏三儿？

王新贵魏莲生啊。

苏弘基魏莲生？

王新贵您把他忘了？

苏弘基（定一定神）我……是的……有这个人……我想起来了。

王新贵想起来是不是，想不到他会回来了。

苏弘基他还唱戏？……

王新贵凭良心说话，还是好。那才是名下不虚，眼神儿是眼神儿，身段是身段，做派是做派；尽管围子破，行头旧；一眼看上去，还是名角儿的派头儿。

苏弘基不老？

王新贵比不上往年喽！可是扮出来还是不显老。就是因为害病，显着费力气。我就跟谢老大说，今儿这场戏不白听……

苏弘基你招呼他没有？

王新贵我正想去呀，可是惨了！偏偏老天爷不凑趣，好！狂风大雪呀！把那些席棚吹得东倒西歪，戏围子本来就是又破又烂；四面儿透风。听戏的可坐不住了，都往外跑，风刮，人吵，莲生只好在台上使劲嚷，他是想把那些个声音压住的意思。

苏弘基咳……王新贵谁知道他又上了岁数，又害病，支不住，一下子倒在台上了。

苏弘基（一松，站起来）死了？

王新贵不知道，一台好戏就这么散了。

苏弘基你没有去看看他？

王新贵（抱手）我没去，我是听了您的教训：“是非之地，不可久停”，怕的是“惹火烧身”，这叫“近来学得乌龟法”，我是“得缩头处且缩头”了。再说那破戏园子眼瞧着就要倒，冷也冷得受不得，就跟谢老大跑回家去了。

〔苏弘基默坐沉思不语。〕

王新贵又跟谢老大聊了半天买房子的事，才家来。

苏弘基（悲天悯人地）可怜得很。

王新贵这是他自作自受。二十年前我就看出来这小子一辈子没出息。想不到今天他还有脸回来。

苏弘基不是的，我觉得年纪轻的时候都是火气太盛，现在想想，何必呢？白白结一个冤家。

王新贵是他先对不住您，您可没什么对不住他的，再说也没怎么给他太过不去……

苏弘基明天早晨你去找他。

王新贵（惊愕）找他来？

苏弘基不，你给我送一百块钱给他，问问他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王新贵（心中不服，憋了好久）问了他之后呢？

苏弘基看情形我给他想办法。

王新贵（念头转过来，没口子称赞）您真是念佛的人，“宰相肚子里好撑船”，您是福大量大。

苏弘基（一本正经）不是啊，你听我说。

王新贵（索然）是，是。

苏弘基（手捻佛珠，岸然危坐）“冤家宜解不宜结”，这句话是不错的。我十年拜佛，很懂了这个道理，魏莲生同玉春的事情，他们固然是做错了；然而我激于一时气愤，把他驱逐出境，确也有伤宾厚之道，也未尝没有错误。在古书上很有几桩同样的事情，然而我就有愧古人多矣。那么现在呢，一误不可再误，“解铃还是系铃人”，既然发现了莲生的下落，他又正在困苦之中，这就是上天注定：我跟他还有一段未了因缘，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找他的本意。

王新贵（莫赞一辞）是，是，是，我明天一大早儿就去找了谢老大，一块儿去看他。谢老大认识那戏班子。

苏弘基（站起身来）何况二十年的折磨，他一定早已悔悟当年的罪孽了。“放下屠刀，回头是岸”，救人于水深火热之中，原是我们念佛人的本分。

王新贵（不知如何再表示他的感动）不错，不错，您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苏弘基（越说越高兴，在室内徘徊起来）现在莲生是有了下落，可是我心里还有一件放不下的事情……

王新贵（机警地）您是说……（觉得不便说出，住了嘴）

苏弘基（徐徐地）就是玉春。

王新贵（随着主人“装蒜”，很难过的样子）四奶奶……

苏弘基匆匆地就随着徐大人同徐夫人去了。可怜她娇生惯养，结局是屈身为奴，还要跋涉万里，很教人放心不下。

王新贵不知道徐奶奶待她好不好？

苏弘基奇怪的是，我跟徐辅成商量得很好，不能断绝音讯；可是一别二十年，有如石沉大海。

王新贵（“关心”地）不会出了什么事吧？

苏弘基没有，在官场中常听到他的消息，可是他总没有信给我。别的没有关系……（难以出口）这个人看不出是这么不王新贵（跟着主人纳闷儿）这事儿是怪。

苏弘基（负手叹息）咳，不提也罢。我现在早已是心如古井之水，不再作红尘之想喽……（看王新贵一眼）自然你不懂。

王新贵（忽然想起来）啊呀！我差点儿忘了。

苏弘基什么？

王新贵（自以为是，神彩飞动）老爷别再生徐大人的气。刚才谢老大跟我递了话，他说现在又有一批黑货……

苏弘基（出乎不意）什么？

王新贵鸦片生意呀！（准备受奖的样子）

〔苏弘基万想不到在此大唱高调之时，却被王新贵泼这么一勺凉水；但是这凉水却是甜的。怎么好呢？只有望着王新贵发楞。

王新贵我去给您详细打听……

苏弘基（怦然心动，但是故作镇静）……靠不住的……

王新贵（急口分辩）不至于，决不至于。谢老大顶可靠，路子又多，跟我又是从小儿的交情，他……

苏弘基（举手止之）好，那么慢慢儿谈。

王新贵反正等我明儿个去打听明白了着。

苏弘基（点点头）也好。

〔小兰掀帘子进来。

〔小兰把手里的红漆托盘放在桌上，盘里是一小盖碗的燕窝，旁边放一支银调羹。

苏弘基雪还下不下了？

小兰没下。可是路上闯黑，我怕，是老杨送我来的。

苏弘基（看见托盘里还有一张名片）这是什么？

小兰有客来了，老杨在楼底下等着呢，问您见不见？

苏弘基（拿起名片一看，大为吃惊，张着嘴闭不拢来）……

王新贵（凑上前去）什么？

苏弘基……我今天是在作梦？

王新贵（轻问）是谁？

苏弘基下去告诉老杨，说快请！（念那名片）徐辅成。

〔王新贵亦一惊，急跑出门去。

小兰您快吃吧。回头冷了。

苏弘基（揭去碗盖，把调羹在碗里搅，有点失神）天下的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水流千载归大海”，走了的人都会回来的。

小兰（两只眼睛乌溜溜地直转）您又说怪话。

苏弘基（不觉失笑）来的是一个老朋友，我心里高兴。

小兰（调皮地）谢天谢地，老天爷保佑您永远这么高兴才好。省得又拿我们来出气。

苏弘基这个小孩子，什么地方学来的油腔滑调？客人来了，把电灯开开，把东西收拾清楚。

〔小兰把关着的那盏电灯开亮，屋里就大放光明。

苏弘基（用手把眼睛蒙住）唔……

小兰（眯着眼睛）眼都花了。

〔小兰清理屋子。

〔苏弘基匆忙地把那碗很烫的燕窝喝光。

苏弘基（把碗递给小兰）收到隔壁室里去。去倒茶来。（倾听楼下人声）来了，上来了。

〔苏弘基三步改作两步，颠出门去。

小兰（目逆而送，拿起桌上的托盘，把碗放进去）什么稀奇客人！

〔小兰顽皮地学苏弘基的龙钟样子也跑出门去。

〔过了一会儿。

〔门外一片乱。

〔王新贵第一个跨进门来，恭恭敬敬地把门帘打起。苏弘基（在门外让

客)请,请。

〔然后徐辅成同苏弘基各点头哈腰走进屋来。

〔徐辅成自然也是老了。

〔然而他还好,仍旧腰板挺直精神健旺;除去头发花白,皮肤稍黑之外,看起来与二十年前没有多大变更。

〔徐辅成脱下头戴的皮帽子同身上的皮领大衣,王新贵双手接过,放在凳子上,把自己的围巾从凳上拿起来,走了出去。

〔主人同客人已经分宾主坐定,寒暄起来。

苏弘基辅成兄真是自天而降,就像是这场大风把你吹来的。徐辅成我也再想不到二十年后仍旧在这屋子里看见弘老。苏弘基什么时候到的?

徐辅成到了两天,刚刚休息过来,就来拜会弘老。

苏弘基嫂夫人呢?

徐辅成(窘)没……没有回来。

苏弘基一个人?

徐辅成(含糊答应)是……还有几个人……

苏弘基住在什么地方?

徐辅成住在旅馆里。

苏弘基搬到舍下来住。

徐辅成(逊谢)不客气了,我是四海为家的。过不了两天又要走苏弘基唔,辅成兄是回来述职的。

徐辅成(笑着)说不上。

苏弘基二十年不见了,辅成兄丰采如昔,真是得天独厚。

徐辅成没有的话,几十年光阴空过去了,觉得这半辈子也是空过了。

苏弘基那里,你老兄一代清名,万流景仰。我们老朋友更不用客徐辅成(一半得意,一半谦虚)我自己可没有觉得做过什么值得一提的事。二十年来浪博虚名,其实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已。

苏弘基倒是老兄这二十年的经历一定大有可闻!能不能讲一讲?

也教我这守株待兔的愚人长长见识。徐辅成只要弘老爱听,只怕说起来也就没什么意思了。苏弘基(轻叹)二十年不得你的消息,我以为我们永不会再见了。徐辅成说起来这要怪我,我不应该失信……不过……

苏弘基(自己来打破僵局)不提罢,不提罢,我如今是“蟒袍玉带不愿挂”了,何况……

〔小兰用茶盘子端了两杯茶进来。

〔小兰把两杯茶分送徐苏二人面前。苏弘基小兰,见过徐老爷。

小兰(低头)徐老爷。

徐辅成(欠身)这是?

苏弘基侍候我的。

徐辅成聪明得很,几岁了?

小兰十六。

徐辅成真好。噢,从前的兰儿呢?

苏弘基(这名字已经就觉生疏)兰儿?早出嫁了。现在大概儿子都在读大学了。

徐辅成(怆然暗惊)噢……

苏弘基嫁得很好。(指小兰)这孩子顶多再过三五年,也该找婆家

〔小兰嚶哼一声，一跺脚是转回身去，在屋角坐下。

〔苏弘基哈哈大笑，不自觉习惯地手捻佛珠。

徐辅成（惊讶地）弘老现在也念佛修行了？

苏弘基惭愧，惭愧，我是行将就木之年，万念俱灰，拜佛念经作一个寄托，也就是修修来世的意思。

徐辅成是的，是的。

苏弘基没有吃长素，吃斋，吃的观音斋，每月逢三吃素，还有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三天，此外念经，念佛，打坐，参禅。

徐辅成佩服，佩服，（搭讪地）这屋里倒还是老样子。

苏弘基是的，留住它当年风度，也好做我闭门思过时的警惕。

徐辅成那么，那么。

苏弘基然而小楼无恙，人物已非，我想问一问，玉春近来怎么样了？

徐辅成难得弘老大量，我也正想提到玉春呢。

苏弘基（急迫地）怎么了？她现在？

徐辅成这真要感谢弘老，二十年从政奔波，幸而无功无过，倒有一半是她的功劳。

苏弘基（不懂）怎么？

徐辅成当时承弘老将玉春交给内子收留，起初我们还以为她舒服惯了，一定很难相安。谁知不然；她竟是温柔敦厚，事无大小，一人担当，都做得尽善尽美。苏弘基唔，这也难得。

徐辅成过了十年，内子身体不好，不能再受奔波之苦，于是就在家乡住下来，叫玉春跟着我……

苏弘基（一阵特殊之感涌上心来）这真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大笑）想不到促成了老兄的姻缘。

徐辅成（不知如何措辞）所以……所以……真是感激……真是感激弘老……

苏弘基（也有点沉不住气）……古人所谓塞翁失马……（哈哈大笑）玉春倒是个有福之人，（感慨地）事情都是教人想不到的，（四面张望）“一天风雪故人来”，又带来这么多喜讯……小兰，把方桌上东西搬开，拉开窗帘子。（指书桌抽屉）把杯筷拿出来，我要同徐老爷赏雪饮酒。

〔小兰站起来，一一照办。

苏弘基那么玉春现在在？

徐辅成在……就在外面。

苏弘基（惊得跳起来）你说什么？

徐辅成在……在门外车子里，她说要我跟弘老说过，她才进来。

苏弘基哎呀！你真是……你真是……

徐辅成她说要回来看看……是她催着我来的。

苏弘基赶快请。（自语）王管事在隔壁吧？

〔小兰点头。

苏弘基（喊）王管事！

〔王新贵掀帘子，探头，应声而进。

苏弘基赶快到外面，请车子里的……徐奶奶来，路太黑，叫老杨打灯笼去接。再顺便叫厨房预备几样酒菜，把张总长送的远年花雕开一坛来。小兰，多摆一副杯筷。（对徐辅成）玉春能喝酒的。

〔王新贵想起前情，不免一副尴尬样子；此时只有唯唯答应，刚要出门。

〔小兰拉开了一幅窗帘。

〔窗外有隐约火光。

〔小兰一惊。

〔苏弘基站起身来。

〔王新贵止步不走。

苏弘基（惊怖地）花园里有人！把窗子开开！

〔小兰开了两扇窗子。

小兰火！谁烧的火？

〔徐辅成站起。

〔王新贵抢上前去。

小兰（惊叫）海棠树底下躺着一个人！（返身）

〔王新贵走过去，将小兰挤在一边。

王新贵（怒喝）谁放这些野人进来！（大叫）树下头的人死了！还有人跑了！墙也倒了！看园子的人呢？滚到那儿去了！混帐东西！混帐……

〔苏弘基原也满面怒气，但是此刻静了下来。苏弘基（皱眉）不要吵！

王新贵（很不服气地回过头来）不是。这太不像话了，这太……苏弘基（显示他的大量，一半是做给徐辅成看）不要这样。（意态洒然）这人死在此地，是与我有关，应该由我佛超度。徐辅成（颂赞）弘老真是念佛的人。

苏弘基（更得意）他已经离此是非场，应该早登安乐土……

〔王新贵烦然欲出。

苏弘基（叫住他）慢一点。（曲指）第一，请徐奶奶；第二，预备酒菜；现在第三，去弄一口棺材，把那个人装起来，送出城去埋掉。

王新贵还得报官。

苏弘基都由你去办。现在赶快去请徐奶奶来，马上叫人把那死尸抬出去。

〔王新贵点头，出门去。

徐辅成弘老真是佛法无边。

〔可见窗外雪花飘落。

苏弘基（拈须而笑）“人生无处不青山”，死在风雪之中也算是死得干净。（忽然想起来）辅成兄，世间竟有如此奇事，你我分别二十年，居然有重见之缘；然而更巧的是还有一个人也不约而同来到此地了。

徐辅成谁？

苏弘基魏莲生。那个戏子。

徐辅成（万万想不到）魏……

苏弘基真是不可再巧，我已经叫王新贵明天去找他来。

徐辅成（不知怎么说好，信步走到窗前，向外看）好大雪！苏弘基怎么！又下雪了？

徐辅成连那个死人都盖住了。

〔狂风忽起，连风带雪卷进屋来。

〔徐辅成仓皇后退。

苏弘基不得了，小兰快关上窗子！

〔小兰忙把窗关上，外面风雪更猛。苏弘基（捻着佛珠，走到炉边烤火）茫茫大地，风雪寒宵；这场风雪不知又要冻死多少人啊？

〔苏弘基无限“悲天悯人”的样子。

〔徐辅成望着窗外发呆。

〔小兰也静静不动。

〔屋里一时沉静。

〔王新贵忽然疾奔而入。

王新贵（张口结舌）徐奶奶不在！车子里空的！没有人！

〔大家怔住。

徐辅成（像受了致命的一击，声音嘶哑）怎么！

苏弘基（狂喊）去找！点着灯笼去找！

〔灯熄了。

〔苏弘基，徐辅成，王新贵都出了门，下楼，传过来几声零星的“玉春！玉春！”的喊叫。

〔玉春那里去了呢？在这夜晚，在这严寒冷酷的狂风大雪天。

〔黑暗中，小兰坐在蒲团上，向着窗外面的风雪出神。

〔风在呼号，雪打着窗棂。

〔“拍”地一声，那两扇关上了的窗子重被大风吹开了，大块的雪直往屋里泼进来。

〔是什么力量在冲激着小兰？她站了起来，迎着风雪，向窗外发怒的天空凝望。小兰将不再是关在笼子里的小鸟儿了吧？新一代的人物，不正该在风雪之中成长吗？〔然而风刮得还不够！还不够！雪也要下得更大才好！谁不向往于北方的冰山那终古无瑕的银装世界？人间的罪恶多么需要这无边的风雪来洗刷啊！

（《风雪夜归人》，1944年4月，上海开明书店）

## 记《风雪夜归人》

我为什么著作？

主要的是因为我憎恶浪费与无用的暴力，这两种坏脾气都是由于愚昧生来的；我试来著书给一般男女和小孩子读，好让他或她懂得一些关于他们生长在世界上的历史，地理与艺术的背景……

——房龙

我的文艺的启蒙老师曾经告诉我说：每一部文艺作品就是那作者的性格的表现；也就是说，每一部文艺作品所表现的都是作者自己。我们欣赏了，了解了一部文艺作品，也就是认识了那作者，并且接触了那作者。

因之文艺作品本身只是一个媒介，藉了它，我们可以跃过了时代同地域的藩篱，结识许多新的朋友；伟大的，不朽的文学家，以至于音乐家，画家；千年瞬息，天涯咫尺，都可以同我们共处一室，共同体味人生的苦乐，共同地颤动着彼此的心弦。

我想没有一件事再比别人说过的道理而在自己身上得到证实更值得惊喜的吧？今天，由于一部作品，我又结识了一个新朋友；那作品就是自己的这部《风雪夜归人》，所以那朋友也不是外人，正是我自己。

说到直到今天才认识自己，才跟自己作起朋友来，似乎是颇为离奇的事；其实这道理也并不新鲜；就因为我一向过日子都是迷迷糊糊的，二十几年的光阴不算短，然而像是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生活定过计划，就是偶尔想到我明天该做什么事，后天该到哪里去，也常常是临时就忘了，或者因为别的事就改了主意。譬如这部剧本，也何尝不是无意中立意，无意中想想；更在毫无计划，毫无预算的无意中，连自己也似乎始料不及地把它完成了。

我羡慕许多人，常会给自己下“考语”。说：“我这个人一向是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或者说：“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我呢？说真的，我是怎样的人，自己是弄不清楚的，只是有时候，下意识的忽然觉得：我还好；或者，我很好；或者，我很不好……那想来就是我时常在变，不是自己所能把握，所能捉摸的。

向来我不愿重读自己写过了的东西，那总是会给我以无限的后悔与愧怍。然而今天我是多么惊奇，重读这部《风雪夜归人》，却破题儿给了我前所未有的亲切的感觉；我惊奇于那些人物对我如此熟悉，有我，有你，有他，竟是一些同我熟悉的人们的再现。从这里找到我的朋友，并不致使我太出意外——我写的该原是我熟悉的，或是我爱好的——意外的却是在这里面看见了自己，我才知道自己原来就隐藏在这每一角落里。

因为从不计算到将来，所以也就很少回想到过去：但是由于今天的这个“无意为文”的小小的剧本，却引我回味起多少逝去的风光。

首先让我怀念的，是那北国的无边的风雪——

在初级中学读书的时候，曾记得有一个冬天的早晨，醒来拉开窗帘，看见外面大雪纷飞，狂风怒卷，就不觉心中欢喜，想着：好呀！可以到学校跟同学们堆雪人，打雪仗，把雪团塞到围着炉火的女同学的脖子里去吓她们一大跳；……穿好了衣服，围好围巾，披上斗篷，戴上绒线帽和手套，就跑到车夫小冯的窗底下。我捶着窗子叫：“小冯！小冯！送我上学去。”

过了半天，我急得在窗外跺脚了，小冯才慢腾腾地走出来。他刚起床，揉着眼睛很不开心的样子；外面的冷空气一激，便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他

斜了我一眼，说：“还早得很呢。”

我说：“要早去，到学校打雪仗去。”

小冯不再多说，开了街门，把车子拖了出去，我便跳进车子；他又给我围上了车毯，放下了棉帘子，把车拉起就走。

我喊：“小冯！快呀！快呀！快跑呀！”

小冯低低哼了一声，只不过快走了几步。

然而，天呀！我现在看见了什么呢？前面高高插云的牌楼同路旁的枯柳，都变成了风雪里的一片模糊。从正面棉棚子上的小玻璃窗里，看见车夫小冯，弯着腰，低着头，向前攒劲；路滑，风大，车子又是逆着风走；大风挟着雪在他全身鞭打。小冯连帽子都没有戴，从颈子到光光的头顶都冻得通红。

“站住！站住！”我叫：“小冯，你站站。”

车子正在下坡，小冯又冲出几步才站住了；费力地回过头来，他的耳朵同鼻子已经变成了紫红紫红的颜色，鼻孔同嘴里冒出来的气同风雪搅在一起，几乎教我看不清他的面孔了。

我已经取下了自己的帽子同围巾，就从帘子缝里递了出去。

小冯睁圆了眼睛，满脸的惊奇。

“这干吗？少爷？”他问。

“给你……”我再也不能多说一个字。

小冯笑了，我看见在风雪中受苦难的小冯笑了，傻傻的，酸酸的，又是多么善良的笑啊！

小冯伸出他的一支大手，往棉棚里推，说：“不要。我不冷。”

我说：“拿去，拿去，那帽子能松紧，你戴得下的。……”

然而小冯终于不要。他说着“真不冷”硬将“我的”帽子，“我的”围巾——那算是“我的”么——仍旧塞回车子里来。随后，他转面向前，一声不响，迎着风雪，一路佝偻着背脊，拉到学校。

车子一到，我就跳了出来，帽子同围巾还是拿在手里的，我真是难为情，只低着头往学校里跑，虽然小冯在后面喊着：“为什么不戴上……”我怕听他的声音，我也不能回身看他一眼。

虽然看见校园中同学们已经在雪里玩得不亦乐乎，便把这档子事忘记了，便也加入进去玩作一团。然而当天晚上在家里偶尔经过“下人”的窗下时，小冯的声音又送到耳边来，他在对李妈说话，他说：

“少爷待我真好。今天早上我拉他上学，他怕我冷，还把他的帽子跟围脖儿给我戴。”静了一会儿，李妈说：“少爷是好，心眼儿好。”

我不敢再听，我年纪还小，还想不出什么道理来，只觉得心里有点难言之味，就悄悄地回到我的小屋子里去睡了。

现在想想，可耻呵！流血汗的奴隶们从不抱怨自己所受的不公平的苦难。只消一丝一毫的不值钱的“慈悲”，便使他们觉得这就是人类的温暖与恩典；而那些“幸福的人们”是连这一点点的“慈悲”也还吝于施舍的。

过了几年，将要在高中毕业，而有一次祖母指着我说：“这个小孩学坏了”的时候，不错，我确是学坏了，我一天到晚在戏园子里混，经常逃课，总是跑到戏园子去，把书包往柜台上一丢，便在楼上包厢里从白天闹到晚上，从这个戏园子闹到另一个戏园子；说是“闹”决不过分，我们（不只我一个）并不正经听戏，而是在后台乱钻，在前台怪声叫好，甚至于打架。

不仅如此，还有更“坏”的事，我还在捧“戏子”——那动机何在，是

一直也想不明白的，现在我却略有所悟，大半是由于戏剧特有的魔力，有如现在也有一班人迷于“话剧”一样——我捧的是一个唱花旦的，名叫刘盛莲的；年岁与我相仿佛，所工的专是风骚泼辣的戏。我待他真好，我觉得这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和他谈天，我同他在北海划船，我把自己最喜欢的小玩意儿都送给他，并且把他约到家里来，我骗母亲说：“这是我的同学，我要留他吃饭。”

母亲很高兴，母亲也喜欢这眉清目秀的年青人，母亲就说：“我自己去给你们做几样菜。”

母亲一向是这样的，我同姐姐弟妹们留同学在家里吃饭时，她总自己去做几样菜给我们吃的。

虽然后来母亲知道了，母亲说：“你那个同学我看着面熟……”我没有说话，笑了。母亲又想了想，说：“他是那个唱九花娘的花旦吧？前天晚上不是我们才看的戏？我知道你是骗我。”可是母亲也并没有生气，母亲也喜欢盛莲呢。

有一次，白天的戏散了场，我到后台去约了盛莲一同出来，走过戏园子那条长甬道，将要到大街上时，后面忽然跑过来一群“野孩子”（那时候我们管街上的那些衣装褴褛的孩子都叫野孩子的）围住我们乱嚷：

“刘盛莲，骚娘儿们……”

“刘盛莲不要脸，不要脸的……”

“……”

我气得站住了脚，意识上我是以盛莲的保护人自居的；那群孩子就一边嚷一边跑开了。赶走了那群“野孩子”，看盛莲时已经走出去老远。我追了过去，多少还带点英雄似的骄傲，我说：“这群混帐东西……”盛莲没有响，只低着头走路，我从旁边偷看他，看见他眼泪流了满脸……

我就说：“盛莲别难过……”我就说：“盛莲，不理他们……”此外我还能说什么呢？盛莲一边走着，一边流着不止的眼泪；我心里才真装满了阴沉，我想陪着盛莲哭罢，哭不出来。我平常除去跌伤，跌痛或是受了冤枉之外，是哭不出来的。

我才真恨自己了，恨自己的无能，没有比看见朋友痛苦而自己毫无办法解除朋友的痛苦再痛苦的了。朋友，朋友，都是说得好听，想得美丽罢了，事到临头，朋友有什么用呢？我满想分担盛莲的痛苦，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呀！

我没有力量打开那比那黄昏还要沉重的忧郁，那天终于不欢而散。

过后我知道了盛莲的身世，盛莲是穷孩子，他得把他每天所得到的微少的“戏份儿”养活他年老的父母同多病的哥哥；尽管他名噪一时，红极一时，然而他年轻，在科班里还没有出师，是没有多少报酬的。在大红大紫的背后，是世人所看不见的贫苦；在轻颦浅笑的底面，是世人体会不出的辛酸。艺术变成了谋生的工具，这本身就该是个悲剧罢？盛莲的眼泪不是无故而流的。然而在当时，我只是一块顽石耳，我还想不到这些，我也懂不了这多。

之后，我的生活起了“变化”，我进了大学，“福至心灵”，觉得该用功了，便常常埋头在图书馆里，作起“像煞有介事”的好学生来。其间曾接到盛莲的结婚请帖，参加过他的婚礼；我坐在贺客席里，看见盛莲忙于应酬来宾，盛莲本来瘦弱，那天的面色也不大好，贺客中有人议论，似乎是说为了盛莲的爸爸或妈妈生了病，结婚是为了“冲喜”，我记不清楚了。在行礼

以前的几分钟，盛莲在人群里看见我，便走过来，我学着那些大人们跟他拱手说：“恭喜”，红烛的光照着他，喜气中是带着忧郁的。他微笑，笑中也杂着苦味。他只抓着我的手，他说不出话来，我也不知说什么好；赶好新娘子到了，执事们过来把盛莲蜂拥而去，盛莲只说：“你多玩儿会儿再走……”

挤在贺客中间，我看盛莲同新娘子交拜，盛莲是漠然毫无表情的；新娘子也一直低着头，我也没看见她长得什么样儿。到了司仪人高喊：“谢亲友”……新夫妇转身要对来宾叩头时，我就从混乱之间溜了出来。我也许很想多“玩儿会儿”，然而礼堂中的空气对我不舒服，我还是早走了。

从此我不再看见盛莲，偶尔去看他的戏，也没有到后台去找他过。他出了科，名声日上，去过上海，一天天更红起来。一年后我到了汉口，又到南京，再偶尔地得到消息，说是：“盛莲死了。”

我知道这消息已经迟了，盛莲已经死了半年。

盛莲死了，死了，正像长夜的天空堕下的一朵流星；生也茫茫，死不知归于何所。几年来没有人再提起他，就是我也几乎不再想起他；虽然现在在我眼前又可以幻出他轻盈流走的影像，耳边仍恍然荡漾他舞台上微微沙哑的声音；虽然他那句“你多玩会儿再走”的话也使我永不忘记。

人生的遭际是不可思议的，我又过了将近六年的流浪生活；我到过许多地方，见了许多人物；我知道了许多“人类”的风俗；我冒过险，探过奇；我曾到“火山”口边去窥探其中奥秘；我也试在纠缠不清的“人鼠之间”打过转身。

我不得不窃喜于自己的幸运，由于这战争，由于它给我的这份机缘——我仍旧引用“机缘”二字，虽然似曾有一二惯于滥用名词之流说我的这作品近乎“宿命论”，我是不能同意的——从一些事象，从一些朋友那里，我或多或少地清楚了为人的价值，也认识了自己的前途的方向，并且试着开始摸索前进了。更因之写了这本书，也因此重得反省于部分的自己。

只以这两件事作一个例似乎已经够了，我不想再写下去，因为现在我还无心来记载这些生活的琐屑——虽然剧本所写，正由此种种琐屑而来——我想，到了我六十岁以后，我会写一部使人消愁解闷，粲然而笑的自己同朋友们的传记，那当然不是现在的事。

我为什么要写以上的这些字呢？其初意是为了让我的读者和观众更了解我这本小作品一些。那是怨我写得太含蓄而不明朗罢？朋友们很多已经读过我这本小书的，他们似乎常常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两个男女主角身上；他们希望莲生该怎样，玉春该怎样；他们不愿意莲生死得那么惨淡，不同意玉春嫁给徐辅成……

我所要回答的，莲生死得并不惨淡，我想我们活在现代，最主要的任务该是去找朋友罢？找穷朋友，找同我们一样的受苦受难的人作朋友，那才会活得安逸，过得放心；天下有什么事再比能把自己的同情与力量付予需要我们的同情与力量的朋友身上再快乐的呢？再有什么比在接受朋友的同情的一瞥再叫人觉得安慰的呢？在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在受苦的时候，最紧要的事莫过于去与朋友共甘苦了罢？莲生为朋友而生，为朋友而死，该算是最幸福的死罢！

我的多情的朋友们不赞成玉春嫁给徐辅成，想来是囿于“郎才女貌”的成见，然而从真实的人生里去看罢，我们能找到几对铢两悉称的配偶？人生是很平凡的，出人意料之外的事究竟不多，“奇女子”云云到底只是传奇中

的人物罢了。

请恕我的大胆与狂妄：这本戏里没有主角与非主角之分。所有的人物，甚至于全场只叫了一句“妈”的二傻子，都是不可或缺的主角。我的原意只是写一群“不自知”的好人——人都是好的，这是我的信条——在现实的人生中的形形色色。说到这戏的主题，也正表现在全剧的每个人物的表现之中，难以“一言而定”；如果定要撮要地说出来，那末剧中莲生所唱的《思凡》的几句词：

昔日有个目莲僧，  
救母亲临地狱门；  
借问灵山多少路，  
十万八千有余零……

这几句词也许勉强可以把剧本的用意包括了。

再有可以使我自负的，我无意中写成的这个剧本，无意中安排就的这个故事，无意中设计的这些人物，在现在重读一遍之后，我可以说这全是我见过的，我生活中经过的；那怕那一丝一毫的穿插，每一句对话，都能找得到我生活的痕迹。所以虽然“敝帚”耳，我却有无限“享之千金”之感。

为自己的这部小作品，下如许多的注解，这正证明了我的写作技巧的差迟；也毋宁是一件极愚蠢的事。我只求我的贤明的读者们在闲着没有事读到它时，稍稍细心，多给它点时间，我就很感谢了。这无非是为了求得对自己的更多的认识，请原谅我的自私。

有人说艺术作品是为了发抒心中苦闷，苦闷也许也可算作忧愁罢？我很爱辛稼轩的一首小词，是：

少年不识愁滋味，  
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  
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得愁滋味，  
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  
却道天凉好个秋。

说起来我该还是“不识愁滋味”的年纪，朋友们也常笑着说：“年纪轻轻，那儿来的这一脑门子官司？”这在我也正是无可奈何而又莫明其妙的事；然而都是很自然的，我自信没有造作，在写我今日之所见所感耳。说不定比起十五六岁时的作些什么“寂寞”呀，“悲哀”呀之类的无病而呻的文章，并没有什么进步；但是我可能进步的，因为我还会很久很久地活下去，我也正准备好好地，结结实实地活下去；我安排去找更多的朋友，去接近更真的世相，去承受更大的痛苦，相信总有“识得愁滋味”的一天。

最后，关于这本戏的名字，是引自唐诗：“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的最后一句；只为了它适合于这情调，而且字面巧合，便用了它。假使硬来附会一些道理，我们也不该不承认现世界还是个“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的世界；我们又何等企盼着听一声“柴门”外的犬吠，期待那“风雪夜”里的“归人”呵！

三十一年夏北碚

（选自《风雪夜归人》，1944年4月，上海开明书店）

## 再记《风雪夜归人》

离开了一个地方，才会怀念那地方；让时间一阵阵地过去，才会追忆起过去的年华。我常常喜爱着在回忆的宫殿里过日子，在那里会找寻到失去的幸福，我也能更因之得到了未来的光明的希望。

远在二十八年岁尾，在四川的一个小城里，天寒风紧，我想到北方这时候该是刮着狂风飘起一天大雪来了。屋子里很静，朋友们也都忘记来找我耍。我只有一个人憋在屋子里，坐在那很高很大，与我很不相称的大书桌前想起心事来了。

我想得很平凡，很平常，回绕在我脑子里的无非还是那些平凡的人，平凡的事：我的朋友，我的亲人，过去二十多年的可笑的小事情。说起来，人家会觉得可笑，也许更觉得简直是无聊；然而在我真是亲切，真是温暖；假如没有这些人，这些事在我脑子里活动，那么每一次屋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才真的再也过不了日子了。

就是这样，那天有一个新剧本的题材涌现出了一点影子，有别于我从前学写的《凤凰城》与《正气歌》的英雄的描写；这一次，我想写我自己，我的朋友，我所爱的和我所不会忘记的。

于是我常常在想了，把那些模糊不清的忆念重新刷洗清楚；把时间同地点重新组织起来；我再借重一点书，借重一点人间的另一些现实；再加上了我看到的想到的，和我正在作的；我整整想了一年半，又写了八个月，才把这又一个习作写完了。就是我借用了一句唐诗，叫它作《风雪夜归人》的。

就为了这个戏的人物有我自己同我的朋友们，所以这个戏对我更是感觉亲切的。我向往于它，正如向往同我睽别七年的北方的风雪；然而这并不是说我离开了“当年”便不能过日子。眼前我所爱的是更多了，更丰盛了，更可爱了。因此我在《风雪夜归人》中不但倾吐出了我过去今日的情感，也寄予了未来的渴望。

我曾经在剧本后面写了一篇很长的“后记”，描写这剧本的前因后果；所以在这里该不必再多说什么了；但是我愿意试着再作一次提纲挈领的表白，说明我最主要的是想写些什么。

我找到了一段“史记”上记载的晏子的故事：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这段故事替我的剧本作了一个很恰当的注脚：六尺与八尺的对比是一个近乎戏剧性的巧合，不去管它；晏子为千载以下一人而已的贤相，见其御者抑损，因荐以为大夫，是他当有的举措，亦不值得重视。我觉得所该珍重提出的，实在是御者妻的智慧，更难得的该是御者的“抑损”罢？

御者之妻算得是“贤妻”了，其贤该不下于晏子之为“贤相”的。天下滔滔，“意气扬扬，甚自得也”之夫，遍地皆是；假如《风雪夜归人》这个小小的剧本能在此尽一点近乎御者妻的效用，那我就会觉得人生是更可爱的了。

我这样写也许是多余的，正如写这剧本，现在又演这剧本一样的多余；

因为风啊！雪啊！终会过去，眼前又是春光明媚的时节了。

三十二年二月廿六日重庆

（选自《后台朋友》，1946年6月，上海出版公司）

少年游

## 全剧人物

董若仪

小魏（不上场）

陈允咸

洪蔷

白玉华

顾丽君

周栩

章子寰

姚舜英

蔡松年

李妈

警察

探捕甲

探捕乙

## 全剧分幕

第一幕夏天，沦陷后的北平某大学女宿舍。

第二幕三个月后，秋天，一个小公寓里。

第三幕几天之后，公寓里。

## 第一幕

人物董若仪陈允咸洪蔷白玉华顾丽君周栩

章子寰姚舜英蔡松年

北平——敌人叫它“北京”的——盛暑，学校里夏季结业的日子。

这天也是最高班毕业，全校同学牵萦着在这国土沦陷的艰难岁月里的数载同窗的情分，分袂在即，不免临别依依之感，所以在上午开了一个全体欢送的大会，学校当局也宣布整天开放男女宿舍，准许同学们作相互之间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把晤。

女宿舍里的一间房子。

董若仪，顾丽君，洪蔷，姚舜英，四个人住在里面四年了。屋子很温暖——在夏天说“温暖”是不合适的，但我指的是感觉上的温暖——，很精致，分摆着四张床铺，书桌，衣橱，茶几，小圆凳子。

壁上的装饰代表着四个人不同的个性，譬如董若仪床前挂一条小小的山水单幅。顾丽君则床旁一大叠箱子，沿墙钉满了如泰隆鲍华，碧蒂黛维丝，罗勃泰勒，晶姬罗捷丝等等的美国电影明星照片。姚舜英这一边贴了一张木刻的人像。洪蔷在床栏杆上面斜斜地插了一对很长的孔雀翎子，旁边挂着一顶大草帽，草帽上还别着花。为了宿舍开放，虽然屋里住的人就要搬走，却在这最后一天特别布置了一下，床单换上了新的，桌上、茶几上的花瓶里也都插上了鲜花。

这天天气阴阴的，人们久旱望云霓，可真有点儿像要下雨的样子了，院子里也居然有点儿微微的风从开着的门和那些半卷着竹帘子的窗外吹进来，虽然盛暑，却有凉意。

时候已近黄昏，屋里一天热闹，忽然显得格外清静，只是窗外门外的院子同隔壁屋里仍旧传来一阵阵笑语喧哗。只有董若仪一个人留在屋里，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斜倚在洪蔷的床上俯着身子玩扑克牌。窗外似乎有人走过，董若仪抬起头来。

董若仪（向窗外）谁？是不是小魏？

〔窗外面一个女孩子的声音：是我，干什么？

董若仪劳你驾顺手给我把门带上。

〔女孩子已经走到门口带门。

〔女孩子：怎么？天没黑，你就要睡了？

董若仪（愤愤地）我要清静会儿，烦死了！

〔女孩子笑笑：大姐姐又生气了……

〔女孩子走远了。

董若仪（喃喃地）毕业就毕业！开放那门子宿舍？

〔董若仪赌气把牌往床上一摔，面向里睡在床上。

〔她蠕动一下，抓过身边一把芭蕉扇盖住了脸，好挡住窗外照进来的亮光。

〔有人敲门。

〔董若仪回头张望一下，又转过身去，扯了床上的大毛巾盖在身上，不理。

〔门又敲了两声。

〔见没人答理，外面的人把门推开了。

〔陈允咸向屋里看，见有人睡在床上，便蹑手蹑脚走了进来。

〔陈允咸四面端详，只是睡在床上的人用扇子遮了脸，看不出是谁。

〔陈允咸看见壁上的装饰，断定是洪蔷睡在床上。便走近

〔陈允咸不知怎么好，犹豫了半天，便俯下身去。

〔陈允咸低头向董若仪脖子吹气。

董若仪（怒）谁那么讨厌？

〔陈允咸急退后。

〔董若仪怒容满面，一翻身坐了起来。

陈允咸（站得笔直）董大姐！

董若仪（见是他，想发脾气没发出来）小家伙……

陈允咸（鞠个躬）我来给你道喜。

董若仪（咂嘴）给我道喜？

陈允咸真的。

董若仪别胡扯了！谁不知道你是来找洪蔷的。

陈允咸大姐冤枉我，我真是来道喜的。大姐毕业了，我还不该来道喜吗？

董若仪也不是我一个人毕业。

陈允咸我全给道喜，就是我实在对不住，我来晚了。

董若仪（牢骚满腹）毕业就是失业，人家烦都烦不及，道甚么喜呀？

陈允咸可我还是说毕了业好，这鬼书念着可有什么劲儿？

董若仪敢情你是少爷，我们没家没业的，不念书，不做事，就得饿肚子。

陈允咸（支吾地）想法子，想法子……

董若仪（拢拢头发站起身来）想法子，你给想！

陈允咸你别发愁，我们慢慢儿来。

董若仪又慢慢儿来了。

陈允咸（转换话题）你们这间屋子真不容易找，我要走出去了，还是小魏指着我来的。

董若仪她没告诉我在屋？

陈允咸她冲我挤咕挤咕眼儿，我也不懂是干什么。

董若仪（怔一下）这屋子你没来过？去年你没来过？

陈允咸你忘了？去年宿舍开放，我回家去了。

董若仪明天放假，你还回家不？

陈允咸要回去。

董若仪那天走？

陈允咸明后天。

董若仪那我托你一桩事。

陈允咸（毕恭毕敬地）大姐吩咐。

董若仪你别做这种怪样子，我要你把这半年上海出版的新的小说剧本给我买一份全的带来。

陈允咸（摇手）这可不行，这可不行。

董若仪为什么？

陈允咸你可不知道车站上的日本宪兵多霸道，查出来你有书就是学生，知道你是学生，那麻烦可就多了。

董若仪（瞪着眼）这是说你不带。

陈允咸（无奈）我瞧着办，好不好？

董若仪随你便。

陈允咸你要是要丝袜子、口红什么的，我保险办到。

董若仪我要丝袜子口红干什么？

陈允咸好罢，你要的书我给你尽量想办法就是了。（东张西望）大姐，洪蔷跑那儿去了？

董若仪（笑了）我就知道你拐弯儿抹角儿就是要找洪蔷。

陈允咸（陪笑）大姐告诉我，她到底到那儿去了？我那儿都找到了，也找不着。

董若仪我问你，你这一天跑到那儿去了？我们也到处找你找不着。

陈允咸（摇头）不用提了，不用提了，这一整天都不得闲，好不容易才脱出身来。

董若仪哼，谁不知道你，又是上什么表姐表妹家去了。

陈允咸（摆手）你听，什么？

〔两人侧耳倾听。〕

〔远处有人声渐走渐近，像是有人在哭，有人在劝。〕

陈允咸大姐，有人在哭……

董若仪（向外走）别响！

〔董若仪没走到门口，已经有人推门进来。〕

〔白玉华在最前，呜咽着，眼睛都哭红了。〕

洪蔷扶着她，顾丽君跟在后面。

董若仪（非常好奇地）怎么了？为什么哭？

〔白玉华痴立着。〕

洪蔷（半哄半吓）别哭了，我不许你哭了。

白玉华（忍住泪答应）嗯。

董若仪什么事？到底是什么事？

洪蔷教务处的方先生告诉她有三门功课不及格。

董若仪那三门功课？

顾丽君（抢着说）猜也猜得出的。

董若仪我就猜不出来。

顾丽君可是刚才我一猜就猜对了。

陈允咸（挤上前去）让我猜？

顾丽君你猜吧，看你灵不灵。

陈允咸准是这三样：数学，物理，化学。

〔董若仪走开了。〕

洪蔷（笑骂）这个死东西！

顾丽君（拍手大笑）对，对，对，一点儿也没错。

陈允咸这有什么难猜，就拿我们这四个人说吧，谁在中学的时候不讨厌这三门功课？白玉华，你听我说，不要紧，我去年也是这三门不及格，还加上一门日文。

白玉华我的日文也不及格。

陈允咸那你就完全跟我一样，可是我照样中学毕业，照样进大学，再过两年我照样儿大学毕业，出洋当博士，回国做大官！

洪蔷胡说八道！

陈允咸不，绝对正确。数学顶多学会了加减乘除，就够你用一辈子。物

理，就是无理，就是无理取闹的意思。化学学会了，除了变戏法，就没别的用处。

顾丽君是呀，我不懂物理化学，还不是毕业了？

陈允咸（得意地）怎么样？

洪蓄人家难过得不得了，你还在这儿瞎扯！

陈允咸怎么？白玉华，你告诉我，我给你想法子……

董若仪（从墙角那边冷冷地）又来了，你就会说：想法子。

陈允咸（低声向白）别理她，她有神经病，告诉我。

董若仪（觉得陈允咸在骂她）什么？

陈允咸（非常诚恳地）白玉华，你说你说！

洪蓄你告诉他也好，说不定他能帮你点儿忙。

顾丽君对了，你跟他说。

白玉华（抬头向前看，像是自言自语）我们家穷……

〔突然沉默，陈允咸原是半开玩笑的样子，这下子也静下来了。〕

白玉华常常穷得连饭也没得吃的，为了我上学，我爸爸到处借债。北平沦陷了，我爸爸妈妈老，弟弟妹妹小，家累重，也不能跟着政府走，爸爸又不肯给维新政府做事，借债过日子，看见什么都生气……

顾丽君（招手低声）小陈，你过来。

陈允咸（转过头）什么事？

顾丽君洪蓄找了你好一天，你跑到那儿去了？

陈允咸我……

洪蓄（向陈允咸背上打了一下）听着！

陈允咸（应答不迭）听着。白玉华……前两个月他就病倒了，是气病的。

〔董若仪也走过来倾听。〕

陈允咸（惊愕）病了两个月？

白玉华（点头）两个月不能起床，妈妈要去招呼弟弟妹妹们，我就去服侍爸爸的病，空下来才能上学。我旷的课没有时间补，我的数理化本来就不好，今天方先生告诉我，说我不及格，还有日文也不及格。

陈允咸日文！谁及格谁是汉奸！

白玉华我一共四门功课不及格，就不能升班。

陈允咸那就多念一年。

白玉华（泪流满面）不行了，就是不留班，爸爸已经没处再弄到钱。这么一来，我连去跟爸爸说话的勇气都没有了。

〔白玉华低下头去。〕

陈允咸（把洪蓄拉在一边）洪蓄！

洪蓄你有什么法子没有？

陈允咸（想了一想）有。

〔顾丽君亦凑过来听。〕

陈允咸我去弄一万块钱来供她念两年书，以后再说以后的。

洪蓄你那儿去弄钱？你昨天不是还在借债？

陈允咸我有办法。

洪蓄你有什么办法？

陈允咸我明后天就回家，到了家里以后，你给我打一个电报，说：“速还欠款五千元！”

洪蔷胡扯！你什么时候欠我钱了？

陈允咸唉，我爸爸虽说不肯给我多钱，可是知道是还债的，也就只好给我了，我寄给你，你就给她。

洪蔷让你爸爸知道了，多不好！

陈允咸没关系，第一他根本就不会知道，再说我爸的国难财不知道发了几千万，花他这点儿钱，都便宜了他。

顾丽君那就多加五千元给我。

陈允咸可以，可以，满不在乎，要钱用的话，只管说，别客气。

洪蔷（皱眉）丽君，别在这捣乱。小陈，我得问问她，你帮她的忙，她接受不接受。

陈允咸（瞠目）她会不接受？

董若仪（插嘴）穷人的骨头特别硬，那可说不定。

洪蔷我去问问她。

〔白玉华已经走过来。〕

白玉华（低声）不好，洪姐姐，这不好。

陈允咸（急了）没有关系呀，没有……

白玉华不是，我不能……我也没钱还。

陈允咸不要还的，一定不要还的。

白玉华（摇头，说不出话来）我……我……

洪蔷我想也不要紧的，有时候我们也需要能够接受朋友帮忙的勇敢的。

董若仪好哇，洪蔷也说出这么哲学的话来了。

洪蔷大姐，觉得我有理不？

董若仪（点头）有理。

洪蔷（对白玉华）所以你得听我的话。

白玉华（沉思）我一年只用到一千块钱。……

陈允咸（讶然）一千？这么少？

洪蔷谁像你阔少爷那么乱花，你以为我们一年要用多少钱？陈允咸我真不知道。

顾丽君出门不坐车，不添一件衣裳，光是学费跟包饭的钱，一千块钱勉强够一年了。

陈允咸那还是给你用着再说。

白玉华（止泪，愁容渐放）我回去问问爸爸。

洪蔷你去问，告诉他是好同学帮忙，不要紧的。

陈允咸真是不要紧的。

白玉华（赧然）……陈允咸，谢谢你……

陈允咸（兴奋地）别谢我，用不着谢我。

白玉华洪姐姐，我走了，我回家去，等一会儿再来。洪蔷快去，我等你。

〔白玉华怯怯地同大家作别，掀帘子走出去。〕

〔董若仪回到床边坐着发楞。〕

洪蔷（目送白走后，转回身来）小陈，我们这么做对不对？

顾丽君有什么不对？

洪蔷（摇头）要是白玉华，我也许不会接受这帮助的。顾丽君可是刚才还劝她接受，事情也是你一个人起的头。

洪蔷我只为了她实在困难。

陈允咸你还说有时候我们需要能够接受朋友帮忙的勇气。

洪蔷我只是对她说。我就不行……

陈允咸那你只要看清对方是什么人，譬如我……

洪蔷（皱眉）不谈了，不谈了，我问你，你明后天真要走？

陈允咸真的，我爸爸给我打了几个电报来，催我一放假就走。我是想再玩几天，可是那个吴老伯一天到晚盯着我，一见着我就说：还不走？还不走？

洪蔷那我希望你明天留一天，后天走。

陈允咸（欣然）好。

洪蔷因为明天我要你帮我们搬家。

陈允咸明天就搬家？

洪蔷毕业了，不搬，还等人家来轰呀？

陈允咸谁敢轰你了。

洪蔷那你是不愿意帮忙？

陈允咸（把洪蔷拖到墙角）你听我说……

洪蔷说什么？

陈允咸（脸涨红了低低地）……随便你叫我做什么事情……在你面前，全世界的骄傲都没有了……

洪蔷（一扭，走开）不帮忙算了，少这么妖精妖怪的。

〔外面有人叫：顾丽君，有人找！

〔顾丽君正在注意陈允咸说些什么，听见人叫，就跑出去陈允咸（有点不得下台）……我后天走，你要的东西，不等我回来，先托人给你带来。

洪蔷（黯然）不要了，我不要了……

陈允咸（惶惑）怎么？我真摸不清你心里……

洪蔷世界上有的是只要能够吃饱了饭就算是最满足的人。可是，我还要这个那个的……我真是太奢侈了……

陈允咸（不知说什么好）……这……

洪蔷（见陈允咸急得可怜）我忽然心里难受，你别管我。

〔默然。

陈允咸你别难受，今天晚上我陪你到三星去。

洪蔷（摇头）不高兴。

陈允咸（无奈）连跳舞都引诱不动你了？

〔洪蔷不作声。

陈允咸我后天走，这就算我们最后一次跳舞。我们先到三星，再到北京饭店，把所有的大大小的跳舞场都跳光它。

洪蔷（心为之动）……你还约了别人没有？

陈允咸随你，你爱约谁就约谁。

洪蔷（点头）好。

陈允咸（喘出一口气来）好容易天晴了，只有跳舞是我的太阳。

洪蔷你再废话，我还是不去的。

陈允咸还是去的好，不然一个人更生气。

洪蔷（跳起来）我打扁你的头！

陈允咸（急向后退，伸手进衣袋拿出一个纸包，一下塞在洪蔷要打人的手里）别，别……

洪蔷什么东西？

陈允咸 Chocolate! Nestle's! 你顶爱吃的。

〔陈允咸说完就往外跑。〕

洪蔷（笑了）死鬼！

〔陈允咸在外面伏在窗口上。〕

陈允咸哈啰！

洪蔷讨厌！你还不走！

陈允咸我第一次进女宿舍，以后你们要搬走了，让我多看几眼这屋子。

洪蔷你看好了。

陈允咸（手指着）那两根孔雀毛我认识。

洪蔷废话，你当然认识。

陈允咸我问你，你们明儿搬到那儿住？

洪蔷姚舜英出去接头去了，等她一回来就知道了。

陈允咸姚舜英到那儿去了？

洪蔷一早出去了，不知道。怎么，晚上跳舞你要请她？

陈允咸（吐舌头）那不是找挨骂？我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我问你……

洪蔷麻烦死了，你怎么还不走呀？

陈允咸女宿舍开放，我应该偷点儿东西走的，空着手我不走。

洪蔷（把已经剥开的糖塞一块在陈允咸手里）去罢！

陈允咸好，好，走了，晚上八点钟在操场上等，（要走，又回头）还有大姐姐？

董若仪（冷冷地）我还当你把大姐姐忘了呢？

陈允咸那不敢。（转身走了）一定来。

董若仪就是不来。

〔陈允咸的声音：一定来，一定来……便走远了。〕

董若仪这个小家伙，挺聪明的，就是一天到晚胡闹。

洪蔷（给董若仪吃糖）大姐你吃糖。

董若仪还有你！哭也是你，笑也是你，刚才一副国家将亡的样子，现在又高兴得这样。

洪蔷（往床上一倒）毕业了，不高兴？

董若仪你就不想想毕了业以后怎么办？

洪蔷现在高高兴兴的，不想这些倒霉事。

董若仪什么时候想？

洪蔷等跳完了舞再想。

董若仪那不又是乐极生悲？

洪蔷（一下子坐起来）你就是这样爱扫人的兴。

董若仪我又何必一定凑人家的兴？

洪蔷（不能忍）我知道你是因为……

〔董若仪忽然一阵咳嗽，呛得直不起腰来。〕

洪蔷（跳下床来扶她）怎么了？

董若仪（推开她）不要紧，不要紧……

洪蔷（关切地）你昨天去找了医生，医生怎么说？

董若仪（紧张起来）谁说我找医生！谁说我找了医生？

洪蔷昨天上午你不是去找朱大夫的？

〔董若仪喘气，不说话，洪蔷也懂得了董若仪的心理，不敢再说。〕

董若仪（讷讷地）我昨天是去找过朱大夫，还是流行性感冒……不要紧……就会好……

洪蔷我去倒水给你喝。

董若仪不要……

〔洪蔷向外走，顾丽君正从外面迎面而来。〕

洪蔷谁找你，你跑到那儿去了？

顾丽君谁也不找我。一个是找你的，一个是找姚舜英的。

洪蔷谁找我？

顾丽君（向她耳语）章子寰。

洪蔷讨厌！我不理他！

顾丽君他说他给你写了信的。

洪蔷我全撕了。叫他吃饱了在家待着，少找钉子碰！

顾丽君别嚷！他在外头。

洪蔷（跳脚）不叫他进来！

董若仪（幸灾乐祸）宿舍开放，怎么能不叫人家进来？

洪蔷（怒气冲冲，要夺门而出）我管不着。

〔洪蔷推门要出去，谁知门外站着个陌生人。〕

洪蔷（后退）啊……

那人（行礼）你是洪小姐？

洪蔷（茫然）我叫洪蔷。

那人我来找姚舜英。

洪蔷她一早就出去了。

那人我姓周，姚舜英约我这时候来的。

洪蔷（想起来）噢！她跟我说过……是周栩……周……周栩就是我。

洪蔷她临走的时候说了，说要是她没回来，叫你在哪儿等她一会儿。

周栩好，我就在这儿等她。

洪蔷（让他坐）你请坐。

周栩（毫不婉转）我自己坐，我不碍你的事。（自己找个凳子坐）

〔洪蔷见周栩说话刺耳，呆住看他。〕

周栩（立起一躬又坐下）不要管我。

洪蔷（不悦）你说什么？

周栩（指外面）你外头还有客人。

〔周栩便从衣袋里拿出一本书来看，不再说话。〕

顾丽君（挤眼睛）章子寰。

〔洪蔷发气，又想走。〕

〔章子寰探身进来。〕

章子寰密司洪，密司董。

〔董若仪和洪蔷都对他淡淡地招呼一下。〕

章子寰（又对坐着的周栩点一点头）喂。

〔周栩也同他打个招呼。〕

章子寰（把腋下夹着的两个网球拍同一筒网球放在门边）我来参观。

洪蔷（敷衍）哼……

董若仪（故意地）欢迎得很。

章子寰你们今天都穿得那么漂亮！

洪蔷（没好气）毕业了嘛不漂亮！

章子寰（用手捶头）对，对，对，我真糊涂。

〔洪蔷背转身去，一双发怒的眼睛将将与坐着的周栩打一照面。

〔周栩对她会心地点一下头。

章子寰（坐下，拿出手绢擦脸上的汗）好热！

顾丽君今天怪凉快的，你喊热！

董若仪（尖嘴利舌）热血男儿嘛不热？

章子寰大姐拿我开心。

董若仪谁是你大姐！

章子寰（虽碰钉子，满不在乎）唔，唔，唔。

顾丽君（学他）“唔，唔，唔”像鸡叫。

章子寰不得了，我到了这儿，真是“四面楚歌”。

董若仪“四面楚歌”，顶多不过抹脖子自杀完事。

章子寰不，在自杀以前，我还得仔仔细细参观参观这屋子。

顾丽君你参观就好了，说个什么劲？

章子寰不说就不说。（室内环走，四面张望）谁的？这六口大箱子。

顾丽君我的！你要偷？这么贼眉贼眼的？

章子寰宿舍开放，本来就允许偷东西的。（向洪蔷）是不是？密司洪？

洪蔷（不理他，却去同周栩谈话）姚舜英还没回来。

周栩是，是，我再等她一会儿。

洪蔷你等她好了，不要紧。

〔章子寰随时注意着他两人谈话，周栩亦有所觉。周栩好，好。

洪蔷（故意找话说）我常听姚舜英提起你。

〔董若仪同顾丽君亦往这边看。

周栩（大声）是的，我跟她是亲戚。

洪蔷（意外地）亲戚？

周栩我的表嫂的姑母是她姨母的表嫂。

大家（茫然）什么？

周栩我弄错了，我弄错了，我的表嫂的姑母是姚舜英的表妹的姨母。

顾丽君（瞪大眼睛）那么你是姚舜英的什么呢？

周栩（摇头）不知是什么，就是这种亲戚。

〔章子寰没听到什么正经话，掉转头去。仍旧满屋乱转。

章子寰（发现桌上洪蔷的糖）巧克力！是不是招待客人的？

董若仪那是洪蔷的糖，你问她。

〔洪蔷死劲地瞪了董若仪一眼。

章子寰那当然是待客的咯。（拿了一块放在嘴里）

洪蔷（抢过桌上其余的糖，分给大家，拍一拍手）分完了。

章子寰我还没有。

洪蔷对不住，刚才你自己拿的已经是过分了。

〔章子寰“哈哈”一笑，自己下台。

章子寰（看看墙上的木刻像）密司姚怎么还不回来？

洪蔷你问谁？

章子寰（鞠躬）就问密司洪？

洪蔷（干干脆脆）不知道。

顾丽君（觉得过意不去）出去了，还没回来。

章子寰到哪儿去了？

洪蔷（上前）你打听那么仔细干什么……

章子寰没什么，没什么……

〔外面忽然一阵乱。

顾丽君什么事？

〔大家跑到窗前去看。

〔周栩一直低头看书。

〔章子寰趁众人不觉溜到洪蔷床前，将茶几上的一封信拿起塞到口袋里去。

〔却被周栩看见。

顾丽君（回过头来）有日本宪兵。

董若仪（惊起）是不是又要抓人？

洪蔷为什么？又为什么？

董若仪这个月又抓过四次人了。

章子寰（很严重地）别说了，别说了，这种事还是不加讨论的好。

洪蔷（借此脱身）我要去看。（向门外跑）

章子寰（喊住她）密司洪。

洪蔷（转身）什么事？

章子寰（很诚恳地）这种事我劝你实在不要管，而且马上就没事了。我的意思……今天很难得的，很凉快，我来约密司董密司洪……密司顾去打网球。

周栩（站了起来）怎么？把我一个生人关在女宿舍里吗？

章子寰噢……还有这位……

周栩我姓周。

章子寰也欢迎周先生去。

周栩（摇头）我只是说说，我不打网球。

董若仪我也谢谢了，我也不去。

章子寰不要客气。

董若仪同学嘛，有什么客气的，我是根本不会打。

章子寰那末……

董若仪洪蔷打得好，她会去的。

章子寰那顶好了，……

洪蔷我有事不能去……

章子寰千万别客气，晚上我还请吃饭。

洪蔷也不能去，今天的晚饭要在学校里吃。

章子寰我也是最后一次。

洪蔷（笑笑）绝对不去。

章子寰（转过脸来）密司顾。

顾丽君我一个人不去。

章子寰那我真下不来台了。

洪蔷（作眼色）丽君。

顾丽君好，我跟你打会儿网球。

章子寰（长吁一口）好，就走？

〔章子寰弯腰拾起球同球拍。〕

〔周栩将将在他身旁，伸手将他方才取去的一封信从袋里抽出来，放进自己衣袋中去，大家都不觉得。〕

〔顾丽君对大家挤挤眼睛，先跑出去。〕

章子寰再见，再见。

董若仪谢谢你。

〔章子寰出门而去。〕

洪蔷（看看周栩）有这么讨厌的人。

周栩是同学？

洪蔷不看他是同学，早就把他轰出去了。

周栩只有那位小姐脾气顶好。

洪蔷顾丽君平常总是帮我忙的。（忽然想起来）大姐，章子寰刚才在这儿鬼头鬼脑的，会不会偷了我们的东西走？

董若仪我没有东西给他偷，除非你有什么宝贝。

洪蔷（忍无可忍）大姐，你今天怎么了？

董若仪我怎么？

洪蔷你为什么总是跟我捣乱？

董若仪我怎么跟你捣乱？

洪蔷我不喜欢章子寰来，你站起来说“欢迎得很”，我明明不爱理他，你偏叫他约我去打网球。

董若仪宿舍开放，你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从早上到现在闹了一天，我也没说话，章子寰来，我就说不得一句“欢迎得很”？打网球嘛，你本来是我们的网球选手，我也没有说错。

〔洪蔷气得说不出话来。〕

洪蔷（爆发）我知道你是因为……（不忍说下去）

董若仪因为什么？

洪蔷你就从来不愿意看见别人高兴，你就喜欢别人也跟着你唉声叹气。

董若仪（低下头）你这么说我……

洪蔷（一口气说出来）你就是这个样子，你不高兴的时候，看见别人高兴，你就生气。

〔董若仪脸都憋红了，低低咳嗽了几声。〕

董若仪本来有什么可高兴的呢？

〔周栩暗地向洪蔷摇手。〕

〔洪蔷忍着气往床上一坐。〕

洪蔷谁把我的床弄得那么乱？

董若仪（抬头）我。

洪蔷也是你叫我们大家把屋子收拾整齐，好招待客人的，现在你自己先把屋子弄乱。

董若仪反正明天要搬走了，有什么关系。

洪蔷你说话算话不算话？

董若仪毕业了，你还找我吵？

洪蔷（顿足）我为什么找你吵？

〔周栩走过来，站在她们当中。周栩洪小姐，不说了。

洪蔷她没理嘛。

周栩你不是叫她大姐的么？

洪蔷（走开）大姐也不该不讲理呀！

〔董若仪和洪蔷一边一个坐下，都在生闷气。

〔周栩站在中间无可奈何。

周栩（自语）姚舜英还不回来，我等不及了。

〔门外人声：别急，说曹操，曹操就到。

〔姚舜英已经站在门口。

姚舜英（走进来）你等了半天？

周栩可不是半天。

姚舜英我的朋友你都认识了？

周栩而且都很熟了。

姚舜英（转身向门外）进来呀！你怎么待在外头？

〔门外站着的蔡松年土头土脑地跑了进来。姚舜英请坐。

〔蔡松年傻傻地四面观望。

姚舜英请坐，我叫你请坐。

蔡松年（口吃地）不，不，我站着好了。

姚舜英你跟我客气什么！

蔡松年是，是……（找了个凳子坐下）

姚舜英（像哄孩子）你先坐着等一等，我办完一点事再跟你谈话。

蔡松年是，是。

姚舜英（对周栩）现在就交给你，你马上带走？

周栩（点头）可以。

〔姚舜英俯身从床底下拖出一只小箱子，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小小的布口袋，里面像装着方形的东西，另外又有一个报纸包。

姚舜英（都交给周栩）现在带走，明天再带到新地方来。

周栩好。

姚舜英明天搬家还要你来帮忙的。

〔姚舜英四顾，注意到洪蔷。

姚舜英咦！这个小孩子怎么啦！嘴翘得都可以挂油瓶子了！（走过来）谁气了你？

〔洪蔷不理。

姚舜英（看见董若仪更为惊奇）怎么？大姐也这么气鼓鼓的？

〔董若仪也不作声。

姚舜英到底怎么回事？

〔两人仍旧不响。

姚舜英这是干吗呀？赶上今天这大喜的日子！

〔两人毫无下台之意。

周栩我走了。

姚舜英好，你赶快走罢。（很世故地笑）周先生可别笑话，我们四个人算是一家，这家子人虽不多，可是家务事来得个热闹。

周栩（附合）没什么，那家子不闹闲气？

〔周栩向外走，姚舜英跟着他，走到门口忽然转过身来。

周栩我差一点儿忘了一桩事。洪小姐。

〔洪蔷翻翻眼睛看着他。〕

周栩我忘了告诉你，你茶几上有一样东西丢了。

〔大家都紧张起来。〕

洪蔷（站起来）什么东西？（找）没丢什么东西呀？

周栩好像是一封信。

洪蔷（想了一想）爸爸寄给我的信！（急起来）那儿去了？那儿去了！

周栩刚才来的那个姓章的？

洪蔷章子寰。

周栩被他偷走了。

洪蔷（大怒）他是什么东西！（望着董若仪）我说不叫他进来的！（对周栩）你看见为什么不早说！

〔洪蔷怒冲冲地向外走。〕

姚舜英你到那儿去？

洪蔷他在操场上打网球，我去找他！

周栩（把信拿出来，交给她）用不着去找他了。

洪蔷（昏惑）你？

周栩我看见他偷去的，可是在他走出门的时候，我又从他口袋里偷回来了。

洪蔷（愣了半天）这人多无聊，偷我爸爸的信有什么用？周栩他并不无聊，他只是想找一点儿秘密。

洪蔷（更糊涂了）秘密？我爸爸有什么秘密？

周栩他并不知道是谁写的信。

洪蔷那为什么？

〔周栩向姚舜英打招呼，像是问能说不不能说，姚舜英向他点点头。〕

周栩他只是想找到点儿秘密，可是屋里除了这封信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能够偷走的东西了。

董若仪（忍不住）他到底是……

周栩（一笑）姚舜英会告诉你，明天见。

〔周栩向外走。〕

姚舜英（叮咛）走过操场的时候，当心被球打着了。

周栩（一笑）不在乎，你忘了我也作过选手了。

〔周栩走出。〕

洪蔷（望着周栩远去，疑惑地）这个人……

董若仪怪里怪气的。

洪蔷是不是你的 Sweetheart ？

姚舜英（打她一下）别胡扯！我的丈夫在这儿呢。

〔董若仪和洪蔷大出意外，洪蔷不觉吐了一下舌头。〕

姚舜英（笑）他总是这样一声不响的，我差点儿把他忘了。（介绍）这都是我的同学：董若仪，洪蔷。

〔蔡松年站起来畏畏缩缩地同她们招呼一下。〕

〔若仪回到自己床上去。〕

〔洪蔷靠在窗前重读她爸爸的信。〕

姚舜英你来了多半天了？

蔡松年（声音很低）有一个多钟头。

姚舜英（意料不到）就一直站在门口等？

蔡松年门房说你出去了。

姚舜英（无奈）你真是……你看，这就是我住了四年的小屋子。

蔡松年（四下看了一眼）嗯，嗯……

姚舜英你找我有事？

蔡松年（摇摇头）没什么事？

姚舜英没事？

蔡松年昨天二舅爷说你毕业了？

姚舜英是今天毕业。

蔡松年（啧啧地）我来……我来看看……

姚舜英问我往后怎么办是不是？

蔡松年是。

姚舜英我当然不会回家去。

蔡松年（很痛苦地点头）嗯。

姚舜英我还是教小学，自食其力。

蔡松年可是你以后住……

姚舜英我明天就搬出学校。

蔡松年……你能告诉我……（胆怯）是什么地方？

姚舜英能，西皇城根四十号兴隆公寓。

董若仪（插嘴）公寓定好了？

姚舜英定好了，明天搬。

蔡松年你……你一个人……

姚舜英你不必担心，一共四个人，还是我们这屋里的四个人。

蔡松年（安慰了些）那就好了。……我得回去了。

姚舜英妈限制了你的时候？

蔡松年（低语）她叫我一个钟头就回去的。

姚舜英那已经过了限期了，快去罢。

蔡松年（失神地）唔，唔……（想说话可又止住了）

姚舜英（变得和蔼些）你一定还有什么话？

蔡松年（吞吞吐吐）我……我……

姚舜英你只管说，我不会生气的。

蔡松年……（提起勇气）妈叫我跟你说：外头住不惯，你可以回家。

姚舜英（摇头）我跟你说过：我永远不会回去的。

蔡松年你还是为了……

姚舜英你为什么总这么想？我跟你说过不知道多少次，妈妈不喜欢我，不是我要离开家的理由，家里大大小小都看我不顺眼，也不是我离开家的理由，我也从不会恨他们。蔡松年（不解）那你为什么？……

姚舜英我反对的只是这制度，我恨的也只是这个……（不说了）当然我现在还是跟你说不清楚。

蔡松年……我的意思只是说……怕你一个人住在公寓里不方便，不比学校……不比家里……

姚舜英我有一个更大的家，比你的家大，比你的家里人多，我无论在那儿过日子也比在你的家里方便……

蔡松年（惶惑）你有个更大的家……

姚舜英我们不谈这些好不好？我问你你的英文还念不念？

蔡松年一直在念的。

姚舜英好，别的功课也不要荒了。

蔡松年（点头）我要走了。

姚舜英还有话没有？我们难得见面的。

蔡松年……我以后要常到你们……

姚舜英你只管来，只要你家里不管你。你记住那地方没有？

蔡松年记住了。

姚舜英说一遍我听。

蔡松年（像小学生背书）西皇城根四十号兴隆公寓。

姚舜英不错，你回家吧，你出来得太久了。（看手表）我们的宿舍也马上就停止开放了。

蔡松年（低头向外走）是。

姚舜英你认识出去的路？

蔡松年认识。

姚舜英你自己好好走，我不送你走了。

蔡松年（走到门边停住，回身）……小琏儿……

姚舜英（一下子脸色阴沉）小琏儿……

蔡松年他胖多了……

〔姚舜英望着他发呆。〕

蔡松年他已经会走路了，会叫爸爸……也会叫妈妈了……

〔姚舜英无言。〕

蔡松年上个月他病了，病好了之后，比先前更胖了……

姚舜英（狠心）不要说了，我知道了，你走罢。

蔡松年……（向外走）我只是要告诉你……小琏儿胖多了……

〔姚舜英倚在门前目送蔡松年远去。〕

〔姚舜英轻轻叹一口气，苦笑了一下。〕

董若仪舜英，同学四年，我今天才看见了你的丈夫。

姚舜英（感慨地）旧社会压死了他半条命，你今天会更懂得我。

董若仪是的。（微笑）我还又懂了点儿。

姚舜英又懂了什么？

董若仪（有若干得意）像你这样结了婚的，真不如我们没结婚的舒服的多。

姚舜英（愁容已敛）大姐说得对极了，也就别尽想着结婚了。

董若仪（笑骂）王八蛋才想结婚，你再胡说我打你。

姚舜英反正有那样的王八蛋。（看见洪蔷的异样）这孩子到底怎么了？

〔洪蔷站起来往外走。〕

姚舜英（拦阻她）干什么？大姐，她怎么了？

董若仪谁知道。

洪蔷（反稽）谁知道？

姚舜英怎么？真是跟大姐姐吵起嘴来了，（点头）我明白了，准又是你

不讲理，闹小孩儿脾气。

洪蔷（跳起脚来）我不讲理？我闹小孩子脾气？

董若仪（噗哧一声笑了）她还在生气。

姚舜英大姐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董若仪（心绪已经好转）这一回是她有理，我认错。

姚舜英你看大姐姐都认错了，你要再气就是不对了。

洪蔷（半天不作声，到床上坐下）吵嘴要有个限度，不要吵伤了心。我这个人要是谁真伤了我的心，我会记得一辈子。要是谁跟我有一次决裂，就无可挽回。姚舜英（一直在笑着）伤心，看你说得真像伤过心似的。

洪蔷为什么没有？

姚舜英不要这么老三老四的，叫人笑话。

洪蔷（板脸）我顶恨你们说我是小孩子！（大声）我不是！

姚舜英好，好，好，以后我不说就是了。（忽然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纸包来，两手掩住）给你点儿好东西吃，要不要？洪蔷（本想不理，又忍耐不住）什么东西？

姚舜英你顶爱的。

洪蔷不爱。

姚舜英就是伤透了的心，吃了它也就不伤心了。

洪蔷糖？

姚舜英给你。

〔是一包“Nestle's”牌的巧克力。

洪蔷刚才小陈就给了我一包。

姚舜英这也是小陈给的，我在路上碰见他。

洪蔷你自己为什么不吃？

姚舜英为了留给你呀！姑奶奶。

〔洪蔷感激，一把将姚舜英抱得紧紧的。姚舜英放手，我问你。

洪蔷（放了手）什么！

姚舜英你今天晚上有事没有？

洪蔷没有……（又改口）有。

姚舜英什么事？

洪蔷（不敢说）是……是……

姚舜英跳舞？

洪蔷舜英……

姚舜英又想瞒着我？

洪蔷（惭愧）……不是……

姚舜英不是？不会偷油的耗子，你的假活还没说出来，脸已经红了。

洪蔷（央求地）……只为了今天……今天……（偏着头）最后一天……

姚舜英傻瓜！你完全没有弄懂我的意思。

洪蔷什么？

姚舜英我不是反对你们去，我是要跟你们一块儿去。

洪蔷（睁大眼睛）啊！

姚舜英再也没有想到？是不是？

洪蔷（跳起来又将姚舜英抱住）舜英！

姚舜英（推开她）起开！起开！我受不了！

洪蔷我高兴。

姚舜英（拉着她）趁着高兴，去给大姐姐讲和。

洪蔷（一扭）唔。

姚舜英请大姐姐吃糖。

〔洪蔷拿糖给董若仪吃。

董若仪（接过去）我嘴里没有味儿，不吃，可是我留着。

姚舜英丽君哪儿去了？

董若仪她在陪章子寰打网球。

姚舜英陪章子寰？

洪蔷舜英，你告诉我，章子寰到底是……

姚舜英你不会说出去？

洪蔷当然不会。

姚舜英你们往后要小心他。

董若仪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姚舜英（低声）日本人收买了他，他是给日本人做工作的。

洪蔷（恍然）怪不得。

董若仪可是他跑到我们这儿有什么意思。

洪蔷我看见他就讨厌，就不爱理他。

姚舜英丽君怎么会跟他去玩的？

洪蔷（难过）是我叫她去的，我现在去叫她回来。

姚舜英不要，可是丽君这个孩子意志薄弱，不要受人骗了。

洪蔷那怎么办？

姚舜英等她回来再说。（想想）你们听不听我再告诉你们一点儿事情？

董若仪你说。

姚舜英我们……（看见门开着）关上门。

〔洪蔷把门关上了。

姚舜英我们学校下学期大概要关门了。

洪蔷为什么？

董若仪为了英美要参战？

姚舜英就是英美不参战，日本人也一定要摧毁英美在华的势力。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我们这样的学校。

洪蔷（紧张）日本人会怎么做？

姚舜英你忘了被捕的那些同学？

董若仪好在我们已经毕业了。

姚舜英学校关了门也好，像这样三天两头儿地出事，动不动抓走……

董若仪真是过的什么日子！

姚舜英从下半年起，北平的学校，可能会全是汉奸学校了。

〔大家默然。

姚舜英老百姓更难活下去，我们的日子也会更难过……

洪蔷（凄凉地）我爸爸给我写信说，家乡的环境更险恶，叫我毕了业之后暂时留在北平不要回去。

董若仪总有那一天我们弄到没路可走。

姚舜英（缓和空气）真到了那一天，我们到重庆去。

洪蔷（作梦一般）重庆！重庆离我们多远啊！

姚舜英（发觉门外有人）谁？

〔门外白玉华喊：洪蔷姐姐。

洪蔷（跑去开门）白玉华。

〔白玉华进来。

洪蔷你回家去过了？

白玉华（摇头）没有。

洪蔷刚才我们说的事情……

白玉华（忧郁地）不大好。……我觉得还是不大好。

洪蔷怎么不大好？

〔姚舜英低声问是什么事，董若仪轻轻地告诉她。白玉华我一个人想了半天，……我觉得还是不。

〔洪蔷望着她不响。

白玉华……我没有回家去问，我知道就是问了，我爸爸也不许的。

洪蔷那么你怎么？……

白玉华（忧郁地）我早就知道我不能念大学的了。

洪蔷咳，这种大学不念也罢，你看我们今天不是大学毕业了，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白玉华我只有去找事情做。

洪蔷找事情？

白玉华我知道找事情真难，可是……

〔白玉华说不下去，哭了。

白玉华（拭泪）爸爸还在病。……

姚舜英（走过来）你要钱不要？

董若仪（掏钱）我这儿还有五十块钱。

洪蔷我有一百块钱。

白玉华我不要。……

洪蔷是借给你的，你要。

〔洪蔷把董若仪同自己的钱，都塞在白玉华手里。白玉华你们也没有钱。

姚舜英你不要管我们，我们有。

洪蔷你回家去罢。

白玉华（点点头，向外走）洪蔷姐姐，你去告诉陈允咸……我不是……我谢谢他……

洪蔷我懂得，我会告诉他。

白玉华（忍不性哭出声来，并且把那钱塞还在洪蔷手里）我还是不能要这钱。

洪蔷你再这样，我生气了！

白玉华洪蔷姐姐……你别生气！

〔白玉华泣不能止，转身跑了出去。

洪蔷（追出去）白玉华！白玉华！

姚舜英这孩子可怜。

董若仪这孩子……（咳嗽起来）

姚舜英（关切地）大姐，你的病？

董若仪医生说只要休息，不要紧。

姚舜英少呕气，洪蔷常常发起孩子脾气，就不讲理的。

董若仪（淡笑）今天是我没理，我也从不会呕她的气，你知道我真是爱她。

姚舜英我又为丽君着急，怎么会跟着章子寰去玩的，这样怕要害了她。

董若仪等她回来，劝她以后不理他就是了。

姚舜英（摇头）不要冒失，听她的口气再说。

〔洪蔷跑进来。〕

洪蔷（喘着气）她硬不要我们的钱，……可是大姐，舜英，我告诉你们……

姚舜英什么事？

洪蔷他们说，明天会有日本宪兵来检查我们就要搬出去的毕业学生。

姚舜英（笑笑）当然会的。

洪蔷（思索一下）啊！我知道了。你刚才把好些东西交给那姓周的带走了。

姚舜英别嚷！

洪蔷（吐舌头）……

姚舜英还有什么事瞒得住你这小鬼的！

〔洪蔷得意地笑起来。〕

姚舜英大家把自己的东西都清一下，可能发生问题的早点儿想办法。

董若仪（把自己的箱子从床底下拖出来）我先看看。

洪蔷（也开箱子）我也找一找。（回头）可是要吃饭了。姚舜英不在家里吃。

洪蔷（意外地）到哪儿吃？

姚舜英等一会你们跟我走，我请你们吃一顿好的。

洪蔷可是你哪儿来的钱？

姚舜英我刚拿到小学的薪水。

洪蔷小陈还要等我们去跳舞。

姚舜英我也约了他。

洪蔷丽君呢？

姚舜英等她来。

洪蔷（高兴地）好玩儿，好玩儿。

姚舜英从明天起，我们的生活要改一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大玩一下。

洪蔷，你换上那件漂亮衣裳，大姐也换身漂亮衣裳。

董若仪我精神不好，不去跳舞。

姚舜英大姐要去，去凑凑趣。

洪蔷你自己？

姚舜英（从枕头底下抽出一件花衣服来）我预备好了的。

洪蔷（翻箱子）马上就换？

〔学校吃饭钟响起来了。〕

董若仪吃饭钟，还早呢。

洪蔷（几乎是唱着）我们要出去了。我们要吃好的了，我们要去跳舞去了。

姚舜英你们要不要听一次无线电？

洪蔷要。

姚舜英也是最后一次了。无线电得还给方先生了。搬到公寓之后也就不能听了。

〔姚舜英除去床前小箱子上盖的一块布，露出一个小收音机来。

〔姚舜英开收音机，对音。

〔顾丽君高高兴兴地跑进来。

洪蔷（拉住顾丽君的手）我们出去吃饭跳舞。

顾丽君不，章子寰约了我。

洪蔷顾君不理他，他是……

姚舜英（急止她）嘘！

顾丽君（很单纯地）他很好，他并不像你说的那么样……

姚舜英听，别说话！

〔无线电在放一支歌曲：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

〔洪蔷跟着唱，董若仪坐着发呆，姚舜英望着顾丽君，顾丽君拿起床头的小钱包预备跑出去，也站在门边楞住了。

〔幕在歌声中下。

第二幕

人物董若仪顾丽君洪蔷姚舜英李妈警察周栩

蔡松年白玉华章子寰

秋天来了。

她们搬来公寓里已经住了三个月。

九月的秋天，北平的天气晴爽开朗，但是四个女孩子的这间屋里却是愁云密布。

公寓是一所旧得褪了颜色的大公馆改建的，四个人住的这间大房子依稀犹存当日的规模。

但是屋子可真旧了，墙上裱糊的花粉纸，已经一块块地剥落，红漆的梁柱亦已略显欹斜，大方砖铺的地因为年湮岁久也有了许多残破。……

屋里仍旧摆了四张床，两张并在一起的是洪蔷同顾丽君睡的。另外两张单摆着；靠近洪蔷的是董若仪的，另外一个姚舜英的。墙角一堆大大小小的箱子都是顾丽君的。箱子旁边有一个书架，上面摆着书及杂物。

每人的床前壁上，依然是从前学校时的装饰，那是洪蔷的主张：说是教人能够常常想起那四年来一同在学校时的生活。只是茶几上放着的花瓶里的花不知道多少时候没有换，不但花朵枯萎缩成了一团，就是叶子也都干了。大清早，又是个大晴天，那四扇大方玻璃窗子上照满了黄金颜色的太阳。姚舜英伏在书桌上改小学生的卷子，同时在翻着桌子上另外的书。洪蔷斜靠在床上，也在看书，却难掩心中不安的情绪。顾丽君坐在一张小矮凳上，背靠着床栏织毛线，只有董若仪还盖着被高卧未起。

屋里寂静异常，顾丽君懒懒地站起来，走过去将玻璃窗上挂着的印花布的窗帘全部都扯开。太阳光于是直接射进了屋子。

太阳光照在睡着的董若仪的脸上，是因为光线太强刺激了她？董若仪蠕动了一下，用手挡住眼睛，翻了个身。董若仪（含糊不清）……吵死了，讨厌……

〔董若仪于是把身体往下缩，连头缩进被子里去了。

〔姚舜英回头向坐在床上的洪蔷挤一下眼睛。

〔顾丽君撅着嘴生气。〕

顾丽君（嘟哝着）半夜不睡，早晨不起；她夜里吵别人就不说了。

姚舜英（低声）昨儿晚上什么时候睡的？

洪蔷我不知道，我跟你一样，也总是一躺下去就睡着了。

顾丽君那敢情你舒服！我睡觉就听不得一点儿声音：她昨儿夜里又是一会儿咳嗽，一会儿叹气，嘀嘀咕咕足折腾了一宿，弄得我也到天快亮了，鸡都叫了，才睡着。

姚舜英（忧虑的）啧，这样儿怎么行。

顾丽君好人都会弄坏了，还养那家子的病。

洪蔷（急止之）轻点儿！她听见人家说她有病，可是要发脾气的。

姚舜英是连带关系。也就是因为有病，所以就有了脾气。我们还是该让着她点儿。

顾丽君（委屈得不得了）太阳照在她脸上，这不能赖我呀！也不该骂我讨厌呀！

洪蔷病人要是讲理，也不算病人了。

顾丽君你说我。你昨天不是还跟她吵了架。

〔洪蔷笑了，低头又看书，不响。〕

顾丽君（怨气冲天）她就是待你好，你一嚷，她就不响了，舜英她是向来就有点儿怕的。到了儿我一个人倒霉！

姚舜英看丽君这一股怨气。

顾丽君本来嘛，我越想越冤。

洪蔷小可怜儿！

〔顾丽君更欲有言，忽然董若仪又在翻身，大家吓得不敢响。〕

董若仪（伸出头来，两只眼睛还是迷迷糊糊地）别在背后骂我，我还没有睡着呢！（面向里又睡了）

〔大家我看你，你看我，又惊又觉好笑。〕

〔沉默良久。〕

顾丽君（愤愤地）不干了，我不干了！

姚舜英又发疯？你不干什么？

顾丽君我不住这儿了，我搬出去。

洪蔷神经病，你往那儿搬！

顾丽君（低头低声）反正有地方要我……

〔姚舜英对洪蔷作眼色。〕

洪蔷（招手）丽君，你这儿来。

顾丽君干吗？

洪蔷我问你话。

顾丽君你问好了。

洪蔷你过来。

〔顾丽君走过来。〕

洪蔷（拉着她的手）你刚才说什么？

顾丽君（红了脸）我说什么？

洪蔷你说反正有地方要你，是不是？

〔顾丽君低下头。〕

洪蔷告诉我什么地方。

顾丽君（声音轻得听不见）不说。

洪蔷让我来猜好不好？

顾丽君（打算把手挣脱走开）不……

洪蔷不许你走，我一定要猜，跟舜英两个人猜。

顾丽君（再也阻不住，噗哧一声笑了）讨厌鬼！

洪蔷章……

顾丽君（扑在洪蔷身上，笑成一团）你坏透了，你这个死东西！

姚舜英（指指睡着的董若仪）别吵！别吵！

顾丽君洪蔷可恶透了！

洪蔷你得告诉我，你们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顾丽君（扭转身子）我不理你了。

洪蔷是啊！现在还理我们干什么呀！

顾丽君（满面通红）我可真气了！

〔顾丽君向外便走。

洪蔷（拉住她）别价，别价，我跟你闹着玩儿的。

顾丽君（惨淡地）穷到这样儿了，还闹着玩儿！

洪蔷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一次都没有这么穷；可是那一次我都没有这么高兴。

顾丽君为什么？

洪蔷不为什么，就是这回穷得彻底，所以就穷得高兴。

姚舜英（还在翻书，颇有同感）这回真是穷得彻底。

顾丽君四个大人连一个“镞儿”都没有了。

洪蔷我早就想开了，多穷也穷不死人，到了时候总有办法的。姚舜英你呀，这回也是难得，你怎么会想开了。

顾丽君前天晚上，你为了没钱买那块料子，就把我那瓶香水摔了，我都没好意思说你。

洪蔷（有点难为情）陈年的老账，算它干什么？

姚舜英洪蔷这点儿不好。我看见你摔了两次东西了，可都是摔人家的东西。

洪蔷我自个儿的东西早就摔光了。

顾丽君（指着桌上）这瓶香水不是你的？

洪蔷送给你，我根本不用。

顾丽君我不要。

洪蔷你那瓶子早就空了，摔了有什么关系？

〔洪蔷说到这儿自知无理，赧然一笑。姚舜英这家伙，又胖了。一只眼睛都快没有了。

顾丽君她吃得好，睡得好；说哭就哭，说笑就笑；心里没有事，她不胖还有谁胖？

洪蔷我心里没事，你怎么知道？

姚舜英（颇含深意）我知道。

洪蔷（不许她说）啊！

姚舜英我也要问你……

顾丽君（连问）问她什么？

洪蔷（情急）舜英！

姚舜英（望着窗外）不得了！不得了！

顾丽君（向外看）谁？

姚舜英李妈送衣裳来了。

顾丽君怎么不得了？

姚舜英到了日子。昨天就该给她钱的。

顾丽君可是拿什么给她呢？

姚舜英洪蔷，接近残酷的现实了，你还高兴得起来不？

洪蔷我高兴谁也拦不住。

姚舜英那你去搪账。

洪蔷（当时就急了）不，我不会说话。

姚舜英还是求着我了？

洪蔷谁让你演演说家呢？

〔外面李妈在喊：姚小姐，衣裳来了。

洪蔷看，她叫“姚小姐”，就不叫别人。

姚舜英（答应）李妈，我们在家呢。

〔李妈托着一叠衣裳进来。

李妈哟！今儿个四位小姐都在家，都不出门儿？

洪蔷不是不出门儿，是出不了门儿。

姚舜英李妈，你昨天怎么没来？

李妈（把衣裳分放在四张床上）姚小姐，我告诉您……（忍不住笑）

洪蔷有喜事，看你乐得这样儿。

李妈兵荒马乱的年头儿，那儿说得上什么喜哟。

顾丽君李妈，你说。

〔四面张望，见外面没有人。

姚舜英什么事？

李妈（压低声音）我们当家的回来了。

姚舜英那可真得跟你道喜了。

〔李妈乐得合不上嘴。

李妈（掩不住高兴）五年了，真不容易啊……

顾丽君他怎么跑出来的？

李妈您猜？

〔顾丽君摇头。

李妈开小差，（紧张地）您可不能说出去，千万别说出去，说出去了可没命！

顾丽君怎么会给你说出去。

李妈您想他还是己卯年夏天让日本鬼子拉夫拉走的。一大早儿出去，就那么没有影儿啦。唉呀！一家子哭得翻了天，也哭不出个信儿来。起课，算卦，都说是没有指望了。

姚舜英可是这下子人回来了，课也不灵，卦也不灵了？

李妈可不是，再也不信了，那些算卦的都是骗钱的。（一眼看见董若仪）怎么？董小姐不舒服了，还没起。

董若仪（伸出头来）没有。李妈，我听你讲哪，你当家的怎么了？

李妈回来了，回来了，您说啊，这几年他苦子吃够了，浑身都是伤，可是路也跑远了，什么上海呀，南京呀，汉口呀，湖南呀，……那儿那儿都跑

到了。

洪蔷（羡慕地）多好，他都能跑这么远。

李妈可是他说真受不了日本鬼子的气，打仗的时候让中国人在前头拼命，关饷的时候，可没有中国人的份儿。“简直受不了”，他说。（压低声音）他们十几个弟兄就在……涿州，……有这么个地方不是？

姚舜英有。

李妈他们就在涿州北门外的高粱地里，杀死了五个日本兵就开了小差，跑了。

董若仪（没听清楚）杀了几个日本兵？

顾丽君（大声）五个。

李妈他们就跑了，有两个就让日本兵给抓去了。

洪蔷（情不自禁）哟！

顾丽君抓去了之后……

李妈那还有命！那些个，都跑到山里当游击队去了。只有我们当家的跑回家来。

姚舜英他惦着你？

李妈（害臊，低头笑了）可不是。

〔大家都笑了。〕

洪蔷你们看李妈脸红了。

李妈（撒娇）洪小姐！（静一静）他还要走呢。

姚舜英走？到那儿去？

李妈他也要打游击。

姚舜英你让他去？

李妈我让他去，公公婆婆也不让他去呀！再说他走了几年，公公婆婆心里不舒坦，有气都出在我头上，我也受够了。

洪蔷（笑）那不是你也不让他去。

李妈他偷偷儿跟我说，让我跟他一块儿当游击队去……

姚舜英那也好呀。

李妈我说：好！当游击队也兴带家眷的呀！

姚舜英兴的，男的女的都兴当游击队的。

李妈抛头露面的，羞死人了，我可不干！

〔董若仪睡着干咳两声。〕

姚舜英大姐，差不多该起来了！

董若仪（坐起上半身）没钱，起来干什么，还是睡着好。

姚舜英李妈，我们该给你钱了。

李妈对了。昨天的日子，小姐们手上方便的话……

姚舜英就是不方便……

李妈那就过两天再说。

姚舜英真不好，你当家的回来，不是也得花钱……

李妈过两天儿，过两天儿不要紧。

董若仪（伸个懒腰）只要有两毛钱，我只要喝一杯开水……

洪蔷（瞪她一眼）作得那么穷像！

董若仪真的，真的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李妈（老大不忍，手伸到衣袋里）董小姐，我这儿有……

洪蔷（拦住她）李妈，她说着玩儿的。

〔董若仪也不敢响了。

李妈这怕什么，我真是有……

洪蔷（急了）不，不要，不要……

李妈（退后）小姐们还有衣裳要洗的没有？

洪蔷没有，今天没有。

李妈我走了。

〔李妈向外走。

姚舜英李妈，明后天给你钱，对不住你。

李妈（走着）那儿的话，我不是来要钱的。

〔李妈走远。

洪蔷（埋怨）大姐讨厌死了，这多丢人！

董若仪这有什么丢人的，我们穷就是了，也没有结交汉奸，也没有作坏事情。

顾丽君（忍住一口气）舜英，我们吃中饭的钱还没有呢。

董若仪忙什么？我早饭还没有吃呢。

顾丽君谁让你不起来的！

董若仪（咳嗽着跨下地来）我现在不是起来了？

姚舜英（见她已穿好衣裳）你怎么不脱衣裳就睡了？

董若仪脱了还得穿，我嫌麻烦就没脱。

顾丽君那你就睡更好。

董若仪（站在屋当中）本来就差不多，睡着像醒着一样，醒着也像睡着一样的。

〔董若仪说着，坐下，对着镜子梳头。

顾丽君真的，舜英，没钱怎么办？

姚舜英你别慌，我告诉你，有办法的。

顾丽君你总是说有办法……

姚舜英的确有办法，我那回骗过你了？

顾丽君不是，我是说这样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我真……

姚舜英我不这么想。沦陷区里，就是千万的富翁说不定一下子就倾家荡产，你要打什么长久之计，那根本就不可能。

顾丽君那你说怎么办呢？

姚舜英我是过一天算一天，我不会长留在北平，住到不能住下去的那一天，我们总会走的。

顾丽君可是眼前，眼前怎么办？

董若仪（插嘴）有办法，当当。

顾丽君当当？

董若仪没有用的东西当掉，就够我们吃几个月的。

顾丽君什么是没有用的东西？

董若仪噢，那六只大大小小的箱子。

顾丽君（不悦）那是我的。

董若仪我知道，当掉还可以赎出来的。

顾丽君我只有这六只箱子了，离开家，我带了五年一点也没有损失过，我决不会动它的。

董若仪可是最近有个谣传，你听说了没有？

顾丽君什么谣传？

董若仪重庆的飞机会来轰炸，真来了的话……

顾丽君我跟箱子一块儿死。我只有这六只箱子了，箱子要是炸掉，我也不活了。

董若仪跟我一样，飞机来了我也不会躲的。

姚舜英你们说些什么？

董若仪我们的全部财产就是一床被褥。人炸死了就算了，床炸了连睡都睡不成，还有什么活头儿。

〔屋里空气紧张，大家一时沉默〕

姚舜英（目光找到洪蔷）洪蔷，你又在翻什么？

洪蔷（懒懒地抬头）旧信。

姚舜英（指一指）小陈的信？

洪蔷（默然）是。

顾丽君小陈走了三个月了？

洪蔷（点点头）……

顾丽君为什么不回来？

洪蔷不知道，也许在上海念书了。

顾丽君他说过要带给我们的东西？

洪蔷我写信给他，不要。

顾丽君（试探地）其实可以写信给他，叫他寄点儿钱来。

洪蔷东西我都不要，更不会要他的钱。

董若仪（头已经梳好）丽君，其实你现在有地方去要钱呀！

顾丽君（怒形于色）我就去要，怎么样！

董若仪那可好了，大家都可以有办法了。

〔董若仪走近门边。〕

董若仪（回身）洪蔷。“君子固穷”，你懂不懂？

洪蔷不懂！

董若仪我可懂得更多了些。“君子固穷”，就是说：因为我们读书识字，所以我们穷。

洪蔷瞎说。

董若仪一定的，从古以来就这样的，你多想想。（走出去）我去洗脸去了。

〔董若仪走出去。〕

顾丽君（愤愤）她是骂我！

洪蔷她脾气不好……

顾丽君（气极）我本来不是君子，我要钱，我受不了这穷了！

洪蔷干吗说这些？

顾丽君（将手里织着的毛衣递给姚舜英）打好了，你自个儿收头儿罢。

〔姚舜英接过毛衣来，眼睛望着她。〕

〔顾丽君拿了床上的夹大衣向外走。〕

姚舜英（把毛衣放在自己床上）你要干什么？

顾丽君（站住）也许我们不能长待在一块儿了，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从来就没百年不散的筵席。

洪蔷（惨惨地）丽君……

顾丽君洪蔷，我也舍不得你，可是这条路我走不通，我只好走别的路了。

〔顾丽君走出去。〕

洪蔷（走到门口向外望，又转身）舜英，丽君真会走？

姚舜英这是第三回了，也许真会走了。

洪蔷是不是大姐说得太过分了？

姚舜英这样也好，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主意，与其将来闹得不好，还不如现在来个好离好散。

〔洪蔷沉思不语。〕

姚舜英（温柔地）可是我要问你，你近来变了。

洪蔷我？

姚舜英你也不笑了，也不闹了，你变得太多了。

〔洪蔷轻轻叹一口气。〕

姚舜英你想着什么？

洪蔷（很秘密地）舜英，我告诉你。

〔姚舜英望着她。〕

洪蔷离开学校我学会了两样本事。

姚舜英什么本事？

洪蔷（羞怯地）我学会了叹气。

姚舜英还有？

洪蔷我从前大声音哭，现在我学会了没有声音的哭了。

姚舜英你长大了，可是什么事情叫你叹气，叫你哭呢？

洪蔷我不知道。

姚舜英（凑近她）你不许瞒我，你在想小陈，陈允咸？

洪蔷（迟疑）……

姚舜英你逃不过我的眼睛。

洪蔷（点头）是。

姚舜英他最近有信没有？

洪蔷没有，因为我也没给他信。

姚舜英你盼望他来？

洪蔷不，我怕他真来的时候，我反而会不爱他的。

姚舜英你说得好，小陈我也喜欢他。可是不幸他太有钱了。

洪蔷（不懂）怎么讲？

姚舜英因为他太有钱，所以他的聪明，他的善良可能都因此受了损害。

〔洪蔷大睁着眼睛。〕

〔姚舜英从书架上检出一本书来。〕

洪蔷（看那书面）《战争与和平》，干什么？

姚舜英（翻那书）让托尔斯泰来告诉你，你听我念……

〔洪蔷倾听着。〕

姚舜英（读）“……我可怜发西利郡王，（因为他没有得到遗产）但是我更可怜彼埃耳，这样年轻就承受了大财产。他要受到多少引诱啊！假使有人问我：在世界上最需要什么？我说是要比贫穷的乞丐更贫穷……”

〔洪蔷沉思。〕

姚舜英贫穷，艰苦，才能产生斗士；所以我怕小陈跟我们总不会是一条

路上的人。

洪蔷（怔怔地）我懂。

姚舜英所以我们该知道，这穷困只是一时的。

洪蔷我并没有抱怨……

姚舜英所以我爱你，所以我也不再拦阻丽君一定要离开我们。

〔洪蔷仍在思索。〕

姚舜英你看今天的太阳多好，（带若干嘲讽）可是我们不能出去。为了没有钱，连太阳都不是我们的了。

〔又静默。〕

洪蔷（忽然抬起头来）为什么两天没有看见周栩了？

姚舜英看见太阳就会想起他的，是不是？

洪蔷（笑了）这家伙！

姚舜英他今天会来，可是他前天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他不来也好。

洪蔷为什么？姚舜英他说他一来总惹得你生气。

洪蔷他从来不说一句好听点儿的话，可恶透了。

姚舜英他从前跟我说过，越是他爱的人，他越是跟他处处找别扭。

洪蔷我才不要他爱！

姚舜英空口说没用，走着瞧罢。

洪蔷（向姚舜英要那本书）再给我看看。

姚舜英（把手里的书递给她）在六十二页，你自己找。

〔洪蔷低头翻书，忽然像看见什么东西，便马上把书合上了。〕

洪蔷舜英，中饭到底怎么办？

姚舜英（无可奈何地）天无绝人之路，到了吃中饭的时候再说罢！

洪蔷（把书背在身后）要不要看样东西？

姚舜英什么东西？

洪蔷你镇静一点儿，看见了这东西，感情不要过分冲动。

姚舜英胡说什么？给我！

洪蔷（把书送到姚舜英面前）你看！

〔姚舜英翻开书，一张十元的钞票落在地上。〕

〔两人同时发出喜悦的呼声。〕

姚舜英十块钱！

〔两人像在沙漠里发现了清泉般的狂喜。〕

姚舜英什么时候夹在里面的。

〔洪蔷一把抱住姚舜英。〕

姚舜英哎哟！

〔姚舜英还没有喊出来，便同洪蔷一起滚到床上。〕

〔房门推开，一个黑衣服的警察挟着一本厚册子站在门口。〕

〔洪蔷和姚舜英在床上笑成一团，没有觉得。〕

警察（不知怎么好，终于咳嗽了一声）……

〔两人一惊，回转头来，洪蔷惊得张大了嘴。〕

姚舜英（跳下地来，拾起那钞票，羞愧的）啊！啊！

警察（一团和气）天好，出了太阳，小姐们也高兴啊。

姚舜英（嗫嚅地）没事……我们闹着玩儿……

警察（把册子放在桌上，顺口应酬）小姐们吃饭了吗？

姚舜英（把桌上的东西清在一边）还没有，请坐。

警察您别客气，别客气，检查户口，又来麻烦您了。

姚舜英嗯……嗯……

警察（一张一张翻那册子）公事，没法子，上边儿的命令说：检查户口连茅房都得走遍。可是都是中国人，能怎么样呢……（指着册子上的一页）还是四位啊？

姚舜英还是我们四个人。

警察是，是，是……（很费力地认字）姚……舜英……

姚舜英就是我。（指洪蔷）她姓洪。

警察噢，姚小姐，洪小姐。

姚舜英还有一位在洗脸，还有一位出门儿了。

警察（合上册子）行了，行了。

姚舜英要看“居住证”？

警察不必了，不必了。（递给姚舜英一张单子）这是“秋季户口查讷”的条子。您什么时候有功夫贴在门上就完了。

姚舜英是，我们马上就贴。

警察对，对，对，回见，回见。

姚舜英费你的心了。

警察那儿的话，那儿的话，只要鬼子没跟着，那就什么都好办。

洪蔷（笑着）是啊。

警察（机密地）可是小姐们还是得当心呕！上街的时候，可记着千万要带着“居住证”，这两个月风声不好，有事，没事，三天两头儿的断绝交通，当街检查，一个不留神，可就是麻烦。

姚舜英谢谢你的关照。

警察（慨叹）什么年头儿哟！光拿这内六区来说罢，（低声）这九月份，不到一个月就出了四十七档子大抢案：十三回是在夜里，那三十多回就都是在白天干的。（长叹一声）大白天满世界闹强盗，咱们这一辈子可是从来没见过！

洪蔷怎么他们就管不了？

警察谁？您是说日本鬼？算喽！领头儿犯案的还不就是他们？错了他们，可谁有那么大胆子！日子难过噢！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喽！（向外走）还得到那边屋去，（手指着）这是公事，一个月一回，挨家挨户全得走到。（回头）再见。

〔警察很习惯地“哈哈”笑着走出去了。〕

〔董若仪梳洗完毕进来，与警察交臂而过。〕

董若仪（作一个疑问的脸色）？

洪蔷（轻声）查户口的。

〔董若仪作了个鬼脸。〕

董若仪（环顾室内）丽君呢？

洪蔷生你的气，走了。

董若仪哼！一天到晚怨天怨地，真走了倒好。

洪蔷大姐，你的火儿也太大了点儿。

董若仪（火又上来了）天生的脾气，就这样儿，没法儿改！姚舜英不提了，不提了，天气好，出去晒太阳。

董若仪去哟，晒太阳，一动就是钱，那儿来？

姚舜英（把钞票一扬）看！

董若仪（惊喜）那儿来的？那儿来的？

洪蔷不告诉她。

董若仪告诉我，非告诉我不可。

姚舜英书里翻出来的。

董若仪真的？（伸手）给我。

姚舜英（给了她）你要干什么？

董若仪先沏壶茶，我渴坏了。（拿了桌上的茶壶往外走）

姚舜英何必又自己去呢。叫茶房去泡好了。

董若仪（摇头）该给茶房的钱也欠了半个月了，还是自个儿去罢。

〔董若仪拿着茶壶走出去。〕

〔走到门口碰见周栩。〕

周栩大姐，那儿去？

董若仪（已经走到外面）你多待一会儿，我请你喝茶。

周栩（顺口答应）好，好。（跨进屋来）

〔周栩站在门口一动不动。〕

〔洪蔷见到他便背转身去。〕

〔姚舜英过来，两人走到墙角。周栩（低声）写好没有？〕

姚舜英（点点头）……

〔周栩伸出手来。〕

〔姚舜英从衣袋里拿出一张纸来，拿过去交给周栩。〕

〔周栩将那张纸收入衣袋，又从另一衣袋里拿出一个纸卷给了姚舜英。〕

〔洪蔷虽然背转身去了，却不时偷偷回头，张望他们两个。〕

周栩（拍拍腰侧隐隐隆起的像是一根手枪）……

姚舜英什么时候？

周栩十二点钟，在王府大街。

姚舜英（看手表）要快去了，只有半点钟了。

周栩我知道。

〔周栩走向洪蔷。〕

周栩为什么不理我？

洪蔷（反身）我不爱理你嘛。周栩可是我爱理你。

洪蔷不要脸，你不是跟舜英说了不再来我这儿的。

周栩我也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姚舜英的。

洪蔷（大气）那你理我干什么？

周栩别气，听我说实话。

洪蔷谁听你的。

周栩我知道，你见着我就生气，我是打算不再看见你的，可是我今天非找着舜英不可，谁让咱俩有缘，一下儿又碰上了。

洪蔷（站起来）我没功夫跟你胡扯！

周栩说谎。

洪蔷什么说谎？

周栩你没功夫？一天到晚闲坐在床上发楞，你没功夫？

洪蔷（怒不可遏）你管不着我。

周栩我在路上就这么想：我今天去找姚舜英，可千万别碰见洪蔷，要碰见了她，准又闹个不欢而散。

〔洪蔷赌气不理他。〕

周栩准撅嘴，准生气，没错儿，不出预料之外。

洪蔷（憋了半天）我那么容易生气！

周栩噢，你没生气？

洪蔷当然没生气。

周栩那才好。你知道，你的气不消，我不敢走的。

洪蔷现在你可以走了。

姚舜英（笑着）是该走了，（深刻地）不要误了事。

周栩没关系，我算准了的，再待五分钟走，正合适。

洪蔷（跳起来）你还不走！

周栩（坐下）五分钟，决不多待。

洪蔷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坐着。

周栩好，我们坐着聊天儿。

〔姚舜英袖手旁观，不响。〕

〔静默片刻。〕

周栩（指着洪蔷床头壁上的两支孔雀毛）孔雀毛是谁的？

洪蔷你管呢！

周栩谁的？

洪蔷我的，怎么样？

周栩不怎么样，倒是顶美的啊！

洪蔷（又气又笑）你也懂得什么叫美！

周栩我也喜欢孔雀的。

洪蔷你为什么喜欢？

周栩因为它好看。

洪蔷嗯。

周栩可是孔雀的毛病比它的美要多得多。

洪蔷什么毛病？

周栩第一孔雀的声音非常难听，说不出好听的话，唱不出好听的歌。第二孔雀虚有其表，毫无内容。第三孔雀只能关在笼子里，给人看热闹，缺乏自由生活的能力。

〔洪蔷低头不语。〕

周栩（站了起来）同意不同意？

洪蔷（已为所动）同意又怎么样？

周栩那么我就有个建议。

〔洪蔷不语。〕

周栩这种装饰品，对你的影响不好，所以我建议把它取消。

洪蔷（又跳起来）你管我！你管我！

周栩又生气了？

洪蔷（大喊）你走，你走，你讨厌死了，你……

周栩（非常严肃地）别吵！别吵！

〔洪蔷止喊。〕

周栩（看表）刚刚五分钟，我非走不可了。

洪蔷（气冲冲地）你早就该走！

周栩（拉着姚舜英）舜英，送送我。

洪蔷舜英，不送他。

周栩（行礼）允许她送我，我有话跟她说。

洪蔷没好话！

周栩（已同姚舜英向外走）等一会儿，我再来跟你谈。

洪蔷不要你来！

〔周栩同姚舜英出去了。〕

〔洪蔷思索了一下，跑到书桌前。望着姚舜英的那个抽屉犹疑。〕

〔洪蔷下决心，开开那抽屉，翻着里面的文件。〕

〔董若仪拿着茶壶进来。〕

〔洪蔷急转身，反手关上抽屉。洪蔷大姐……〕

董若仪（把茶壶放在桌上）看周栩这家伙，我走他来，我来他又走了。

洪蔷沏壶茶，要那么半天？

董若仪你不知道，大街上戒严了，铺子都关了门。

洪蔷戒严！为什么？

董若仪街上的人说，日本新派来的驻北京宪兵司令叫大岛什么的，今天中午进城，所以又戒严了，街上十步一岗，好紧张的。

洪蔷（暗惊）中午！

董若仪说那日本人快到了，好些人挤在马路边儿上看热闹，我跑到口儿上的茶馆里等着现烧开水，等到现在。

〔姚舜英慢慢走进来，神情略显慌乱。〕

洪蔷（注意她）大姐说街上戒严了？

姚舜英是。

洪蔷那周栩还能出去？

姚舜英（支吾其词）他就在附近找朋友，一会儿就回来的。

洪蔷（更欲有言）……

董若仪（已经端了茶在喝）嘿！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洪蔷什么好消息？

董若仪别人请吃中饭，我们这十块钱可以留着晚上再用了。

姚舜英谁？

董若仪再也想不到的一个人，白玉华。

洪蔷（意外的）她！

姚舜英（同时）白玉华！

董若仪（心向往之）好阔气呀！坐着雪亮，雪亮的包车，浓妆艳抹的，漂亮极了。

洪蔷她现在干什么？

董若仪看，我拿着这把茶壶，一副倒霉的样儿，她那么神气，我问都没敢问。

洪蔷怪事。

董若仪她可是亲热得不得了，叫车夫停了车跑过来，她说她一直就想找我们，可不知道我们住在那儿，她前天搬的家，就在那边六十八号，她说过一会儿来约我们去吃饭。

洪蔷真是想不到。

了。  
〔姚舜英心不在焉，把身上的一卷纸拿出来，塞进那抽屉去，又给关上了。

〔洪蔷看着她。

〔姚舜英一人独坐，心绪不宁。

董若仪本来我想先吃点儿东西的，所以我也不吃了，等着……

〔董若仪一眼看见门外有人。

董若仪谁？

洪蔷（惊起，跑到门口）蔡先生。

〔蔡松年胆怯地站在门外。

蔡松年（低声下气）姚……姚舜英在家吗？

洪蔷（让他）在家哪，你请进来。

蔡松年（一步一步走入，一路低语）我来看看，来看看她……

董若仪舜英。

〔姚舜英像没听见。

董若仪（大声）舜英，蔡先生来找你。

姚舜英（霍地转过身来）啊？（认出人来）你？你来了？

洪蔷蔡先生。（搬一张凳子给他）你请坐。

蔡松年（躬身）是，是……（坐下）

姚舜英（不知说什么好）你……

蔡松年……今天是十六号……你叫我今天来拿衣服的……

姚舜英噢！小琏儿的毛衣。

〔姚舜英拿起床上没有织完的毛衣。

姚舜英（递给洪蔷）丽君走了，你替我把这几针打完，给他带走。

洪蔷（接过来，关心地）你不舒服？

姚舜英（信口答应）头有点儿晕，一会儿就会好。

〔洪蔷动手织那毛衣。

〔姚舜英又走到蔡松年面前。

蔡松年（局促地）……街上……

姚舜英什么？

蔡松年街上戒严……

姚舜英对了，戒严了，你怎么走过来的？

蔡松年我走娘娘庙进象鼻子坑，过葡萄园，在东珠市口拐弯，再走羊肉胡同，再从耳朵眼儿胡同绕过来的。

董若仪（噗哧一声，笑了出来）亏你想出来的，好远的一条路！

〔姚舜英同洪蔷忍不住也笑了。

〔蔡松年也跟着傻笑。

蔡松年我还看见一个日本宪兵把一个学生给打了。

〔洪蔷一惊，住了手。

姚舜英（惊）一个学生，在那儿打的？

蔡松年就在羊肉胡同东头的大街上。

姚舜英（放了心）为什么打他？

蔡松年说是不服指挥什么的……十几个人打一个，浑身都是血……我看……

洪蔷（继续打衣服）后来怎么样？

蔡松年我没看，就走了。

〔空气沉重。洪蔷（不觉地叹一口气）唉……

〔又静下来。

董若仪（不解）怎么，都这么愁眉苦脸的？

〔仍旧寂静。

〔洪蔷已经织完了那件毛衣，抽出了最后的一根针。

〔洪蔷不作声，把毛衣递给姚舜英。

〔姚舜英把这件小毛衣翻来翻去看了两遍，放在身上折好。

姚舜英（惨笑）拿回去罢，这是我送给小琏儿的。

蔡松年（接过去）嗯……

姚舜英毛衣只有一件，可是四个人打的：洪蔷开的头，董大姐打了一支袖子，我打了另一支袖子，丽君一个人打完，又让洪蔷收尾。

蔡松年（不知如何表示那感激）……

姚舜英丽君要是真走了的话，这四个人就不是四个人了。

〔蔡松年惶惑地望着她。

姚舜英（改容）小琏儿好？

蔡松年好，结实得很，一顿要吃一大碗干饭呐。（兴奋地）我昨天……我昨天给他抱出去照了一张像片儿。

姚舜英（高兴地）带来了？

蔡松年……还没得，礼拜六去取，取了送来……

姚舜英好，还有什么话没有？

蔡松年今天没有。

姚舜英没有就早点儿回去，路上不平静，早点儿回家好。

蔡松年（懒懒地站起来）那我就回去了。

姚舜英好好走，人多的地方少去。

〔院子里白玉华在喊：洪蔷姐姐。

董若仪白玉华。

洪蔷（大声答应）哎！

〔白玉华仍旧学生打扮，穿一件干干净净蓝布大褂跑了进来。

白玉华舜英姐姐，洪蔷姐姐。

〔洪蔷和姚舜英拥上前去。

〔屋里一阵乱，蔡松年张惶失措地从屋角溜出去了。

〔白玉华已经将洪蔷同姚舜英紧紧抓住。

〔白玉华哭了起来。

〔洪蔷把白玉华扶在凳子上坐好。

白玉华（又哭又笑）洪蔷姐姐……

洪蔷我真想看见你。

白玉华我更想啊！我更想啊，你不知道我在怎么想。

洪蔷大姐姐刚才说，你现在阔气得很。

董若仪你回家换了衣裳？

白玉华我不知道怎么说好……可是我就觉得我要是到这儿来，就不该那种样子，我就把粉洗掉了，把衣裳也换了。

姚舜英你在……

白玉华（恳求的样子）舜英姐姐不会骂我？我在作舞女。

洪蔷（再也想不到）你？

白玉华（点头）已经两个多月了。

〔大家不知怎么说话。〕

白玉华（有点发急）不要骂我，不要骂我……

姚舜英（微笑）怎么会呢。

白玉华我本来不去的，死也不肯去的，可是又想想，有什么关系呢？我值得什么呢？名誉又算得什么呢？我们一家五口不能坐着喝西北风呀……（抓着洪蔷的手）可是洪蔷姐姐你跟我说话呀！董大姐姐，舜英姐姐，你们别不理我呀！

姚舜英没有不理你，我们要听你说。

白玉华我总盼着看见你们，我今天碰见大姐好高兴啊！可是我一边儿跑回家去换衣服就一边儿想：她们会生气，骂我，会说我堕落，说我没出息……

洪蔷没有，我们高兴，我们知道你有了钱……

白玉华（激动地）我就是要说“钱”，现在我有很多的钱了，那些阔人把钱大把大把的花在我身上，有时候我常想着：不知道我们从前是怎么穷过来的，可是我又觉着：穷人并不可怜，真可怜的反而是阔人。

董若仪怎么讲？

白玉华穷人简单极了，穷人只有一个想头，就是想钱。可是有了钱的人，想的就多了，而又都是办不到的……（痛苦地）我说不清楚……我还是不知道怎么说。

姚舜英你说得好极了，真是好极了。

白玉华（紧张）可是我不知道我还能干得下去不？我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少时候！

洪蔷你说什么？

白玉华你们还不会觉得，北京城已经不是人的世界了！一群狼虎在那儿横行啊！（停顿）我真糊涂了，我高兴极了，（站起来）到我家去，到我家去吃饭去。

姚舜英大姐跟洪蔷先去，我晚一步来。

白玉华（四望）还有丽君姐姐？

洪蔷她不在家。

白玉华走罢，走罢，近极了，以后我要常来的。

姚舜英好极了，你们先去，我就来。

白玉华六十八号，门前头有两棵槐树的。

姚舜英我知道。

〔白玉华拉着她两个走出去。〕

〔洪蔷临出去还回头望着姚舜英。〕

〔白玉华在外面喊：舜英姐姐快来！姚舜英就来，就来。〕

〔姚舜英听她们走远，走过去关了门。〕

〔她看看手表，一时很不安，但终于定下心，坐在书桌前椅子上取出刚才放进衣袋里的文件来看。〕

〔门忽然推开了，洪蔷进来，又反手把门关紧。〕

〔姚舜英来不及收拾，陡地掉转身来。〕

姚舜英（掩饰地）你怎么回来了？

洪蔷我也待一会儿去。

姚舜英为什么？

洪蔷（向前走）舜英，我要跟你说话。

姚舜英（后退）说什么？

洪蔷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姚舜英洪蔷……

洪蔷还有这抽屉里。

〔姚舜英不答。

洪蔷你为什么这么粗心？这抽屉锁都不锁！

姚舜英不要管我，不要管我。

洪蔷（冲动地）舜英，我难过，我心里难过极了……

姚舜英洪……

洪蔷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为什么……你们根本看不起我，你们以为我是那种没出息的……

姚舜英（大为感动）没有，洪蔷，没有……

洪蔷你们以为我就甘心这么昏昏沉沉地过下去？你们以为我还是小孩子？

姚舜英真是没有，真是……

洪蔷我相信，我能跟你们一块儿作，我相信我能帮着你们，……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一点也不是真的爱我……

姚舜英不要说了，算我错了。

〔洪蔷同姚舜英拥抱。

姚舜英（拍着洪蔷的背）我以后……什么都不再瞒着你了。

洪蔷那么今天？

姚舜英（后退）今天怎么？

洪蔷周栩到什么地方去了？

姚舜英他马上会来。

洪蔷他去干什么去了？

姚舜英……因为日本宪兵司令大岛今天进城……

洪蔷他去杀人？

姚舜英轻点……

洪蔷我已经觉得，就是你不告诉我，我也猜出来了。

姚舜英（坐到椅子上，紧张过后的晕眩）已经过十二点钟了，不知道事情怎么样？

〔门外有人慌慌张张地喊：姚小姐！姚舜英（一惊）谁？

洪蔷我去看。

〔姚舜英开开抽屉，把里面的几张纸同手里的一齐收到衣袋里去。

〔洪蔷开门。

洪蔷李妈。

〔李妈捧着一个菜碗，一个纸包进来。

姚舜英李妈。

〔李妈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桌上。

姚舜英（惊愕）你拿的什么？

李妈（把纸包打开）我们当家的带回来的洋白面蒸的馒头，还有我烧的一碗肉。

姚舜英（感动地）你这是干吗？

李妈（红着脸）给小姐们吃。

姚舜英（抓住洪蔷的手激动）洪蔷，你看。

李妈是烧给我们当家的吃的，只要小姐们不嫌弃。

姚舜英李妈，我们……有得吃，你，你拿回去罢。

李妈（撅着嘴）那就是小姐们看不起我了。

〔洪蔷用手蒙住了脸。〕

姚舜英洪蔷，你怎么了？

洪蔷（擦着眼睛，哭笑不得）我，我哭了……

姚舜英李妈，谢谢你，真是谢谢你。

李妈（难为情）什么呀！什么呀！不好吃……（脸憋红了，说不出话来）  
我走了，怕路上待会儿就不好走了……

姚舜英为什么会不好走？

〔院子里一阵乱，许多人跑出去的声音。李妈您听！说王府大街出了人命案子，说什么，一个鬼子叫人打死了，大街上都乱了，我们皇城根口儿上那叫撞住了……〕

〔洪蔷同姚舜英呆祝〕

李妈别害怕，不要紧的，小姐们在家里待着，别出去就行了……董小姐跟顾小姐呢？

〔洪蔷同姚舜英面面相觑。〕

李妈小姐们吃罢，回头凉了，就不好吃了。……

〔李妈慌慌张张而去。〕

姚舜英（喊）李妈，谢谢你……

洪蔷（把姚舜英一把抓住）真打死了！

姚舜英别慌！你在家等着，他也许会来，我出去，看看去。

〔姚舜英把身上检查一番，翻出许多纸张来，交给洪蔷。〕

姚舜英你给我收着。

〔姚舜英出去了。〕

〔洪蔷收好了那些文件，关紧了门，东望四望，沉不住气。〕

〔她忍不住开门出去，没有什么，又跑进来，重新关上了〕

〔洪蔷拿出姚舜英交给她的文件，打开来看。〕

〔她倾听外面，似乎有脚步声，便赶紧收起手里的东西。〕

〔那脚声走到门口，洪蔷立起身来。〕

〔脚步停在门口，有人轻轻敲门。〕

〔洪蔷不敢答应。〕

〔声音：（低低地）舜英，舜英……把门开开……〕

〔洪蔷从门缝往外看，看清楚了外面的人，便开了门。〕

〔周栩一闪入内。〕

周栩（命令地）快关上！

〔洪蔷关了门。〕

〔周栩扑到床上，倒了下去。〕

洪蔷（回身，惊喊）血！

周栩（怒喝）不要喊！（跳了起来）啊？是你！

洪蔷是我。

周栩怎么会是你呢？

洪蔷不要问，你的膀子受了伤！

周栩（发觉左膀已经转动不灵）你帮我把衣服脱下来。

洪蔷（笑了）你也会求着我？

周栩你不该在这时候为难我。

〔洪蔷帮他脱外衣，卷起袖子，看伤。〕

周栩只是擦破了皮。

洪蔷没有药，怎么办？

周栩在我外衣口袋里。

〔洪蔷从他的外衣袋里拿出药同纱布。〕

〔洪蔷为周栩疗伤。〕

周栩舜英呢？

洪蔷上街找你去了。

周栩（怀疑地）怎么会留你在这儿？

洪蔷她说以后什么事都不会瞒着我。

周栩（惊喜）真的？

洪蔷看你往后还看不起我！

周栩冤枉，冤枉，我什么时候看不起你过？

洪蔷看你往后还惹我生气！

周栩不敢，真不敢了。（喊痛）啊哟！

〔洪蔷仔细给他洗伤，不敢再说话。〕

周栩你倒不怕血？

洪蔷我受过半年看护训练，怕血？

周栩好，以后再受了伤还找你。

洪蔷那要看我高兴。

周栩那还不简单，买包糖给你吃，你就高兴了。

洪蔷（怒目）你又来了！

周栩好，不说，不说。

〔稍顷。〕

洪蔷你打中了那个人没有？

周栩当然打中了。

洪蔷什么人？

周栩今天到任的宪兵司令大岛。

洪蔷怎么打死的？

周栩（从裤袋拿出手枪）用它。

洪蔷（叫）收起来，我怕！

周栩（收起来）别嚷！

洪蔷可是你怎么受了伤？

周栩满街的宪兵往我这边打，是我运气不好。

洪蔷打死了别人没有？

周栩还用说，街道两边站满了人。

洪蔷嘖，嘖，嘖！

〔又过一会儿。〕

洪蔷你身上有血，从王府大街跑来，也不怕让日本兵看见。

周栩满街大乱，谁还看我。我受了伤，本来不打算来的，可是我实在跑不动了。想不到碰见你。

洪蔷因为有我，舜英才敢出去找你的。

周栩你好，比舜英更好，你看，（看她手术敏捷）你多好！

〔洪蔷心里高兴，不作声。〕

周栩我不是运气坏，实在是运气好。

洪蔷（住了手）你是在拍我的马屁呀！

周栩大姑娘家说话怎么那么难听，什么屁呀屁呀的。

洪蔷你怎么那么多话！我不管了！

周栩好，好，好……

〔再过一会儿。〕

周栩这回你没生气啊？

洪蔷我从来不打落水狗。

周栩（点头）你现在已经很尊敬我了。

洪蔷胡说！

周栩你已经觉得我很好了。

洪蔷我从来就没有觉得你好过。

周栩可是现在……

洪蔷现在还是不好。

周栩你嘴里说我不好，心里可在说我好，我知道。

洪蔷（撇嘴）你知道。

周栩而且我还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说我不好。

洪蔷你本来就不好嘛。

周栩（摇头）不是。

洪蔷你说为什么？

周栩你说我不好，是怕我骄傲。

洪蔷死不要脸！

周栩其实我这个人从来不骄傲，你要是说我好，我只有会更好。

洪蔷我就是不说你好。

周栩是不是？只是不说我好，心里是觉得我好的。

洪蔷（大喊）讨厌！

周栩轻点儿！小姐！

洪蔷你再这么讨厌，我不管了。

周栩（央告）管，管，管，怎么能不管呢？

〔又过一会儿，伤口已经洗过，上过药，开始包扎。〕

周栩那孔雀毛还没去掉？

洪蔷不爱！

周栩一点儿也不尊重我的意见。

洪蔷朋友送给我的，我当然不取下来。

周栩谁送的？

洪蔷我说出来你也不认识。

周栩什么样儿的人？

洪蔷比你好多了。

周栩决不可能。

洪蔷为什么？

周栩看他送给你的东西就知道，而且我还能猜得出他为人怎么样。

洪蔷你就猜。

周栩一定是个脑筋简单，胸无点墨，飞扬浮躁，浅薄幼稚的花花大少。

洪蔷（怒不可遏，甩手便走）你……

〔包扎将毕，只差最后一个结。

周栩怎么不管我了？

洪蔷无论如何不管你了！

周栩（急了）决不乱说了，决不乱说了……一下子就完了……

洪蔷（愤愤地）不管就是不管！

周栩（急得跳脚）洪蔷！

〔有人轻轻敲门。

〔周栩面容陡变，一下跳到墙角，伸手取枪。

〔外面姚舜英在喊：洪蔷！

洪蔷（放了心）是舜英。

〔洪蔷开了门，姚舜英喘吁吁地进来，又反问了门。

姚舜英（吐一口气）你来了。

周栩你吓坏了我。

姚舜英怎么？受了伤？

周栩（眼睛望着洪蔷）舜英，给我系好。

〔姚舜英去给他系那绷带。

〔周栩背着姚舜英向洪蔷挤眼睛。

洪蔷（气坏了）我走了！

姚舜英（惊讶）你走？到那儿去？

洪蔷去白玉华家去吃饭。

姚舜英街上乱得很，不要出去！

〔洪蔷不答，开开门便跑出去了。

姚舜英你又逗她？（把结系好）好了。

周栩我就是爱看她生气。

姚舜英（为他穿上外衣）你这样不好。

周栩刚才太紧张了，我不过是为了松散松散。再说我这么气气她，对她还是有好处的。

姚舜英你坐下休息一下再走。

周栩（看见桌上的食物）啊，这么好的馒头，还有肉！

姚舜英你饿了罢？

周栩我要吃。

姚舜英（帮他吃东西）这东西也只有你才配吃它。

周栩为什么？

姚舜英它代表着被压迫的人的温情。

周栩哪儿来的？

姚舜英等你吃完了再告诉你。

周栩（大吃）好吃极了。

〔姚舜英收起那些裹伤的东西。

姚舜英在什么地方打中的？

周栩王府大街新民会门口，他正走过，好神气，银边眼镜，仁丹胡子，金线制服，带着勋章，可是我只一枪就打得他脑袋开了花。

姚舜英（叹了一口气）街上又在抓人，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倒了霉。

〔洪蔷突然慌慌张张跑了进来。〕

姚舜英洪蔷？

洪蔷告诉你们……丽君跟章子寰正在往这边儿走！一定是到我们这儿来！

周栩就是那个偷你爸爸的信的人？

洪蔷（着急）是，是，是，不要让他看出来，他不是好人！

周栩（不屑地）那个蠢家伙。

〔周栩毫不在乎，依旧吃他的东西。〕

洪蔷你这个混人！你忘了袖子上的血！

周栩（跳起来）哎呀！

姚舜英别慌，（想一想）洪蔷，你不是有一条黑的运动裤子？

洪蔷（茫然）有，在箱子里，干什么？

姚舜英马上拿出来！

〔洪蔷打开床底下的箱子，把一条黑布运动裤翻了出来。〕

〔姚舜英拿一把剪刀，剪下一条黑布来。〕

姚舜英（把裤子交还给洪蔷）收起来。

〔洪蔷把裤子收进箱子。〕

姚舜英身上有别针没有？

洪蔷干什么？

周栩她要给我戴孝。

〔洪蔷明白了，从身上摸索出一个别针。〕

〔两人连忙把那黑布条别在周栩臂上，刚刚掩住那块血迹。〕

周栩我还要吃。

洪蔷我也饿了。

周栩不是有人请客？

洪蔷这是人家送给我的，我要吃！

〔两人吃东西，姚舜英把房门大打开。〕

〔姚舜英也加入去吃东西。〕

〔顾丽君高高兴兴地走进来，章子寰跟在后面。姚舜英丽君，吃了饭没有？〕

顾丽君（很得意地）吃过了，子寰，你坐。

姚舜英哟！章子寰也来了。

章子寰好久不见。

周栩（站起来）章先生还认识我？

章子寰（大模大样）不记得了。

周栩可是你会记得女宿舍开放的那天……

章子寰（“大悟”）唔！唔！唔！……

〔章子寰同周栩大握其手。并且拍周栩受伤了的膀子，周栩忍痛不作声。〕

洪蔷（回头）章……

章子寰（跑过去）噢！密司洪！

〔洪蔷同他招呼一下，仍旧回头大吃。姚舜英丽君从那儿来？〕

顾丽君子寰家里。

姚舜英那不是很远？

顾丽君可不是，我们打西单牌楼往这儿走，满街都是宪兵巡警，不准通过。

周栩（惊异地）那么你们？

顾丽君（很骄傲地）子寰把名片给他们看。

章子寰（得意洋洋）北京无论出了什么事情，我一概通行无阻。

周栩（“羡慕”）那多美！

洪蔷你怎么那么神气？

章子寰我认识宪兵司令部的人。

洪蔷那才好呢。（诉苦）我们可惨透了，上街碰见临时检查真麻烦。

顾丽君赶明儿叫子寰给弄个通行证。

洪蔷（高兴地）真的可以？

章子寰（神气活现）我想可以办到。

周栩（吃完了，站起身来）吃得好饱。

顾丽君周先生，为什么这两天不见？

〔周栩指指臂上的黑布。

顾丽君家里出了事？

周栩家祖父过世了。

洪蔷（很同情的样子）所以这孙子真可怜。

顾丽君我说你像是瘦了点儿。

周栩两夜失眠，精神不好。

姚舜英你休息休息吧。

周栩不，章先生，今天被刺的是什么人？

章子寰大岛。

周栩（“不懂”）谁？

章子寰新来的宪兵司令大岛，你们还不知道？

周栩怎么会呢？防范得那么严。

章子寰（颠头簸脑）阴谋，完全是一种有计划的阴谋！不过凶手已经有了下落，不久就可以破案了。

洪蔷发现了下落？

章子寰凶手是一个麻子……

顾丽君（抢着说）我们来的时候，街上正在捉麻子。

章子寰刚才宪兵队长告诉我，说北京全城不过五百个麻子，见一个抓一个，总会把凶手抓在里头的。

〔大家想想，笑了起来。

章子寰而且已经查出来打在大岛司令头上的那颗子弹是美国货的二号左轮。人也弄清楚了，枪也弄清楚了，就不难破案顾丽君街上还有人说：是峨嵋山上下来的剑侠，能飞檐走壁，还会隐身法……

章子寰不能信，不能信，那是妖言惑众……

〔院子里一阵大乱，人声嘈杂，并且还有枪械碰击声，叱骂声。

〔周栩惊起，本能地手放在衣服里面的枪上。大家什么事？什么事？

〔姚舜英跑出门。

〔顾丽君亦跟出去。

〔洪蔷看定周栩。

〔周栩两只眼睛都瞪圆了。

〔姚舜英同顾丽君跑进来。

姚舜英检查！

顾丽君（急了）子寰！不许他们来，我的箱子不许别人乱翻的。

姚舜英（放了一半心）我们运气好，碰见章子寰在这儿。

章子寰（站起来）我在这儿，不要紧的。

顾丽君（推他）出去跟他们说，不许他们进来，我顶怕那些日本……（用手堵住自己的嘴）

章子寰（急坏了）轻点儿。

顾丽君不管！不管！去，去，去。

〔顾丽君把章子寰一路推出去。

顾丽君告诉他们，我们这儿的人都是五官端正，四肢俱全，一个麻子也没有。

〔章子寰出去了。

顾丽君（松一口气）咳……洪蔷，你说，我们的箱子怎么能给他们乱翻！

姚舜英顾丽君，你真是来得好。

顾丽君董若仪呢？

姚舜英出去吃饭去了。

顾丽君（负气）告诉她，我是来搬家的。

洪蔷你真要搬走了？

顾丽君我说句痛快话：我只是受不了这穷，受不了这苦……子寰又真跟我好。

姚舜英我们也希望你们快活，以后……

顾丽君（心肠大软，拿出手绢来拭泪）我不是狠心，我还是舍不得……告诉大姐，我……

洪蔷（亦难受起来）丽君……

顾丽君我以后会常来，那通行证我亦会嘱咐子寰马上办好……还有周先生的。

周栩谢谢你。

〔顾丽君同洪蔷两个相对呜咽，姚舜英也垂下了头。

周栩（忽然往墙上一靠）唉……

〔姚舜英同洪蔷跑过去。

姚舜英（低声）怎么了？

周栩没什么，我只觉得……

姚舜英难过？

周栩不，（耳语）我只觉得女人的眼泪太不值钱了。

洪蔷（怒）你！（想不出骂他什么）你还我裤子！

〔洪蔷用手向周栩左臂上一拉。

周栩（一缩手）哎哟！

姚舜英嘘！

〔章子寰进来。

章子寰（看见顾丽君）怎么？急得哭了？别急，交涉成功！这间屋子特准免查。（自赞）人家川田队长真给面子！

〔邻室大哭小叫，乱成一片。〕

章子寰（手指着）你们听！东厢房那家子查出来私藏了两大包米，把那老头儿抓走了。

洪蔷（痛苦地）哎呀！

〔洪蔷跑到门口去看，周栩同姚舜英也赶到门口。章子寰（附在顾丽君耳旁）等他们把公寓里全查完，他们一走，我们就搬。〕

〔外面吵得更凶，哭声凄厉。〕

〔幕下。〕

第三幕

人物董若仪姚舜英洪蔷陈允成蔡松年周栩白玉华探捕甲探捕乙警察顾丽君章子寰李妈

几天之后。

在公寓里。

顾丽君已经搬走，四张床变成了三张床，墙角的一叠大大小小的箱子，亦已搬光，屋子显得更大了。

屋子显得大，也就显得凄凉，何况外面天气阴沉，已经下了几天连阴雨，檐溜淅沥，触耳生愁。

晚上八点钟左右，室暖灯昏，催人思睡，董若仪坐在床上，靠着床栏，用被盖着下半截身子，把扑克牌摊在身上“过五关”。

远远传过来隆隆炮声，董若仪住了手侧耳倾听，又静下来，她再玩牌，炮声又响起来了。

此时门外有响动，董若仪本来一人待着有点儿害怕，听见有人来便兴奋起来。

董若仪（向门外）是不是舜英？

〔姚舜英在门外：是我，大姐。〕

董若仪为什么不进来？

〔姚舜英的声音：等我把鞋脱了，满脚都是泥，进不来。〕

〔又有炮声。〕

董若仪听见没有？又在放炮。

〔姚舜英已经走进来，把提着的雨鞋放在屋角，又脱掉身上的雨衣。〕

姚舜英又跟城外的游击队打起来了，城门都关了，差点儿把我关在城外头。

董若仪你出城了？

姚舜英去找朋友。泥有半尺厚，脚踩下去就拔不出来。董若仪这雨下得像没完了似的，真烦死了……

〔董若仪说着打了个喷嚏。〕

姚舜英当心又着了凉，为什么不披上点儿衣服？

董若仪（缩一缩脖子）是凉。

〔董若仪就把脚那头堆着的一件夹大衣拉过来，披在身上。〕

董若仪刚才我真有点儿害怕了，院子里没有人，你又不回来，城外又“轰隆轰隆”地放炮！

姚舜英（用嘴努一下洪蔷的床）那孩子哪儿去了？

董若仪（不大高兴）跳舞去了。

姚舜英（没想到）跳舞？跟谁？

董若仪跟小陈。

姚舜英小陈？小陈来了？

董若仪等了你半天，你也没回来，要拉我一块儿去，我实在没这个精神，就他们俩去了。

姚舜英（坐在书桌前，开了台灯）小陈没在上海念书？

董若仪没有。

姚舜英（伏在桌上写东西）来干什么？

董若仪他说闲得无聊，来玩。

〔姚舜英笑了一笑。〕

董若仪你又写什么？刚回来又写？

姚舜英我写两封信，早就该回人家的。

〔董若仪还在玩着牌，忽然欢呼起来。〕

姚舜英（没有回头）大姐怎么这么高兴？

董若仪舜英，我告诉你，我今天运气好极了。

姚舜英怎么了？

董若仪“过五关”过了三次都通了。

姚舜英（信口答应）是吗？

董若仪平常来十次也通不了一次。

姚舜英运气来了。

董若仪我再来一次，看还通不通。

姚舜英别来了，玩到好玩为止，顶好了。

董若仪你不知道，我总是玩到不好玩为止的。

姚舜英我说你早点儿睡好。

董若仪早呢，刚八点钟，夜场电影还没有开呢。

姚舜英吃了药没有？

董若仪吃了。（笑）舜英，你管我比我妈妈还管得严。

姚舜英这屋里只有我是有了孩子的。

董若仪可是我是你的大姐，不是你的孩子。

姚舜英分什么时候。有时候你是个大姐，可有时候你简直就是孩子。

〔院子里忽然有人“哎哟！”一声。〕

〔另外一个女人声音笑。〕

董若仪怎么了，像是他们回来了。

姚舜英这么早？

〔话犹未了，洪蔷同陈允咸推门进来。〕

陈允咸（跑向前）舜英！姚舜英小陈。（同他握手）

〔洪蔷不作声，把雨衣脱下挂在衣架上，坐在床边，低头换了鞋，一人发呆。〕

陈允咸（看看自己衣服上的泥水）瞧我差点儿掉到院子里的泥塘里去。

董若仪你们不是去跳舞去了，怎么这么早就……

洪蔷（气冲冲地）没去。

陈允咸别提了，别提了，她气坏了。（望着姚舜英）舜英！

姚舜英你怎么忽然来了？

陈允咸在上海待着无聊，我爸爸要我做生意，让我来办货。

姚舜英噢，作生意了，（端详他）我说像是长大多了，不那么乱蹦乱跳

了。

陈允咸你不知道我老太爷管得我多严。

董若仪到底还是管管好，像样子多了。

姚舜英上海怎么样？

陈允咸（皱着眉）比北平还要乱，街上天天有饿死的人，米卖到一千多一担还买不着，老百姓上午吃白薯汤，下午吃面糊。

姚舜英那北平也好不到那儿去，你尝尝那砂子花生皮什么的六十二种混合的“兴亚面”试试看！

陈允咸你们吃这种东西？

姚舜英有什么法子，北平的老百姓还不是全吃这种东西。

陈允咸那怎么行，怎么行！

姚舜英你暂时还别担心，我们到底是贵族小姐，像我有职业，她们两个家里都有钱接济，还勉强吃得起小馆子。

董若仪可是也吃不了多久了。

陈允咸真是过不下去了。

董若仪过不下去，亦得过下去。

陈允咸咳，不提这些事情，舜英，我送你一样东西。

〔陈允咸伸手进衣袋里摸索。〕

姚舜英送我什么？

陈允咸（他拿出一个长方的小盒子递给她）小意思。

姚舜英（打开）哟，自来水笔，这么好的东西！

陈允咸我不敢买别的东西。

姚舜英你送给她们什么东西？

陈允咸送给大姐一包新书。

董若仪（指指身旁凳子上的纸包）这儿。

姚舜英有书看了。

陈允咸送给顾丽君一个手表，听说她跟章子寰那家伙跑了，我就不给她。

姚舜英这孩子倒是挺懂得人家的心理的。

陈允咸你没听她说过：有个手表戴在手上，人人看得见，有支钢笔有本书什么的，有谁知道。

姚舜英（笑骂）这个小鬼！

陈允咸（瞪大眼睛）长这么大了，还是小鬼？

姚舜英那你送洪蓄什么东西呢？

陈允咸（作痛苦状）就是她难办。

姚舜英难办？

陈允咸可不是，我把她喜欢的东西都带全了，什么衣料呀，化妆品呀，巧克力呀，可是我今天一样都没带出来，为的看着风色，对症下药，偏偏不巧她什么都不要，当然我明白，我运气不好，又赶错了时候。

姚舜英赶错了时候？

陈允咸第一，阴天，秋雨绵绵，心境恶劣。

董若仪第二？

陈允咸第二，周期性发脾气，又让我刚刚碰上。

董若仪第三？

陈允咸有这两样还不够惨的？

董若仪真可怜。

陈允咸唉！小姐难伺候。

洪蔷（忽然开了口）少在背后骂人！

陈允咸（故意夸张）哎哟！你可开了口了！

洪蔷我爱！

陈允咸（趋前）告诉我，爱什么？

〔洪蔷怒不可遏，抓过床上的一本书一下撕成两片。〕

董若仪（急喊）慢点儿，我的。

（已经撕碎，来不及了。）

姚舜英（板脸）洪蔷，你这是干什么？

陈允咸（拦住姚舜英）别理她，别理她！

〔董若仪跳下床来，将那本撕碎了的书抢过来，乱喊。〕

〔洪蔷站起身来，把墙上的两根孔雀毛也扯了，扔在地下，怒气不消。〕

陈允咸你还要什么？

〔姚舜英指一指桌上的香水瓶。〕

〔陈允咸把香水瓶递给洪蔷。〕

〔洪蔷接过来“叭”一下摔个粉碎。〕

〔满室寂然。〕

〔洪蔷呆了半天，扑到床上。〕

姚舜英哭吧，哭个痛快。

洪蔷（仰起头来）不哭，就是不哭。

陈允咸（走上前）舜英，（低声）别说她，别说她。（对洪蔷）洪蔷，是我不好。我不好……

〔洪蔷仰着头努力忍泪。〕

陈允咸（劝她）洪蔷不哭，不要哭。

〔洪蔷再也忍不住“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陈允咸（慌了，把姚舜英拉过一边）舜英。

姚舜英到底是什么？

陈允咸我们刚才都想跳舞，等你，你又不回来，大姐又说精神不好，我就跟洪蔷去了，我们先到三星，刚跳了不到半点钟，场子里就出事情了。

董若仪（过来）什么事情，出了什么事情？

陈允咸电灯忽然灭了，有人嚷，大家不许动，就讲演说，国破家亡了，你们还醉生梦死？说，这回再给你们一次警告，下次就要扔炸弹了。有人慌了，想往外跑，“乒乓”就放了两枪，这下子不要紧，大哭小叫，乱成一片。后来电灯亮了，谁也不知道是谁演讲来着，也不知道是谁放的枪，满舞池里撒得都是传单（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我还带了一张来。

董若仪（抢过来）给我看，给我看。

陈允咸大家伙儿都吓傻了，全散了，我们一路出来，她车都不坐，闷着头走得飞快，跟她说话她也不理，刚才在院子里我差点儿滑了个大跟头，她算是笑了一下，进了屋之后你们就都看见了。

〔洪蔷哭得伤心。〕

姚舜英（走到洪蔷身边）你现在可以对朋友们发脾气，这小屋子里，也允许你发脾气，可是你得知道，有一天你会离开这些朋友，你会走出这个圈子，那时候不用说脾气没有地方发，就是你想哭，那眼泪也是往肚子里流的。

〔陈允咸听着发呆。

姚舜英为了生活上的一会儿小不如意，你就气了，你以为这就是受了委屈。

〔陈允咸做眼色要求姚舜英不要说下去。

姚舜英（不顾）现在世界上，只要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就一定有着说也说不清的委屈的，（手放在洪蔷的肩上）可是你受到的不是委屈：我们所遇见的真正的委屈，是屈辱你的意思，侮辱你的人格，妨害你的自由。

〔洪蔷哭得稍轻些。

姚舜英你懂得。

〔僵局渐形打开，陈允咸想走了。

陈允咸（把摔碎了的玻璃片拾起丢到墙角）好香，（把那两支孔雀毛也丢到墙角）孔雀翎子……

〔洪蔷不自禁地抬起头，张开泪汪汪的眼睛看了陈允咸一眼。

陈允咸我回去了。

董若仪小陈，再跟我聊会儿。

陈允咸赶明儿再来，人家说，晚了路上有打闷棍的，把人打死不要紧，把钱抢走，有何面目去见二老爹娘？

姚舜英早点儿走也好。

陈允咸洪蔷，别生我的气。

洪蔷（没抬头，声音带着呜咽）跟你不相干。

陈允咸（反而有失望之感）……好，过两天，我再来。等这雨不下了，天晴了，太阳出来了，你高兴了，我再来。

姚舜英小陈，你住在哪儿？

陈允咸长安饭店，三百零二号，我告诉了洪蔷的。

董若仪你这回来要待多久？

陈允咸（向外走）没一定，等生意做完了的时候。

董若仪什么时候是生意做完了的时候？

陈允咸（走在门口回头）生意做完了的时候，就是本钱赔完了的时候。

（陈允咸走了，在院子里喊：再见，再见。

董若仪（笑了）小混球儿。

〔陈允咸走远。

〔洪蔷坐起来，两眼发直，泪流满面。

〔姚舜英从抽屉里拿出一条手帕。

姚舜英（走过去）哭完了？

〔洪蔷点点头。

〔姚舜英把手帕递给她，洪蔷接过去拭泪。

姚舜英哭得好痛快，好大一滩眼泪。

董若仪哭得倒是痛快，把我的书也撕得痛快。

洪蔷那瓶香水可是我的。

姚舜英（羞她）不害臊。

〔洪蔷忍不住，笑了。

姚舜英讨厌鬼，哭也是你，笑也是你！

洪蔷（站起来）大姐，明天我去买书赔你。

董若仪算了，算了，少糟蹋钱吧，买了再撕，是不是？

〔姚舜英仍旧坐到书桌前写东西。  
洪蔷大姐，我要喝水。  
董若仪茶壶里有，凉了。  
洪蔷（低语）不要紧。  
〔洪蔷对着壶嘴“咕嘟嘟”喝一大口。  
〔董若仪又脱了鞋坐到床上去，继续玩起牌来。  
洪蔷（一步步挨到姚舜英身后，嘴动了动，不知如何启齿）……  
〔姚舜英知道她来了，却故意不理她。  
洪蔷（低声）舜英……  
〔姚舜英不理。  
洪蔷舜英，舜英。  
姚舜英（不回头）别搅和我，我有事。  
洪蔷（撒起娇来）舜……舜英……  
董若仪又撒起娇来了。  
姚舜英（转过身来皱眉）我真受不了你。  
洪蔷舜英……  
姚舜英有话快说，我的事还多得很呢。  
洪蔷（要求）不做事情，跟我聊天儿。  
姚舜英瞎扯噢？你当我那么闲得无聊呀？  
洪蔷（拉她）不管，不管。  
姚舜英去！去！  
洪蔷不，不。  
姚舜英有话好好儿说好了，干什么拉拉扯扯的。  
洪蔷坐到大姐床上去说。  
姚舜英什么事？什么……  
〔姚舜英话没说完，已经被洪蔷横拖竖拖到董若仪床边，推姚舜英坐下。  
董若仪这丫头又发神经病了。  
〔洪蔷脸红红地笑，不知怎么说好。  
姚舜英你是什么毛病！  
洪蔷（用手把姚舜英的两边脸颊捏着）舜英……  
姚舜英（推开她）讨厌！别这么动手动脚的！  
洪蔷你还生气不？  
姚舜英才没那么大功夫呢。（笑了）  
洪蔷我真怕你生气。  
姚舜英你会怕我？  
洪蔷真的怕。你刚才骂我的，我懂，我也都听。  
姚舜英听了，懂了，又有什么用？  
洪蔷（有口难分）你看好了，你往后看好了！  
董若仪好，算了，算了。以后再说以后的。  
洪蔷因为……因为我今天本来就不高兴。  
姚舜英你常常不高兴的。  
洪蔷（急了）真的，因为爸爸来了信。  
〔洪蔷跑到自己床上，翻出一封信来。

洪蔷我看了三遍了，大姐也看过了。

〔洪蔷把信给姚舜英看。〕

洪蔷爸爸说田地都被兵马踩平了，糟蹋得不像样子。今年家里的收成不到二成，完全被日本兵用低价强迫收买去了，我们一省的沦陷地区，饥饿的灾民已经有二千多万……（俯身读信）“……彼等既以饥饿为手段，迫农民离乡背井，就食都邑，复设立‘劳动协会’，诱骗饥民，横加奴役，非复生人之境，不知死于何所……”

〔姚舜英仍旧继续看下去。〕

洪蔷爸爸说因为这样，所以不能给我更多的钱，不能供给我比较好点的生活，他心里难受。他不知道我听他这样说才更难受。昨天我就哭了一次了。

〔姚舜英沉默地把信收起，董若仪扭转头向里。〕

洪蔷从小就是爸爸带着我玩，我前年回家，爸爸还带我到城墙边儿的草地上跟我一块儿翻跟头。他跟我写信总是小猫儿，小狗儿，小宝宝那么地跟我闹着玩儿，可是打今年起，就一次跟不上一次了，你看这封信写得够多惨……

〔沉寂。〕

洪蔷从小我就不怕爸爸，可是我现在真怕爸爸了。（欲泪）我怕他老……他离不开家，可也不许我回去……

〔董若仪忽然哭出声来。〕

洪蔷（惊讶）怎么了？大姐。

董若仪（呜咽着）……我母亲在家里生病，也许已经死了，我都不知道……病了，病重，病……

〔姚舜英把信还洪蔷，拉出手绢来擦眼泪。〕

姚舜英（痛苦地）有什么法子呢？不说了好不好？不说了好不好？

董若仪……还回得去不？什么时候才回得去？什么时候……

洪蔷（哭出声来）爸爸孤孤单单的，我想他，我想他，我们的家……

〔姚舜英把膀子围住她们两个。〕

姚舜英（温柔地）大姐，洪蔷，我们都是离家流浪的人。我们都有家，可是都不能回家，我们都为了想家而痛苦……

〔三个人互相看着。〕

姚舜英我们想家，无非是为着家里的温暖，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温情，在有家不能回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苦自己？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温情互相安慰呢？

〔董若仪同洪蔷都扑入姚舜英怀里。〕

姚舜英作梦吧，作梦吧，三个流浪的孩子作一个同样的梦，盼望我们总有回家的那一天，那一天总会来的。

洪蔷（仰起头来）舜英，我再也不会让你生气了。大姐，都是我不好，招得你也哭了。

董若仪我们不会离开？

姚舜英不会的，不会的，永远不会的。只要我们永远在一起，永远相爱，就是在苦难里，我们也会笑得很甜蜜的。

〔三个人把头发理一理，坐好，互相看一看，忍不住笑起来。〕

姚舜英看，多好玩儿，我们这算是什么？

〔姚舜英想走开。〕

洪蔷舜英，你慢点儿再写，再听我说一桩事。

姚舜英还有什么？

洪蔷（难于开口）我……我觉得……

姚舜英（望着她）？

洪蔷我前两天跟你说过的话没有错……我盼着小陈来，今天他真来了，我觉得……

董若仪（好奇地）觉得什么？

洪蔷大姐笑我。

董若仪谁笑你？

洪蔷我对他的印象，刚一见面就变了，我觉得……我觉得他不像我想的了。

姚舜英（点头）嗯。

洪蔷（终于说出来）我不喜欢他了，我再也不会喜欢他了，他什么都不懂，他比我还幼稚。

董若仪我完全懂得你。

洪蔷是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见了他，我再也不像从前那么舒服。我爱跳舞，可是一去就一直在别扭，我看不惯他那一身新衣服，看见跳舞场里的那些少爷小姐，我都觉得厌恶，并不是因为放了枪撒了传单跳不成舞才生气的。

姚舜英（紧抓住洪蔷的手）洪蔷！

洪蔷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现在最不喜欢的，都是我从前最喜欢的，这太可怕了！

姚舜英因为你……

[有人敲门。

董若仪这时候谁来？

[姚舜英同洪蔷一同跑去开门。

姚舜英你？

洪蔷（同时）蔡先生！

[蔡松年走进来，收下水淋淋的雨伞，下半截身体被雨淋得精湿。

[洪蔷把雨伞给他接过去。

蔡松年（手足无措）

姚舜英你怎么这么晚跑出来，又下着雨？

蔡松年（慌张）我，我……

姚舜英（谴责地）看你这一身水！

洪蔷蔡先生，你坐罢。

蔡松年（看自己）不，不，我这一身水。（看见了董若仪，对她点点头）董，董小姐！

董若仪蔡先生。

姚舜英有什么事？

蔡松年（费力地在身上掏摸）像片儿，小琏儿的像片，我取了小琏儿的像片！

[姚舜英笑一笑，嘴动了动，不忍再说他。

蔡松年（掏出一个纸袋，取出一张照片来）照好了。

姚舜英（接过来看，说不出话来）……

洪蔷（凑近前）给我看！

蔡松年（递另一张给洪蔷）一共两张。

洪蔷（欢呼）好胖的！（招手）大姐，快来看舜英的胖儿子！

董若仪（坐在床上）拿过来给我！

[洪蔷跑过去，两个人看。

董若仪（惊奇）像妈妈，不像爸爸！

洪蔷我也这么说，像舜英，不像蔡先生。

蔡松年（高兴地）是，人家都说小琏儿长得好看。

董若仪舜英，你的儿子真好，我要他做干儿子。

[蔡松年傻笑。

洪蔷（惊）舜英……

[姚舜英拿着那照片，泪流满面。

蔡松年（吓呆了）……舜英……

姚舜英（拭泪强笑）小琏儿真长大了……

蔡松年（大着胆子）我总拿你的像片儿给他看，他一见着就叫：“妈妈！”

[姚舜英苦笑。

洪蔷（跑过来）我喜欢他，什么时候抱他来？

[蔡松年渴望地注意姚舜英的表情。姚舜英不，他的祖母不许的。

蔡松年（兴奋地）不，只要你喜欢，只要你要他来。只要……我，我一定能够……

[姚舜英苦痛地摇头。

洪蔷舜英，要他来，要他来！

董若仪洪蔷，别瞎吵！

蔡松年……可以……可以……

[门忽然“呼！”一下推开，周栩冲入。

[大家一惊。

洪蔷（抱怨地）吓我们一跳！你怎么说都不说一声？

周栩（躬腰）对不起，对不起。（望着姚舜英）

姚舜英（恍觉事情严重）什么事？

[周栩把姚舜英引到墙角，窃窃低语。

[蔡松年后退，看着她们不知如何是好。

董若仪（低声）洪蔷，什么事？什么事？

[洪蔷向她摇手。

姚舜英（回转身来，走向蔡松年）你可以回去了，晚了，路上不大清静，又下着雨……

蔡松年（疑问地）你……

姚舜英（掩饰地）我有事，小学校里的事……

蔡松年（觉得有问题，但只得点头）是，是……

姚舜英走罢，早点儿走罢。

蔡松年可是……那天要小琏儿来？

姚舜英（惨然）还是慢点儿再说罢。

蔡松年（不敢再说，但用目光显出了那迫切的恳请）……

姚舜英（不忍）等我想一想再告诉你……

蔡松年我后天再来问？

姚舜英好，好。

蔡松年（依依地）我走了……

姚舜英走罢。

蔡松年是，是，是。

〔蔡松年拿起墙角的雨伞，却仍旧怀着疑问地望着姚舜英，一步步退出去。又从外面把门关上。〕

〔姚舜英匆忙地打开抽屉，把些纸片清出来。董若仪（下床）舜英，怎么了？〕

洪蔷大姐，别管她。

董若仪（急了）告诉我，这是干什么？

周栩大姐，没什么。只是我刚才听到一个消息，说待一会儿也许有人来检查房间，我关照舜英，万一有些不方便的东西，查出来麻烦。

董若仪（毫无恐惧）这怕什么？叫他们来好了，我们有什么怕查的？

周栩小心点儿好。有些信啊，有点儿不妥当的书啊，碰上了都是麻烦。

董若仪嗯。（也翻另一个抽屉）我看我有什么没有？

〔姚舜英翻了抽屉，又翻床底下的箱子，又翻书架上的书。周栩（走近洪蔷）喂。〕

洪蔷什么？

周栩（指指她的眼睛）哭了？

洪蔷谁说我哭了？

周栩你的眼睛说的。

洪蔷你管不着！

周栩（一笑，用脚拨着地下的孔雀毛）取下来了，你还是听了我的话？

洪蔷你？我会听你的话？

周栩可倒底是取下来了。

洪蔷那是它自个儿掉下来的，没安结实。

周栩随你怎么说，这倒是由着你，无所谓。

洪蔷这时候你还这么讨厌。

周栩谢谢你，提醒我，别说废话了，帮帮忙。

〔姚舜英已经把些书本同纸张堆成一堆。〕

周栩去找一个瓦盆来。

董若仪烧？

周栩烧掉。

洪蔷廊子底下有个破花盆行不行？

姚舜英好。

洪蔷我去拿。

〔洪蔷推门跑出去。〕

〔洪蔷马上又跑回来，手里端着一个花盆。〕

周栩好极了。

〔周栩关紧了房门，把所有的窗帘遮严。〕

〔姚舜英用火柴先引着了一些纸在花盆里烧起来，然后把其余的书籍纸张丢下去。〕

洪蔷（拿出那封信）我爸爸的信也骂了日本人的，也烧掉罢。

〔洪蔷把那封信也丢到火里烧了。〕

[大家看火，不作声。

周栩（示意）舜英。

姚舜英（迟疑）一定要躲？

周栩你走开好一点儿。

姚舜英可是她们……

周栩不要紧的。

董若仪为什么要躲？为什么？我们都是是一样的，为什么单要她躲？

洪蔷我想是舜英在学校里常开会，演讲什么的，那些走狗们会更注意她。

周栩一点不错。

董若仪（点头）舜英，你躲躲好。

[姚舜英不语，去墙角穿上大衣，略略检些必需携走的东西。

周栩（向洪招手）过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洪蔷（走过去）又是什么废话？

周栩（低声）告诉你，我看见你的好朋友，就是那个拿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的那个小子了。

洪蔷胡说八道，你怎么会看见他？

周栩我从不说不说假话的。

洪蔷他今天刚到，你由哪儿看见他？

周栩我可以告诉你他穿的什么衣服。

洪蔷（诧异）你说。

周栩一身浅棕色的前后打皱的西装，黄皮鞋，灰颜色的雨衣，长脸盘，头发打着弯的，对不对？

洪蔷（莫明其妙）你？

周栩告诉你，在三星。

洪蔷（恍然大悟）你这可恶的东西，那传单是你撒的，枪也是你放的？

周栩不是我，我也是去跳舞的，看见了你，你可是没看见我。

洪蔷不是你干的，才怪，我就不相信！

周栩不说这些，可是你哭得好。你从现在起才负担了责任了，也从现在起才是测验你的才能的时候了。（见舜英已结束好）回头再来跟你谈。

姚舜英万一有人来查，就说我两天没回来了，问什么都不知道。

董若仪我知道，你放心。

姚舜英（叮咛）大姐千万别动火儿，平心静气地跟他们谈。

董若仪你放心。

[周栩开了门，回来把花盆往外端。洪蔷还在下雨。

姚舜英（回头）大姐，洪蔷，我就会回来的。

[洪蔷呆呆地点头。

董若仪你到哪儿去？

姚舜英附近，走不远。

董若仪（又说一句）你放心。

[周栩同姚舜英走了。

董若仪（又坐回床上去）莫明其妙！

[洪蔷关上了门。

董若仪依着我，就不躲。有什么关系呢？

洪蔷小心点儿好。

董若仪（不悦）浪费精力！

洪蔷昨天舜英还说这儿没多少时候好待了，只有走了。

董若仪走，走到哪儿去？

洪蔷（眼睛里涌出希望的光）到后方，到重庆。

董若仪有什么道理，还不是跟这儿一样。

洪蔷怎么能这么说？我们就只为了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也该去的。

董若仪（发了牛脾气）空气对我并不需要，我反正不会去。

洪蔷（赌气）我可是想去。

董若仪得多少路费，你算过没有？

洪蔷总有法子想。

[董若仪不答，咳嗽起来。

洪蔷你又咳嗽了，睡罢。

[门外忽然有哭声。

[两人惊异，屏息倾听。

[哭声已到门外。

[外面轻轻喊：洪蔷姐姐，洪蔷姐姐！

洪蔷是白玉华。

[洪蔷跑过去开了门。

[白玉华冲了进来，倒退，靠在门上。

[白玉华艳装，然而淋了雨，头发零乱，脸上脂粉狼藉，衣服也被雨淋湿，银色舞鞋满是泥泞。

[白玉华神经失常，眼睛发呆，喘息不定，眼泪在脸上往下流。

洪蔷（惊叫）白玉华！

白玉华（定定神，像见了亲人一般）洪蔷姐姐，董大姐。

[董若仪走过来。

[白玉华摇摇晃晃地向前走，洪蔷扶她坐下。

董若仪怎么了？你怎么了？

白玉华……我死了，我真会死了！

洪蔷把湿衣服换掉，你这样要生病的。

白玉华（推拒）不，不，我马上就要走。

洪蔷出了什么事情？

白玉华（喘息略定）我告诉你……（瞪大着眼睛）你们知道袁恢？

董若仪袁恢？

白玉华警察局的特务科长。

洪蔷（点头）知道他。

白玉华（恐怖的）就是他！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那个野兽！洪蔷他又……

白玉华我碰上了他。

洪蔷（不自禁地）哎呀！

白玉华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前天他到北京饭店来跳舞，当时就要我嫁给他。

董若仪（愤怒地）有这种事！

白玉华我当然不肯，他说他有钱有势，有地位。

洪蔷你怎么说？

白玉华（摇头）金钱，势力，地位跟我有何相干，可是他还能抢人。

[董若仪气得发抖。

白玉华马上他就叫人给我架走了，（咬牙切齿）他真不是人啊！真不是人啊！

洪蔷（怜悯地）玉华。

白玉华可是我无论如何不会嫁给他，我不甘心，我要抗……

董若仪（抚慰她）玉华……

白玉华今天中午他忽然给我放出来了，叫我回家再想想，再考虑。

洪蔷（不相信）他会这样？

白玉华骗人的！我出来之后，就有好些男孩子，在舞场里认识的男孩子来看我，谁知道一个个全被捕了！

董若仪他怎么能够！

白玉华说是都犯了危害治安罪，他杀死过数不清的年轻人，都是犯的这样的罪……（慌乱地）他们马上就又会来抓我，我偷偷儿溜到这儿一趟，只为了……

[白玉华伸手从衣服里面摸出个封套。白玉华大姐，洪姐姐，我知道你们不讨厌我，你们待我好，我求你们……

洪蔷你说，你说。

白玉华这是四千块钱，我跳了两个月舞赚出来的，求求你给我爸爸跟妈妈送去，留给他们……

洪蔷（摇头）不，不，你跑！我们帮你跑，逃出去！

白玉华不，不行，那他们会杀死我一家，我想过，我不能跑，我只是为了家……当初我去作舞女是为了家，现在我让他们抓走，还是为了家……还是为了家呀。

[白玉华把钱塞在洪蔷手里。

白玉华我走了，我马上得走了，不然他们……（向外走）可是我爸爸跟我妈妈老了，弟弟妹妹都还是小孩儿，往后……董若仪你放心，我们给你照应，你也一定会出来的。

白玉华（惨笑）不，我会死，我知道，因为我情愿死也不会嫁给他的。

[白玉华反而笑着跟洪蔷董若仪握手，转身跑出去了。

[洪蔷追到门前望她，白玉华在雨地下的跑步声清澈可闻，去远了。

洪蔷（痛苦地）大姐，我们什么忙也不能帮她，不能给她尽点儿力……

董若仪（扼腕）这叫什么？这叫什么！

洪蔷要朋友有什么用呢？朋友有什么用呢？（顿足）事到临头，朋友有什么用呢？

董若仪（黯然）洪蔷，气也没有用，到明天去看，说不定会没有事情的。

洪蔷你看，舜英偏偏又出了事，不然的话，好歹她也能拿个主意。

董若仪（嗟叹）唉！

洪蔷（郁闷填胸）我觉得天要塌下来了……

董若仪不说罢，去洗脸，洗了脸睡觉了。

洪蔷不是说等会儿也许还会来检查……

董若仪笑话，还等他？连觉都不许我们睡了？

[董若仪拉着洪蔷出去，在外面推上了门。

[ 外面董若仪的声音：好冷！雨又下大了。

[ 雨越下越大起来。

[ 忽然有人推开了门。

[ 一个人伸进头来张望，又缩回去了。

[ 声音：屋里没人。

[ 另一声音：进去。

[ 两个便衣探捕先进来。随后那个查户口的警察提着一盏风灯跟着进来，三个人都穿雨衣，浑身都是雨水。

探甲（面无表情）就是这屋？

警察就是这儿，原先住的四位，前三天搬走了一位，还住着三位：一个姓姚，一个姓董，一个姓洪。

探乙（环顾）都没在屋？

探甲没出去，门都没开。先搜了再说。

警察（低声下气地）不等她们……

[ 探甲不答，过去就拉开抽屉翻起来。

探甲去看看弟兄们到了没有？把大门把住：许进不许出！

[ 探乙点头，出门。

[ 探甲把桌上，床上，床下的箱子，一处一处分别搜查。

警察……是怎么回事？

[ 探甲仍不理他。

警察这几位小姐都老老实实的，没有什么……

探甲（回头）少管闲事！

[ 洪蔷跑了进来。

洪蔷谁？干什么的？

警察（陪笑）洪小姐。

洪蔷你们……

探甲（走过来）贵姓？

洪蔷你……

探甲（阴沉地）我是公事！

洪蔷我姓洪。

探甲有一个姓姚的？

洪蔷姚舜英，也住在这儿的。

探甲在不在？

洪蔷不在家，出去了。

探甲哪儿去了？

洪蔷不知道。

探甲什么时候出去的？

洪蔷前天上午。

探甲（出乎意外）前天？

洪蔷两天没回来了。

探甲她不是在教书？

洪蔷在第六小学。

探甲是不是到学校去了？

洪蔷前天早晨是去学校的，可是就一直没回来。

[ 探甲沉吟。

洪蔷找她为什么事？

探甲没什么，跟她谈谈。

洪蔷谈什么呢？

探甲上头的命令。

洪蔷今儿这么晚了，她未必回得来，等明天回来再说吧。

警察对，明儿再说，这些小姐们没错儿。您瞧，就没查出什么来，是不是？

[ 探甲四面看看，逡巡欲出，洪蔷同警察都渴望地看着他。

[ 探甲刚刚转身，董若仪跑进来。

董若仪（怒火上冲）……

[ 探甲端详她。

董若仪（盛怒）你找谁？

探甲就找你！

洪蔷（上前）她姓董。

探甲（把洪蔷拦开）你姓董？

[ 洪蔷在后面拼命作手式，叫董若仪不要发脾气。

董若仪（忍气）嗯。

探甲什么地方人？

董若仪徐州。

探甲多少岁？

董若仪二十六。

探甲干什么的？

董若仪（没好气）不干什么。

探甲不干什么？

董若仪什么也不干。

探甲姓姚的那儿去了？

董若仪（强自压制）不知道。

探甲（轻薄地）结过婚没有？

董若仪（怒目）……

探甲问你，有丈夫没有？

董若仪（大怒）你管不着！

[ 探甲大笑。

董若仪（怒不可遏）你什么东西！

[ 探甲止笑。

董若仪（发现自己的小皮箱被翻得乱七八糟）谁翻我的东西！

探甲翻不得？

董若仪你懂规矩不懂？

[ 洪蔷上去拦董若仪。

[ 院子里人声嘈杂，有许多人拥到门口来。

[ 警察跑出去。

[ 警察的声音：走，走，走，没事，没事，没什么热闹在这儿！别哄在这儿！

[ 外面人声，交相议论。

董若仪（怒气不消）你怎么……

探甲（沉下面孔）走！

[董若仪不语，洪蔷楞住。

[探乙进来。

探甲（指着董若仪）带她走！

洪蔷怎么？（跑上前）为什么？

探甲（威胁地）你少管！

董若仪（大吵）你凭什么带我！你凭哪一点儿？

探甲走不走？

董若仪不走！为什么走？

[探甲使眼色，探乙出手枪。

[静下来，门外人轰然四散，警察进屋。

洪蔷（走上前）要带带我。

探甲没你事，你躲开。

洪蔷她有病，我去。

董若仪（横了心）洪蔷，我去。

洪蔷大姐！（皱眉）你不要这样儿！

董若仪去就去，我怕什么？能把我怎么样？

探甲（两手插腰）马上说定了谁去？不然的话，把姓姚的交出来，就没你们事了。

洪蔷（向外走）还是我。

[探乙跟在后面。

董若仪（急喊）洪蔷！（追上去）

[门外忽有骚动，一个人往里闯。

[探乙跨上前，横身举枪。

探乙谁！

那人（战抖地）让我进来！

[蔡松年冲入。

蔡松年（紧张得战栗）带……带我……

洪蔷（惊叫）蔡先生！

蔡松年要带，带我走。

探甲你是谁？

蔡松年你们不是要找姚舜英？

探甲找她怎么样！

蔡松年（激动地）找我一样，（两眼放着光）我是她的丈夫。

[探甲疑问的眼光看着他。

蔡松年把我带走，别拉扯好人。

探甲你老婆哪儿去了？

蔡松年我不知道。

探甲你是她的丈夫，怎么会不知道？

蔡松年我没跟她住在一块儿。

探甲为什么？

蔡松年那是……那是我们家务事……

探甲（讥讽地）你老婆在外头开会，撒传单，抗日，也算家务事？

蔡松年（兴奋地狂喊）北京城里，除了你们这些走狗汉奸，谁不抗日，谁不……

[蔡松年话犹未了，探甲大怒，向他脸上用力一掌。

[门外哗然。

探甲带走！

[探乙用枪顶在蔡松年身后，向外走。

蔡松年洪小姐！

洪蔷（跑过来）什么？

蔡松年（伸手）我回来拿像片儿的，能不能……把那张像片儿还给我……

洪蔷（不解）像片儿？

蔡松年（流下泪来）小珺儿的，刚照的……一张给了舜英，还有一张我忘了拿……

洪蔷（咬着牙）嗯……嗯……

[洪蔷跑到床前翻出那张像片，交给蔡松年。

蔡松年谢谢……对不篆…（把那照片捏得紧紧地）……

[探甲把照片抢过去，看，扯碎。

[探乙把蔡松年用力一推。

[蔡松年，探乙，探甲一起出去。

警察（嗟叹）真是，真是……（不知从何说起）没有事了，关门歇着了罢。

[警察走出去，反手推上门。

[警察的声音：没事了，没事了。阴天下雨，年头儿不济，多吃饭，少说话，回屋睡觉吧，睡觉吧……

[另一声音：快饿死了，吃饭？

[人声阒静，落雨。

洪蔷大姐……

[洪蔷扑到董若仪怀里痛哭。

洪蔷（呜咽）大姐，走罢，走罢……

[董若仪双目呆望，失了神。

洪蔷怎么待下去……怎么能再……

[房门轻轻开了，周栩闪入。

[洪蔷一惊，抬起身来。

[周栩掩上门。

[无言。

周栩别哭了，不是哭的时候。

[洪蔷擦擦眼泪，不响。

董若仪蔡先生……

周栩我知道了。

董若仪怎么办？怎么办？

周栩抓进去了，我们再想办法……谁也没想到他……

董若仪舜英呢？

周栩预备走。

董若仪走？

洪蔷（惊起）哪儿去？

周栩离开这儿。

洪蔷（追问）什么地方？

周栩我们都想去的……

洪蔷（兴奋）重庆！

周栩自由天地。

洪蔷（急起来）可是我们……

周栩感觉恐慌了，是不是？傻孩子。

[洪蔷呆着。

周栩把眼泪擦干净，收拾，收拾，都走。

洪蔷（出乎意料）马上？

周栩“夜长梦多”，今天不走，以后就怕走不成了。

洪蔷可是钱呢？还有……

周栩你只要听我的话，那就都有办法。

洪蔷（不服）为什么听你的？

周栩（命令地）听我说！

洪蔷说吧。

周栩第一，不许闹小姐脾气。

洪蔷瞎说！我什么时候闹过小姐脾气了！

周栩第二，一路上意料不到的辛苦，全得忍受。

洪蔷什么苦我都不怕。

周栩第三，完全得听我的指挥。

洪蔷凭什么？

周栩不凭什么，这次旅行我领队。

洪蔷旅行？

周栩可不是旅行！

洪蔷我自己会招呼自己，用不着听你的。

周栩这是团体行动。

洪蔷我不走了，行不行？

周栩不行。

洪蔷为什么不行？

周栩（诚挚地）把你留在这儿，我们不放心。

[洪蔷感动，但没有响。

[有顷。

周栩说一句话，走不走？

洪蔷我走，大姐……

董若仪我是怕，多远的路……

洪蔷大姐，打起精神来，我们都会照应你。

董若仪马上冬天要来了，我……

洪蔷舜英今天还说：冬天来了，春天就不远了。

周栩（摇头）春天不远，冬天也就又要来了，我就不爱听这种瞎比方。

洪蔷（不高兴）你怎么这样？

周栩生活是个永远的战斗，与夏春秋冬无关。

[洪蔷一句话也说不出。

周栩把重要东西清好，半个钟头之内有人来搬，（走到门口）一个人只

许带一个小铺盖，一个小箱子，多了不准。

洪蔷我们怎么走？走到哪儿？

周栩先别管，等人来了再说。

洪蔷谁来？

周栩也别管，到时候自然知道。

[周栩走了。

洪蔷（呆了半天）我不走了！

董若仪为什么？

洪蔷你看他说话多可恶！我越想越气！

董若仪他说的倒是都挺有道理的。

洪蔷就是这点儿可恨，你想想，这么长的路，他再一领队，那还得了！

董若仪他是故意气你的。

洪蔷为什么故意气我？

董若仪（轻轻地）我看他在爱你。

洪蔷有这么爱的？

董若仪别说了罢，时候不多，快点儿收拾收拾……

洪蔷大姐，你？

董若仪……我也去……

洪蔷（惊喜）真的？

董若仪（非常诚恳）可是我要跟你说……

洪蔷（抓住她的手）大姐。

董若仪我觉得我太自私了，我身体不好，我知道我不能走远路，所以平常我最恨听见别人说走，我听到说这些，就难受，就生气……

[洪蔷望着她。

董若仪我也最恨人家说我身体不好，有箔…

洪蔷你的身体到底……

董若仪（惨然）是有病，真是有病。

洪蔷（同情地）大姐……

董若仪肺病，医生说静养五年才能好。

洪蔷那么……

董若仪可是现在我要跟你们走，无论如何要跟你们走。

洪蔷（犹疑）路上……

董若仪路上的辛苦我吃不住，我会死。

洪蔷不会，不会。

董若仪（摇头）会死，我知道我会死，可是这地方怎么能允许我静养五年？我与其死在这儿，为什么不死在路上？

洪蔷大姐，你说得太重了……

董若仪（不理睬）你说的“自由空气”，我也要呼吸一口自由空气，今天晚上我们也许才是真的知道什么是自由了。

洪蔷（感激地）大姐，我知道你总会跟我们走的。

董若仪（突然）可是我……

[洪蔷不懂。

董若仪可是我对不住舜英，我怎么见她……

洪蔷你说什么？

董若仪蔡松年被捕，完全是为了我，（自怨自艾）完全是我害了他！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董若仪急得哭起来。

洪蔷（站起来）事情过去了，有什么法子呢？快把东西收拾收拾，没有多少时候了。

[两人不作声，拉开抽屉，箱子，清理东西。

洪蔷（走过去把门反扣）快点，快点，回头没弄完，周栩跑来了，又是一大篇废话。

[院子里有男女说话声，往这边来。

董若仪有人来！

洪蔷（愤愤）还不到半个钟头哇！

[外面喊：洪蔷，舜英。洪蔷（再也想不到）是丽君！

董若仪她来干什么？

[两人忙把东西推开，躲藏。

[顾丽君推门：怎么？睡了。

[洪蔷一肚子气，跑去开了门。

[顾丽君满面春风，进来。顾丽君洪蔷，大姐。

[两人勉强招呼她。

洪蔷怎么这么晚来了？进来坐罢。

顾丽君子寰也来了。

洪蔷（惊）子寰！

[章子寰也笑嘻嘻地进来。

[洪蔷向董若仪作一个绝望的苦笑。

章子寰对不住，对不住，打搅，打搅。洪蔷没关系，坐，请坐。

[章子寰坐下。

洪蔷丽君，我们都想来看你，没得功夫，你好？顾丽君好，（四望）舜英呢？

洪蔷（张口结舌）……她，她……

顾丽君出去了？

洪蔷嗯，嗯……

章子寰（亲昵地）丽君，把雨衣脱脱罢。

顾丽君（回头）不，一会儿就走的。

[大家一时无话。

洪蔷（绕到董若仪身边，耳语）糟糕透了。

顾丽君（走过来应酬）大姐还没睡？

洪蔷还没有，就要睡了。

董若仪我们刚要睡，明天还有事呢。

[顾丽君同章子寰互相望望。

洪蔷（忍不住了）丽君，你有事？

顾丽君（笑了）是，是有点儿事……

洪蔷说罢。

顾丽君（笑）不好意思。

董若仪（感觉兴趣）什么？

章子寰说好了，这有什么难为情的。

顾丽君那你说。

章子寰我说就我说。

顾丽君（摇手）还是我说，（憨态可掬）大姐，洪蔷，你们不许笑话我。

董若仪（不耐烦）谁笑话你？

顾丽君我跟子寰要……要结婚了。

洪蔷

董若仪（同声）噢！（放了心）

顾丽君（鼓着嘴）不许笑我！

董若仪（不知怎么说）这倒是意料之外的意料之内的事情。

洪蔷也是意料之内的意料之外的事情。

[ 章子寰傻傻地大笑。

顾丽君（打他一下）笑什么！

[ 章子寰不敢再笑。

洪蔷什么时候呢？

顾丽君……明天。

洪蔷那么快！

顾丽君（指章子寰）是他……章子寰早点结婚要方便点儿。非常时期，一切采取非常手段。

顾丽君在花园饭店，明天下午四点钟。

董若仪我们来道喜。

顾丽君（把洪蔷拉在一边）洪蔷，我还要求你一桩事。

洪蔷什么事？

顾丽君我们请你作女宾相。

洪蔷（惊叫）哟！

顾丽君答应我，不许不答应我！

洪蔷（想一想，笑着）当然可以。

顾丽君（大喜，勾住洪蔷的脖子）我的好洪蔷！

洪蔷没别的事了吧？

顾丽君还有，时间太急了，我来不及做衣服，你的那件浅绿的……

洪蔷借给你是不是？

顾丽君肯不肯？

洪蔷我送给你。

顾丽君（高兴）不，不要……

洪蔷别客气，我也不穿。

[ 洪蔷俯身开箱子，取衣服。

顾丽君大姐，你看，多不好意思。

董若仪这有什么关系，让她送好了。

顾丽君（忽然想起）哎哟，忘了！

章子寰什么？

顾丽君什么？还不拿出来！

章子寰哦，哦，哦！

[ 章子寰从身上拿出一叠纸片。

顾丽君（交给董若仪）通行证，子寰给你们弄好了。

章子寰一共四张。

董若仪（一张一张地看，惊喜）还有周栩的！

章子寰我答应了人家的，总要办到。

董若仪谢谢你。

章子寰不客气，不客气，有了通行证，出城进城通行无阻，也可以不受检查。

董若仪真是多谢你。

顾丽君别谢他，他也没费事。

董若仪你近来还那么忙？

章子寰不，我在休假，咳！这种事情无聊得很，费了无数精神，总是一无所获。顶可笑的，在学校的时候，我还注意过你们，知道不知道？

[洪蔷已把衣折好，用纸包。

董若仪不知道。

章子寰结果没事，多无聊！

[洪蔷忍不住笑起来。

章子寰不过现在也真难，比方说大岛被刺，把全城的麻子都抓了，到现在没弄出个真凭实据来。

洪蔷（把衣服递给顾丽君）给你。

顾丽君谢谢你，谢谢你。

洪蔷不谢。

章子寰明天……

顾丽君明天上午我们用车子来接你跟大姐，还有舜英，到花园饭店，礼服都预备好了，你们的请帖我们算是说到了，不另发了。

董若仪好，好，好，我们一早就到。

顾丽君那我们走了。

[两人向外走。

洪蔷还要别的东西不？

顾丽君不要了，不要了。

董若仪（高兴地）新娘子，明天见。

顾丽君（羞）大姐……

[章子寰同顾丽君走了。

洪蔷（关上门，喘一口气）真没想到。

董若仪给我们送通行证来了！

[两人高兴得很，继续收拾东西。

董若仪真麻烦，怎么收拾？

[门外有人轻轻喊：洪小姐。

洪蔷（又一惊）又是谁？

[声音：是我，周先生叫我来的。

洪蔷（跑去开了门）李妈！

[李妈跑进来，又把门关好。洪蔷你怎么会……

李妈周先生叫我来的，顾小姐跟这位先生一死儿不走，我待在这走廊底下，也不敢进来。

董若仪周先生现在在哪儿？

李妈周先生出去办事去了，姚小姐在我们家里哪。

董若仪在你们家里？

李妈一共有六七位，都在等着周先生的信儿什么时候走。

洪蔷六七位？

李妈可不是，说都是到重庆去的。

董若仪怎么会在你家里？

李妈您忘记了？我们当家的是游击队，他还要送一程路，还关照一路的弟兄们照应呢，快罢，时候不早了，我来帮忙打铺盖。

洪蔷我们就是在这儿烦呢，周先生说什么都不许带，可是我们什么都得带……

董若仪他们男人提一个小包就上路了，作女人真苦，就是少一个脸盆都是麻烦。

李妈（帮着动手）不苦呕，小姐们可真不苦噢：你们又没公公，又没婆婆，又没有小姑子小叔子折磨，又不裹脚，又不管家……

[董若仪同洪蔷笑了。]

李妈（不胜艳羡）你们就要到重庆吃白米饭去了！我们还是坑在这牢城里，真是……

洪蔷别说了，看你脸上哪儿弄了一大块泥？

李妈（用手擦脸）缺德缺大了！您不提我还忘了说：我们东边儿六十八号那家的大姑娘，刚才又让宪兵架走了。

洪蔷（惊叫）白玉华！

李妈打家里给架出来，推上汽车就开走了，正赶上我出来，汽车打水塘儿上碾过，闹了我一脸一身都是泥……咳！什么日子，什么年头儿！赶明儿我要是发了财，我准买一辆坦克车在街上乱撞，把这些汽车都撞瘪了。

洪蔷你看见那姑娘没有？

李妈看见了，气儿都不吭一声，像死了似的。

[洪蔷已经把铺盖卷起，用绳子绕了一周，拿着绳子两端，无法可施。]

李妈（正在帮董若仪收拾行李）洪小姐，慢点儿，我就来。

[忽然一个人接过了一端绳子，洪蔷一惊，回顾，是周栩，不知什么时候溜了进来。]

洪蔷你！

周栩（帮洪蔷捆行李）车票都弄好了，马上搬走。

洪蔷半夜三更的，这些东西怎么出去？

周栩公寓老板已经给我们弄了车子。

洪蔷我还要送钱给白玉华家里。

周栩钱你先收着，他一家子都跟我们走。

洪蔷这么多人！老老少少的，你怎么办得了？

周栩就是办不了，得找你帮忙。

洪蔷我……

[周栩止住她，听，远远又有炮声。]

周栩到我们的自由国土去，什么困难拦得住我们？你听，日本兵又在放礼炮欢送我们呢！

[大家心里充溢着希望，自由国土如在眼前。]

[鸡在叫了。]

[幕下。]

（《少年游》，1945年5月，上海开明书店）

## 《少年游》序

今天我坐在春天的成都的一间小屋里，望着窗外阳光下粉红淡紫的桐花外的一片片白云不知飞向何处，就又让我想起北平来。

想起那时候——离现在不过几年，可是像古代一般的遥远了——对着书桌上摊开的一本地图发呆，想着：“四川离我多远啊！有没有一天到重庆去，到成都去？”这想望是渺茫的，心里知道，不过只是想望罢了。

但是这想望不再是想望了。再也没有料到我们如何越过这万水千山的艰阻，在四川过这七年岁月。

这些日子是辛酸的，忧愁的，痛苦的；也是兴奋的，愉快的，欢笑着的。但是辛酸也好，欢笑也好，我们都为那日子飞快地过去暗自震惊，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南望，北望，家山何在？我们都怕那少年的心情将被这连年烽火消磨净了。

然而烽火不但没有消净我们的意气，却逐年逐岁地呼唤起更遥远的记忆。

我怀念那生与长的地方，那地方的人民，我亲近过的朋友，那怕一朵海棠花同一星尘土都够我徘徊多半天的。

我要向着那地方诉说我飘零的遭遇，无时忘怀于眼前身旁的人和事。诉说我的感谢，我的喜悦与忧愁。爱这里，爱那里，爱过去，爱现在，期待将来。

不知我们以后再相逢何处，寄我一时也是永久的情怀，于是我写《少年游》。

三十三年三月

（选自《少年游》，1945年5月，上海开明书店）

嫦娥奔月

## 全剧人物

男甲  
男乙  
女丙  
男丁  
羿  
逢蒙  
吴刚  
老幼男女  
月下老人  
幻景中女儿  
老翁  
老妇  
青娥  
素娥  
云娥  
嫦娥  
刘老大  
武士们  
玉兔  
饥民甲  
饥民乙  
饥民丙  
武装人民

## 全剧分幕

第一幕劫后河山

第二幕第一场十年之后，北方荒谷

第二场后羿宫室

第三场又十年之后，嫦娥内寝

第四场崇山峻岭

第五场嫦娥内寝第三幕月宫

## 第一幕

人物男甲男乙女丙男丁羿逢蒙吴刚老幼男女月下老人幻景中女儿  
混沌初开，乾坤始奠之时。

那时的人民百姓是自由的，没有拘束，没有压迫，没有战争，没有人吃人的事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伐木为屋，织布为衣，逐水草而居，无为而治。但是人不是生下来享福的，古时虽无人祸，却有天灾；为了避风雨，人们造屋子；为了御寒冷，人们做衣服；为了防猛兽，人们制武器；为了便利行旅，人们筑路修桥；日积月累，人们用经验和劳力来改善生活的方式，用一点一滴的血汗来获取较多的安全。

忽然有一年，发生了一桩不测的灾难；普天之下，到处荒旱，地土龟裂，草木尽枯，黎民百姓，抢地呼天，饿殍载道，无计可施。

原来在东海尽头地名暘谷，乃是天上十日所浴之处。地在黑齿国之北，居水中，谷上有扶桑神树，大木参天；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自古以来，只有一日出海，阴阳昏晓，与月轮回；日日年年，煦耀万民，与和风甘雨，十方普惠。谁知那一年星辰失驭，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四海如沸，山崩土裂；撼动了暘谷上扶桑神树东倒西歪，下枝上金乌不能安居，一齐飞向上枝，于是十日并出。

这十日并出，不打紧，顿时日光如火，热不可当；草木生灵，遇者披靡。起初还藏身水泽，匿居山谷，后来连水泽山谷都成一片鼎沸；这凭空浩劫眼见得使生民灭绝，人间变成地狱了。

就在这哀鸿遍野之中，诞生了一位英雄。

这英雄单名叫羿，长成东海之滨，有穷国里；天生神武，力能拔山扛鼎，尤善骑射。授徒逢蒙，吴刚，亦都是万人之敌。

羿眼见十日并出，日光所到之处，庐舍成墟，四野荡然。惊怒之下，恻隐之心随生，于是负了十枝神箭，挽起十石强弓，立足在天涯海角，更不犹豫，连珠箭发。

那十日并出之时，天上金光万道，明澈天衢，耀眼昏花，不能仰视。羿的神箭到处，竟是炎热渐敛，日光渐收，天上有金色羽翼纷纷下坠，随有清风习习而来。

天上太阳本是金乌所化，羿箭射乌死，日光遂敛。看看已经射落九日，羿欲再张弓，被逢蒙，吴刚劝住，说仅余一日原是光明使者，若也予射落，将变成黑暗世界了，遂止。这时候山川复旧，草木渐苏，四野之间一片欢声雷动，万民奔走相告，说是有盖世英雄叫羿的，神箭射落了天上九个金乌，挽回了这弥天浩劫。

已是黄昏时候了，大地之上创痍未复，恸哭之声时起；劫后灾黎三五成群，扶老携幼，相率回家。

男甲（叹息）好大一场灾难啊！

男乙十停里死掉了八停，亏得出了这位射日的英雄，不然的话，人真是死尽死绝了。

男甲所以我说我们还能活着，这命真是白捡来的了。

男乙（心向往之）可是天上的太阳怎么就能射得下来？有谁看见了这回事没有？有谁看见了这位英雄没有？

男甲这是千古一回的事情，谁能看见了才是福气呢！

男乙天快黑了，走罢，赶回家去看看成了什么样子了？

男甲咳……想都不要想，我逃开的时候，已是一片火海了。

男乙（也叹息）唉……

〔二人扶持远去。

〔男女过路。

〔哭。

女丙（哽咽不能成声）……

男丁不要哭了，不要哭了，哭有什么用呢？

女丙我为什么不死呢？为什么不死呢？……

男丁没有死要想没有死的办法，走罢，走罢。

女丙……老的也死了，小的也死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把我们零零空空悬在当中，我怎么活？怎么活得下去啊？

男丁人总得活下去，走罢，自奔前程，天地大得很……

女丙天地虽大，没有我容身之所啊……

男丁着急没用，我可已经打定了主意……

女丙什么主意？

男丁他们都说人间出了真命之主……

女丙（收泪）你说的是那射日的人？

男丁是他射了九箭，射下了九个金乌，救活了天下生灵，这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他们说将来的天下就是他的。

女丙可是他是谁呢，他在什么地方？

男丁他名叫羿，生在东海滨上，有穷国里。

女丙找到他又有什么用？

男丁世界乱到这个样子，是他给创了一个局面，这世界有谁能来收拾？我们只有把指望放在他身上了。

女丙（犹自哽咽）……

男丁死里求生罢，往东走，找我们的活路去……

〔男丁拉女丙远去。

〔此时日落西山，天渐冥暗。

〔归鸦噪晚。

〔四野仍有哭泣之声。

〔东方渐明，明月将上。

〔羿和逢蒙，吴刚挟弓矢戈矛而来。羿从早晨到现在，真累了，要休息休息才好。

吴刚（指前面）那块大石头又光滑又平坦，可以坐一坐。

〔羿颌首欲行。

〔老幼男女数人跟踪上，在羿面前跪倒，俯伏于地，吻羿的衣履，口里发出感激的声音。

吴刚（怒喝）走！走！走开！

羿（略觉厌倦，但仍是慈祥地）去罢，去罢，各自去照应自己的家。

〔众人起，恋恋不舍地去了。

吴刚先生，射日并不累人，倒是对付这班老百姓，真是苦差。

〔羿点头称是，不觉打了一个呵欠。

逢蒙这是从心里头的感激，老百姓的恩怨是最分明的。

吴刚恩倒罢了，哪里说得上怨，给他们一点好处，就一生一世也忘不了啦。

〔一轮明月冉冉上升。

羿看，月亮都出来了，不早了，休息一下要加紧赶路回去了。

吴刚是。

〔三人移步上前，但石头上忽有响动，令人吃惊。逢蒙谁？

〔石头上不知何时坐着一个人。

〔月光当头照着这人，银须白发，眉目朗然，是一个老头子。

吴刚（啐了一口）这些人，真是麻烦透了，跟东跟西，连休息一下都办不到……

羿（举手止之）不要说话。

〔那老人气宇不凡，徐徐起立，长揖。

〔羿答礼。

老人（声若洪钟）来的敢是射日的大英雄么？

羿不敢，东海凡夫，羿，就是在下。

老人（笑）老汉眼力不差，居然没有认错了人。

羿羿和老丈素昧平生，老丈何以知道？

老人立非常之功者，必为非常之人，非常之人，必有非常神色。

老汉虽然一生虚度，但是阅人多矣。见贵客意气飞扬，不可一世，射日英雄非君莫属，因此冒昧相唤。

羿（心中得意）老丈过于夸奖了。

老人就石头上坐一下罢。

〔二人落座。

老人这两位壮士？

羿（介绍给他）这是我两个徒弟，逢蒙，吴刚。

〔逢蒙，吴刚向老人施礼。

老人（谛视有顷）都是名垂千古的人物，老汉今晚真是三生有幸。

〔羿与老人对面坐定，吴刚与逢蒙肃立羿后两侧。

羿老丈尊姓大名，仙乡何处？老人老汉四海漂流，无名无姓，亦无固定居处，但只有月光之处，必有老汉。今夜又在月光之下得遇贵人，就叫我月下老人罢。

羿是，是。

老人这一次弥天浩劫，苦死了黎民百姓了。

羿这次灾难到底从何而生，倒要请长者指示。

老人贵人有所不知，原来在东海尽头黑齿国之北有暘谷，谷上水中央有扶桑神树；上有十日，乃金乌所化，树乃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自从盘古氏开天辟地以来历十万八千年，只有一日出海，照耀万民，十方普惠。

羿这一回呢？

老人这一回上天星辰失道，天地翻覆，四海鼎沸；暘谷波涛汹涌，撼动扶桑神树；金乌不能安居，纷纷飞向上枝，因此十日并出，骄阳肆虐；山崩土裂，草木焦枯。

羿原来如此。

老人若不是天生豪杰，贵人的神箭射下九个太阳，这时天下百姓一定死

尽死绝了。

羿尽力而为，不计成败，这也不过是侥幸罢了。

〔隐隐哭号之声起于四方。

老人大难虽定，创痍未复，黎民百姓尚在水深火热之中呢。

羿这便不是羿所能为力的了。

老人目前天下大乱亟待收拾，还是应当有始有终才是。

羿（慨然）羿亦有此志。

老人天倾西北，地陷东南；贵人既成此不世之功，便应当再建不世之业。

羿（踌躇满志）羿早有此心，只是不知如何下手？老人治世之道不难，且听老汉几句话。

羿羿洗耳恭听。

老人广施仁政，舍己为人。

羿是。

老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羿懂得。

老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羿知道了。

老人本此做去，不出十年，必成大事；老汉便静待天下太平，万民乐业了。（起立）你我后会有期。

羿（亦起立）老丈慢走，多承教诲，羿此生不忘，只是我还有一桩难解的事，要向老丈请教。

老人有话请讲好了。

羿不是自夸的话，羿天生神力，能拔山扛鼎，且为第一神箭手，举世无匹；平生作事，毫无恐惧。老人贵人得天独厚，这是不错的。

羿可是，还有一样恐惧。

老人恐惧什么？

羿人生百年，终须一死，我纵使能抵挡一切灾难，但是百年大限一到，却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

老人（沉吟）……

羿任凭英雄盖世，也逃不脱这一死。

老人（有为难之色）生死轮回，乃是天理，没有一个人能逃脱的。

羿并不是羿贪生畏死，乃是人生有涯，事业无限，以有涯之生治无限的事业，羿不能甘心。

老人万物生生不绝，一代有一代的事业，这一代完了，自有下一代继续。

羿羿毫无私心，只是求功心切，务请老丈帮助完成这区区心愿。

老人相生相续，代代相传，本是不移之理，老汉是何等人，怎敢悖乎天律；只因贵人苦苦相求，老汉且帮你一点小忙。

羿（躬身）请问如何办法？

老人世上的人都以死为最苦，老汉所能有助于贵人的，亦不过解脱死的苦恼罢了。

羿如此说来，我不是仍旧可以不死么？

老人不然，只是不死于人世耳。

〔月下老人步下大石，躬身寻觅，见地上有灿灿放光者，便折取在手。

老人此物乃世之瑞草，名叫灵芝；蕴天地灵气而生，受日月精华而长，

千百年不能一见，今天与贵人有缘，便以之相赠。

羿（道谢）不知道这草有什么用处？

老人贵人大事既定，功成身退之时，将这草吞服，功能白日飞升，上达天界，免去老死人间之苦。

羿（将草接过）感谢老丈。

〔羿解下胸前的护心镜，将灵芝草藏入镜内。〕

羿从今以后，羿有生之年必将这草带在护心镜内，须臾不离，亦所以永久追怀老丈，不忘教诲之恩的意思。老人但记得老汉的言语，便保得一生大业，名垂万古。

〔老人转身将去，众人才看见他腋下挟一本大书，书上有红丝缠绕。〕

羿老丈读得这么大的书，难怪有这么大的学问。

老人（失笑）岂敢，岂敢。

羿请问这书上用红丝缠绕，是什么缘故？

老人既承见问，实不相瞒，本老人专司人间男女婚姻之事，这本大书乃是人间婚姻簿子。

羿幸会，幸会，不知我们婚事，也在老丈管辖之内么？

老人天下婚姻都由老汉执掌。

羿我们师徒三人都是独身，敢烦老丈查一查婚姻主在何方？

老人可以，可以，先查哪一位？

羿吴刚上前。

吴刚（打躬）多谢老丈。

老人尊姓大名，家乡何处？

吴刚姓吴名刚，西河人氏。

老人（翻阅文簿）……

〔老人翻阅良久，沉吟不语。〕

羿怎么样？

吴刚（焦急）没有？

老人这位老弟，遭际甚奇，主终身不娶。

羿（惊）有这种事？

吴刚（冷笑）不娶也罢。

羿且看逢蒙如何？

逢蒙（打躬）劳动老丈。

老人尊姓大名，哪里生长？

逢蒙名叫逢蒙，与我先生同乡里，东海之滨，有穷国人氏。老人（翻阅文簿）是，是。

〔有顷。〕

羿怎么？也没有？

老人不是没有，只是这位老弟至今路向未决，尚在进退两难之中，婚姻之事，也因此尚不能定。

羿（哈哈大笑）原来两个徒弟都是讨不着老婆的，麻烦老丈，查查我这个师父的气运如何？

老人可以。

羿单名一个羿字，东海有穷国人氏。

〔老人低头翻文簿。〕

羿怎么样？有没有？

老人不忙。

〔老人继续翻检。〕

〔羿甚不耐。〕

老人有了。

羿（喜动颜色）真的有了？现在什么地方？

老人离此甚远，在北方荒谷之中。

羿北方？

老人万里之外，穷乡僻壤，是一个贫家女儿。

羿（不悦）贫家女儿？

老人不错，身无蔽体之衣，家无隔宿之粮。

羿是这等样人？

老人不错的，不错的。

羿这样的人配给我？

老人人中之凤，花中之魁，前生注定，今生婚配。

羿万里之外，如何相聚？

老人万里姻缘，红丝一线，搅也搅不开，打也打不散。

羿什么时候可以完娶？

老人我查一查，（有顷）还早，此女年纪还小。

羿现在多大了？

老人我再查一查，（有顷）还小得很呢。

羿（急不可待）到底几岁了？

老人（无可奈何只好说出来）真是小，现在只有六岁。

羿（矫舌不能下）啊！

〔逢蒙，吴刚忍不住笑起来，但一见羿有怒意，便不敢笑。〕

羿（微有怒意）我不相信。

老人（怫然）这个岂有此理，老夫平生所讲的话，从没有人不相信过。

羿这事不由得我不相信。

老人这姻缘簿上，一经登记有案，便不可移。

羿可是她只有六岁……

老人十年之后，岂不就是一十六岁乎。

羿（语塞）……

老人二十年后，岂不就是二十六岁乎；六十年之后，岂不就是六十六岁乎……

羿要我相信却也不难。

老人（倔强地）哪个要你相信，你自己的事情，与我何干？

羿（道歉）羿方才语言冲撞，老丈休怪。

老人你现在信不信？

羿但求一见。

老人（沉思良久）也好，你看！

〔月光忽隐，天色突变。〕

〔遥见别有天地，一片旷野。〕

〔见黄土地，茅草屋，贫家女郎三五，跳跃嬉戏。〕

〔三人瞠目而视，相顾失色。〕

老人（沉闷的声音）看见了没有？

羿看见了，但不知是哪一個？

老人看当中那个顶小的。

羿（迷惘地）哪一个？

老人看，看，走出来了，那个披头散发，抱着兔子的。

〔果然见一个披发褴褛小女孩，抱着一只白兔，满面憨态，离群而出。〕

老人不要小看她，这就是十年之后的皇后娘娘。

〔逢蒙，吴刚不觉大笑。〕

羿（怒）就是她！

老人君不知女大十八变乎？（笑）

羿（厉声）分明在戏弄我！

老人千里姻缘一线牵，戏弄不得的。

〔羿暴跳如雷。〕

〔老人嬉笑自若。〕

羿（狂怒）妖怪！

〔老人大笑。〕

羿（再不犹疑，张弓搭箭）如此相戏！看我箭下无情！

〔羿向那女孩当胸一箭。〕

〔女孩狂喊倒地，眼前景物依旧，月光朗澈，四野寂然。〕

〔再看老人亦已不见。〕

〔羿怒气未消，四顾寻人撕打。〕

逢蒙（劝解）何必动这么大气。

吴刚真是妖怪！

老人之声不知来自何处后羿！后羿！箭射九日；百战功成，十年生聚；善持尔躬，善行尔志；逆行天事，作法自毙！

〔三人错愕之间。〕

〔幕下。〕

第二幕

第一场

人物老翁老妇青娥素娥云娥嫦娥刘老大吴刚武士们

十年之后。

北方荒谷，穷僻之乡。

丛山连亘，绵远无垠，暮春时节，风日晴和，荒凉中乃有暖意。

山谷里依山筑就的小屋子，上覆茅草，屋前面一片平阳，可作休憩之所，也是来往行人的通道。

时令的关系，荒凉的北方原野，此时居然亦有难得的迷人的绿；石屋壁缝中伸出的一棵小草上，也有几朵小红花悄悄地开了。

薄暮时分，日已衔山，红霞满天，不尽的远山大树，都渐渐落在苍茫里。

这一家人，老父，老母，同他们的女儿，一天的劳工作罢，都趁这薄暮怡人的一刻，在屋前游戏。

老人家上了年纪，已经难于活动，此时便坐在山坡上，观看女儿们玩耍。

青娥，素娥在屋前屋后，四下里若有所思，同她们的老父老母都笑个不了。

老翁还是找不到？

青娥可不是，捉迷藏玩，只有她一个最难找，每一回都是找不着她的。

素娥她又不怕脏，又不怕累，什么奇怪的地方都敢去。老妇（向老翁）你看，嫦娥这孩子越大越顽皮，可怎么得了？老翁不要紧的，长大了，嫁出去，自己也生了孩子，就是想再顽皮也不行了。

老妇你说的倒好，可她这么顽皮，哪儿嫁得出去。

老翁（仰天打个哈哈）老娘亲何必担忧，天下还有嫁不出去的女儿么？

青娥素娥（害臊）爸爸乱说。

素娥（害臊）爸爸乱说。

老妇（微嗔）老不正经！

〔老翁大笑。

青娥（纳闷）这可奇怪了，到哪儿去了呢？我们可是什么地方都找到了。

素娥连上次她钻进去过的龙洞都去过了，好深好远的，走到后来，我们怕起来了，才逃跑出来。老妇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胆的女孩子！

老翁（笑）真是野孩子！

〔云娥由山路里转出来。

云娥不见了，真的不见了。

老妇下回不许这么玩儿了，年成不好，跑远了遇见歹人抢了去，那才不知怎么好呢。

青娥（有点着慌）我再去找她……（往远处走了）小妹妹，嫦娥！

嫦娥妹妹……小妹妹……

〔一路走远。

素娥（劝慰）妈妈放心，小妹妹聪明伶俐，从来不会吃人家的亏的。

老翁（宽解）放心，放心……（指远处）你看那边不是来了……

〔大家一齐远望。

〔云娥迎上前去，又折回。

云娥爸爸老花了眼，那是东村上刘家老大从城里回来了。

老翁（一跃而起）来得好，问问他，在城里看见了些什么？

〔刘老大神色不定，匆匆走来。

刘老大老爷子，老太太，歇着了么？

老翁老大，回来了，辛苦，辛苦。

刘老大回来了。

老妇你这一趟走了多少天？

刘老大（估计）哎呀……唔，足足四十天了。

老妇快回家去罢，家里盼你盼得不得了了。

老翁慢点走，慢点走，跟我讲讲，大城里头到底有些什么新鲜事情？

刘老大您不问我也得说，十年不上大城，谁知道天下就大变了。

老翁唔，怎么个变法呢？

刘老大您不知道，如今我们有了皇帝了。

老翁皇帝，谁呀？

刘老大你猜，还有谁？

老翁管他是谁呢？我猜不出来。

刘老大就是那个东海的羿。

老妇就是那箭射九日的英雄吗？

刘老大就是他。

〔素娥和云娥向母亲询问：“是谁？谁是羿？”

〔母亲絮絮地讲给她们听。

刘老大他平了水旱刀兵之灾，天下太平，万民乐业，就自立为王了。

老妇（原在同女儿讲话，现在插嘴）对，对，他救了我们老百姓的大灾大难，这皇帝该是让他做的。

素娥（好奇地）皇帝是干什么的？做了皇帝又怎么样呢？刘老大皇帝就是一国之主，掌生杀之大权，这一回我在大城里看见皇帝出巡，前呼后拥，好不威风。老翁素娥，云娥，你们年轻不懂事，这一套就叫做荣华富贵，可是我们用不着这些东西。

〔女儿们点头称是。

老翁做了皇帝，发了财的人，可就要的是这点风光，那也就只得由他们去吧，与我们什么相干呢？刘老大老爷子，您说不相干可不见得。我离开大城的时候，皇帝正在选后，说是全国各地献来的女人，都不合皇帝的意。

左右的大臣献计到民间去选，一路上搜求民女，凡是十六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女孩儿都得应选，都跑不了。老翁有这种事，我不相信。

刘老大老爷子，我不哄你。

老翁他再征妃选后，也选不到我们穷乡僻壤来。

刘老大其实有的是巴不得选上，好攀一门贵亲戚的，可是我知道老爷子不是这样的人，往后您得去告诉女孩儿家别四下乱跑，多在家里待待，刚才我看见嫦娥姑娘……云娥你看见妹妹了？她在什么地方？

刘老大在路上碰见的，叫她回来，她跑得更远。

老翁难道说嫦娥就会被皇帝选了去？算了吧，算了吧，我反正不相信，你听我唱个歌……

〔老翁蹲踞，以手击地而歌：

老翁日出而作兮，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兮，

耕田而食；

帝力与我何有哉！

刘老大（不语久之）您唱得好极了，我得赶快回家，告辞了。

〔刘老大走了。

老翁盛情可感。（拱手）多谢，请了，请了。

老妇你就是这样怪脾气，人家刘家孩子一片好心。

老翁我知道他是好心，可是我的女儿怎么会让皇帝选了去！我听着心里别扭。

老妇你别扭也不能拿别人出气呀！

老翁事已经过去了，你还唠叨什么！

老妇我唠叨？

老翁可不是，少说几句话不是完了吗？

老妇倒是我多说了，不看你自己，说了不够，还唱，（学他）“日出而作兮，日入而息，凿井而饮兮……”

〔两个女儿笑了起来。

老翁真是越老越怪。

老妇（跳起来）你骂我老妖怪？

老翁谁骂你老妖怪了！

〔两个女儿劝解。

老妇你才是老妖怪呢！

老翁（大叫）听清楚没有？我是说“越老越怪！”

老妇（一跳多高）你越老越怪！

素娥（劝解）妈妈，妈妈，算了，算了，这有什么可吵的！

云娥爸爸，是你不好，你怎么会骂妈妈是老妖怪呢。

老翁（大吼）冤枉我，冤枉我！

老妇我们有六只耳朵，会冤枉你？

素娥妹妹（埋怨她）你这算劝解吗？

云娥是爸爸不好么，妈妈要是老妖怪，我们不是成了小妖怪

老妇你爸爸是老妖怪！

老翁你是！

〔大家吵得不可开交，远远有嘈杂之声。

〔犬吠人喊之声。

〔大家吃惊，不响。

素娥不要吵了，会不会出了什么事情，嫦娥妹妹，青娥姊姊都还没回来呢。

老翁（猛省）是呀！

老妇你也会着急呀，会有什么事情，我们住在这儿十年了，四季平安，哪儿会有什么事情！

老翁（有所见）少废话！

老妇（大怒）我废话！我……

〔男女喊叫声益近。

〔众惊起。

〔青娥同嫦娥携手跑到。

〔嫦娥回身，怒目相向，青娥拖住她，解劝。

青娥算了，算了，躲开算了。

嫦娥什么躲开？躲到哪儿去！

〔大家围上来。

老翁什么事情？什么事情？

老妇什么事情？什么事情？

青娥我找到了嫦娥妹妹，正要回来，谁知前村来了一群当官的，说是皇帝选妃，要把我带走，嫦娥妹妹不答应，跟他们吵了起来。他们人又多，又凶，是我把嫦娥拖着就跑……

嫦娥（怒不可遏）不能跑，不能跑，没有这么不讲理的事情，他们不能白欺侮我们，我要打死他们，打死他！打死他！

〔嫦娥想向前冲，大家将她止住。

〔远处人声逼近，犬吠益厉。

老翁躲进屋里去！你们躲进屋里去！

嫦娥不躲，我不躲。

青娥嫦娥，小妹妹……（拉她）

嫦娥别管我，你要躲自己躲。

老翁（怒喝）嫦娥！

素娥小妹妹，进去。

嫦娥我不嘛。

云娥我也不进去，我要看……

〔老妇目瞪口呆。〕

老翁这时候发什么傻，还不叫她们进去！

〔老妇被责，正想反唇相讥，被老翁用力一推，不敢再响，逐诸女入屋。〕

〔人声益近。〕

老妇进去，进去……

〔素娥青娥先入，云娥不愿进去，被老妇强行推入，嫦娥拉住门框正在相持。〕

〔吴刚手执长鞭率领武士等，斜着眼睛，嘻笑而来。〕

吴刚（挥鞭向天作响）不错，就在这儿啦。

〔吴刚想往屋里走。〕

〔老翁挺身上前，二人相持甚久。〕

吴刚老头子，你是干什么的？

老翁老弟此言错矣，这是我的地方，你闯了进来，这句话该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

吴刚我一点也没错，你不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么？这地方是皇帝的，你们人也是皇帝的。

老翁谁是皇帝？

吴刚就是大王。

老翁谁是大王？

吴刚你们这些乡下人真是该死，十年之前箭射九日，救了天下生灵的后羿，难道不知道么？

老翁他做了皇帝与我何干？

吴刚他救了你们的命，你们就不图报答么？

老翁难道他是为我们的报答，才救我们的命的？

吴刚你要这么说就这么说罢。（指站在门口的嫦娥）这个小姑娘是你的什么人？

老翁是我的女儿。

吴刚啧啧，啧啧，好厉害的女儿！

老翁你的废话太多了，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吴刚皇帝新登大宝，缺人侍奉，要在天下民女之中，选一位皇后娘娘。

老翁那是好事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王公大臣里不是有的是门当户对的亲事。

吴刚富室千金不知找来了多少，皇帝没有合意的，说要到北方去找。老翁这穷乡僻壤哪儿来的皇后，笑话，笑话。

吴刚你客气了，十年前曾有高人指点，说大王的亲事主在北方荒谷之中，再说老鸦窝里产凤凰，这也是常有的事情。

嫦娥（走近老翁身边）爸爸，不要跟他多说。

老翁我已经不耐烦了，你再说我就要生气了。

吴刚好吧，我只问你一句话，（指嫦娥）方才有一个比她大的姑娘是谁？

老妇（抢上前）没有了，我只有这一个小女儿，还小得很，做不得皇后

的。

吴刚说谎！（指嫦娥）刚才是她说那是她的姊姊，是不是逃到屋里去了？

嫦娥（愤愤）不错，是我的姊姊，你要怎么样？

老妇（顿足）这个孩子！

吴刚叫她出来。

嫦娥没这个事！

吴刚你不要这么凶，你当心自己也跑不了。

〔嫦娥攘臂上前，老翁喝止。

老翁（上前）不要吵，我是有个大女儿，你叫她出来干什么？

吴刚说了那么半天你没听见？皇帝要选后，叫她出来看看。

老翁这办不到，这种事情要两下情愿才行。

吴刚跟皇帝攀了亲，包你富贵荣华吃着不尽，这种事难道你会不情愿？

〔老翁不语，摇头。

吴刚（冷笑）不要不识好歹。

老翁难道你敢？

吴刚“先礼后兵”是我们的规矩，如今礼已经做到了。

老翁那么你要动武？

吴刚不动武那我们（指众武士）还有什么用处？

〔老翁拉住老妻同女儿，在门前一字排开。

吴刚（大笑）老爷经过的大战场小战场不计其数，倒是头一次看见这老弱妇孺的一字长蛇阵。

〔吴刚使眼色，身后武士抢步上前。

〔嫦娥狂喊。

吴刚就是你这个丫头吵得凶！

嫦娥（狂喊）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情！

〔吴刚将嫦娥挥开多远。

〔武士推开两个老人，嫦娥从屋里抢出来张望，被捉。

吴刚这又是一个，里头还有。

〔武士进内，老人等欲赶入，被拘住。

〔武士们将嫦娥，素娥扭出。

〔嫦娥，素娥已经吓得泪流满面。

吴刚没想到有这么多，（一一端详）三个都不错，都好看，老头子，老太婆，对不住，暂时都让我带走，借用一下，选上的就留下，不用的一定退还。

〔三女挣扎，无效。

〔吴刚准备将她们带走。

老翁强盗！强盗！

老妇抢人啦！抢人啦！救命呀！救命呀！

吴刚叫破了你的嗓子，看有一个不要命的敢来。

〔嫦娥忽然挣脱，冲上前去，要把姊姊们拖住。

〔吴刚来挡。

〔嫦娥猛批其颊。

〔吴刚捉住她的手扭转。

吴刚（詈之）野丫头！你这么凶！

嫦娥你敢动我一下！

吴刚（上下打量她）看不出你人虽小，长得倒也不错，不是你打我这一下，几乎叫你漏了网。

〔吴刚用力一推，另一武士将嫦娥捉牢。〕

吴刚（下令）带走！

〔众带诸女走。〕

〔老翁老妇追上，被吴刚推倒。〕

吴刚不识抬举的老东西，急什么，在家里等着，说不定就作了皇亲国戚呢。

〔吴刚扬长而去。〕

〔女人哭喊。〕

〔老翁立起身来。〕

老翁（喘气）青天白日，朗朗乾坤……

老妇（据地）还说呢……你刚才跟那些人和气一点不好。

老翁又是你有得说，事后有先见之明。

老妇……好，你现在又来发我的脾气了，不想想你自己（学他唱）“帝力于我何有哉”，帝力于你何有哉？如今把你四个女儿全都抢去了。

〔老翁嗒然若丧，垂头不语。〕

〔老妇痛定思痛，大哭起来。〕

老妇（以手扑地）我的女儿叫皇帝抢去了呀！我的女儿……我的女儿……

〔暗转。〕

第二场

人物后羿逢蒙武士们吴刚青娥素娥云娥

嫦娥玉兔

后羿宫室。

宫室宏大深远，粗犷中隐隐有杀气，四壁悬兽皮弓矢，矛戟，武士们在门前侍立。

室内有公案，卧榻，后羿踞坐，翻阅手中文件，怒容满面，逢蒙立在案旁。

后羿起立离案大步走动，甚感不耐。

后羿忽然立定。

后羿逢蒙，这些事情（他指手中文件）都是真的？

逢蒙一点也不假。

后羿可是吴刚对我从不这样说，他说老百姓都很刁猾，很难对付。

逢蒙我的看法刚刚相反，人心换人心是不错的。人不会恩将仇报，可也不会仇将恩报，吴刚十年来就给老百姓撒下仇恨的种子，他的收成也就是仇恨。

〔羿不语。〕

逢蒙纸包不住火，如今事情闹开了，老百姓逃亡的逃亡，起义的起义……

后羿（止住他）我知道了，你现在下去，等吴刚回来我问了他，我会再找你谈。

逢蒙（打躬）是。

〔逢蒙从正门出。〕

〔吴刚从侧门掩身而进。〕

〔羿还在沉思。〕

吴刚（行礼）臣吴刚伺候大王。

后羿（一惊）你已经回来了？

吴刚听见逢蒙在说我的坏话，不便出来，怕他的面子下不去。

后羿那么他说的你都听见了？

吴刚都听见了。

后羿你怎么说？

吴刚天下是打出来的，不是让出来的，谁下了多大力气，谁就得多大收成，这个大王最明白。

后羿唔……

吴刚当初星辰失驭，十日并出，要不是大王九箭解救了天下生灵，老百姓谁能活到今天，可是如今算不算恩将仇报呢？

后羿你说得不错，（举起文件）然而你也要自行检点，他们说你在外面杀人放火，夺产争地……

吴刚大王明鉴，这只是臣代大王执行政策。大王一统天下，这举国之内不要说人民百姓，就是一草一木也都是大王所有，臣凡有所得，都请大王过目之后，登册入存国库，这大王都知道的。臣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一举一动，都秉承大王意旨而行，如今……如今……（他哽咽，泪如雨下）

后羿你哭了？（大为不忍）这又何必，这又何必。

吴刚（转身作儿女态）如今……如今……臣伤心得很，臣一心为大王，臣忠君爱国，如今……

后羿我并没有说你不好，我不过是提醒你，我心里是明白的。吴刚大王圣明，大王圣明，臣纵使肝脑涂地也不能报答，从今以后臣只有任劳任怨，加倍，加倍……后羿不要说了，知道了，知道了。

〔吴刚收泪。〕

吴刚（破涕为笑）大王，北方荒谷的女人，臣为大王搜求到了。后羿（作态）你还相信那个老头子的胡说，我已经不感觉兴趣了。

吴刚不是这么说，大王乃是一国之主，怎么可以少一位正宫娘娘，臣本来亦不相信月下老人的瞎说，可是看那些名媛贵妇都不中大王的意，也就由不得有点相信了，这一回到北方荒谷，果然找到了这一家人。

后羿老头子说的是顶小的一个。

吴刚一共有四个，顶小的蓬头散发，不像已经长成了的样子，而且野蛮无礼。臣看是那个顶大的，又温柔又好看，带来给大王看看好不好？

〔羿心动，不语。〕

吴刚我带她来。

〔吴刚出门，带青娥进来。〕

〔青娥意态从容，缓步向前。〕

吴刚这就是大王，给大王行礼。

〔青娥伏地，拜。〕

吴刚大王请看，这就是大姑娘，顶好。

后羿叫她坐下。

吴刚大王赏你座位。

青娥谢谢大王。

〔吴刚引青娥坐下。

〔羿端详。

吴刚大王请看罢，越看越好看。

〔羿端详有顷，点头。

后羿你的名字叫什么？

青娥我叫青娥。

后羿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青娥北方山里的人。

后羿家里有些什么人？

青娥爸爸，妈妈，三个妹妹。

后羿你最大？

青娥是的。

后羿妹妹都叫什么名字？

青娥二妹素娥，三妹云娥，四妹嫦娥。

后羿你多少岁了？

青娥十九岁。

后羿唔，你很好。

〔羿大笑。走开，招呼吴刚走近身边。

吴刚大王意下如何？

后羿我觉得很好。

吴刚就定规了。

后羿（点头）可以。

吴刚（欣然）我去告诉她。

〔吴刚走到青娥身旁。

吴刚青娥姑娘，起来罢，事情妥当了。

青娥（一惊而起）什么事情妥当了？

吴刚大王对你满意，已经册定你做正宫娘娘了。

青娥（大惊）有这种事情？

吴刚大喜，大喜，我恭喜你。

青娥（起立）这不可以，我并没有答应。

吴刚（意外地）怎么？你不答应？

青娥我们贫家出身，不惯富贵，求大王另选好人家女儿。

吴刚你这是天上落下来的福气，名媛淑女，大王何止看上了千万，都不中意，谁知你会把到手的好处给推出去。

青娥贫家女儿命薄，担受不起。

吴刚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是为你好，帮你的忙。

青娥我谢谢你就是了。

吴刚（威吓）你答应了就没有事情，你是不知道大王的威风……

青娥这种事情也用得着威风吗？

后羿（已感不耐）不肯吗？

吴刚（惶恐地）大王，我没想到……

后羿这倒是想不到的事情，（他走近青娥）你这个傻女人，你可见过大王发怒没有？

青娥没见过。

后羿难怪你不知深浅，我十年前一怒，箭射九日，救了天下生灵；十年后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青娥可是告诉我这些事有什么用？

后羿我只是告诉你不要使我发怒就是了。

青娥为了我，你也会发怒吗？

后羿你说得不错，我平生从来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青娥可是这一回你就办不到。

〔羿进逼。

青娥（后退，靠近武士身旁）这一回你不必箭射九日，也不必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她突然闪电一般，抽出了武士腰间挂着的短刀。

〔羿，吴刚，武士大惊，拟扑上。

青娥（举刀自卫）要娶我是办不到的事情，你看，伏尸不必百万，只是一个弱女子，流血不必千里，只不过在五步之内。

〔她含笑自刎。

〔羿惊叫。

青娥（倚柱）大王的威风不能折服我们的家规，我们是从不在强暴之下低头的。

〔青娥倒地气绝。

〔羿怔住。

吴刚（怒骂）不识抬举的东西！（顾武士）抬出去喂鹰！

〔武士抬青娥出。

〔外面素娥，云娥和嫦娥喊了起来。

〔素娥：（哭叫）青娥姊姊……

〔云娥：青娥姊姊死了……

〔嫦娥：（发怒）谁杀死她的，这是谁杀的！

〔她们要冲进来，外面拦阻不住。

〔她们冲到门前。

吴刚大王，当心那个小的，就是她顶凶，我都挨过她一个嘴巴！女人们谁！是谁杀死她的！

〔云娥，素娥，嫦娥冲近前来。

〔吴刚拦阻，被嫦娥推开。

〔羿挺身上前。

后羿（威风凛凛）是我！

〔四人面面相持。

〔素娥胆怯，躲到云娥身后，云娥亦怕起来，避入嫦娥身后。

嫦娥是你？是你杀死她的！

吴刚是她不识抬举自杀的！

后羿住口！是我。

嫦娥你为什么杀死她？

后羿为了她不肯答应我。

嫦娥杀死就算了吗？

吴刚不要无理，这是大王。

嫦娥有这种不讲理的大王。

〔羿见她天真，怒气全消。  
后羿（忍住笑）你这个凶，你多大了？  
嫦娥十六岁了。（怒）你别管！  
后羿（将素娥云娥拉出来）这是谁？  
嫦娥素娥，云娥，（将她们夺回来）都是我的姊姊，你敢动她们！  
后羿我不敢动她们，可是我看你实在好玩，我要娶你。  
嫦娥（举手欲打）你敢！  
吴刚（上前）大王怎么跟这个疯丫头一般见识起来？  
〔羿推开吴刚。  
后羿他说你是疯子丫头，我可喜欢你这样的疯丫头。  
嫦娥你胡说八道！  
〔嫦娥举手就打，被羿将手接住。  
后羿你服不服！  
嫦娥（挣扎）没有这种事情！  
〔云娥上前帮忙，无效。  
后羿（笑）我能征服天下，难道就不能征服一个女人？  
嫦娥你休想。  
后羿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强似我的人。  
嫦娥我亦没有见过强似我的人。  
〔羿手略紧。  
嫦娥（叫痛）素娥姊姊，云娥姊姊，救我！  
〔嫦娥晕厥。  
〔羿大惊，松手，嫦娥倒在他怀里。  
后羿（大惊）又死了一个？  
云娥你瞎说，她是晕过去了。  
吴刚女人就这么不中用。  
〔羿将嫦娥抱置榻上。  
云娥（摸她的手）她的手凉了。  
素娥要赶快救醒她。  
后羿我有办法，吴刚，去把西域进贡来的玉兔抱来。  
〔吴刚应声去。  
云娥你不把她救活，我们不答应你。  
后羿你放心，我有一只西域进贡的玉兔，性子最暖，一定能救活她。  
〔吴刚将玉兔抱来。  
〔玉兔跳到嫦娥身边，向她的两只手掌呼气。  
〔嫦娥果然悠悠醒转。  
〔后羿近前。  
后羿你醒了么？  
〔嫦娥举目四望。  
后羿（跪在榻前）你看什么？  
吴刚大王，大王。  
〔吴刚将后羿拖到一边。  
吴刚（半带责备）大王怎么可以向一个女人下跪？  
后羿她睡得这么低，我不跪下能跟她说话么？

吴刚大王身为天子，向一个女人下跪，这在礼法上是讲不通的。

后羿真是糊涂，跟女人有什么礼可讲。

〔羿仍跪在榻前。〕

后羿你好了吗？你可还认识我？

嫦娥（茫然）我头晕，我不清楚，我不认识。（她摸到了身边的玉兔）  
这是什么？

云娥玉兔。

〔嫦娥将玉兔抱紧。〕

后羿你喜欢它，就是你的了。

〔嫦娥点头，笑了。〕

后羿扶她进去休息。

〔素娥，云娥扶嫦娥入寝宫，羿跟入。〕

〔羿复出。〕

后羿吴刚。

吴刚（躬身）伺候大王。

后羿我已经决定立嫦娥为后，素娥，云娥留下陪她，也不能放走。

吴刚是。

后羿你迎娶有功，另有升赏，现在赶快去为我筹备婚典。

吴刚是。

后羿排场要大，要办得风光。

吴刚是。

〔吴刚行礼，向外走。〕

〔逢蒙进门，将他拦住。〕

逢蒙吴刚，你慢走一步。

〔吴刚止步。〕

后羿逢蒙又来什么事情？

逢蒙刚才我禀报的事情，大王说过同吴刚谈过再找我的。

后羿已经谈过了，可是还没有找你。

逢蒙我等不及了，所以再来拜见大王。

后羿为什么这么急？

逢蒙这周围几百里方圆地方的人已经逃光了，东山上又有了新的变乱。

吴刚这有什么麻烦，迎上去，追上去，杀。

逢蒙事情都是你杀坏的。

吴刚怎么会是我？

逢蒙（从袖子里拿出一枝箭）这枝箭是你放出去的吗？

吴刚是的。

逢蒙新的变乱，就为你无故杀人。

吴刚笑话！我杀人有杀人的道理，我杀死的人一定不是好人。

逢蒙（怒叱）事情全坏在你的手上。

吴刚我是奉命办事，你不要血口喷人！

〔逢蒙大怒，手起一拳将吴刚击倒。〕

后羿（大喝）逢蒙！怎么可以如此无礼！

逢蒙大王息怒，我只请大王说一句公平话。

后羿（半晌无语）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吴刚是忠心的，你不要为难他。

逢蒙（不语良久）道不同不相为谋，（行礼）学生向先生辞行了。

后羿（惊）你要走？

逢蒙要走！

后羿留不住你了么？

逢蒙不必留我。

后羿人各有志，我不勉强你。

逢蒙谢谢先生。

后羿你离开这儿到什么地方去呢？

逢蒙前途茫茫，我去历练几年再说。后会有期，先生。

〔逢蒙折箭于地，转身走出。〕

吴刚（爬起来，俯羿耳）派人捉住他，杀掉他！

后羿怕什么？放他走。

吴刚不过……

后羿不要再说了。吩咐下去，操练兵马，谨防宵小蠢动。

吴刚大婚的事情呢？

后羿你给我照办。

吴刚（打躬）是，是，是。

〔暗转。〕

第三场

人物嫦娥玉兔素娥云娥后羿

十年之后。

嫦娥内寝。

屋门紧闭，墙壁满悬弓矢刀剑。

嫦娥着皇后衣冠，端凝持重，斜倚着豹皮榻，满面愁云。

玉兔拱着两前爪，蹲在地下吃草，满地狂嗅，绕室疾走。

嫦娥目光随着玉兔走，此时用手敲榻，叫玉兔上来。

嫦娥玉兔儿，玉兔儿。

〔玉兔停步，跳到榻边，一蹦上榻。〕

嫦娥（抚摸着它）玉兔儿，你不觉得冷清吗？

〔玉兔摇头，拱爪。〕

嫦娥我告诉你，从前我们北方的家里，我爸爸我妈妈上了年纪，可是身体强，精神好，我们姊妹四个，一家大小，一团和气。我们那片山里的平阳，足够你跑来跑去的。我们那两间黄泥墙，茅草顶的小房子，是我爸爸带着一家人自己盖的，虽说很小，可是结实，冬暖夏凉，挡得住电闪雨淋，风吹日晒。

〔玉兔似有所悟，倒入嫦娥怀里。〕

嫦娥那时候我从来不会这么关在家里，我跑路，泅水；钻进龙洞，翻山过岭。那时候这天地多宽多大啊！路是跑不完的，水是流不尽的，山也是一座接着一座的。满山的红花绿树，看也看不见边的……

〔她指着紧闭的门窗。〕

嫦娥可是如今我叫人给关起来了，门关得很紧，我走路，走不到十步就撞着了墙；我看，看不出这窗子以外的地方。想从前，伤心得很；想将来，将来怎么样是一点也不知道。

〔她把玉兔抱紧。〕

嫦娥我们这一家人，爸爸和妈妈下落不明。大姊青娥性情温柔，可是谁知是这么烈性子，死在大王面前了。二姊素娥原来是好性子，可是如今也变得不理我了。三姊本来刁得很，如今我成了她的出气筒。只有大王疼我，可是他不懂我；他的心，我的心，隔得比天南海北还长还远。我爱他，可是我怎么爱他。他是我家的仇人，他拆散了我们一家骨肉……

〔门外像有人经过，嫦娥跳下地，跑到门前。〕

嫦娥是谁？是素娥姊姊吗？你进来好吗？

〔门外：我不进来。〕

嫦娥进来，进来，我求求你进来。

〔门外沉默半晌，门推开了。〕

〔素娥进来，反身关门。〕

嫦娥素娥姊姊，门不要关，让我出去看看。

素娥这是不可以的。

嫦娥（央求）素娥……

〔素娥将门关紧。〕

素娥这不怪我，这由不得我作主，他们不许你出去，私自出去了，我们要受罚的。

〔嫦娥退坐榻上，垂头无语。〕

素娥（趋前）素娥参见娘娘。（施礼）

嫦娥（挽住她手）素娥姊姊，你为什么总要这个样子？

素娥这是礼节，娘娘。

嫦娥我是你的妹妹，你叫我嫦娥，不要叫我娘娘。

素娥我不敢，娘娘。如今你是主子……

嫦娥（痛心）姊姊，你怎么说这种话，我们是一母所生，是同胞姊妹啊……

〔素娥流泪。〕

嫦娥你难道不记得爸爸，妈妈……

〔两人感动，拥抱在一起。〕

素娥（含泪）可是如今不同了，我们得顾到名分，这也由不得我

〔这时云娥已经推门进来，倚壁而立。〕

云娥（冷笑）少跟她做点戏吧，眼泪就这么不值钱么？

〔素娥和嫦娥一惊，分开。〕

嫦娥云娥姊姊。

云娥什么姊姊，我只是奴才。

嫦娥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对我，我并没有这个意思。

云娥有意思，没意思，我不知道，可是你有什么脸面记得爸爸妈妈？

嫦娥我为什么连爸爸妈妈都不能想了？

云娥你在这儿想他们，你知道他们会怎么想你？

嫦娥怎么想我？

云娥他们想着你在受罪受苦，谁知道你在享荣华受富贵，安安稳稳地在做皇后娘娘。

嫦娥可是我并不享福，并不安稳。

云娥那我怎么知道，况且跟我又有什么相干！

嫦娥云娥姊姊，你不要这样待我。我苦得很，我从心底寂寞，我不能走出宫门一步，整日里从早到晚鬼影子也见不着一个。我常常这么想，我纵使

找不到父母，可是还有两个同胞姊姊守在身旁，可为什么，云娥，你……云娥说起同胞姊姊，我就不要听，大姊青娥是不是你的同胞姊姊呢？

嫦娥是的。

云娥她不惧强暴，死在仇人的面前，可是你乖乖地做了仇人的皇后。

嫦娥我后悔来不及，我跟大王合不来，我跟他离得很远，很远，我受了十年活罪。

云娥这些话你少跟我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嫦娥云娥姊姊……

〔嫦娥不能忍，恸哭。〕

素娥（抚慰她）嫦娥妹妹，嫦娥妹妹……

〔嫦娥拥抱素娥，二人悲泣。〕

云娥（感动，欲近前，又止步）不，我不能多看你哭，那会哭软了我的心，让我再恢复昔日的手足之情吗？这是办不到的事情。

嫦娥云娥，可是我是你的妹妹啊……

云娥（拖开素娥）走，走，走，哭什么呢，你难道忘了青娥的死，父亲，母亲下落不明！

〔云娥拉着素娥出门。〕

〔嫦娥赶到门前，门关上了。〕

嫦娥（哭叫）姊姊……

〔嫦娥抓紧胸口倒地。〕

〔玉兔跳到她身上抱她。〕

〔门外有敬礼之声。〕

〔后羿推门入，见嫦娥倒地晕厥，大惊。〕

后羿（俯下身去）嫦娥！嫦娥！

〔羿将嫦娥抱置榻上。〕

〔羿低声相唤，嫦娥渐醒转。〕

嫦娥（声息微弱）你回来了么？

后羿我刚从南山打猎回来，看见你晕倒在地上，你病了吗？

嫦娥（摇头）没有。

后羿你怎么了？你晕过去了多少时候了，为什么没有人来照应你，素娥和云娥两个丫头，所司何事？我要罚她们。

〔羿起立，要喊人。〕

〔嫦娥挣扎起身，止住他。〕

嫦娥不要，不要，她们刚刚来看过我，我还是好好的，她们走了之后，我才晕倒的。

后羿你怎么会晕倒，到底是什么原故？

嫦娥这是我的老毛病。

后羿什么病？

嫦娥心痛。

后羿怎么会是老毛病？

嫦娥（微笑）你们男人都是粗心的，你不记得在我们头一次见面的那一天，我就晕死过去一次。

后羿我记得的，那是因为你跟我争得太凶，而且你也没有说是心痛。

嫦娥那时候因为跟你初次见面，是生人，所以不告诉你。

后羿现在呢？现在还是生人吗？

嫦娥（思索片刻）……我刚才还在想……我说我们还是生人。

后羿为什么？

嫦娥我想着，你跟我离得那么远……

后羿没有。我现在不是在嫦娥身边？

嫦娥我不是这个意思。

后羿那你是说我常常走开你，可是你不知道，时势艰难，军书旁午，身为一国之君，有多少军国大事，天下事……

嫦娥（不耐）不要说了，我跟你弄不明白的。

〔羿讨了无趣，半天说不出话来。〕

后羿（叹息）唉！你也不会明白我这一片心肠的。

〔嫦娥低头不语。〕

后羿不说这些好吗？你告诉我，你年纪轻轻，为什么会得这种老毛病的？

嫦娥我年纪已经不轻了，我已经二十六岁了。

后羿不要说闲话，告诉我这心痛的老毛病。

嫦娥我跟你第一次见面发病那是第二次，我现在想想，知道我的病是十年发一次，第一次发病的时候，我只有六岁。

后羿怎么会发的呢？

〔嫦娥陷入沉思良久。〕

嫦娥那时候我们一家人住在北方快乐的家乡，我六岁，作了第一次的梦。

后羿作梦？

嫦娥同三个姊姊在一起玩，父亲母亲看着我们笑，谁知道迎面来了一个又高又大的强盗，对我心口就是一箭，我就死过去了。

〔羿惊起。〕

后羿（毛骨悚然）强盗！你说是强盗？

嫦娥当然是强盗！伤害别人的人不是强盗是什么？

后羿（反复低语）强盗……

嫦娥（偏着头打量他）……那个强盗，又高又大……你不生气的話，我要说他跟你像得很呢。

后羿（无限惭感之情）嫦娥……

〔羿近前要拥抱她。〕

〔玉兔在当中坚决推拒后羿。〕

〔羿要推开玉兔。〕

嫦娥（将玉兔抱紧）不。你看，玉兔听说你是那个强盗，也不许我跟你亲近了。

后羿（佯怒）岂有此理，怎么我真是强盗了？

嫦娥（施礼）啊哟，啊哟，求大王饶恕，我说走了嘴。

后羿嫦娥，我平生不轻易饶恕任何人的，可是对你……咳！你就说我是强盗，我也不会生气的。

嫦娥那么我要叫你了。

后羿你叫。

嫦娥（拍手）强盗，强盗，强盗……

〔后羿窘，沉默。〕

嫦娥（近前）你说了不生气，可是还是生气了。

后羿（很勉强）没有，没有。

嫦娥（笑）勉强得很。

后羿你怎么晓得？

嫦娥我看得出来。

〔沉寂。〕

〔玉兔跳下地去，跑到门前。〕

〔门外：参见大王。〕

后羿（如获救星）吴刚吗？进来。

〔吴刚推门进。〕

吴刚（施礼）大王打猎回来了？

后羿回来了。

吴刚大王辛苦了。

后羿没有什么。

吴刚是，是，是。

后羿各地的百姓逃亡的，叛乱的，我派你打听的怎么样了？

吴刚事情闹得很大，……

后羿很大？

吴刚可是大王放心，我负责保险平安无事。

后羿详细说给我听。

吴刚东南是鱼米之乡，山明水秀，居民温文尔雅，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不足为虑。

后羿不足为虑，说它做什么！

吴刚是，是，是。

〔玉兔又跳入嫦娥怀里，两个侧耳静听。〕

吴刚西南滨海，民性虽然剽悍，然而好高骛远，纵有叛乱，随兴随灭，断难成其大事，不在话下。

后羿（点头）嗯。

吴刚东北深山大泽，潜龙伏虎，最多好勇斗狠之徒，尤其满山遍野都是马贼，很难对付。然而我们近来正在练习拐子马钩连枪，所到之处，贼众望风披靡，也算不了什么。

后羿好。还有西北。

吴刚西北荒山恶水，草木不生，而且十年九旱，民穷财尽，常言道穷凶极恶，又有道人穷智短。这一人拼命，万夫莫当，加上逢蒙这个反叛在里头兴风作浪，最难处置。

后羿那怎么办呢？

吴刚幸赖大王神威感召，我们练就了十万神箭手，有如摆下天罗地网，那怕这些亡命之徒飞上天去。

后羿你说的可是句句实话？

吴刚自幼受大王教训，第一就要诚实，怎敢扯谎。

后羿好，既然如此，限你十天之内交出一万颗人头，作一个保证，我就相信你。

吴刚可以，本来空口无凭，有人头作证最好。小臣即刻晓谕大小三军，传下大王旨意，哪用十天，三天之内，包可如数缴上。

后羿你出去，做起来看罢。

〔吴刚向羿及嫦娥施礼，出。〕

嫦娥你们常常把人头来打赌么？

后羿是的，这比什么都靠得住。

嫦娥可是你对我说的话也都靠得住么？

后羿（惊讶）你这是什么意思？

嫦娥我问你，你刚才不是打了猎回来么？

后羿（迟疑）是的。

嫦娥今天打到了什么好东西吗？

后羿（搔着头发，支支吾吾）今天的运气还是不好，还是只有乌鸦。

嫦娥哼！（突然起立，满面怒容）又是乌鸦肉的炸酱面！你去问问去，谁家是一年到头只吃乌鸦肉的炸酱面的？我真不知道走了什么运，嫁给了你，整年的就吃乌鸦肉的炸酱面。

后羿（低声下气）好嫦娥，你不要生气，不过今天还算好，另外居然射到了一只麻雀，可以给你作菜的。（他大声喊）素娥！你把那一只麻雀拿来给娘娘看。

〔素娥在外面答应，然后拿着麻雀进来。〕

嫦娥（把麻雀接在手里一捏）一塌糊涂！不是全部粉碎了么，一点肉也没有。

后羿（惶愧）是射碎的，因为我的弓太强，箭头也太大了。

嫦娥你不能用小一点的箭头吗？

后羿我没有小的，自从我射豺狼虎豹，我射天上的太阳……

嫦娥（举着那只麻雀）这是豺狼虎豹吗？这是天上的太阳吗？

〔羿语塞。〕

嫦娥素娥姊姊，拿去做碗汤吧！

〔素娥接去，施礼，出门。〕

〔二人半晌无语。〕

后羿嫦娥，我是一国之王，举国之内，谁不知道我大王后羿的威风，以后你能够不在外人前面给我难堪么？

嫦娥那是素娥，不是外人。

后羿她只是个丫环。

嫦娥不，她是我的姊姊！

〔两人无话可说，默然。〕

〔日落西山，天渐昏黑。〕

〔乌鸦群噪归巢。〕

嫦娥（没好气）听这烦死人的声音。……

〔素娥推门，持灯进来，放下，出去。〕

〔羿望着对面墙上巨大的弓箭。〕

〔嫦娥抚摸着玉兔，不响。〕

〔云娥搬进夜饭来。〕

云娥（恶声恶气）吃饭了！

〔云娥掉转身便走。〕

〔羿怒，起立。〕

〔嫦娥目视羿，羿复坐下。〕

〔二人吃饭。〕

〔嫦娥略挑一挑碗里的面，喂玉兔吃了几口，放下了。〕

后羿（亦停下筷子）嫦娥……

〔嫦娥落泪，玉兔从她身上跳开。〕

后羿我的好嫦娥，你为了乌鸦肉就这么伤心，你不知道吴刚对我说，现在老百姓只吃草根树皮呢。

嫦娥你是说我应该吃乌鸦肉的？

后羿（嗫嚅地）不是……不是……

嫦娥我情愿吃草根树皮，本来么，这几年过来，我关在屋里作囚犯，人也就活像草根树皮了。

后羿你不要发这样的牢骚，我听着难受。

嫦娥你还说是爱我的呢，一心为我打算的呢。

后羿我为什么不爱你？为什么不为你打算？天下的金银珠宝，天下的财富，都在我手里了，你不是要什么就有什么吗？

嫦娥金银珠宝能当饭吃吗？我只要吃。

后羿这是办不到的事情，除了乌鸦肉的炸酱面……

嫦娥那末你答应我另外一桩事情也成。

后羿你说，只要我办得到。

嫦娥把门打开，你放我出去。

后羿嫦娥，我不知道跟你说过多少次，这不可以的。

嫦娥有什么不可以，我就不相信。

后羿你住在深宫里，哪里知道外边的事情，老百姓跟当官的结了不共戴天之仇，连我出门都要带着武器以防不测，你要是出了宫，危险就太大了。

嫦娥那为什么素娥，云娥就许出去？

后羿因为她们是奴才，她们的性命不值钱，你是金枝玉叶，怎么跟她们比？

嫦娥金枝玉叶还不是也吃乌鸦肉的炸酱面，难道比作奴才的多长了两个脑袋不成！

后羿不要跟我瞎搅！

嫦娥怪我瞎搅吗？你总说你是一国之君，权高力大，可是你问问自己跟我办好过什么事情？

后羿你说有什么事情没有跟你办好过？

嫦娥我叫你把我爸爸我妈妈找来，十年了，一点儿交代也没有。

后羿找过了，没有下落，大地茫茫，叫我到哪儿去找？

嫦娥你不是说天下都是你的一家，难道自己家里的人也会失踪的么？

后羿这件事我是对你不住，可是我总会找到他们，我总会……

嫦娥不要说下去了，岂止这一件事情对不住我，不然我会这么苦，这么憔悴，这么没有精神……而我从前……

后羿不，不，嫦娥，你还是天下第一的美人，你一点也没有憔悴，你永远还是向阳的牡丹，出水的芙蓉一样……

嫦娥（疲倦地）你说笑话。

后羿（扶她卧倒）你累了，睡下罢。

嫦娥（欠起半身）玉兔呢？

〔玉兔已经蜷曲在一张小榻上睡着了。〕

后羿玉兔已经睡着了，你也该睡了。

〔嫦娥卧倒，转侧，微微呻吟。〕

后羿（亲近她）嫦娥，你不舒服吗？

嫦娥没什么，还好。

〔远远有马队奔驰，人群呼号之声。〕

〔嫦娥惊起。〕

后羿（止住她）不要怕，那是吴刚领军出征去了。

嫦娥为什么？

后羿（自语）自从逢蒙走了之后，天下没有一天太平过，有朝一日碰见了他……

嫦娥为什么夜里出兵？

后羿夜里出兵好办事，当军的苦处我跟你也说不明白的。

嫦娥你不要睡，你陪我说话好么？我怕。

后羿当然可以。可是你的丈夫是天下第一英雄，有什么可怕的？

嫦娥所以我觉得我变了，我变得很厉害，从前我比谁的胆子都大，可是现在……

后羿女人家应当胆小一点的好，要那么大胆子，难道也去学男人杀人放火么？

〔嫦娥没有回答。〕

后羿说变了的话，我才是变了，我觉得我已经老了。

嫦娥你没有老，你还是那么魁梧，刚强，像个大兵。

后羿可是你看我有这么多白头发了，光阴似箭，一事无成，（愤愤地）天下好像亦越治越乱了……

〔他暗自叹息。〕

后羿难怪人会变老……（他手摩着榻上铺的脱毛的旧豹皮）你看这是西山打来的金钱豹，还是我们婚后第一年射到的，那时候多么好看，浑身都是黄金的光……

嫦娥（答应）唔。

后羿想想那个时候吧，猎到了熊只吃四个熊掌，骆驼只留两个峰，多下来都赏给奴才吃。那时候那么大的封豕，远看就像一座小山，长蛇睡在地下就像一条河，如果那时候不射掉它，留到现在，一只足够吃半年，何必天天愁饭菜。后来大的走兽射完了，就吃野猪、山兔，天上的飞禽，箭不虚发，要多少就有多少……

〔他长叹一声。〕

后羿谁知道我的箭法太高了，十年功夫射得遍地精光，那时候谁料得到今天只吃乌鸦肉的炸酱面……

嫦娥哼。（微微一笑）

后羿今天总算还是运气的。（他高兴起来）居然猎到一只麻雀。

〔他见嫦娥有不屑之色。〕

后羿你不要看不起它，这是我多跑了三十里路才找到的。

嫦娥可是你不能跑得更远一点么？

后羿对，我的好嫦娥，我也这么想。明天我想特别起得早点儿，我再远走五十里，看看可有什么獐子，山鹿……可是也难，比起从前来，你记得从前我们这门前就有黑熊走过么？

嫦娥是么？我不大记得了。

〔窗外月亮上升。〕

后羿真想不到现在竟会遍地精光。想想真不知道将来怎么过日子了。我呢，倒不要紧，只要把月下老人送给我的灵芝草吃下去，就会白日飞升。可是我得为你打算……

嫦娥为我打算容易得很，你把灵芝草给我吃了……

后羿（着急）……难的就在这儿，这灵芝草只有作皇帝的吃了有用，平常人吃下去就会死的。

嫦娥真的？

后羿当年月下老人再三嘱咐，难的就在这儿。

〔嫦娥不作声。〕

后羿你为什么不说话了！

嫦娥我在这么想，总有一天，你看大事不好，吞下了灵芝仙草，一人上了天，就不管我了。

后羿（一震）什么！大事不好！

嫦娥（抱歉）你不必介意，我说错了话，我的意思是你会离开我飞走的。

后羿（指天发誓）皇天在上，我决不会这么做的。

嫦娥你没听说过，“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么？

后羿不会的，嫦娥。我告诉你，天降给我的使命是诛锄叛逆，统一天下。在使命未完成之前，我是不会去的。

嫦娥你把灵芝草交给我。

后羿为什么？

嫦娥爸爸妈妈下落不明，大姊青娥死了，素娥云娥跟我不如路人。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不能再让你走了。

后羿不会的，我说了不会的。

嫦娥你交给我收着，我不许你吃，你不许吃的。

〔后羿思索片刻，嫦娥哭泣。〕

后羿（解下护心镜）交给你就是了，你知道我是真的爱你的，实在天地虽大，我也只有你一个亲人了。

嫦娥（接过去）可是你的护心镜不是要带上的吗？

后羿也不用了，天下只有我射别人，哪有别人射我的道理，带在身上几十年，从来就没有用着过……

嫦娥（把玩那个护心镜）我累得很，我要睡着了……

后羿你高兴吗？你快活吗？

嫦娥（微弱地）高兴……快活……不高兴……不快活……

〔羿亦卧倒。〕

〔窗外月亮下落。〕

〔号角。〕

〔天黑。〕

〔天色转入黎明。〕

〔羿一跃而起。〕

后羿（低唤）嫦娥，嫦娥。

〔嫦娥娇躯。〕

〔羿整顿衣冠。〕

后羿（低声向门外）有人么？来一个人。

〔素娥推门进。〕

素娥（行礼）大王好早。

后羿我今天打算到远方去寻点东西打，回来也许要晚一点。看娘娘醒来，有点高兴的时候，你就去禀告，说晚饭请她等一等，对不起得很。记得么？你说：对不起得很。

素娥对不起得很，记得了。

后羿出去给我备马，备好干粮，备好弓箭。

〔素娥出去。〕

后羿（端详她良久）唉，唉，像这样的人，我就整年给她吃乌鸦肉的炸酱面……

〔羿叹息而出。〕

〔天渐明，晓光穿入，嫦娥酣睡正好。〕

〔暗转。〕

第四场

人物饥民甲饥民乙饥民丙后羿老翁老妇逢蒙

崇山峻岭。

山是一座接一座，连亘不断的，这山望见那山高，上了那山山更高。

山上荒凉贫瘠，赶上序属秋凉，纵有三五棵老树，也都是枯枝败叶，逐渐凋落了。

饥民数人，鹑衣百结，俯伏地下，挖掘泥土。若有所得，掬而塞口内，偶尔抬起头来，面如土色，有菜色。

树枝上有吊死的尸骸，有破衣服迎风而舞。

天上有乌鸦飞过，叫得人心烦。

羿驰马而来，纵目四望，下马。

羿身负干粮，弓箭，腰刀，上坡。

饥民等见羿来，惊叫奔避。

后羿跑什么？不准跑！

〔饥民等止步。〕

后羿（声音变和缓）为什么见我来了你们就要逃走？

饥民甲（满面疑惧）又是来捉人的。

后羿（恍然）怪不得路上的人看见我就逃走！我不是来捉人的。

饥民甲可是你是当官的。

后羿（略一犹疑）……我也不是官。

饥民甲（对乙）他不是……

饥民乙（畏惧地）你不是官？你吃得这么胖？穿得这么好？

后羿那么我是又怎么样？

〔饥民等大惊，拔步而逃。〕

后羿（大喝）不准动！

〔羿捉住离自己最近的饥民丙。〕

〔饥民甲乙俱跪倒。〕

〔饥民等哭喊：老爷饶命……〕

〔羿捉紧那只骨瘦如柴的手，那人抬起头来，目眶深陷，发如蝟集，两颊削落，有如饿鬼。〕

后羿（惊恐释手）这付样子，你们还是人吗？

〔饥民丙急缩被释的手，掩入身后。  
后羿手里什么东西！  
饥民丙没有什么，老爷，没有什么。  
后羿（厉声）拿出来，给我看！  
饥民丙什么也没有，真的，老爷，什么也没有。  
〔饥民甲乙亦都掩饰手里的东西。  
后羿（双目如炬）你们也有！说谎！  
〔羿伸手欲攫夺，饥民丙突将手中之物尽塞入口里。  
〔羿以手扼住饥民丙咽喉。  
后羿（怒喝）吐出来！  
〔饥民甲乙战栗。  
〔饥民丙呕吐。  
〔羿俯身视呕吐之物，大惊。  
后羿啊！草根……树皮……你们吃草根树皮！真的！  
〔饥民丙复将吐出之物攫回。  
〔羿注视那几棵树，见下半树皮均已剥光。  
后羿（指着）这半棵树皮都被你们吃掉了吗？  
饥民甲是的！  
后羿上面还有呢，留着它干什么？  
饥民乙太高了，够不着。  
后羿爬上去呀。  
饥民乙（摇头）没有力气。  
〔羿想了一想，大笑起来。  
〔饥民等趁他大笑不备，拟溜走。  
后羿不要走！  
〔饥民等又止住。  
后羿把手里东西丢掉！  
〔饥民等相顾迟疑。  
后羿这种东西值得这么宝贝么？  
〔羿打开干粮袋，摸出三个烧饼。  
饥民丙（目眦欲裂）烧饼！  
后羿是烧饼，给你们吃，要吗？  
饥民丙（将信将疑）真的？  
后羿（将三个烧饼掷地上）拿去。  
〔三人各将草根树皮纳入怀中，拾得一只烧饼。珍如拱壁，不敢下嘴。  
后羿吃好了，我还有。  
〔三人小心翼翼，细嚼烂咽。  
〔羿在旁观赏，大感兴趣。  
〔羿伸手撕下一块树皮，入口嚼之。  
〔羿忽将树皮吐出，连啐几口。  
〔乌鸦飞叫。  
〔羿继续观赏三人吃烧饼。  
后羿好吃吗？

〔三饥民唯唯。  
后羿多久没有吃过了？  
〔饥民甲伸两个指头。  
后羿两天？  
〔饥民甲摇头。  
后羿二十天？  
饥民甲两年。  
后羿（矫舌不下）两年！  
〔饥民甲将没吃完的烧饼，收入衣内。  
〔饥民乙丙从之。  
后羿收起来做什么？  
饥民乙留着饿了再吃。  
后羿你们是本地人吗？  
饥民甲是的。  
后羿家里还有什么人？  
饥民甲没有人了，抓丁的抓丁，逃走的逃走，死的死了，落草的落草了。  
后羿落草？  
饥民甲（一笑）落草。  
饥民乙就是造反。  
后羿为什么要造反？  
饥民乙为了吃饭。  
后羿为什么没饭吃？  
饥民丙（幽默地）那要问你们有饭吃的人。  
后羿（略觉难堪）有什么饭吃，我跑了几百里路，跑了几十个山头，想打点野味都打不着。  
饥民甲（看着他的弓箭）你们会射箭的，可以射乌鸦，乌鸦多得很。  
后羿就是不要乌鸦，要打到点别的。  
饥民甲（摇手不迭）休想，休想，天上飞的，地下爬的，除了乌老鸦之外，你休想再看见一样。  
后羿真的没有了。  
饥民甲从前是有的，飞禽走兽多得很，不过都被当官的打光了，因为为头的那个……（他竖起大拇指）是第一弓箭后羿（也竖起大拇指）这是谁？  
饥民甲这还不知道，绰号老不死……  
〔他正要说下去，饥民乙丙向他使眼色，摇手。  
〔饥民甲住口。  
后羿老不死，是谁？  
饥民丙不能说，说了要杀头的。  
后羿哪里有这种事情，你说好了。  
饥民丙你不是当官的？  
后羿不是。  
饥民丙真的不是！……不大相信！……  
后羿说了不是就不是，你说，我还有烧饼给你们。  
饥民甲那么我说了？

饥民丙……你说罢。

饥民甲（竖大指）老不死……就是，就是当今皇帝。后羿皇帝？

饥民乙就是后羿。

〔羿一震，一语不发。〕

饥民乙（好奇地）你是谁？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你是个外国人？

〔饥民甲乙丙大笑。〕

后羿（捺下心头火）你们要知道我是谁么？

饥民甲你是谁？

后羿（拍胸脯）我就是大王后羿。

〔饥民等大惊。〕

后羿（切齿）原来在背地这么咒我！

〔饥民乙丙战抖，下跪。〕

〔饥民甲反而镇定。〕

饥民甲（冷冷地）冤家路窄，原来你就是后羿。

后羿（惊怒）啊！

饥民甲我们都是家破人亡，生不如死的人；可你是盖世的英雄，杀死我们你是易如反掌，来罢！

〔羿反而怔住，无语良久。〕

后羿（冷笑）杀死你们我还算英雄么？我的刀还不至于这么不值价，（大叫）滚吧！

〔饥民乙丙拟逃走。〕

饥民甲慢点！（他从衣服里拿出那半个烧饼）吃下去的吐不出来，这半个饼还给他。

〔饥民乙丙取出怀中烧饼，饥民甲接过，掷地上。〕

饥民甲谢谢大王宽洪大量，人生百年，终须一死，你自己多多保重吧！

〔饥民甲向地啐了一口，领乙丙走远。〕

〔羿倒退数步，跌坐树旁，默然。〕

〔乌鸦飞叫。〕

〔羿烦躁举目四望，无所得。〕

后羿（自语）见鬼……（高声大叫）倒楣！

〔羿爬起来就走。〕

〔忽有禽鸟“咕咕”之声，羿止步。〕

〔羿跳上一块石头远望，注目凝神。〕

〔羿急忙张弓搭箭。〕

〔羿发箭。〕

〔有禽鸟惨叫声，羿大喜飞奔而前。〕

〔他还没有跑到，已有一个老妇人捧着一只带箭的黑鸡，后面一个老翁，大声嚷着，迎着羿抢将过来。〕

老妇这是谁干的？谁干的？是你！

后羿（茫然）什么？

老妇是你！把我的黑母鸡射死了！

后羿……是我射的。

老翁（抢前一步）你是谁？（上下打量他）你这么大一个人了，这个老母鸡也没招你没惹你，你射它干什么？你的手闲得没事干？你怎么这么犯贱

呀！

后羿（张惶不知所措）鸡吗？……我不知道……我还当它是一只鹌鹑。

老妇你妈是鹌鹑！瞎了你的眼睛！我看你也有四十多岁了罢？

后羿我前年就五十岁了。

老妇看你长得又胖又大，真是白糟蹋了白米饭，连母鸡都不认识，会当他鹌鹑……

老翁（推她）你个老家伙哪儿来的那么多废话！叫他赔鸡！

老妇（还骂）你个老家伙！（对羿）我们家就这一只鸡，我看遍天下也就只剩下这一只鸡了，夏天给我下蛋，冬天给我暖被窝儿。现在叫你射死了，你怎么说？

〔这时老翁低头看到地下的烧饼，早已发出惊喜的低呼，蹲到地下拾起吃了起来。〕

后羿我很抱歉，不过鸡死不能复生，我的意思……

老妇（看着老翁）咦！你这个老家伙干什么？（俯身）你在吃东西？

老翁（兴奋过度）烧饼！烧饼……

老妇（惊奇）给我！

老翁（吃得满嘴）唔……（给她一点点）

老妇（不答应）给我！全给我！

〔老翁掩藏，后退。〕

〔二人争夺起来。〕

〔羿上前将两人隔开。〕

后羿不要吵，烧饼我这儿还有。

老妇还有？

〔两人住了手。〕

后羿（解开干粮袋）我看看还有几个……（他看了看）还有五个饼，六棵葱，一包甜酱，就拿这些来赔你的鸡好不好？

老妇（把干粮袋攥在手中）那么鸡归谁呢？

后羿鸡当然归我。

老翁那不成。

后羿我说了因为鸡死不能复生，我给你们烧饼，你们……

老翁没那么便宜的鸡，你去打听打听行市去。

后羿（两目盯牢在老妇抱着的鸡上）那也好，你们还要什么，说罢，我赔给你们就是。

老翁（向妇）我们跟他要什么好呢？

老妇（犹疑）等我想想……

后羿什么都成，金银珠宝，要多少有多少。

老妇你倒阔气，我们没用处。（她想了想）有了，我们要你两把锄头，八个纺锤。

后羿（摇头）老太太，你瞧我这样子（他做了一个非常高贵的姿势），耕田织布是怎么回事，连见都没见过，哪儿来的锄头和纺锤呢？

老妇那就不干。

后羿这么样，我赔你们有用的东西，天气快冷了，我看你们衣裳还不齐全，我给你们两身棉衣裳，再加二十个白面烧饼。

〔两老意为之动，相顾盘算。〕

后羿我是可怜你们上了年纪，对年轻人我可没这么好说话。

老翁（甚为不悦）这是生意买卖，说不上可怜不可怜，你这话说得就太不漂亮，你赔得再多我们不要还不是白给。

后羿好，好，好，就算我没说，你们答应不答应？

老翁（与老妇私语，首肯）就这么说定了，东西什么时候交？

后羿今天我当然没有，回去拿，来回四五百里的路程来不及，明天这个时候我一定送来。

老翁可以。

后羿那么鸡给我。

〔老翁向老妇索鸡，老妇不肯。〕

老妇鸡今天不能给你，这口袋干粮算是定钱，明天这个时候，还是这地方你一手交货，我一手交鸡。

老翁对，就是这么说。

后羿那不行，鸡是死的，搁到明天还不坏了。

老妇那谁知道你明天送不送东西来？

后羿说好了的我怎么会不送来？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讲信用，平时我就这么训诫我的部下的。

老妇信用，你们还讲信用？你们的信用都是在嘴上的，最不讲信用的就是你们。

后羿我们？我们是谁？

老妇当官的，你这个人倒会装糊涂。

后羿（捺住性子）你不要血口喷人，你骂人要负责任，不过这是另一回事情，我一向是说话算话的。

老翁对不住，招牌早就做倒了。空口说白话，没有法子相信你。

〔羿忍无可忍，逼近。〕

老翁（挺身）怎么？要抢是不是！

〔羿难为情，止步。〕

老妇（抱紧手里的东西）抢！不要看你个子大，有刀有枪，我就是死也不能叫你抢着一根鸡毛去。

后羿（大怒）你们这两个老东西，当我是什么人，这么没有礼貌。

老妇什么人！强盗！

后羿强盗？

老妇强盗！强盗！强盗！

后羿（狂喊）闭住你的狗嘴，我是后羿！

老翁谁？

后羿后羿。

老翁（摇摇手）没听说过。

后羿（大叫）二十年前，箭射九日，救了普天下生灵的后羿没听说过吗？

老翁（恍然）唔！（对老妇）是他，（对羿）年代太久，一时想不起了……

后羿（气略平）想起来了就好。

老翁（猛省）啊！他不是皇帝？

后羿（神态俨然）正是皇帝。

老翁（抓住老妇）是他！是他！

老妇（切齿）想不到今天碰着他了。

老翁找他算账！（他一把抓住羿的前襟）好！你是后羿，你是皇帝，你来得正好！

后羿（退后）什么事情？

老翁我们好好的一家人家，我的四个女儿……

老妇我们四个女儿毁在你的手里，今天……

后羿说的什么？说的什么？

老妇冤有头债有主，今天碰见了你……

老翁你休想逃走……

后羿（大喝）我是皇帝！

老翁就要找你皇帝算账。

后羿（喊）你们把话说清楚，我怎么会毁了你们的女儿，我们素不相识……

老妇你推得好干净，我们四个女儿……

后羿谁是你四个女儿？

老妇大女儿青娥，二女儿素娥……

后羿（大惊）啊！你说青娥，素娥……

老翁可不是？三女儿云娥……

后羿（惊喜）还有嫦娥？

老妇那是顶小的女儿，是不是有这回事？你还想赖吗？

〔羿半天说不出话来。〕

老翁你还有什么话说，你装傻？

后羿不是，我实在太高兴了，方才不知，多多得罪，原来是丈人丈母娘到了。

老翁（对妇）他妈的，他在寻我们的开心，占我们的便宜。

后羿没有这个意思，实在嫦娥现在就是皇后娘娘，十年以来没有一天不在寻访两位老人家。

老妇皇后娘娘……

后羿皇后娘娘，就是皇帝的老婆，就是我的老婆。

老翁·老妇（相顾失色）有这种事情……

后羿千真万确，今天真是天缘巧合，就请岳父岳母大人马上回宫去罢。

羿〔老翁老妇窃窃私议。〕

后羿天色不早了，想来老人家也没什么可收拾的，就由我引路，到前面县城里派兵护送两位老人家……

老翁慢一点，我问你，嫦娥做了皇后，可是她的三个姊姊呢？

后羿大姊青娥当年进宫时候，可怜一时心窄自尽了，素娥云娥都住在宫里，都好。

〔两老人又在商议。〕

后羿（躬身）请罢，请罢，嫦娥这一回可该高兴了……

老翁（怒容满面）一点用不着高兴，我们不去。

后羿（一怔）这为什么？

老翁跟你说明白了。十年前女儿们被捉，依照我们的家风，是不会对强暴低头的。青娥死得好，是我们的女儿。嫦娥想不到会这么无耻，做了你的太平皇后。素娥云娥也这么没出息，在你那儿住下了。我们老夫妇如今死了这条心了，不会再想她们。你回去告诉她，我们没有这样的女儿，下流，没出息，辱没了父母。从今以后，一刀两断，各不相干。

后羿这个……

老翁就是这样，没有第二句话了。

〔两老人转身就走。

〔羿张口结舌，呆立。

后羿（追上去）可是，鸡，鸡……

老妇（头也不回）说过了，明天，老时候，老地方，你一手交货，我一手交鸡。

〔两人一先一后走远。

〔羿略一定神，怒不可遏，杀心陡起。

〔羿张弓，瞄准，箭似流星。

〔一箭贯穿两人，老翁老妇绝叫扑倒。

〔羿跑上前。

〔羿从死人手中取回干粮袋及鸡。

后羿（自言自语）是你无情，休怪我无义……

〔他东张西望，见四下无人，将鸡塞入干粮袋，将干粮袋背好。

〔他整顿停当，欣然下山。

〔他走不两步，只见前面远处有人影一闪，接着就有一枝箭忽地向他飞来。

后羿（惊叫）啊！

〔他将身略闪，伸手将箭接住。

〔说时迟那时快，他伸出另一只手，接住第二箭。

〔第三箭疾似流星，直向羿的咽喉飞来。

后羿不好……

〔话犹未了，那箭中了他的嘴，他一跤跌倒。

〔羿倒在地上不动。

〔射箭的人爬上山来，轻轻走到羿的身边。

〔这人是逢蒙。

〔逢蒙俯身下去，要去探他的呼吸。

〔后羿忽然跳起来，擒住逢蒙两臂。

〔两人争持。

〔逢蒙竭力反转脸来，二人打一照面。

〔羿见是逢蒙，大惊，释手，张嘴吐出口中的箭，接在手里。

后羿是你！逢蒙！

逢蒙（紧紧握住身上腰刀）是我！

后羿（笑）你好狠心，可是你枉费了心思，你知道不知道当初老虎拜猫为师学本事的时候，猫留下了爬树的一手。你看看，这就是我留下的一手，（他作状）左手接箭，右手接箭，当中用嘴接箭，这有个名堂，叫“左右逢源，独占鳌头”。好徒弟，你这几下子功夫还不到家，偷去的拳头打不死本人，你还得练练才行，你还差得远呢。逢蒙（低沉地）废话少说，我只知道我们今天在这儿碰头了。

后羿就是这个话，我们今天在这儿碰头了。分手十年，你真没给我少惹麻烦，我实在想你得很，我正要找你！

逢蒙如今找着了，怎么样？

后羿你说，我该怎么样呢？你的见面礼不轻，连环三箭，箭箭有泰山之

重，就算我侥幸把箭接住了。可是（他拍身上的灰）还到底栽了个斤斗。

逢蒙你的意思是要还手？

后羿还手？

逢蒙没有关系，我的工夫是还差得远，可是一刀来，一枪去，我都奉陪，决不含糊。

后羿我没有这个意思，我跟你没这么大仇。

逢蒙（厉声）可是，我跟你仇深似海！

后羿为什么？

逢蒙你看看老百姓！你看看这片土地！（指老翁老妇）你看看你杀死的人，你再看看你自己。

后羿老百姓，土地，我杀死的人，我自己……这与你什么相干？

逢蒙到了今天你还执迷不悟，你还记得射日的当年，你受到的欢呼，受到的感激，受到的温暖，受到的拥戴，可是今天你有什么？

〔羿默然。〕

逢蒙你回答不出不是？今天你有的是疏远，冷淡，咒骂，仇恨。你这一路上可看见没有，老百姓对你绝望的眼光，对你的恐惧，对你的逃避，对你的反抗！

〔羿默然。〕

逢蒙你自暴自弃，把好好的千秋百世之业糟蹋掉了，你何至于弄到今天这地步，你怎么弄到这样的？你想想，你想过没有？

〔羿默然。〕

逢蒙你把事情做颠倒了，你把该亲近的疏远了，把该疏远的亲近了。可是事到如今，你问问自己，你可有一个亲近的人？

后羿（勉强地）……有的，你怎么知道我没有？

逢蒙你是说吴刚吗？还是嫦娥？可是你这句话说得多可怜，让我笑话……

〔逢蒙哈哈大笑。〕

后羿（拔刀怒喝）逢蒙！

逢蒙（亦拔刀）动手吗？学生奉陪！

〔二人对刀，相持不下。〕

〔羿抑止怒火，收刀入鞘。〕

后羿走开，我放了你！

逢蒙（亦收刀）我并不感激，有朝一日再狭路相逢，我还是要杀死你的。

后羿好大的口气，你有多少人？

逢蒙你没有的我都有，一路上你没看见？

后羿好，我等你，哪怕你们都来！你们都来，你们都死！

逢蒙（一笑）试试看罢。先生，我最后叫你一声先生，谢谢你的教养之恩，下次再见的日子不会太远的。

〔逢蒙悠闲地吹口哨，翻山，走远。〕

后羿（怒骂）流寇！土匪！

〔他看看粮袋里的鸡，没有压坏，放了心。〕

后羿（越想越气，远望逢蒙去处）今天我碰见了鬼了。（怒吼）真他妈倒楣！

〔乌鸦噪，他啐了一口。

〔他翻身上马，下山。

〔暗转。

### 第五场

人物嫦娥玉兔素娥云娥吴刚后羿月下老人

武士武装人民逢蒙

嫦娥内寝。

日光业已偏西，嫦娥仍在熟睡。

玉兔跳上榻去拨弄她。

嫦娥（挥手）不要闹，不要闹！

〔玉兔将她弄醒。

嫦娥（望窗外）怎么？已经是下午了……（寻思）我睡了一天一夜。……

〔她抱住玉兔。

嫦娥玉兔，真好玩，我睡了一天一夜。

〔她刚刚睡醒，心情愉快。

嫦娥（看身边）大王不见了。不是去给我打猎去了，他说了要走远些，给我打点好东西回来的。他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我就是睡，睡，看样子（她看窗外日光渐隐）天快黄昏，他就快回来了……（她喊）有人么？有人么？娘娘起床

了。（下榻）

〔素娥掌灯入。

素娥素娥伺候娘娘。

嫦娥（惭愧）素娥姊姊，我随便嚷着好玩，我不知道是你。

〔素娥为她揽镜梳妆。

素娥娘娘有什么事么？

嫦娥没有什么事，我只是问问大王什么时候走的？

素娥大王天没亮就走了，临走他说今天要走得很远，所以回来也晚一点。

叫我禀告娘娘，晚饭请娘娘等一等，对不起得很！

嫦娥对不起得很，是他说的吗？

素娥大王说的，他说要看见娘娘有点高兴的时候才许说的。

嫦娥（笑了）他真想得周到，可不知会打些什么东西回来呢？

素娥（敷衍地）是的，大王真想得周到……娘娘没有什么事情了？

嫦娥没有事了。（注意到她）素娥姊姊，你为什么这么心神不定，说话也这么东张西望的？

素娥没有什么，娘娘。（欲出）

嫦娥你不要走，你陪陪我不行吗？

素娥不，不……（转身要出门）

嫦娥（微怒）不许！你为什么总是这么疏远我？

素娥没有，娘娘。

嫦娥（激怒）看你这一付委屈样子，我知道这不是你的本心，这是云娥姊姊关照你这么做的。

素娥（低头）没有……她没有……

嫦娥一定是的，云娥为什么这样对我，我并没有亏待过她。

〔素娥不语。

嫦娥（越说越气）叫她来，我忍不下去了，我要问她，我要当面问她。

〔门推开，云娥入。〕

云娥（冷静地）娘娘，不必发这么大的脾气，我自己来了。

〔嫦娥没有提防她来，反而说不出话来。〕

云娥随你问我什么！（进逼）你不是说要当面问我吗？嫦娥……云娥姊姊……

云娥不要假仁假义，我不是你的姊姊。

嫦娥（爆发）你为什么这么待我？凭良心说，我是待你好的，可是一年三百六十天你没有一天好脸子给我看，你还管住了素娥姊姊……

云娥（冷酷地）一点也不错！我恨你！我看不起你！我不愿意理你，素娥姊姊也不该理你。

嫦娥（泣）你为什么这样？你知道我不是快活的，我孤独，我寂寞，我要跟姊姊们在一起，你为什么就一点情分也没有？

素娥（大为不忍）嫦娥……

云娥（拉开素娥）走开，有什么情分？情分要同类的人才有。

嫦娥可是我们是同胞姊妹。

云娥那是十年前的事情，如今你是娘娘，我们只是奴才！

嫦娥那并不怪我。

云娥可是你看见青娥姊姊死的。

嫦娥那时候，我只有十六岁，我还较云娥现在呢？现在你还小？

〔嫦娥语塞，默然。〕

嫦娥（跳起来）我知道，你忌妒我，你想我离开大王，你好……

云娥住口！你不要脸！亏你想得出来！

嫦娥（哭）你骂我……我就是这样，我爱大王，大王跟我好，我永远不离开他，没有关系，我跟你们都闹翻了，我不在乎！

〔素娥上前解劝。〕

云娥（推开她）当然你不在乎，你有大王。

嫦娥我有大王，他爱我，你们走，都走！滚开！滚开！

〔玉兔受惊，一溜烟躲入榻下。〕

云娥你说得是不错，大王是爱你的，我们是要走开的，可是你就走不开，你就走不出这大门一步，你的大王就是这么爱你的。

〔她们退出门。〕

嫦娥你看我走出去，你看我走出去！

〔云娥同素娥已经出门。〕

云娥（在门外）看着呢，娘娘。

〔嫦娥气愤之下，野性忽发，毁冠裂裾，出门。〕

〔武士当门而立，拦阻。〕

〔武士前行，嫦娥气沮，后退。〕

〔嫦娥闯侧门。〕

〔侧门武士出阻。〕

嫦娥（大叫）我要出去，要出去！

〔武士坚阻，嫦娥大叫大闹。〕

〔吴刚赶入。〕

吴刚（叱武士）什么事情！闹什么？（向嫦娥施礼）娘娘。

〔武士退出。〕

〔嫦娥气极无语。〕

吴刚娘娘暂且息怒，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嫦娥他们都是你的部下？

吴刚是的，臣管束部下不严，罪该万死，不过只要娘娘关照一声，臣会责罚他们。

嫦娥我要出去，他们竟敢拦我。

吴刚噢，娘娘要出去……

嫦娥是的，你让我出去。

吴刚这个……这当然可以的……

〔嫦娥拟出，吴刚拦住。〕

嫦娥你也拦我？

吴刚（躬身）不敢！不敢。

嫦娥可是你说了可以的。

吴刚……当然可以的……不过，不过要禀明大王，只要大王允许……

嫦娥大王现在不在这儿，我现在要出去。

吴刚请娘娘原谅，臣实在是奉大王之命……

嫦娥可是大王命令不了我，我要……

〔吴刚极力拦阻。〕

吴刚娘娘，娘娘，大王实在是好意，娘娘出去不得，外头兵荒马乱，危险……

嫦娥我知道，外头危险，有叛乱，我出去，有性命之忧是不是？

吴刚是的，是的。

嫦娥我不在乎，我情愿死。

吴刚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

嫦娥我能不能命令你？

吴刚当然可以，当然……

嫦娥让开，我要走！

吴刚千万求娘娘……大王关照好的，大王回来……

嫦娥大王降罪，有我担代。

吴刚（连连打躬）娘娘，娘娘……

嫦娥（狂叫）奴才！我命令你！

吴刚（强硬）奴才情愿大王回来受死刑，也不放娘娘出去。

〔嫦娥激怒，打吴刚。〕

〔吴刚将嫦娥推开，退后，出门。〕

〔嫦娥冲上，门闭。〕

〔嫦娥推门，不开。〕

〔嫦娥推侧门，不开。〕

〔嫦娥呆立，无奈，跑过去扑倒榻上，痛哭。〕

〔窗外月亮升起。〕

〔玉兔轻轻从榻下出来，摇撼嫦娥身体。〕

嫦娥（见是玉兔，一把抱住）玉兔，玉兔，你说我可怎么好？

〔玉兔为她拭泪。〕

嫦娥跟云娥闹翻了，出是永远出不去的了……我以后怎么见人？怎么活

下去？大王，大王，我恨他，我恨他。

〔她哭。

嫦娥……孤独……寂寞，还有几十年过不完的日子，……我要死啊！……要死啊……

〔她哭泣不止。

〔玉兔在榻上寻找，在枕边寻到了羿的护心镜，它捧着给嫦娥。

嫦娥（收泪抽咽）玉兔，干什么？这是大王的护心镜。

〔玉兔指里面。

嫦娥你说里头吗？里头是大王长生不死的灵芝草。

〔玉兔指嘴。

嫦娥吃下去？

〔玉兔点头，指她。

嫦娥叫我吃下去么？

〔玉兔点头。

嫦娥不可以的，大王说过：这灵芝草只有作皇帝的吃了有用，平常人吃下去就会死的。

〔玉兔大摇头。

嫦娥不对？

〔玉兔点头。

嫦娥他说谎？骗我？

〔玉兔点头。

嫦娥（切齿）好！原来是骗我！

〔玉兔指嘴。

嫦娥（她取灵芝草在手，又有点怀疑）吃下去，真的可以吃吗？吃下去不会死吗？

〔玉兔点头。

嫦娥我怕，我不想死了，我不愿意死，我只有二十六岁呀……可是，死了也好，我情愿死，情愿死……

〔外面有马蹄声，铃铛响。

嫦娥（猛省）大王回来了，他回来了……他骗我，我叫他后悔！我恨他……

〔嫦娥将灵芝草服下。

〔她略感晕眩。

嫦娥（飘飘然）我没有死吗？我轻得很……要飞，我要飞，我要飞了……

〔有五色云飞来脚下。

〔嫦娥渐升起。

〔玉兔蹦跳，嫦娥用手牵它。

〔嫦娥与玉兔自窗口飞出。

〔嫦娥飞入月中。

〔门外有敬礼之声。

〔门大开，武士肃立两旁，羿大步入。

〔羿兴冲冲地，手里提着那只鸡。

后羿（一团高兴）嫦娥嫦娥，你看这是什么？

〔他发现室内无人，吃了一惊。

后羿（四顾，笑）嫦娥，你不要躲起来。你说我回来太晚，你生气了，

是不是？我在路上就想，嫦娥一定要装出什么脸子给我看呢？幸而有一样东西可以叫她高兴。太太，这是我跑了几百里路才找来的呢！……（略觉空气不对）

嫦娥，出来看，一只鸡，一只鸡……（他把鸡拿了出来）

〔他各处找嫦娥，不见。〕

后羿嫦娥，嫦娥！人呢？（大喊）人到什么地方去了？

〔羿紧张，鸡落在地上。〕

后羿（大叫）人呢？人呢？（他问武士）娘娘呢？

〔武士摇头。〕

后羿叫云娥来，叫素娥来。

〔素娥进。〕

素娥（行礼）大王。

后羿（怒）娘娘到什么地方去了？

素娥（惶惑）不知道。

后羿怎么可以不知道！

素娥刚才还看见娘娘在这屋里的，我走出去不多久。

后羿云娥呢？

素娥刚刚出去了。

后羿到什么地方去了？

素娥不知道。

后羿不知道？你们捣什么鬼？

素娥不知道。

后羿（狂喊）不知道！不知道！你难道是个死人！

〔羿将素娥摔到一边，素娥哭泣。〕

后羿（顿足）叫吴刚来！

〔吴刚进，行礼。〕

吴刚伺候大王。

后羿吴刚，娘娘到哪儿去了？

吴刚（一惊）娘娘？不知道。

后羿（狂怒）你也不知道！

吴刚娘娘没有到哪儿去呀！

后羿那么人呢？

吴刚娘娘刚才是要出去，臣奉了大王之命，去拦住娘娘，娘娘还很生了臣的气。

后羿那么她出去没有呢？

吴刚臣给拦住了，没有出去。

〔羿无语，退坐榻上。〕

后羿啊呀！（他跳起来，手里拿着那个护心镜）灵芝草！（他用手掏摸）她偷吃了我的灵芝草！

〔他奔向窗前，向天张望。〕

后羿月亮！（他转身）吴刚，你可看见有什么向天上飞升的没有？

吴刚哦！（他想了想，大悟）我想起来了，就在大王刚进门的时候，我恍惚看见一个黑影子向那边飞上去，我万万想不到是娘娘……

后羿（切齿）奴才你坏了我的事！

吴刚大王，奴才实在不知道娘娘……

后羿娘娘不是由你保护的吗？你放娘娘走了，你所司何事？

吴刚（下跪）大王明鉴，奴才忠心为主，事事小心在意，哪里敢不尽职守……

后羿可是娘娘走了！

吴刚……娘娘是飞走的，奴才实在不知道娘娘会飞……

后羿（大喝）你还敢辩白！

吴刚奴才实在冤枉，实在……

后羿我冤枉你，我会冤枉你！

吴刚娘娘自己飞的，娘娘……

后羿还敢委过娘娘吗？就是你冒犯了娘娘，娘娘才走的。

吴刚奴才奉命……

后羿你奉命气走娘娘么？

吴刚（大叫）奴才冤枉，奴才跟随大王，忠心耿耿……

后羿（大吼）我杀死你！

吴刚（惊叫）大王！大王……

〔羿双手已下，直掐吴刚咽喉。〕

吴刚（气阻）大王饶命……奴才一夜之间……已经取了九千九百……九十九颗……人头……奴才拿人头赎命……

后羿就差一颗了不是！就是你这颗人头凑足一万！（他用力）

吴刚（挣扎）大王……大王……奴才死不得……大事不好……逢蒙！……逢蒙！！

〔吴刚被格杀，倒地。〕

〔羿呆立，喘息。〕

〔羿奔伏窗口，向天遥望。〕

后羿（绝叫）嫦娥！嫦娥 - …你也会离开我……你好狠的心……

〔月光明澈，满室通明。〕

〔羿忽地掉转身来。〕

后羿（圆睁双眼，满布杀机）抬我的射日弓来，要三枝箭！

〔武士应命，二人就墙上抬下那最大的弓，并三枝长箭，拂去二十年的灰尘，都交到他手里。〕

〔羿一手拈弓，一手搭箭，拉了一个满弓，正射着月亮。〕

〔他身子挺立如岩石，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须发开张，飘动，像黑色火，这一瞬息，使人仿佛想见他当年射日的雄姿。〕

〔连珠箭发。〕

〔月亮忽地抖动，武士们发一声喊。〕

〔月亮无恙，反而更形朗澈。〕

〔羿颓然。〕

〔沉寂。〕

〔听见素娥哭泣。〕

后羿（瞥见素娥）死吧！死吧！大家都死！

〔羿抓住素娥，拔刀欲杀。〕

〔素娥惊叫。〕

〔声音：住手。〕

〔羿惊，放了素娥。〕

〔羿回头。〕

〔月下老人出现。〕

〔羿惊，倒退。〕

后羿你！

老人贵人，别来无恙乎？

〔羿无词以对。〕

老人世乱年荒，老汉体力日衰，受不得人间辛苦。而且晚近世风，竟尚自由，婚姻之事老汉已无从作主，近年以来，隐居月宫倒也逍遥自在。谁知嫦娥娘娘从地下飞来，老汉虽老，到底男女有别，只得迁让，但是自己却弄得无处安身。正在同嫦娥娘娘商谈办法之时，贵人却不念旧好，连放三箭，弄得老汉莫明其妙，特来与贵人一见。

〔老人颇怒，掷箭于地。〕

后羿老丈息怒，羿对嫦娥一心相爱，只恨嫦娥背夫逃走，所以向月宫放箭，想射死嫦娥，然后以身相殉，不想冒犯了老丈。

老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你一统天下二十年，颠倒纲常，逆天行事。如今众叛亲离，仍旧执迷不悔，真正可叹！

〔外面杀声渐起，声动天地。〕

老人外面义军四起，你听见么？

后羿羿悔之不及，老丈有何见教？

老人事到如今，后悔已迟，劝大王免冠自缚，双膝下跪，向军前请罪去吧！

后羿（大怒）乘人之危，戏弄寡人。

〔羿拔刀砍老人，老人举袖一拂，羿仓皇退坐。〕

老人（冷笑）你就至死不悟么？

〔老人隐去。〕

〔杀声益近。〕

〔羿呆坐如痴。〕

〔杀声更近。〕

〔四下火起。〕

〔武士二人迎敌，飞来两箭射倒。〕

〔外面云娥喊：进去，进去，在这儿，在这儿。〕

〔云娥首先冲入。〕

后羿（竭力跃起）是你！云娥！

〔羿持刀近逼，云娥退到门口。〕

〔羿力劈云娥，逢蒙赶入，架住后羿的刀。〕

〔二人对刀，后羿力竭。〕

〔羿闯侧门图逃，有武装人民举刀拦阻。〕

〔羿再闯边门，有人拦阻。〕

〔羿再闯另门，有人拦阻。〕

〔四面受敌，羿退据榻上。〕

逢蒙多行不义的天夺其魄，你还等我们下手么？

〔羿四顾，无望，顿足惨笑，自刎，尸身扑倒，发巨响。〕

〔火焰冲霄。〕

〔人民的吼声如春雷怒震。

〔幕下。

第三幕

人物嫦娥玉兔月下老人吴刚

月宫。

月宫是闺中女儿梦里的家乡。

月在我们最近亦最远可望不可即的地方，悬凌云表，而能与人同进退，所谓广寒清虚之府。

月中何所有，有的是一片清华；五色鲜荧，磊落流走，如锦云捧珠，如琼瑶映水。

月中有桂树，高五百丈，桂子金黄，香飘天外。月中有浮云朵朵，飞近忽又飞远。

月中有玉兔捣药。

月中有嫦娥，是幽怨婉转，日夜思家的嫠妇。

玉兔正在石臼中捣药，嫦娥罗衣透体，素面无华，凭虚遥望。

玉兔捣药疲倦，刚刚停下，听得嫦娥叹息。

玉兔趋嫦娥身侧。

玉兔牵曳她的衣裾。

嫦娥（低头看它）玉兔儿，你过来干什么？你为什么住了手？〔玉兔不答。嫦娥玉兔儿，你是听见我叹气，你也难过不是？

〔玉兔颌首。

嫦娥这怎么叫我不叹气呢？经年累月，一个跟我说话的人都没有。

〔嫦娥远望，无限凄凉。

嫦娥总算还有玉兔儿陪我，你虽是不会说话，可是你是懂我的，我告诉你，我孤单，寂寞，我凄凉，我伤心，……（她搂抱住玉兔）玉兔儿，你看，（她指下面）你看见没有？

〔玉兔点头。

嫦娥那是我们出生长大的地方，那黄的是地，灰的是山，绿的是树，蓝的是水。它经过千百万次的灾难，旱灾，水灾，人灾，刀兵火光之灾，它曾经血流成渠，尸横遍野，可是它到底排除万难，自力更生。它到底是和平的，团圆的，幸福的，快活的了。

〔玉兔若有所思。

嫦娥你看那熙熙攘攘的，那就是人，他们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现在又都坐在戏园子里看戏呢。……他们年老的受到尊敬，小孩子受到教养，有病的有人医治，走失的有人寻找，工作的有他们的前途，成年的都各有家室，年轻人都在互相追求……（饮泣）可是这都轮不着我，只有我跟他们隔开多远多远，在这月宫里永远永远只有孤独，只有凄凉。

〔嫦娥触景伤情，悲不能抑。

嫦娥（收泪）玉兔儿，不要管我，乖乖地去给我捣药，当初我吃下了灵芝草白日飞升；如今你捣好的药我吃了就该会飞回尘土。那时候我带着你来，到有一天我也会带着你走的。

〔玉兔应命，回去捣药。

〔嫦娥拭泪。

〔近处忽起杀声。

嫦娥（惊）玉兔，听，什么声音？这月宫里是从来没有人来的。

〔玉兔侧耳倾听，它顺着声音潜行前去。

〔玉兔飞也似奔回。

〔沉重的脚步声，在空灵中作响。

〔嫦娥惊恐。

〔一个恶声恶气的声音：我到底找着了你了！

〔吴刚走来，披发，血污，衣履狼藉。

嫦娥（失声喊叫）吴刚！

〔吴刚面目狰狞，无语，近前。

嫦娥（迎上去）吴刚，你怎么这个样子？

吴刚（阴沉地）我到底找着了你了！

〔吴刚伸两手如钢钩，上前。

嫦娥（惊恐，后退）你……

吴刚（凶恶地）我要报仇！我要弄死你 - …

嫦娥（躲到树后）……为什么？为什么……

吴刚我要报仇，报仇 - …报仇！

〔玉兔转身便跑。

〔吴刚逼近嫦娥。

嫦娥（怒骂）该死的奴才，你敢！

〔吴刚被骂，略退。

吴刚（喃喃地）……报仇……报仇……

〔吴刚再度进前，嫦娥惊喊。

〔玉兔引月下老人赶到。

老人是谁大胆闯入月宫！这不是吴刚么？

吴刚（仔细辨认）月下老人……

老人亏你还认识我。当年杀生害命，如今自食其果。不知悔改，又闯月宫，你意欲何为？

吴刚我死了……因为嫦娥私自逃走……大王杀死了我……我死得冤枉，我冤魂不散……我要报仇！老人你死得很好。不这么死，你该怎么死呢？

吴刚我忠心为主，东征西战，昼夜辛勤，治理国家……老人可是你越治越糟。

吴刚这要怪大王自己不好，他不该迁怒把我杀死。我若是不死，我是有办法统一天下的。

老人什么办法？

吴刚（斩钉截铁）杀！

老人（笑）天有好生之德，人是生生不灭，杀不死的。

吴刚（大叫）杀得死！（顿足痛恨）不幸的是为了这个女人，我比他们先死了。

老人（笑）那么你杀了这些年，不是越杀越多么？

吴刚那是没有杀完，没有杀够！假使大王能信我到底，再给我二十年，容我杀尽杀绝，天下就太平了。

〔吴刚理直气壮，得意洋洋。

老人身死国亡尚不悔悟，这几句话如何说得动你，吴刚，你看见没有？

吴刚看见什么？

老人这棵桂树。

吴刚看见了，怎么样？

老人记得当年我对大王说的“民为贵”么？

吴刚一派胡言。

老人可是“民为贵”是不错的。这就是桂树，树高五百丈，桂子金黄，香飘天外。

吴刚这与我有什么相干？

老人（袖出巨斧）给你这把斧头，民若可杀，你就砍倒它；民不可杀，你是砍不倒它的。

吴刚（看那树）笑话，斧头交给我。

〔吴刚接过斧头。

老人试试看罢。

〔吴刚举斧劈树。

〔火星迸出，吴刚震开虎口，斧落于地。

〔桂树无损。

老人如何？

吴刚没有想到这么硬。

老人不是比你硬么？

吴刚哼！

〔吴刚老羞成怒，拾斧再砍，连砍。

〔火星四迸，每一举斧，斧创随合。

老人算了罢，砍不倒的。

吴刚不要管我！

老人（无奈）好，你就砍吧。今天舍妹出阁，老汉是介绍人，时间已到，恕不奉陪了。

〔老人拟走。

嫦娥月下老人，不要走。

老人你有什么事么？

嫦娥月下老人，我实在熬不住这孤独寂寞了，求你设法教我回到人间去罢。

老人（注视嫦娥良久）难，难。

嫦娥（哀求）月下老人，老伯伯，无论如何，无论如何……可怜我吧，可怜我吧……

老人嫦娥，我是可怜你的，不过你不知道这是你的惩罚么？

嫦娥惩罚？

老人和沾染鲜血的凶手和乐相处，这就是你该受惩罚的道理了。

嫦娥（震惊）和凶手相处！

老人是的。

嫦娥我不知道，我不明白，而且我后来离开大王走了。

老人不如此，这惩罚会这么轻么？

嫦娥轻？……不轻啊！不轻啊！永远这样下去我会死的。

老人你永远也不会死的，你吃下了灵芝草，就长生不老，万古长存了。

〔嫦娥无奈，哭泣。

老人（宽慰她）不要哭，不要哭……

〔嫦娥饮泣不止。

〔那边吴刚越砍越起劲，但树仍无损。

老人（走近）算了，算了，歇歇吧。

吴刚（怒喊）别管我！

老人（笑骂）至死不悟的东西，你不看见这桂树越长越高，越长越好么？

〔月下老人隐去。

〔嫦娥收泪。

嫦娥玉兔儿，我们在这月宫里是住定了，倒楣，今天又来了这个傻瓜，叮叮咚咚的砍个没完，听听心里更烦。吴刚，吴刚……

〔吴刚埋头砍，不理她。

嫦娥吴刚，你就歇歇手不成么？烦死了！

〔吴刚不理。

嫦娥看这家伙也像是长生不老，万古长存了。玉兔儿，你别闲着，去捣药捣药，吃了这药，我就会死了。（对着观众）你们都怕死，是吗？可是你们不知道，一个人变成老不死，那才更不好受呢。（气愤地）我就不信，我会永远住在这儿，有朝一日我总会回到你们那儿去的。我受不了这惩罚。活着回不去，死了我也要回去的。

〔玉兔捣药。

〔吴刚砍树。

〔嫦娥凭虚远望，目断红尘；悲从中来，不觉泪下。

〔诗曰：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嫦娥奔月》，1947年8月，上海开明书店）

## 《嫦娥奔月》序

中国的流传于民间的神话都是美丽素朴而极富于人情味的。尽管它被讲述于农民村妇之口，表演在乡间的草台班里，庸俗而肤浅；但在你用心地解释它发掘它的内容的时候，是常常可能在其中发现真理的，会发现这极通俗的传说里有着惊人的深度的。

在写“牛郎织女”前后，我便考虑到写“奔月”这个戏；我觉得后羿射日，嫦娥奔月这两段故事都有值得发挥，经得琢磨的地方，“射日”是抗暴的象征，而“奔月”是争自由的象征；这其中的经过，又是多么适当地足以代表进步与反动的斗争，一部世界历史没有超逾这个范围。

主题是现实的，表现上却不能用现实的形式，因此我继“牛郎织女”之后，写第二个神话戏。

因此我的人物也尽量采用神话里面的，我决定请中国神话上全体与日月有关的人物作这个戏里的角色，属于“月”部分的：嫦娥：《淮南子》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奔月宫。（俗作嫦娥）

《丹铅总录》月中嫦娥，其说始于《淮南》及张衡《灵宪》。

其实因常仪占月而误……

吴刚与月中桂：《酉阳杂俎》月中有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

月中兔：《五经通义》月中有兔与蟾蜍何？傅咸《拟天问》月中何有？白兔捣药。

月下老人：《续幽怪录》唐韦固旅次宋城南店，有老人向月检书，因问何书？曰：天下之婚牍耳。入米市，有眇姬抱三岁女来。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磨小刀付奴杀此女，奴于众中刺之而走。又十四年，相州刺史王泰妻以女，容色华丽，眉间常贴一花钿，固问之，曰：昔在襁褓，乳母陈氏抱行市中，为狂贼所刺。固曰：陈氏眇乎？曰：然。因述前事，相敬愈极。宋城宰闻之，因题其店曰“定婚店”。

属于“射日”部分的：

十日：《山海经》暘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子》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其九乌皆死，堕羽翼。

韩愈《李花赠张一署》金乌海底初飞来。

后羿：《书·五子之歌》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左传·襄公四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困，熊髡，龙圉，而用寒浞……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

柳宗元《天对》寒谗妇谋，后羿卒戕；荒弃于野，俾奸民是臧。

逢蒙：《孟子》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

逢蒙亦是古时善射者，《汉书·艺文志》有《逢门》、《射法》二篇。

这样他们就是我“奔月”中的主要人物。根据他们，我加入了嫦娥的父母及三个姊姊，以及被灾与饥饿的人们，代表千载以还，善良的，无辜的，

能忍耐亦终于能反抗的广大的人民。

至于吴刚同逢蒙，我把他俩各自代表反动与进步的力量，无论就事实就戏来说都是必要的。

这些片段的传说记载，很合适地叫我写成这一个戏，写由人民英雄转变为大独裁者以至于灭亡；写自由之被侮辱与损害。我觉得都是很贴切的。

在第二幕的后半，我采用了鲁迅先生“故事新编”里“奔月”的一部分，甚至于对话方面我亦采用了很多。这位大师是可敬佩的，除去他的结构和描写是那么富于戏剧性之外，他的对话亦竟是那么简练得力，容易上口——这在剧作者应当是最见功力的地方之一——因此我想到鲁迅先生生前曾有创作剧本的企图而终未实现，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奔月”是我的剧本习作中经过时间最长的，五年前在重庆的时候便把大纲做好了，三年前写好了第一幕，（在什么地方写的，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了）去年曾在《清明》第四期上发表，意思是以此鞭策赶写下面未完的部分，谁知《清明》出到第四期便被“不准登记”停止出版，因此我便很自然地没有写下去了。上海是一个烦乱的都市，懒人被卷在里面打滚便会得更懒；看来每天忙得不得了，却一点正经事情没做出来。

为了上海实验剧社五月下旬的演出，像半年前赶写“捉鬼传”一样的紧张，我又以半个月的时间完全按照计划赶完了第二三两幕；常常浪掷了很多的时间，而拼命争取短促的时间，我知道是很不好的；不是么，我如今连从前那种每完成一个作品时的轻松的心情都没有了：总觉得迎面压着来的再没有半点轻松，而是无尽的更沉重的负担。

话说回来了，这样就归结到“奔月”这个剧本的内容上来。六年前正是民族抗战最火炽的当时，我设计“奔月”这个戏为的是纪念这一次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预计在胜利之后，这个戏应该只是一个纪念品了。但是不争气的现实挽留住了时代；法西斯的元凶尸骨未寒，他们的徒子徒孙却早又披着“民主的外衣”东山再起了，使得这应该是过时的武器脱颖而出时仍有锋芒，这是剧作者的幸运还是悲哀呢？

是悲哀，是大独裁者的悲哀。历史从不骗人，自有人类以来，人民从不在强暴之下低头的，何况在“人民世纪”的今天？我只是在这里主观地也是客观地描写现实，“多行不义的天夺其魄”，什么是天？就是人民的力量。恩怨分明，睚眦必报；“射日”与“奔月”的传说并不是无稽的神话，而是几千年来从正义的人民的生活经验里留下来的历史上真实的教训。

（选自《嫦娥奔月》，1947年8月，上海开明书店）

## 散文

### 广和楼的捧角家

提起广和楼来，北平人没有不知道的，就因为它是中国国剧唯一大科班富连成社的大本营。富连成已享盛名卅余载，广和楼便是他每日上演的戏园子，尤其广和楼的风格是有着独具的姿态，每日川流不息地，不知有多少人迷恋着它。

广和楼坐落在前门肉市，破旧的大门，狭窄的甬道，最旧式的建筑，糟朽不堪；到了这里不由便想到古罗马的颓垣败壁的风度。戏园外面的小院子里列满了卖零食的小贩，馄饨，烧饼，羊爆肚，豆腐脑，牛奶酪——最妙的是紧挨着这些卖吃的旁边就是一个长可丈余，广可三尺的尿池，臭气蒸腾，尿者不断，使得这些食物益发有不可言传之味。

在一二十年以前，北平的戏园都是这样的，不过现在别的都逐渐改良，只有广和楼作了个中流砥柱，一直保持着旧时的格式。戏好价廉，某一时代便成了下级社会唯一的戏园子。因为不卖女座，所以演戏时不免失之粗野。尤其演猥亵的剧本时，更是绘色绘声，毫不在乎。又搭上科班出身的戏子都有真功夫，已出科的名伶马连良、小翠花、谭富英及青衣大王梅兰芳（梅兰芳曾在该班学技），更是响当当的活招牌，其号召力之大自不必说。顾客中除一般劳动阶级之外，青年学生更趋之如鹜。其余如小报的新闻记者，甚至一般社会上振振有声的遗老及小有声名的名士也杂集其间，品姿论色，兴不少衰。

至于广和楼内部与一般戏园也大有不同，当然谈不到什么光线，空气好坏，光是戏台上那两根大柱子就够受了。窗户全是纸糊的，冬天一律封死，夏天把纸撕掉。地下是高低不平的碎砖，楼上的地板尽是大窟窿；假使戏台上演起武戏时，灰沙蔽天，真是乌烟瘴气。座位空隙甚小，胖子简直塞不下去，呼吸不便，行动不灵，莫此为甚。可是每天仍是满坑满谷，其原因似在真理以外，令人难以索解。

前面说过观剧者的各种份子，年深日久，自然就有捧角之事发生；其中吃醋争风，勾心斗角，真个小有可观，现在先从学生说起：

学生都是青年，青春之火燃烧着，最容易激动心情。因为生性的不同，所以有的喜欢扭扭捏捏千娇百媚的花旦，有的便喜欢英气勃勃身手矫捷的武生；有的喜欢风流潇洒秀雅温文的小生，有的便喜欢稳健端庄唱作兼优的老生；有的喜欢刚健婀娜花枝招展的武旦，有的便喜欢黄钟大吕气概激昂的花脸。其间若有利害冲突时，不免便发生争斗。假使有两个人同时喜欢一个花旦，这两人便好似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在戏园里便每人集合一帮帮手，列开阵势，有坐在前排，有坐在后排，有坐在楼上，有坐在两廊。花旦出场时或有所举动时，这边早轰雷也似来一个碰头好，那边也紧接着跟上一个，这边不服气再来一个，那边大怒又加上一个。他们的术语，谓之“顶好”（顶字作动词用），就是双方互顶的意思。所以往往在一个动作过去半天或花旦出台半天之后，好声不绝，越顶越有劲。观众个个皱眉，花旦为之不乐。假如顶得太不可开交时，这边的英雄里便有一个或几个挺身而出走到那方面递哀的美敦书，其熟用的话如：

“小子！敢出来吗？”或

“外头见！”或者开口就骂，高兴也许伸手一个嘴巴（耳光也），此种表示不外乎欲作一场激烈的交手战。双方都不愿栽跟头，于是挺胸而出，顾盼自雄，义无反顾的架势真像能辟易万人似的，于是别无他言直奔天安门而去。天安门位在前门之北，栏雕玉砌，金碧辉煌，原是帝都时代天子驻蹕之地。不过天安门前有一行深而且密的松树林，藏龙伏虎，深邃幽静，倒是绝好打架的所在。当这两帮人往天安门走时，前门大街的警察有时便明白是什么事，便加以劝解，双方有时不愿作“无谓的牺牲”便哄然散去，这是最好的解决。

或者到了天安门松林之后，两方首脑便当先出场，讲究个“先礼后兵”，最先互相责问为何给那花旦叫好，如果有一边势弱，便答应以后不叫了。如若不然，越说越僵，于是武力解决，纳头便打，生死如同置之度外一般。败北者当然忍辱的答应城下之盟，无条件地接受一切不平等条约，回家自去养伤；胜者扬眉吐气自不待说。有时或者也吃官司，然而为了心爱的戏子，一切牺牲似乎都甘心情愿。

捧角者的最大目的便是认识他所捧的角色，认识的方法不外乎花钱买通关系人给介绍，或者在门外等着，愣上去打招呼。角儿不敢得罪这些大爷，便也将计就计的认识了。于是捧角者今天请吃饭，明天请看电影，看赛足球，送礼。角儿的一颦一笑都认为莫大光荣。有的简直住到角儿家去，担负一家的开销；有的因为捧花旦便也沾上了花旦的习气，留起长长的头发，高得顶住颞骨的衣领，一步三摇，衣服瘦瘦地，脸上擦粉，说话娇声娇气，一笑把手绢一捂嘴；有的便因此学戏，正式下海。这几类都是捧角而有成绩者，其余空劳心力者更是恒河沙数。

（以上多半用花旦为例，余者皆同样情形）

这群自己以为聪明而其实可怜的学生，他们莫明其妙地作着这种无聊的举动。这在戏子方面当然是无害的，聪明的戏子们很能利用他们自己的幸运，当然以获得大多数捧者为荣，因此尽力各方联络。因此学生捧角者之间的冲突，五六年来，迄今不衰。

其次说到小报的新闻记者，他们与学生的立场又不同了，他们当然不愿赔钱而愿有所收入。他们的捧角无非是在报屁股上弄一个戏剧专号，作些肉麻的捧角文字。捧角文章其实是不容易作的，作得多了，自然离不了那一套，如“娇艳动人”“黄钟大吕”“嗓音清超”“武功精熟”“深入化境”“叹观止矣”“予有厚望焉”，诸如此类，举不胜举。有时便造些谣言，破坏某个戏子的名誉，戏子急了，只得花钱津贴；这笔款好在有冤大头来代出，不成问题。如此戏子可免谤言，记者得其实惠，彼此两便。这种记者不学无术，月薪有限，有时不免玩这类把戏以资补助，然而有时也会激怒了学生大爷而惨遭饱打。去年曾有某所谓“北平名评剧家”躲在报馆里数日不敢露面的趣事发生，这便是一般下流记者的捧角，自然也有二佼佼者流，也未可一概而论。

又有一般遗老们，下野之后，坐拥巨资，饱暖无聊，便拿捧角当作一种消遣工作。他们的对象多半是年青貌美的戏子，或者他们别有作用，居心不可测，此处可以不提。他们最得力处是有钱，所以戏子们很喜欢同他们交往，双方有利。他们有时更资助一个出科的戏子，替他出钱组班。有时带着他们逛逛公园北海，白发红颜相得益彰，遗老拈须而笑，其乐陶然，赢得无数人

的艳羨。他们是实力派，既不用如学生之出生入死，又不用如记者之费尽心机。孔方兄飞去，目的物擒来，决无拖泥带水之弊。这便是遗老们的捧角。

名士的捧角现在似乎不多，此处所说名士指一般与菊界有相当关系者，或者在菊界占有相当势力。他们的捧角很严格，对某一个角色认定他大了必红，于是便下力死捧，或代他张罗拜师，替他宣传。他们的用意是将来这戏子出名之后感恩图报，于他们当然有利，这与记者之捧角大致相同，都是有所图的。他们用了戏界的势力，捧角也易如反掌，眼光远，经验足，比起前者又高一等。

近来更有一帮女学生的捧角，她们当然比男学生文明得多，顶多不过对自己所喜的角儿特别多听多看，在同学之间大家起哄。在广和楼未开女禁之时，她们早已闻知其神秘，所以女禁一开便有如一个非常难得的喜讯来了一样。广和楼有了女主顾，戏子的猥亵表演似乎稍微收束些，但其实普通一般女学生正爱看这路的表演（其洁身自好者除外）。据观察结果，她们所喜的角色最受欢迎的是青衣花旦，其次是小生，别的则难登大雅，先决条件还是在这戏子的容貌之美否。

至于那般劳动阶级才是为娱乐而娱乐，他们积蓄了相当的钱听一回戏去除一日的劳瘁，那有闲心闲力来捧角呢？

以上所说便是广和楼富连成社捧角家的大概情形，并无一字虚话，当然有许多更新奇可笑的事被作者漏掉了，因为在半年以前我正是学生捧角家，说到这里真叫我痛哭。我瞒了父母不知花了多少冤钱？不知虚糜了多少光阴？更不知牺牲了多少功课？糟蹋了多少精神？常常旷了课赶到广和楼去泡一整天，其始是由了朋友的引诱，便如此不能自拔地过了一年多。后来忽然清醒便断绝了这种混沌生活。现在偶尔去广和楼时，一点没有捧角的心了。我已经算是一个过来人，眼看这一帮后起的又在勾心斗角了，这种恶劣的习惯将延到何年何月呢？

“捧角是为什么？对于我们学生。”我永远这样想。

廿五年五月十一日于北平

（选自《北平一顾》，1938年7月，广州宇宙风社）

## 自疚

是星期天，想着父亲该没有上办公厅，该是在他的宿舍里的，一个星期没有看见父亲了，便去看他。

天是阴的，虽然没有风，但是那阴森森的晓寒却要侵进骨髓似的尖厉。把大衣领子翻起，扣紧，露在外面的脸同插在袋里的双手还是一阵一阵的冰凉。路上因为几天阴雨，泥泞满街；走过那么长的下坡路，几乎把我滑跌了。

早上起来时，头就有点晕，心里也闷得难过。想着我也许要生病，但是一路跟寒冷同泥泞挣扎，走到父亲那里时，也就把这不舒服忘记了。

父亲一个人在屋里，正伏在他的大书桌上，低着头画画。我推门进来，他只把眼睛从镜片上瞬了我一眼，便又继续画下去。我叫了声“阿爸”，就在他对面坐下了。

父亲画的是窗外雨后的芭蕉：老的芭蕉叶渐渐枯萎黄落，但是新的幼芽却在它的护翼之下森森茁长；这小小的芭蕉正象征了宇宙间“新陈代谢”的原理。芭蕉画完了之后，父亲除去把这点意思写成小序之外，还题了一首诗：

秋霖一夜湿芭蕉，  
生意葱茏满树梢；  
不为凋零伤老大，  
殷勤犹自护新苗。

父亲搁下了笔，努嘴向我示意。我便把那张画用图钉钉在墙上。父亲立远几步，端详了半天，才回头真正地看到了我。

他用手把眼镜挪了一下，说：“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我说：“有点头痛。”我才又想起自己的不舒服来。

父亲说：“这张画好么？”

我说：“好。这首诗也好。”

父亲却已经去床背后的茶几上拿了另一张白纸，铺在桌上，预备画第二张画了。

坐在父亲对面，除去听见父亲的画笔在纸上移动，发出轻微的响声之外，真是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了；父亲画画时是不大说话的，我也想不出话来说，静寂里便隐隐地头又痛了起来。

我站起身来，说：“阿爸，我回去了。”

父亲说：“不舒服吗？”

我说：“有点难过，我浑身没有力气，想回去睡一睡。”

父亲才抬起头来，说：“好。明天来不来？”

我说：“要来的。”便向外走了。

父亲也走到门口，说：“既然不舒服，坐个轿子回去罢。”接着又说：“走好了。”

我答应着，走出了父亲宿舍的大门，转过了那段泥湿的小巷子，又是一层层的上坡路了。头越发沉重起来，回头见身旁正停着一乘轿子，便讲好了价钱坐上去了。

坐上了轿子，我便闭起了眼睛，想起一会儿回到住处，睡他一天，也许会好过点儿罢？耳边却又听得渐渐沥沥地响了起来，睁眼看时，雨又下起来了；寒冷更阵阵地逼来，轿子正在爬上一个很陡的高坡，轿子走得很慢，听见轿夫气喘得“呼呼”地，路真是滑，又是这么高的坡子。

“左手！左手！”为了对面过来了人，前面的轿夫喊了起来。

听见他喊，嘶哑的，气促的嗓音，才引得我注意地看他；马上，像被针刺了一下子，心便也一下子抓紧了。

那轿夫是个老年人，身材虽然高大，然而背已经弓了起来，棉袄褪到了肩下，从颈子直到背脊的皮肉，已经变成了烤焦了的红薯皮的颜色；现在被轿竿的横木紧紧压在上面，陷下一条深深的沟，从紫黑的皮肤之下透出一片猪肝似的红色来。

脖颈上面，轿夫的头，那白色稀疏的头发，毫无隐蔽地闪进我的眼睛。天啊！那是我熟悉的，常常在我心中荡漾不去的，父亲的头发啊！同父亲的头发一样的白头发啊！

天上的雨就这样无情地落在老人的白头发上，再从头发上一滴一滴地流下身上去，然而他似乎并没有被雨淋着的感觉；他的负担太多了，他要一口气爬上那两百级的高坡，他要防备满地的泥浆会把他连同那轿子整个滑跌，他要不时很细心地移动轿竿搁在他肩背上的地位，以免不能支持；而最主要的是他——这六十来岁的老人——却负荷着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的整个的重量啊！

在年轻人的无数的耻辱中，这又是一个多大的可耻啊！为了有一点头痛，我就该坐轿子？这薄弱的理由掩不住我心中的惭愧；而把我，一个年轻力壮的人放在这风烛残年的老人身上，这才是给我的真正的讽刺。我知道我又做错了一件事，我又犯了一次罪；这错处，这罪过，是用什么语言或行动，都不能洗刷的。

我很该马上叫轿子停住，马上跳下来，但是我真是连说话的勇气也没有了，那一声声的喘息，正像一下一下给我的鞭打。而轿夫已经挣到了最后的一层石阶，轿子放下了。

我木然下了轿，看见前面的老人转过身来，满面通红，整个的头上冒着热气，劳役温暖着他的全身；但我也已不复感到天气的寒冷，是心中的愧悔在燃烧着我。

老人用手抹一抹额上的汗和雨水，带着一付动人怜悯的笑，说：“高升点儿嘛，路硬是不好走啊……”

我茫然地听着他的话，茫然地伸手到衣袋里拿钱给他；我只有十几块钱了，没有更多的钱了，我看也不曾看，便全给了他，那是带着无限的待罪的心情的。

老人接了钱，略一检视，便说：“道谢了，道谢了。”他看见我正要横过马路，便又说了一句：“走好了。”

离开父亲的宿舍时，父亲亦曾经这样说“走好了”的，老轿夫的声调里，有着与父亲同样的关切，那是只有叫年轻人更增加惭愧同羞赧的啊！你值得诅咒的，可耻的年轻人！

走到马路当中的时候，又一乘轿子横过我的面前；两个轿夫抬着，另一个换班的轿夫在后面急步跟随，这是顶“公馆轿子”，“阔人”坐的；当中坐得四平八稳的，却又是个年轻人，穿着灰色的大衣，身上围着毛毯，头上戴着“丝绒”礼帽，口里衔着一支大烟斗的。

不用说，他坐着满舒服，然而我刻骨铭心地憎恶着他，正如同憎恶我自己一样，如同我憎恶一切的“坐轿子”的青年人一样。

走过了马路，我站定脚，不由得又回身去看那老人；看见他两个又抬着

轿子在同另一个行路人讲价钱了。我现在才看见后面的一个轿夫，也是一个老年人，白头发的。

我们还停留在“人抬人”的时代之中，是“以非为是”的时候，我们天天会看见无数的车轿抬着人满街走；在习惯上，生活当中，这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事，不会有人为它而激动的。但是我在期待着那真正平等的一天，为了我们在抗战，抗战的目的是引我们走到一条光明的路，合理的路去的。

如同雨后的芭蕉，枯黄的老叶子翼护着新芽的茁长，而从不抱怨自己的辛苦的。这两个老轿夫，一切的“老轿夫”，不是正以自己的血汗来养育他的妻儿家小吗？他安于这苦役，乐于这艰辛，卖一天的力气，得到一天的报酬，他便心满意足了。他从不觉得这是太过分的劳累，他也从不想到哪一天是他再也负担不了这重量的一天。

转过了那段墙垣，我便将从此再不见到这两个老人了，然而正像创痕留在身上的永不可磨灭，我永不会忘记我今天所受到的教训；又像新茁的幼芽不会忘记黄叶的殷勤卵翼，老年人的恩泽将永无止境地润泽着，熏沐着下一代的成长。呆望着那老轿夫隐去的远方，惶愧中我也感到了温暖。

可敬的老人啊！接受这个负罪的青年人的祝福罢！

三十一年十二月廿四日重庆

（选自《后台朋友》，1946年6月，上海出版公司）

## 后台朋友

我们三个人在大街上走，小丁是画家和舞台设计家，吕是女演员，我是一天到晚昏天黑地，什么也写不出来的写剧本的。

天还早，路上行人稀少，正好肆无忌惮地在马路上横成一排走；于是我们就大声说话，旁若无人。

可是刚转过一个弯，对面有人来了，我们只得挤在一边，让他们的路。

就在让路的顷刻，那其中的一个忽然把眼睛睁得圆圆地，站住了，说：“喂！”

旁边的两个笑眯眯地说：“早啊！”

我们只得也说：“早啊，早啊！”

那女孩子虽然有点羞涩，但是很兴奋，眼睛里像放着光。说：“……到那儿去？”

吕笑着用手指着前面说：“随便走……。”

她们也说：“我们也随便走……。”

大家点点头，便各自走开了。

我说：“是谁？”

吕在思索，说：“不认识……。”

小丁道：“面孔蛮熟。”

我们还是一路向前走的，吕站住了脚，回过头去看她们，但是忽然又转回来，用手遮着脸，笑得花枝乱颤的。

问她笑什么，她说：“我刚回头看她，她也回头看我。”

我们不懂这道理。男孩子喜欢看女孩子，可为什么女孩子也喜欢看女孩子呢？

吕说：“是的，我也爱看女孩子。”于是我们三个不由得都立住脚，回身去看她们。

多巧啊！也真怪啊！她们三个也恰好转过身来，向这边看呢。不由得一阵骚乱，什么也没有看清楚，吕第一个回头便跑，我们也追着她走了。

走了半天，我们还觉得好玩，吕忽然说：“我想起来了，她们三个人是昨天晚上到后台来看我们化装的。”

我们都恍然大悟，怪不得似曾相识呢。

这三个女孩子是我们的“后台朋友”。

我们有许多这样的朋友。

在今天，我们的职业还是被歧视的。一般人的眼里看来，我们还是多么特殊的动物。自然我们的生活有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譬如在演戏的日子，我们常常一两个月夜深不寐；闲下来的时候，便常常似乎没有固定的工作，一天到晚到处乱跑；也常常男孩子同女孩子在一起玩，玩得很热闹，大喊大叫，忘去了许多人家定下来的规矩同拘束。有时候谈天或者玩得高兴半夜还没有睡，于是那些肝火甚旺的失眠症患者便会怒发冲冠地出来发脾气了。

因此，有一次一个朋友从我们的住处走出去时，颇含深意地对我说：“你们真是‘艺术家’……。”也有一次一个作官的朋友在路上对我说：“你们的这种生活很浪漫吧？”是句问话，实际上却是肯定的，不容我申辩的；虽然我明明知道他自己携妓酗酒，抽鸦片打牌，已经几天没有停歇。

“浪漫”这个名词早被国人曲解，积非成是，姑不必论；朋友虽然有不

容我申辩之意，我却再也忍不住了，我说：“我们诚然浪漫，然而我们在青天白日之下，在大庭广众之间浪漫，而人家却是把门关得紧紧，躲在屋里浪漫的。”

朋友自然不高兴，搭讪数语，莫名其妙而别。我刺伤了他，但是他不该侮辱我的职业；也许从此以后，我们的数载交谊从此结束，然而“士可杀而不可辱”，只得由他。

这就无怪乎有一位“剧评家”曾经写在文章上说：这些“剧人”们都是生活浪漫的；走进他们的屋子，看不见一本书，床上衾褥不整，并且到处看得见包糖的纸和花生皮之类的东西云云。对于这种近于天真甚至近乎顽固的看法，我们觉得真没什么可说的。

还有朋友们以为我们每月至少有几万元的收入，不然的话，为什么戏园子总是客满，而我们也总是过得这么快活呢？他不知道戏园老板同苛捐杂税，以及新兴的“话剧寄生虫”剥削了每个戏的戏票收入百分之七十以上；他更不知道也不了解我们每个戏剧工作者都具有一身履险如夷，以苦为乐的功夫。

无论怎么看，怎么说，我们的职业至今还不免被人蔑视。我们至今仍不能逃掉“戏子”的称号。那一套“综合艺术”呵，“社会教育”呵，“抗战宣传利器”呵之类的名词，在这儿是全用不上的。固然实际上我们也不屑一用。

可是尽管有人骂我们，尽管有人看不起我们，尽管有人中伤我们，我们仍旧不是孤独的，我们还是有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而且很多很多。

那些在两三天以前便赶着买戏票，准备好好地看戏的是我们的朋友。那些虽然在严寒或者盛暑宁愿坐在剧场数小时不到终场不起身的，是我们的朋友。那些为喜剧而大笑，为悲剧而流泪，为剧中提出的问题而警惕于心的，是我们的朋友。常看见远道赶来的观众，或者因为来迟只好坐在最后排，但是终于忍受着听不清楚看不清楚之苦，终场始行离去，还要冒着夜寒披星戴月走几十里长路回家的，是我们的朋友。从他们那里我们便得到人间无限的温暖，远超过我们所得的微薄的收入之上，也随时鼓励着我们乐此不疲，终身致力于戏剧事业。

我这里要说的，是另外还有一种朋友，就像我们在街上遇见的女孩子一样的。

戏剧是人生的缩影，对于人自然具有吸力，人们坐在剧场里看了那些五色缤纷的形象，便时常发生一种欲望，想转到后台去看一看演员们的本来面目和一切后台的秘密，很多朋友在见面的时候便时常说：

“什么时候领我们去参观后台？”

待他们真到了后台时，便目迷五色，伏在椅背上看呆了，到前台开了幕，还舍不得走。

尤其近两年来由前台通后台的那条走道的秘密性逐渐消失了。许多观众不但认识从家里到剧场的路，而且也认识了后台的路。每一次公演时的后台常常拥挤着许多陌生的面孔，把我们的极窄极小的地方挤得水泄不通；管理人要一次再次三次地费尽气力和唇舌才能使后台清静起来。而这些陌生的面孔在过了若干时日之后便会觉得不陌生了，久之便会同我们成为真正的朋友。

这些朋友随时给我们许多温暖与同情，甚至关心我们，照顾我们，让我们更深地意识到我们走着的路不是荒芜的，我们在春天明媚的阳光下生活，我们纵然常在遭受阻碍，可是前途有着光明。

譬如在街上遇见的三个女孩子也就是我们的春天的象征。

后台是不是值得令人这么迷恋呢？我的回答说：“是的。”我也爱后台。

我不是演员，我不会导演，我不能作任何一种舞台工作。因此，在后台我从来派不上任何职务。后台原没有我插足的份，但是我多么喜爱着后台啊！我的脚步常常带着我到后台去，消磨那些可爱的黄昏与夜晚，后台是我最幸福快乐的宫殿。

世有不少向往于后台风光者，然而正如一群男孩子围着一个女孩子，虽然所爱者一，但却各有所爱；譬如我爱她的性情，你爱她的精神，他爱她的灵魂一样，我亦将以这样的心情，来描绘我爱的后台。

那天下午天气阴寒而且下着小雨，我的小房间里也是凄凉而寂寞的。

那空气沉重使我不耐，心中涌起一阵仿佛天要塌下来的感觉。我沉不下心来工作。甚至在屋里再也待不下去，站起来带上了门，我一人走到街上去了。

我忘记了带伞，也没有披大衣，在街上低着头乱走，让风吹过我的耳边，让小雨落在我的肩膀同头发上。我想起许多没有办法的事情，非常烦恼。我为工作不顺遂而烦恼；为眼高手低笔不从心而烦恼；为得不到亲人的谅解而烦恼；为得不到我所要的而烦恼；为打不破这荆棘遍地的险恶环境而烦恼；为怀念着一个美丽的境界不能达到而烦恼；为一切不如意而烦恼……

一丝一丝的，连绵不绝的，一望无际的，冰冰凉的小雨点渐渐湿透了我的头发和衣裳，但是都不能润泽我心中的燥热。天慢慢黑下来，我不知道走了多少路，也不想知道已经走到了什么地方。偶然碰到了一片光亮，我抬起头来看时，我正站在××剧场的大门前面了。

一个人有时候以离群独处为安适，可是此时我急切要见到关在后台的朋友。于是我自然走进了剧场，看见观众已经坐得满坑满谷，第一记锣响过，电灯暗下来，将要开幕了，观众的嘈杂声音还没有静止，我就转至旁边的太平门到后台去了。

舞台上的紧张，是坐在前台的观众不会知道的，灯光管理在灯光台上爬上爬下双手不停地插上去，拔下来，试着每一个机纽。布景师举着钉锤督率着工人们敲打最后的几颗钉子。道具管理在摆正那些桌椅窗帷的地位，清点每一样小的物件有没有遗漏。效果管理已经埋伏在前后左右，开始聚精会神地准备着幕开后的音响。演员们有的已经在场上站好坐好，有的站在景片后等待开场。舞台监督照顾着全场，举着锣锤就要敲响最后的一下。

像是在前方火线的一场生死决战，演戏本有如战争一般。大战揭幕，全军动员，不能有一个休息，不能有一丝懈怠，牵一发而动全局，演出一场戏是不允许任何一个工作人员有半点疏忽的。

在戏剧运动已达到现阶段的今天，我们的物质条件缺乏，演出制度也极不合理，几乎每一次的演出都是仓卒筹备，不可能有多余的时间允许从容布置的。因此舞台工作人员在每一次公演的头一两天，多半是几昼夜不得安睡，久已如此，便视为当然，不合理变为合理。任劳任怨的舞台工作人员便是最好的例子。

吃了科学落后，以致物质条件缺乏的亏，每一幕换景的时间，有时观众

因为不耐时间之过长，常有鼓掌催场的习惯。然而只要任何一个观众亲眼看到换景时舞台工作人员的辛苦，他便会觉得那拍起来颇为轻易的掌声实无异一根根惨酷的冷箭，也便会追悔自己之过于刻薄了罢？

但是舞台工作人员却多不在乎这些，这些年轻小伙子生来具有过人的精力和耐劳的精神，那一股“视富贵如浮云”的劲儿，永远把握着戏剧演出的灵魂。凭着他们好学研究的美德，以那些破敝简陋为洋人所不值一顾的器材，同样地在中国舞台上渲染出戏中所需要的璀璨迷人的色彩，这也便代表了今日中国戏剧真正的光荣。

那时服装管理已经将所有的服装，一份一份清好，为下一幕需要的服装也已经挂在墙上准备随时可以应用了。

化装室里稍迟出场的演员还正在上装，对着镜子仔细地描写脸上以至手身上的每一根线条。

那扮成傻小子样的演员站在墙角冲着我笑，改了样子完全看不出是那一个了；我也笑着走近他，才看出他就是比我们都大得多的老大哥。老大哥今年三十多岁靠近四十了，作演员也总有了二十年光景；然而自我认识他以来，我的印象就觉得他总是在笑。半百的人了，但是顽皮如孩子。谁也猜不出他早是有了家室，有了子女的人。我怀疑他是不是有一天果然会老，诚然他脸上早堆上了皱纹，但那皱纹只显示他一生经过的风波与艰险，却不含着一点半点的颓唐。

他用鼻子一耸，一撇嘴，作了一个怪样儿，真好玩，逗得我忍不住笑。我们干戏的无以为宝，为宝者就是这一颗长生不老的赤子之心罢？

听得身后有步声走进来时，我知道又是一个演员下场了；转回身走，我感觉到有些不自在，那是平时因为一点缘故，我所不喜欢的一个人，他也只淡淡地点点头走进去了。

他走到化装桌前坐下，对着镜子整装，明亮的灯光照见他额上的汗一颗颗像珠子一样。他穿的是极暖的皮袍子，还套着很厚的呢子马褂，我想像得出他里面的衣服不知被汗湿透了几层。他脱下头上的皮帽子，用薄纸轻轻覆在脸上吸去流出的汗，又用牙签轻轻戳着脸上发痒的部分，然后又用手微微匀一匀碰坏了的脸上的油彩。他又提一提胸前的衣服，然而衣服实在太厚了，绝对驱除不掉一点热气的，对着镜子，他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微笑。

那微笑里，耀起一片劳动者的浑厚的美，使我追悔，使我惭愧，每次看到冬天演夏天戏，夏天演冬天戏的受难的演员，总给我莫大的感动。当着这感人的事实，渺小的仇隙，私人的不快，显得多么可笑，多么可耻啊！我暗自红了脸，从心底我早已伸出了一只兄弟之谊的手去握紧他那两只流着汗的温暖的手了。

整完装，他又走近我身旁，不自主地我对他笑了，他也笑了，并且愉快地又上了场。

“过来，过来。”坐在沙发上的一个女孩子歪着头向我招手，我走过去，就坐在她身旁了。

她正在读一本油印的剧本，同我商酌一句对话的读法，我问她是一本什么剧本，她翻开封面的名字给我看了。

“我现在还在排两个戏。”她指着手里的剧本说：“上午排这个戏，下午排另一戏，简直忙得连准备的功夫都没有，只好在上场前的这一点时间念念剧词。”

她打了一个哈欠，疲倦地笑了笑，说：“有半个多月没好好睡了，累极了！……”

看工作在怎样地戕害着我们的演员？她在演着一个戏，同时又在参加两个戏的排演。不仅这半个月，下半个月以至下一个月她将都不得好睡的，我歪过脸去看她，纵是敷在脸上的油粉也掩不掉她的眼睛边的两个黑圈同那一脸疲劳的颜色。

她忽然放下剧本推一推我，说：“你看××。”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见饰演年轻小姐的××，坐在墙角暗处的一张椅子上，头垂着，深埋在臂弯里，两肩剧烈地抽动着，显然伤心得很厉害，她在哭。

我说：“怎么？她在哭？”

她低声在我耳边说：“××刚接一封信，她的父亲死了。”

我默然，她又说：“死在沦陷区，信收到的时候死了多久了……。”

我没有作声，只把两只眼睛看着，见她突然抬起头来，凝神倾听着台上传来的一句话，便止住了哭，抽出腋下掖着的手绢轻轻拭干了脸上的眼泪，向舞台走去了。走过我身旁时，她跟我打了一个招呼，脸上有一丝丝痛苦的笑容。

女孩子待她去远对我说：“她在台底下哭，可是得在台上笑。”

我坐着没有响，好像刚刚高兴起来的心情，被兜头一盆冷水，又冰凉了。正在这时候，有人在我背上打了一拳。

我赶紧回头看，是最顽皮的小女孩，我们叫她小臭虫的，她抿着嘴笑，说：“傻瓜！看都看不见我。”

我说：“无缘无故打我一拳，不成。”

她没有躲得及，被我在她背上打了一巴掌。

她气了，抓住我的手要咬——小臭虫之名是由此得来——我说：“不，不……。”

有人救了我的命，剧务向这边喊说：“该上场了！”

小臭虫放了我就跑，回转头来咬牙切齿的说：“等会儿跟你算账！”

在平时她必得把人咬得痛不可当才了的。但是今天的情形便不同了，她纵有天大本领，也不敢误场！

多可爱呀！我爱着每一个演员，化了装之后，都是那么天真，纯朴，傻傻的可爱。平时多么调皮捣乱任性胡闹的人，到了演戏的时候，便得规规矩矩完全受戏的支配，不能丝毫苟且，这本身便是多么值得宝爱的事情，不正是艺术的奇迹么？

同每次一样，我坐在后台，混去了整个晚上。一个多么温暖的气氛围绕着我，满眼看见的都是可爱的人，可爱的事情，听些谈些可爱的话，到处一团和气，我忘记了时间，不觉便散戏了。

布景工人把布景回复到第一幕的样子。所有舞台工作人员都忙着清理东西。演员们纷纷下装，小孩子样的小丘一边扣着刚刚换上的衣服钮扣，一边把一块糖塞在我嘴里，他在傻傻地笑，说：“外国糖，好吃不？我干妈刚才给我的。”

他的干妈也是由后台朋友而辗转认识的，今天干妈来看他演戏了，便带了糖给他吃。

我同他们一起吃了宵夜的热稀饭，同一群大孩子一同走出剧场，在十字

路口分了手。他们簇拥着还在哭着的××一路回家，我一个人来，又一个人回去了。

后台的空气传染了我，心中的郁闷消失了，天塌下来的感觉，也都如烟云散去。后台真是个好地方，永远使人紧张，使人振奋，使人觉得春天的快活的气息无所不在。

小雨还是在下着的，洒在脸上，无限清凉松适的感觉。深夜了，马路上没有一个人，我几乎是跑着跳着回家，浑身轻得像腾云驾雾一样；我打开傍晚离开的严扃着的凄冷的小屋子，电灯捻亮时，夜像是暖得多了。

是春天也来到我的小屋子里来了。

我爱后台，我爱戏剧，我是那么深，那么深地爱着的。然而有谁不爱呢？除了那些顽固派的伪君子之外，有谁不爱呢？

曾经有一个演员对我说过：“我爱戏剧，我每次演一个脚色，就完全把自己当作那个戏里的人。我作过了坏蛋，我作过了官僚，我作过了英雄……普通一个人只活一辈子，只作一种人，可是我作过了许多种人，我比平常人多活了几辈子……”

又一次一个在中学读书的邻居的女学生对我说：“演戏真好玩，平常不敢说的话，在戏台上都说出来了。”

多么有趣的话呀！一个“多礼的”社会，是不允许我们说出真心话来的；然而戏剧常常为我们道出心事，说真话，说心里想说的话；自然真的就是美的。我们不是常常在戏里，在音乐里，在图画里，在一切美的艺术品里，会找到我们平日不慎而遗失掉的感情么？作一个演员，能够以短促的时间，过几次不同的生活，体味几种的情感，不也真值得我们羡慕，喜爱，吸引我们去接触他们么？祝福你一切爱好戏剧的朋友！

祝福你生活在舞台上的人们！

三十二年夏青城山

（选自《后台朋友》，1946年6月，上海出版公司）

